

蕭 伯 納

戏 剧 三 种

潘家洵 朱光潛 林浩莊譯

王 佐 良 序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編輯委员会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蕭伯納戏剧三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751 字数255,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2 $\frac{5}{8}$ 插页2

1963年9月北京第1版 196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精) 0001—1000册
(平) 0001—4400

定价 (5) 1.85 元

譯 本 序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是世界聞名的戲劇家，但是他却不是从小就立志要寫劇本的。在少年時代，他愛好繪畫和音樂，一度想做一個像米開蘭琪羅那樣的畫家；而在音樂方面，由於他母親的熏陶，從小練鋼琴，學唱歌，熟悉歌劇猶如普通孩子熟悉冒險故事。後來他到倫敦，失業達九年之久，忙於參加群眾活動，研究過馬克思的《資本論》，興趣是在政治經濟學方面。使他注意起戲劇來的，是易卜生。一八八八年左右，馬克思的女兒伊林諾拉他參加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業餘演出，扮演柯洛克斯泰一角，雖然據蕭自己回憶，這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當時是莫名其妙的”。^①接着，有一次，劇評家威廉·亞秋口譯易卜生的《培爾·金特》一劇給他聽，他感到“一剎那間這位偉大詩人的魔力打開了我的眼睛，叫我同時領悟到他作為一個社會哲學家的重要性”。^②於是他對易卜生的劇本進行了研究。一八九〇年他作了有關

① 麗拉·麥卡錫：《我自己和朋友們》，第3頁。

② 蕭的小說《無理之結》序。

2A665/67

这位挪威戏剧家的公开演讲，次年将讲稿整理出版，便成为有名的《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一书。

这本书是近代欧洲戏剧史上的重要論著，一个大戏剧家受到了另一个大戏剧家的闡釋，前者已經震惊全欧，后者即将崛起。通过易卜生，通过了易卜生的《群鬼》一剧在倫敦公演时所遭遇的英国紳士們的恶毒攻击，蕭看清新戏剧是一个强大有力的宣傳工具——用他后来的話說，它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社会行为的說明人，驅逐絕望和沉悶的武器，歌颂人类上进的庙堂”，它的重要性“只有中古的教会可比”。^①

然而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倫敦的舞台情况却只能引起蕭的嘲笑。英国戏剧有过几个兴盛的时期：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十六、十七世紀，以康格利夫(Congreve)等为代表的复辟朝喜剧时期，其后在十八世紀又有費尔丁、利洛(George Lillo)、盖伊(John Gay)、謝立丹等人的建树，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却一蹶不振了，戏院里很少見到有生命力的好剧本，而无数文人所写的詩剧又因缺乏戏剧性而上不了舞台。六十年代中，罗伯逊(T.W. Robertson)的《門閥》(1867)一剧获得了舞台上的成功，但是它也为家庭琐事剧开了先河。等到法国沙杜(Victorien Sardou)、斯克里布(Eugène Scribe)成为巴黎剧坛紅人，倫敦的剧作家又竞以仿效他們写“結構謹严剧”(la pièce bien faite)为时髦。这种剧本讲究章法、綫索、伏笔等等，而主题則是家庭糾紛、三角关系、不尽的通奸案件、无数的“有着一段过去伤

① 亨尼科編：《蕭伯納戏剧論文集》，卷一，第 xxii—xxiii 頁。

心史的美妇人”。影响所及，王尔德在九十年代写社会剧时，虽然加入了諷刺成分，也仍然脫不出这个格局，只在《认真的重要》(1895)一剧里他才写下了較好的喜剧。八十年代英国剧坛上的唯一光采来自一个出乎人們意外的地方，即吉尔勃特和沙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合作写成的通俗的、善于挖苦的、純然英国風的喜歌剧，但它却又充滿了小市民气味。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时英国的剧坛不但不是“庙堂”，連正經的艺术場所也算不上，它只是迎合低級趣味的“糖果店”。^①

現在却来了易卜生。蕭在他身上看出了生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戏剧已在席卷欧洲——易卜生之外，还有瑞典的斯特林堡，还有契訶夫和其他俄国巨匠，还有被蕭推崇过分的法国人白里欧(Eugène Brieux)。这种戏剧之新不止在技巧，更在它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它对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揭露和諷刺，它的破坏力，它的憤怒和憧憬，在某些情形下还有它的詩情。新戏剧的重要与有力既如此，倫敦剧坛的不振又如彼，蕭本是一个有志之士，如今看到了易卜生的榜样，于是油然而生夺取倫敦旧舞台、創造英国新戏剧之心了。

他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一方面，他用凌厉无前的戏剧評論从旧舞台內部进行爆破，为此不惜向被旧势力捧为护身符的莎士比亚猛烈开火；另一方面，他正面闡釋欧洲新戏剧，竭力主張戏剧不应依賴离奇的情节而应依賴理想的冲突和意見

① 这也是蕭本人用过的字眼，見《白里欧的三个剧本》的序，第xxi頁。

的辯論，介紹易卜生和白里歐之外，又在一八九二年自己動筆寫起劇本來。

從一八九二年的《鰥夫的房產》到一九五〇年的《為什麼她不肯》，蕭總共寫了大小五十個劇本^①，數量之大，英國文學史上前無古人。就時間而論，蕭的條件特別優越。他活了九十四個年頭，直到最後智力依然活躍；其中從事戲劇創作共達五十八年（1892—1950），時間超過莎士比亞整個一生；這一點已經十分不凡，但卻還有一個因素，使他更能充分地利用這漫長的五十八年，那就是：別人在創作生涯之始，往往要有一個摸索試驗的學徒時期，而蕭則在一八九二年動手寫《鰥夫的房產》之時，就已顯得處處成熟，一切宛如老手了。

《鰥夫的房產》開英國戲劇史上新頁，然而這部新人新作卻幾乎沒有幼稚或粗糙的地方。從頭起，蕭的特點就大部分出現了：論主題，這裡所處理的就是以後蕭要不斷處理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現象；論人物，干練的房東老板是後來軍火商安德謝夫、羅馬大將凱撒、《蘋果車》里的國王等人的先驅，而能言善辯的狗腿子李克奇斯又是《康蒂妲》里的柏格斯和《匹克梅梁》中的杜立特爾的祖宗；論對話，蕭一開始就寫得十分生動、機智；論情節，在第一個劇里猶如在後來許多劇里，出現了一個典型的“顛倒”場面：一個醫生原來義憤填膺地責

① 此外蕭還譯了脫雷別區(S. Trebitsch)一劇，改寫莎士比亞《辛伯林》一劇，在一九四九年又用素體無韻詩寫了一個木偶劇，叫做《莎士比亞與蕭》。

备房东不該压榨貧民区住戶，等到他发现自己的收入也来自貧民区的房租，就心甘情願地变成了他的同伙。作者的手法是老练的，态度是自信的，几乎是傲慢的，沒有半点吞吐或迟疑，一种新的戏剧从头就以战斗的、毫不畏縮的姿态出現了，它的艺术特点也几乎从头就具备无遺了。

这当然不是說，蕭沒有經過学徒时期。区别只在这里：別的剧作家往往在剧院里或书斋里尝试着写他們的 第一行台詞，而蕭則在倫敦的失业日子里体会到資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街头煽动和会場爭論里练出了辯才，加上从小就有音乐和歌剧修养，在一八七九到一八八三年間写作五本长篇小说又給了他以描写人物、安排情节的能力，再加上易卜生的启示和自己作为剧評家在戏院里的見聞感触，而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他那杆又犀利又典雅的文笔，那个在莎士比亚和斯威夫特的影响之下形成，在千百篇政論和艺术、音乐、戏剧評論里得到鍛炼，在无数次的辯难爭議里变得鋒利无比的散文風格。

这样，在一八九二年之前，他具备了写作他那一类戏剧的必要条件。

这样，他贏得了時間，从一八九二年起就放手写起适合自己天才的剧本来。长达五十八年的創作生涯，就在这样充滿了自信、具备了坚实的艺术基础的有利情况下开始了。

結果是：他获得了比文学史上見过的任何剧作家更多的充裕時間来完善自己的戏剧艺术。为了看出蕭的变化发展，我們不妨将他的剧作分为四个时期，其中大概的分界綫是：一九〇〇年，一九一四年，一九二九年。

远在二十世紀之前，蕭就已經写出了他若干最出名的剧作。《不快意的戏剧集》之中，《鰥夫的房产》(1892)和《华倫夫人的职业》(1894)至今盛名不衰，只有《蕩子》(1893)已經无人注意。《快意的戏剧集》之中，《武器与人》(1894)是英国戏剧史上最好的喜剧之一，《康蒂姐》(1894)在戏院里一直叫座，《風云人物》(1895)有其独特的吸引力，《难以预料》(1896)同样是出色之作，其中出現的老茶房威廉承继了欧洲喜剧中僕人一角的某些傳統特点，但又加上了蕭所独有的智慧与成熟。《为清教徒写的戏剧集》里包括了两个成功的历史剧：一个是以美国革命为題材的《魔鬼的門徒》(1897)，其中有新穎的人物处理；另一个是有名的《凱撒和克莉奧佩屈拉》(1898)，后来到了四十年代还被摄成电影，可見其戏剧吸引力之巨大。以上总共十个剧本是任何剧作家都可以感到无愧的作品，足以替任何剧作家贏得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然而它們却只是一个开始。在二十世紀初年，又出現了一系列在观众和讀者之間造成了更加深刻印象的成功剧作：利用唐璜傳說写成的《人与超人》(1903)，根据爱尔兰問題来剖析英帝国主义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島》(1904)，以軍火商为主角的动人心魄的《巴巴娜少校》(1905)，描写艺术家的命运的《医生的困境》(1906)，处理宗教問題的《安乔克里斯与獅子》(1913)，以及情节有趣，发人深思，至今显得十分新鮮的《匹克梅梁》(旧譯《卖花女》，1913)。在这个阶段当中，蕭写的剧本远不止这一些，然而仅仅这一些——仅仅將它們的名字回顾一下——就足以确立一个事实：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十

年之內，蕭写下了不少成功的剧本，他的視野廣闊了，他對於某些社會問題的見解深入了，而且才思敏捷，新意泉涌，在戲劇藝術上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為常人之所不敢為，將唐璜打入地獄，將大軍火商的資本主義世界端上舞台，令獅子隨便徒跳舞，叫蚱蜢向老人訴苦，讓一個貧苦的賣花女在學習了六個月的標準發音之後變成了大使館遊園會上的絕色公主——凡此種種，都顯示蕭在戲劇創新上的成就，顯示英國戲劇在他的指引之下，確實進入了一個新天地了。

然而這新天地里卻沒有真正的歡樂。黑雲籠罩着；眼看戰爭就要像暴風雨般襲來。在這種預感之下，蕭進入他創作的第三時期，開始寫《傷心之家》（1913—1916），未到完稿，歐洲的不少精華地區已經變成了廢墟。這部以契訶夫式的陰郁氣氛見長的剧本反映了那樣的現實，被不少行家（例如也是寫劇能手的奧凱西）評為蕭的真正的傑作^①。而蕭本人，卻認為他的傑作不是這個，而是接着出現的、合起來稱作《回到麥修色拉》的龐大的一組剧本。在這組剧本里，他上天入地，透視古今，想要窮究長生之道，化了不少氣力來宣揚他的唯心的、反達爾文的“創造進化論”，但是剧本並未在舞台上獲得成功。論舞台上的成功得數寫作於這個時期之末的歷史劇《圣女貞德》（1923）。蕭通過貞德的生平表現了西歐近代歷史上的兩種力量，即基督教新教的興起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出現。演出之後，獲得空前熱烈的贊譽，不少演員以扮演貞德為本人演技

① 旭恩·奧凱西：《夕照與晚星》，第230頁。

的一个考驗，就像他們看待莎士比亚的某些著名角色一样。商业舞台上的成功常常不是剧本本身价值的可靠衡量，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通过这些剧本看到：蕭在連續創作剧本三十年之后，仍然精力飽滿，創新不絕。

經過了这样活动頻繁、收获丰富的三个时期，也許在一九二九年以后的最后时期里沒有多少新东西了吧？不然。蕭是难于預料的。一九二九年写成的《苹果車》一剧依然令人吃惊。这时候他将眼光从經濟和社会問題移到了实际政治，不仅在《苹果車》里揭发了工党政客麦克唐納等人的出卖工人利益的事实，剖析了資產階級民主为金融寡头操纵的真相，而且接着在《擱淺》（1933）里写失业群众的示威，在《日內瓦》（1938）里对法西斯头子巴特勒和龐巴董尼（影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进行审判。这一类的剧本，蕭自己有时称之为“政治狂想剧”，它們的特点在于作者将真人真事同幻想的情节揉在一起，用来暴露經濟大危机里資本主义世界的百孔千疮。这是一种新的发展；虽然未必所有的人都欢迎它，然而《苹果車》的成就却是观众和批評家所公认的，其中對話的机智达到新的高度，与十年后出版的《在賢君查理士的盛世里》（1939）一剧成为这个阶段里对峙的双峰。后者显示了蕭怎样让自己的历史想像力自由馳騁：原来他在这个剧本里将風流国王查理士、查理士的情妇名演員耐尔·格文、宗教改革家約翰·諾克斯、画家耐勒，和大科学家牛頓一同放在牛頓的书房之內，各逞雄辯，大談人生。这是第一幕里的精采場面，第二幕却显得平淡乏味，难以为继了。

到了四十年代，蕭的劇作顯著減少起來，但是我們不要忘了：在這中間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少人能在英國的戰時空氣里寫出大部頭的作品來；而戰爭結束之後不過三年，蕭的新劇《波揚家的億萬財產》（1948）就出現在歐洲的舞台上了。九十二歲的老翁而能完成一個多幕劇，毅力著實驚人。無怪蕭感到自豪，一九四九年他在整理自傳材料之時，這樣寫道：

我甚至不想就此告別，因為我身上還有足夠的勁兒，還可以大干一氣呢！①

自然，一年之後，他終於離開人世了，然而逝去的只是他的肉體。他的劇本傳了下來。它們不斷在舞台、銀幕和廣播上重新出現，原來以為過了時的蕭的人物和場面還是十分新鮮，原來以為聽膩了的蕭的對話依然耐人尋味。時間——向來是無情的時間——終於在這個最不屑於追求不朽的戲劇家身上，遇到了一個強勁的、無從輕易摧毀的對手。

然而蕭又是一個有著嚴重缺點的作家。他的劇本提出了一些社會問題，但是沒有打中要害；他所揭示的矛盾、衝突經常是前緊後松，他的答案往往是妥協的，不了了之的，甚至是敗北主義的。在本書所包括的幾個劇本之中，巴巴娜少校最後向軍火商父親作了妥協，所謂想從內部來破壞資本主義王國只是一種典型的改良主義的投降思想；愛爾蘭民族的出路十分渺茫，英國的資本家永遠比愛爾蘭人民高明；痛恨娼妓制

① 《自我寫照十六篇》，第134頁。

度的新妇女同她母亲所代表的旧社会稍一接触就敗下陣来，只得独善其身地埋头在統計数字里过活。蕭永远寄望于聪明盖世的个人，他們的长处只是雄辯滔滔，有时即使談到“革命”，眼中并无革命的群众；他笔下的工人不是醉鬼，便是一碰警棍就逃的懦夫，这就完全无视英国工人阶级从宪章运动以来的战斗傳統，严重地歪曲了英国的现实。由于只着重个人才智，于是一些荒誕的唯心主义理論——例如所謂“創造进化論”——充塞了他的許多剧本，无意义的說教減弱了剧本的意义，破坏了观众的欣賞情緒。蕭是一个十分重視內容的剧作家，他的剧本又是用“新思想”来号召观众的，因此他的思想上的缺点也就特別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艺术，使它处处露出破綻。他的拿手的顛倒場面——以及他所擅长的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顛倒之言 (the paradox)——有些固然絕妙，有些則是生硬湊成，沒有能够反映或点明生活的真实。蕭固然是名滿天下的大作家，然而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观众和讀者至今觉得他的剧本沉悶，枯燥，不够戏剧化，不是衷心喜爱他，而是对他頗有反感。就是通常喜爱他的人也不时感到不滿足，不完美——在蕭所写的五十一个剧本当中，整个儿都叫人滿意的确是为数不多。

蕭可能还有許多其他缺点，然而一切缺点却似乎并未能够改变这样的事实：他是二十世紀前半叶 (这是戏剧比較发达的时期) 英文剧作家中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的一人。如果說有些观众和讀者对他不发生兴趣，那么却有更多的观众和讀者热烈贊揚他，这样的观众和讀者世界各国都有，而且其中还

有我国的魯迅、瞿秋白那样的明眼人。

我們怎样解釋这个矛盾現象呢？或者，更直截了当一点說，蕭的思想里的主导成分既是反动的費边主义，那么进步人类又何所取于他的戏剧呢？

費边主义，即英国型的資產阶级改良主义，确实严重地限制了蕭的戏剧天才；越是他起勁地宣傳这标榜“和平渗透”、“从市政改良做起”的費边主义的时候，他的剧本越是引起反感。但是也有一些剧本，其中費边主义的成分是淡薄的。《匹克梅梁》沒有表达多少費边主义，却成了卓越的喜剧。《圣女貞德》沒有多少費边主义，也在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們当然仍旧有思想上的缺点，但是那些缺点并不独特地屬於費边主义的范畴。

其次，蕭的費边主义有其个人的特点。在費边社初期的几个骨干分子当中，蕭是唯一嚐过失业滋味的穷汉，唯一用冷眼看英国的爱尔兰青年；他最无紳士气，最不希罕英国資產阶级所希罕的一套——出身、家世、口音、住过的学校、所屬的俱乐部等等。他在政治上的发展也脫出了英国資產阶级人士的常軌：十月革命爆发，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群起攻击苏联，蕭則力排众議，郑重宣告：“我們既是社会主义者，俄国人的一边就是我們的一边！”等到工党上台执政，費边社主要人物如韦伯等都入閣作了大臣，蕭則不仅未去参政，而且从头起就反对麦克唐納等右翼头子，并在《苹果車》、《擱淺》等剧里不断揭露和諷刺他們。

第三，蕭始終保有一种可貴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他的費边主义理論所造成的損失。这种感情曾使他一八八四年在写費边社第二号小册子的时候高呼：“我們宁願面对內战，也不能再忍受像現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世紀了！”也是这种感情使他在一九五〇年宣称：“当然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未来屬於那个将共产主义建設得最快最彻底的国家。”^①六十年的漫長時間里，世界經历了重大变化，蕭周圍的人此起彼落，很多人青年表示进步，晚年成为显爵，蕭自己也說过一些錯誤的話（如因为痛恨英美資產階級民主而称贊初期的墨索里尼），但是他胸中始終燃燒着这种感情，这种对資本主义社会深恶痛絕，恨不得拿一把火燒了它的强烈感情。

这也就是說，这个充滿了矛盾的剧作家虽然作为新社会的指引人是毫不济事的，作为旧社会的譴責者他却是严厉的、有力的、充滿了憤恨的。人們常常因为蕭爱开玩笑而忽略了他的严肃精神。其实在根本問題上，蕭很少是不认真的。玩笑往往只是一种糖衣，里面藏着大冷大热的猛剂。在很多时候，則是連糖衣也沒有。試問在《华倫夫人的职业》当中，哪儿有一点儿玩笑？当那大学毕业的女儿質問身为妓院經理的母亲为什么要干那等行当的时候，誰能不正襟危坐、靜听母亲的回答？

华倫夫人 ……你外婆自己說是寡妇，在造币厂附近开个小鋪子卖炸魚，带着四个女儿靠那小买卖过日子。四姐妹里头，我跟利慈是亲的。我們亲姐儿俩都长得挺好看，身材也不错。我們的父亲大概是个吃得肥头胖耳、日子挺好过的人，母亲說他

① 1950年8月6日接見《雷諾新聞》記者的談話。

是个上等人，誰知道是不是。其余那两姐妹跟我們不是一个父亲生的。她們长得又矮又丑，黄瘦臉儿，是一对規規矩矩，肯做事肯吃苦的可怜虫。要不是母亲常把利慈和我打个半死、不許我們欺負她們，我們准会把她們給打个半死。她們俩是一对正經人。可是做正經人有什么好处？让我告訴你。她們俩有一个在鉛粉工厂做女工，一天干十二个钟头活，一星期只掙九个先令，干到后来中了鉛毒，把命送掉。最初她以为至多不过得个两手麻痹症，沒想到后来命都保不住。另外那一个，母亲常说她是我們應該学习的好榜样，因为她嫁了一个代福海軍軍需厂的工人，她丈夫一星期掙十八个先令，她倒也把他的家和三个孩子安頓得整整齐齐的，可是后来她丈夫喝上了酒，一切全完了。你說做那么个正經人上不算上算？

薇薇 你和你姐姐觉得做正經人上算嗎？

华倫夫人 利慈觉得不上算，她比我有志气。我們俩一同进了个教会学校——这件事也是我們看見了那些什么都不懂、哪儿都沒去过的女孩子就摆架子的一个原因——在学校呆了一陣子，有天晚上利慈出去了从此沒回来。我知道，女校长担心我不久也要学姐姐的榜样，因为学校的牧师时常提醒我，說利慈的結局一定是在滑铁卢桥跳河自杀。可怜的蠢牧师，他只懂得那么点儿事！可是我觉得进鉛粉厂比跳河更可怕，要是你是我，你的想法也会跟我一样。后来那牧师在一家名目上不卖酒其实什么都卖的飯館里給我找了个厨房打杂儿的活。后来我又当了女茶房，又进了滑铁卢車站的酒吧間——端端酒，洗洗杯子，一天十四个钟头，吃他們的飯，一星期掙四个先令。在我說，这就算是往上爬了一大步。有天晚上，天气冷得好难受，我在柜台里累得都快睡着了。那当儿有个客人进来要半

品脫威士忌。你猜那是誰？不是別人，是利慈。她穿着一件長的皮大衣，又雅致，又舒服，錢袋里還裝着好些金洋錢。

薇薇 是利慈阿姨！

華倫夫人 正是，並且還是個很不丟人的阿姨。現在，她住在溫其斯脫，靠近大教堂，算得上當地一個上流女人。對不起，闊人開跳舞會的時候，她還負責照管人家的小姐呢。謝謝老天爺，利慈沒跳河！我看你有点儿像利慈：她是個頭等能干人——一开头就攢錢——從來不大肯露自己的真面目——從來不慌張，也不錯過一個機會。那晚上她看見我長得挺好看，就隔着櫃台沖我說：“小傻瓜，你在这儿呆着干什么？消磨自己的身体，糟蹋自己的臉子，給別人掙錢！”那時候利慈正在攢錢打算在布魯塞爾自己弄一所房子。她想，我們兩個人攢錢總比一個人攢得快。因此，她就借給我一筆錢，給我做本錢。慢慢兒我也攢了錢，先還清了她的賬，後來就跟她合伙做買賣。凭什么我不該那麼做？我們在布魯塞爾搞的買賣是個真正高級的：女人在那兒過日子比在安·簡恩中毒的工廠里福氣得多。我們養的女孩子沒有一個受過我在飯館里、或是滑鐵盧酒吧間、或是自己家里受的那份兒罪。難道你願意我在那些地方呆下去，不到四十歲就變成一個苦老婆子嗎？

薇薇 不願意。可是你為什麼單挑那麼個行當呢？只要能攢錢，會經營，什麼行當都干得成。

華倫夫人 不錯，只要能攢錢。可是請問，一個女人干別的行當，攢得起什麼錢？一星期掙四先令，還要自己做衣服，請問能不能攢錢？干脆辦不到。不用說，要是你臉子不好看，只能掙那麼點兒錢，再不就是你會音樂，會唱戲，會給報館寫文章，那情形當然不同了。可是利慈和我在這些事兒上頭都不行，我

們的本錢只是一張好臉子和一副奉承男人的本事。人家拿我們的臉子做本錢，雇我們當女店員、女茶房、女招待，你說我們難道是傻子，為什麼要死守着吃不飽肚子的那幾個死工錢，自己不去發這筆財。這道理說不通。

聽到這一段對話，誰又能不感到是忽然給打開了眼睛，驚訝地看見了——或者猶有余痛地回顧了——一個可怕的社会里的一個可怕的處境？這是一場好戲：面對面的衝突，想像不到的發展，值得引伸的重大意義，確實是歐洲近代戲劇里動人的場面之一；這里面沒有玩笑，作者是滿懷着憤怒的。這也不是那種來得猛去得快的一時暴怒，因為它還帶有不可抗拒的邏輯力量和堂堂正正的道德力量，使得作者能夠堅定地、有力地、明晰地告訴那些資產階級觀眾：正是他們的惡罪的社会制度造成了賣淫現象，在資本主义的无边黑夜里，貧窮的婦女是无法逃脫那種比死還坏的命運的。

這一種正義的憤怒曾經像火光一樣照亮了英國文學的冊頁。十八世紀之末，當產業革命將大批青年婦女趕到倫敦街頭為娼的時候，詩人布萊克曾經懷着最沉痛的心情詛咒了那個使婚車變成靈柩的萬惡社会。十九世紀之末，威廉·莫里斯又在了一本描寫理想社会的書里讓一個美麗的姑娘在庆幸自己生活在新世界之余，意味深長地對旧世界的來人說：

我的朋友，剛才你說你不知道如果我生在过去那個動蕩和受壓迫的時代的話，我又會是一個什麼樣子。這個我倒是很清楚的，因為我讀過那個時代的歷史。由於我父親只是一個種地的人，我會是一個窮人。窮日子我過不了，於是不得不將自

己的青春美貌和聰明才智賣給有錢人，這樣我的一生也就完了。我懂得那個時代的情況，知道我將身不由己，毫無選擇，而賣了身子，卻不能從有錢人那里換得一點樂趣，甚至毫無自由行動的機會，連想要真正興奮一場也不能做到。窮苦也好，奢侈也好，不管怎樣，我只會毀了自己，枉度一生。

《烏有鄉消息》（1891）的寫成比《華倫夫人的職業》略早二、三年，亦即在差不多同一時期里，兩個大作家通過文學作品表達了一種相似的認識和正義的憤怒，而在兩人背後，又站着布萊克、瑪麗·伍爾斯通克拉夫特、憲章派詩人，一切從產業革命以來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口誅筆伐的仁人志士，他們連成一氣，構成英國文學里一個十分可貴的傳統。在刮着頹廢文學的歪風的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發揚了上述批判的、戰鬥的文學傳統，用新穎的藝術形式表達了進步的人們處身於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感到的苦悶、憤怒和對未來的憧憬，這就是蕭的一大貢獻。

蕭的特殊貢獻則是在戲劇藝術方面。在這方面，蕭的某些特點久已為人所知，不須詳述：他不希罕普通所謂情節，而着重社會問題的闡明與辯論；他喜歡故意造成場面的顛倒，來達到特殊的諷刺效果；他的對話十分機智，觀眾听了喜歡，演員們說起來也覺得特別順口，等等。蕭的戲劇藝術上的某些所謂缺點也早被證明為子虛烏有：有些人認為他不會寫有趣的情節，然而僅僅以《為清教徒寫的戲劇集》為例，其中沒有一個不是情節動人的，後來的《匹克梅梁》更是英國文學中最好的喜劇之一；有些人認為他的人物只是蕭的代言人，沒有個

性，然而仅仅从他創造的女性着眼，我們就看出康蒂妲、巴巴娜、貞德、伊莉莎、克莉奧佩屈拉等等各有不同，相同的只在她們全有强烈的吸引力；就是說到次要角色，許多人认为王尔德在《认真的重要》里所写的勃萊克納尔夫人十分出色，但是只消将她同《巴巴娜少校》里的薄丽托瑪夫人一比，便可看出两人身份、口吻虽大体相似，但是前者缺乏后者的深度，远不如后者那样耐人寻味。有些人认为蕭的戏剧只是政論，然而早已过了时的英国政論如何能够还在全世界各地吸引着无数观众和讀者？剧本不比其他文学作品，它要通过舞台演出的严格考驗。蕭的許多剧本經過半世紀以上各地各种舞台演出的长期考驗，还显示着它們的生命力，而与他曾經唱对台戏的无数其他英美剧作家的作品却大多被人遺忘了，这样的事实雄辯地回答了蕭的反对者！

說起反对者，蕭的戏剧根本就是在四面冷嘲热諷和一片反对声中战斗成长起来的，要不是本身确有坚实的成就，早就被英国紳士們扼杀了。当蕭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之初，在雾倫敦的黑暗街头举目四顾时，他的慧眼看出了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欧洲现实主义新戏剧所发出的亮光。他变成易卜生的战友，然而他又与易卜生不同。易卜生主要从倫理的角度来处理社会問題，蕭則用一个曾經讀过《資本論》的政治經济学学生的眼光来观察世态；易卜生长于悲剧，蕭善写喜剧；論深沉蕭难与易卜生相比，論机智則易卜生又輸蕭一着。无论如何，蕭虽从易卜生获得了启发，但是他在戏剧上却打出了自己的天下。英国不比挪威；在十九世紀末年，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

英国的資本主义正在迅速轉变为帝国主义，工人运动正在高漲，各色各样标榜社会主义的政治团体在倫敦出現，蕭卷入了这时代潮流。从他开始写剧本起，他就有意識地利用戏剧作为宣傳他的思想的工具，就将戏剧同大的时代潮流联結在一起。他的題材是嶄新的：一系列的剧本揭露了貧民区房租剝削的真相、娼妓制度的根本原因，以及資本主义壟断企业如何控制了整個資產階級国家——一句話，就是端出了这样一个总的主题：“貧穷即是犯罪，而貧穷是有組織的搶劫与压迫（客气点說，就是資本主义）的結果。”^① 这样的题目从未在英国剧院里出現过，而剧作家的态度又是这样充滿自信，口气又是这样狂妄，因此一时蕭被看作魔鬼，惹起了暴風雨式的攻击，倫敦各报的批評家們除了竭力反对他的思想之外，又对他的艺术极尽嘲笑之能事。

然而蕭的艺术却是比蕭的思想更能經久的东西。时至今日，蕭的意見和看法已經不大能打动我們，有些意見和看法更显然是錯誤的，但是他的艺术成就却还很有吸引力；我們只須稍一观察，就无法不感到蕭在这方面造詣之深与貢獻之大。当他在剧本里貶低情节的地位和發揮討論的作用的时候，他不只是做了一件新事，而且是做了一件难事——一件很难的事；資產階級观众来戏院总是为了寻乐，剧作家又向来以娱乐观众为第一任务，眼睛只看票房的戏院老板更是巴不得舞台上永远只演美女时装戏——而現在这个剛出茅庐的蕭却冒天

① 《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主要論文集》，第105頁）。

下之大不韙，硬要扭轉这长期已成之局，强迫观众放棄三角恋爱和时装表演，来听有关社会問題的大道理，可說是不知趣到了极点，无怪許多人眼睜睜只等看他失敗。但是奇迹发生了，他的有一百个理由應該失敗的新戏剧冲破了各方的圍剿，打进了倫敦舞台，站稳了脚跟，迫使观众改变趣味，不但爱听起他的議論来，而且多少感到別人所写的戏剧显得淺薄和虛假了。

原因何在？蕭究竟依靠了什么艺术上的因素做到了这一切？当然，像我們在前面所已談到，当时英国社会在剧烈变化，英国旧戏剧已經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充滿了革新精神的蕭的戏剧应运而生。但是在技巧上蕭也自有一套，从整个欧洲戏剧史的角度来看还是頗为可貴的一套。

首先，他运用了深刻的现实主义手法。当时欧洲的现实主义新戏剧正在猛烈冲击英国剧坛，他受到了它的影响，但是他使自己的戏剧艺术适合英国现实，而因为当时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他在許多地方要比其他欧洲新戏剧的作家走得更远。由于他曾經参加过倫敦的群众运动，他对于英国现实的某些方面了解是比較深的；当然，由于他是一个費边主义者，他的了解又不够深刻，对于如何变革这种现实又只能提出軟弱无力的或者十分錯誤的答案。举例說，在《巴巴娜少校》和《伤心之家》里，他都成功地表达了资本主义世界下面埋着炸药，随时可以爆发的战争預感，这是深刻的；两个剧都是近代英国戏剧里的优秀作品，然而都有相当大的缺点。《巴巴娜少校》的基本冲突——希腊文学教授与軍火工厂老板之間

的对立——是怪誕的，在现实生活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它的主要人物——一位参加救世軍的有錢小姐——是完全沒有代表性的；而作者最后提出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即由教授和小姐（他們代表了才智出众的个人）按照軍火商所定下的条件拿过来軍火厂的管理权，然后再从内部慢慢进行一些局部改良——是典型的費边主义的答案。但是整个說来，我們还是喜爱蕭的作品，因为事实上我們并不想向蕭或其他非无产阶级的作家寻求变革现实的正确答案，对于蕭在那方面的严重缺陷我們是早就有了思想准备的；我們所感到印象深刻的还是他的暴露的广度（請看他将一个福特公司式的资本主义王国搬上了舞台）和深度（安德謝夫对于資本家控制政治和宗教的闡明含有如何无可辯駁的邏輯！），还有那对資本主义社会的强烈的敌愾心——在蕭的笔下，資本主义社会总是一个那样凄慘、阴暗、冰冷、毫无生趣的地獄，試問有誰会感到救世軍的会堂、軍火厂的办公室或那由資本家指定給工人住的鸽子籠似的小小屋子有半点值得停留的东西？对于人物，蕭也是向来連皺紋和黑痣一起如实画出，沒有絲毫美化的痕迹。巴巴娜不是美人，貞德不是天仙，康蒂姐甚至并不年輕，她們虽然都有吸引力，然而沒有一个是只在舞台上表演时装的衣服架子。十九世紀末英国商业舞台上正是充滿了这种衣服架子；由于蕭在戏剧評論里对于这种虛假的“浪漫化”傾向不断加以辛辣的嘲笑，由于他自己的戏剧創作里用真实的妇女形象示范，这种衣服架子才算比較少了，仅仅靠美貌而无演技的女演員也站不住脚了。

其次，他提高了喜剧艺术。蕭的喜剧是打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武器，然而除了使人感到快意之外，又给人以喜悦。他是諷刺嘲弄的能手。他在喜剧方面有无穷无尽的創造力，这是一看他所处理过的場面之广和人物之多就可了然的。这当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蕭对于幻想成份的大胆运用。有时，他設想得过分奇幻，使人觉得牵强。除了《回到麦修色拉》之外，《不經意島的愚人》(1934)也該說是一个失敗的例子。然而他的充滿了历史想像力的《凱撒和克莉奧佩屈拉》和《圣女貞德》却是卓越的成功作品，后期的所謂“政治狂想剧”也大都是可信的，其中《苹果車》写得出色。对于现实性題材，他也經常写出叫人惊奇而又感到很有意义的幻想的場面和人物，前者如《匹克梅梁》中卖花女以公主姿态出席的高貴舞会，后者如《英国佬的另一个島》里的克干老人——在全部的英国戏剧里，几曾見過这样的狂狷呢？他是瘋子，又是圣人；蕭通过他的口来譴責英国資產階級和爱尔兰本土的統治集团，然而他又有他自己的个性，不但是可信的，而且是可爱的，总之是蕭的神来之笔。在剧本的結尾，当那英国資產者和工程师騙得了当地唯一有財產的姑娘的欢心，买来了当地选民对于选他为国會議員的保证，安排了在那个風景区建造一座現代化大旅館的投資計劃，亦即用現代資本主义的方式随心所欲地进行了征服和剝削的时候，克干老人說起他的梦来：

我梦想的天堂是一个国家，里面政权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人民，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它是一个共和国，里面工作就是游戏，游戏就是生活，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它是一座大庙宇，里面祭司就

是礼拜者，礼拜者就是受礼拜者，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它也是一种神格，里面一切生命都有人性，而一切人都有神性，三位一体，一体三位。总而言之，它是一个疯人的梦想。

老人根据他个人的了解，用他独特的方式，表达了爱尔兰人民的抗議和希望。这当中有着激情。不少人曾經說過蕭只有智慧的头脑，沒有火热的心腸，仅仅这段話就可以证明这种看法是如何之缺乏根据。我們已經提到过蕭对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感到的正义的憤怒，一个真正的社会改革家总是怀抱着满腔热情的，而在蕭本人，无数的事例证明他对于旧社会是严厉的譴責者，对于弱小的和受难的人們是仗义执言的保卫者，对于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新社会他又是誠摯的朋友和支持者，当他在一九三一年去苏联訪問見到斯大林时，他的第一个建議就是保持高度的警惕：“別让你的彈药受潮！”在他的剧本里，激情的言詞是处处可見的。当巴巴娜說：“决不能，决不能，决不能，决不能。巴巴娜少校追随救世軍的旗帜，死而后已！”这里有激情。当貞德說：“我現在要到普通人民当中去，讓他們眼里的爱代替了你們眼里的恨来安慰我，”这里也有激情。当蕭在他最后完成的长剧《波揚家的亿万財產》中让老二說：

誰敢說在数学和理智的运用当中就沒有激情？了解数学是人类最高貴的才能！說数学沒有灵魂，說它是死的、无人性的机械东西之类的胡謔完全違反了人生和历史的最基本的事实！試問有什么會比数学的預見力把人的思想推进得更远？……①

① 1950年倫敦版第59—60頁。

这里也有激情，但却是一种不同的激情，用蕭自己的話說，就是一种曾經迷住哥白尼、伽利略、牛頓、笛卡儿、爱因斯坦等“有远見的預測者”并驅使他們不断前进的“衡量真理与知識的激情”，并且认为比起它来，历史上最著名的男女之爱也就显得十分“庸俗”了！蕭的这番意見并不都是对的，由于他推崇聪明的超人，他对于科学家的作用估計得过高了，但是他指出这一种不同的激情，却有助于我們了解他的戏剧艺术。無論如何，由于他将政治上、道义上的激情和心智上的激情带进喜剧，喜剧的領域扩大了，深度也增加了，变成了更加高尚的艺术。

第三，他既作了大胆的創新，又在继承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这本是任何优秀作家都担当的双重任务，但是由于蕭常被看作仅仅只有創新，因此我們还須看看他的继承前人的一面，同时也要研究一下他的最有意义的艺术創新是什么性质。他自己曾經有过一段討論戏剧新技巧的話：

这个新技巧只在現代舞台上才是新的。自从創造了語言之后，它就一直为教士和演讲者所利用。它是一种打动人的良心的技巧，剧作家只要有能力用它，沒有不用它的。修辞术、嘲諷、議論、顛倒矛盾之言、警句、含有深意的比喻，以及将杂乱无章的事实归納为有秩序的与可理解的場面等等的技巧——这些是戏剧里最老也是最新的本領；而你們的情节結構和給观众以心理准备的艺术，却只是舞台上耍小聪明的手法和因为道德上空洞貧乏而采取的权宜之計，不是戏剧天才的武器。^①

① 《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主要論文集》，第146頁）。

这話不仅指易卜生而言，也是对蕭自己技巧的說明。蕭将情节(plot)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他却恢复了一种最古老也最能吸引观众的东西：在剧里通过长篇談話來說故事的本領^①。我們在上面引过的华倫夫人有关她自己幼年穷苦生活的大段談話便是这样讲故事的一例，而这是在古典戏剧里常見的办法。蕭不仅在戏中大說故事，他还喜欢叫角色通过长篇談話向观众表白心迹，作法有如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多芬，而他慣常将戏剧同宣傳和恶作剧混合起来又如法国十七世紀喜剧家莫里哀。蕭并且是常常遵守三一律的，有些人认为《伤心之家》写得散漫，但它却是近代剧中符合三一律的出色例子。我們可以說，在这些方面他一反莎士比亚的英国式的浪漫主义手法，而回到了讲节制、重文雅的欧洲古典主义傳統——正是文雅的艺术形式与譴責性的思想內容之間的对照构成了蕭的富于吸引力的特点之一。然而他还有另外一个文雅的因素，那就是他在戏剧里加入了音乐的成份。他的戏剧散文就是富于音乐性的散文，爱拉提琴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經說过，蕭的剧本里的一个字像莫札特音乐里的一个音符^②，蕭自己也說自己的老师是音乐家巴哈、海頓、莫札特、貝多芬、华格納等人。不少的批評家认为他是用写歌剧的手法来写剧本的，即他的剧本中的場面安排很像是一系列的对唱、三重唱、四重唱等等的交替繼續。蕭还有其他十分“艺术”的本領，如善于在舞台上安排

① 蕭自己曾說戏剧只是“最生动、最眞实的讲故事之一法”（《写照与評論》，第214頁）。

② 亨特生：《蕭伯納：花花公子与先知》，第31頁。

角色的地位，使之产生视觉上的美等等。但是他即使利用最新手法也无现代派的颓废臭味，正同他即使复兴最古老的傳統而无学究的酸腐之气一样。由于这样，他的剧戏艺术看起来好像偏于一面，实则内容丰富；看起来好像平淡，实则利用了各种艺术效果，有說理，有雄辯，但也有詩、有美、有浪漫才情。

最后，也可以說是最重要，却是他运用語言的本領。蕭的英文散文風格有着极高的地位，公认为斯威夫特之后第一人，而斯威夫特还缺乏他的速度；就剧作家而論，只有十七世紀的剧坛領袖康格利夫差堪相比。他的句子似乎很长，然而讀起来十分順口；他用字似乎不特別讲究，然而听起来总很得体，既不太文，也不太俗，即使辯的抽象道理，甚至用的抽象字样，却总因为他在紧要地方安排好了比喻和例证而显得生动、具体。这是一种很有打击力而又頗会誘人的語言，可是外表上沒有一点裝飾，它的魅力来自它表达思想的銳利、簡捷、老到，来自它的速度，它的灵活矯健，伸縮自如，文雅而不矜持，是口語但又比口語精练，而伴随着这一切、滋潤着这一切的却是那微妙的音乐性的节奏（前面引过的克干一段話就是明证）。蕭在討論欧洲新戏剧时，曾經指出它在技巧上最重要的一点是剧作家“无拘无束地自由运用演說家、傳道士、辯护律师和行吟詩人的全部修辞和抒情的技巧”^①。这是蕭的自道，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这样，他才能使剧中人物之間的长篇討論紧

① 《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主要論文集》，第146頁）。

紧扣住听众的心弦，才能那样出色地写出《巴巴娜少校》里安德謝夫回家同妻子儿女重見的一景，《匹克梅梁》里的茶会，《苹果車》里的內閣开会，《擱淺》里的工人代表請願，《在賢君查理士的盛世里》的书房談天……这些場面全是近代欧洲戏剧中的珍品，然而非蕭莫为，正同我們在上文所引的克干談梦的一段話也只能出自蕭的手笔！誰都承认蕭的散文是写政論小册子的武器，但是更值得強調的是：它又是适应戏剧的严格要求的舞台語言。

蕭的戏剧艺术里还有其他因素，例如他写历史剧的手法也是生面別开，頗值一談的，但是只从上面所談的几点来看，我們就已可以肯定一件大事：在十九世紀結束的时候，蕭在英国戏剧的領域里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其結果是：一种新戏剧出現了，它把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題材和新穎而又成熟的技巧結合在一起，使人們警觉，又給他們以高尚的文化享受。

其結果是：一整个世紀英国戏剧不振之局为之改觀。倫敦的剧坛同当时正在紧扣英国大門的欧洲现实主义戏剧結合起来，也同以阿里斯多芬和莫里哀为代表的欧洲古典喜剧傳統重新結合起来。

王 佐 良 1963年2月

目 次

譯本序	1
華倫夫人的職業	1
英國佬的另一個島	93
巴巴娜少校	239

华倫夫人的职业

(1894)

潘家洵译

第一幕

在塞呂州的海西尔米地方偏南，一座小山的东坡上，有个带茅屋的小花园。那时正是夏天下午。从山下望上去，只見茅屋偏在花园的左角里。屋頂和門廊都是茅草鋪盖的，門廊左边有一扇大格子窗。除了右首一扇矮門之外，整个花园都用柵栏圈起来。柵栏外头一片荒地順着山坡斜升上去，直到山頂。几把折叠的帆布椅子靠在門廊里側的长椅上。一辆女自行車靠在窗外牆沿上。在門廊略偏右的地方，一只吊床挂在两根柱子上。地上插着一把大帆布伞，不让太阳照在吊床上。床上歪着个年輕女人，正在看书作筆記。她头冲着茅屋，脚冲着柵栏門。吊床前，手够得着的地方，有一張家常椅子，椅子上放着一堆看样子很正經的书和一叠稿紙。

一个男人走过荒地从茅屋后头轉出来。看上去他像个上流人，岁数至多是中年，風度有点像艺术家，身上服装不随俗，可是一点儿不馬虎，上嘴唇有一撮小鬍子，臉上刮得挺干淨，态度誠懇和藹，一副容易亲近、善于体貼的样子。光亮的黑头发杂着几絲儿灰的和白的。白眉毛，小黑鬍子。他好像认不清道儿，从柵栏上头往里看，仔細打量这地方，看見了那年輕女人。

男客（脫帽）对不起，請問上哈因海地——上爱力森太太的家

怎么走？

年輕女人（眼睛从书上抬起来）这儿就是爱力森太太家。（說完这话又低头看书写字。）

男客 哦！那么——請問你是不是薇薇·华倫小姐？

年輕女人（支着胳膊肘儿轉身細瞧，毫不客气）是。

男客（气餒而和順）恐怕我太冒昧了。我的名字叫普瑞德。

（薇薇馬上把手里的书往椅子上一扔，从吊床上跳下来）喔，別让我打攪你，你躺着吧。

薇薇（大步跨过去，給他开柵栏門）請进，普瑞德先生。（他走进柵栏門）欢迎。（她伸手把他的手使劲一捏。她是英国中等社会中，典型的聪明能干、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輕妇女。年紀二十二岁。敏捷果敢，沉着自信。服装老老实实，可是式样并不难看。腰帶上有一根鏈条，鏈条上挂着一串零碎东西，其中有一支自来水笔和一把裁紙小刀。）

普瑞德 謝謝你，华倫小姐。（她砰的一声使劲把柵栏門关上。他走到园子当中，活动活动手指头，因为剛才被她一捏有点发麻）你母亲来了沒有？

薇薇（显然嗅出有人向她进攻，急速地）她要来嗎？

普瑞德（詫異）你不知道我們要来嗎？

薇薇 不知道。

普瑞德 嚟呀，是不是我記錯了日子。这是我常有的事。你母亲这么安排的：她从倫敦下乡，叫我从霍修来跟你見面。

薇薇（很不高兴）真的嗎？哼！我母亲爱使猝不及防的手法——她想看看我不跟她在一块儿的时候怎么过日子。

要是我的事她預先不跟我商量，就自己做主張，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也要回敬她一个猝不及防。她沒来。

普瑞德 (侷促不安)真对不起。

薇薇 (摆脱不高兴的神气)普瑞德先生，这不能怪你，是不是？并且你来了我很高兴。在我母亲的朋友里头，我叫她带来見我的只有你一个。

普瑞德 (把心放下，高兴起来)喔，华倫小姐，謝謝你一片好意！

薇薇 你願意上里头去，还是坐在外头說話儿？

普瑞德 外头好些，你說是不是？

薇薇 那么，我去給你搬把椅子来。(她到門廊里搬帆布椅。)

普瑞德 (跟过去)喔，对不起，对不起！我自己搬。(双手按在椅子上。)

薇薇 (让他自己搬)小心手指头，那几把椅子不大好伺候。(她走到堆书的那張椅子边，把书都扔在吊床上，一甩手把椅子提过来。)

普瑞德 (剛把帆布椅打开)喔，让我坐那把硬椅子！我喜欢坐硬椅子。

薇薇 我也喜欢坐硬椅子。坐下，普瑞德先生。(她用温和的命令口气叫他坐下，她觉得他的殷勤小心正是他性情軟弱的表現。可是他并不馬上坐下。)

普瑞德 喂，咱們上車站去接你母亲，好不好？

薇薇 (冷冰冰)为什么？她認識道儿。

普瑞德 (狼狽)嗯，嗯，她大概認識。(坐下。)

薇薇 你知道不知道，你正是我想像中的那么个人。我希望你願意跟我交朋友。

普瑞德 (又高兴起来) 謝謝, 亲爱的华倫小姐, 謝謝你。噯呀, 我真高兴, 你母亲沒把你教坏了!

薇薇 什么叫教坏了?

普瑞德 沒把你教得太拘謹、太守旧。华倫小姐, 你要知道, 我生来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恨权威。权威会伤害亲骨肉之間的感情, 甚至于会伤害母女的感情。从前我老担心, 怕她用权威把你管教得过于拘謹, 現在我知道並沒有, 才放下了心。

薇薇 哦! 难道我有什么放蕩不羈的举动嗎?

普瑞德 哦, 沒有, 沒有, 至少不是傳統的放蕩不羈。(她点点头, 坐下。他接着說下去, 感情勃发) 可是你說願意跟我交朋友, 真是太好了! 你們这批現代女青年真是了不起——实在了不起!

薇薇 (怀疑) 唔? (仔細观察他的見識和性格, 露出失望的心情。)

普瑞德 我在你这年紀的时候, 年輕男女互相害怕, 沒有友誼, 沒有真情, 只有从小說里学来的一套极其庸俗虛伪的討好奉承。女人沉默! 男人殷勤! 心里說是, 嘴里說非! 苦死了臉皮薄的老实人。

薇薇 不錯, 我想这真是白糟蹋時間——女人的時間糟蹋的更多。

普瑞德 喔, 白糟蹋生命, 白糟蹋一切东西。可是現在事情进步了。你知道不知道, 自从你在劍桥大学得到那样優良的成績之后——这种事我年輕时候沒听見過——我老急着想跟你見面。你考了甲等第三名, 真是十分难得。可

以說是恰到好处。考甲等第一名的人总是些空想的、头脑不正常的家伙，事情在他們手里总要搞出了毛病才肯罢休。

薇薇 这是不上算的事。为那么几个錢，下回我不干了。

普瑞德 (吃惊)为那么几个錢!

薇薇 我是为了五十鎊。

普瑞德 五十鎊!

薇薇 不錯，五十鎊。也許你不知道这事的底細。我在牛納^①的导师雷森夫人跟我母亲說，要是我肯认真参加数学考試，一定可以出人头地。当时报纸上登滿了費利巴·塞墨斯的成績超过甲等第一名考生的新聞。不用說，你一定还记得。

普瑞德 (使勁摇头)!!!

薇薇 不管你記得不記得，反正她的成績确是非常好。我母亲觉得我也應該像塞墨斯一样，她才高兴。我老实回答母亲，既然我将来不打算教书，就犯不上下这番苦功。可是我說，要是她答应給我五十金鎊，我倒願意爭取考个第四、第五名。她抱怨了几句也就答应了。沒想到我的成績竟超过了預料的等級。可是为了五十鎊，下回我可不干了。二百鎊还差不离。

普瑞德 (非常扫兴)天啊! 这是个很实际的看法。

薇薇 难道你以为我是个不讲实际的人嗎?

① 牛納是劍橋大学一个女子学院。

普瑞德 可是实际的想法是，不但应该考虑在这些荣誉上头花费的功夫，并且也应该考虑这些荣誉给你的修养。

薇薇 修养！普瑞德先生，你可知道这种数学测验是怎么回事？没有别的，只是死啃，死啃，死啃，一天死啃六个到八个钟头的数学，此外什么也别干。人家以为我懂科学，其实除了科学里的数学，别的我什么也不懂。我会给工程师、电气工程师、保险公司做计算的事情，可是我对于工程、电学、保险几乎一窍不通。我甚至连算术都不大精通。除了搞数学、打网球、吃饭、睡觉、骑自行车、散步，我是个无知无识的野蛮人，我的无知无识的程度还超过一个没参加过数学考试的女人。

普瑞德 (起反感) 好一个荒唐、恶劣、害人的制度！我早知道！我现在真觉得这种制度是要把妇女的一切美丽品质全给摧毁了。

薇薇 我反对这制度，绝不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告诉你，将来我还要利用它呢。

普瑞德 呸！怎么利用？

薇薇 将来我要到伦敦法律事务所去做事，做些保险统计和产权转移的工作。我借此学点法律，同时留意证券交易所的情形。我母亲以为我到乡下来是为过假期，其实我是一个人到这儿来读法律的。我最不喜欢过假期。

普瑞德 我听了你这話有点寒心。难道你就不要生活里有些浪漫和美丽的东西吗？

薇薇 老实告诉你，这两种东西我都不稀罕。

普瑞德 不見得吧。

薇薇 喔，真的，我不撒謊。我喜欢工作，喜欢工作之后得到报酬。工作累了的时候，我喜欢坐在一把舒服的椅子上，抽一支雪茄烟，喝一杯威士忌酒，看一本好偵探小說。

普瑞德 （站起来，狠命否认）我不信。我是个艺术家，我不信你的話，我絕不相信。你說這話无非是因为你還沒发现艺术可以給你开辟的新奇世界。

薇薇 我已經发现了。去年五月間我到倫敦去，跟婀娜呂阿·富雷澤在一起住了六个星期。媽媽以为我們俩是在各处游覽，其实我每天都在法院巷婀娜呂阿法律事务所里工作，給她做保險統計，像个小徒弟似的尽量帮她干活。到了晚上，我們抽抽烟，聊聊天，除了散步运动之外从来不出門。我生平沒过过那么快活的日子。我用賺来的錢付清了自己的一切開銷，同时沒繳任何手續費就参加了这个行业。

普瑞德 噯呀，天啊，华倫小姐，你这就算发现艺术了嗎？

薇薇 別忙。我的話還沒开头呢。有一次費慈約翰路有几个搞艺术的朋友邀我上她們那儿去，其中有一个女孩子是我在牛納的同学。她們先帶我参观国立美术馆——

普瑞德 （点头贊成）好！（他坐下，松了口气。）

薇薇 （接着說下去）——再上歌剧院——

普瑞德 （越发滿意）好！

薇薇 ——还到了一个音乐会，整晚演奏的都是貝多芬、华格納^①这批人的音乐。無論給我多少錢，那种日子我也不

想再过第二回了。为了不好意思得罪朋友，我勉强敷衍到第三天，那时候我老实不客气告訴她們說，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就跑回法院巷去了。現在你該明白我是怎么个时髦年輕女人了。你說像我这么个人能不能跟我母亲合得来？

普瑞德 （吃惊）我希望——嗯——

薇薇 我不想听你的希望，我想听你的意見。

普瑞德 嗯，說老实话，恐怕你母亲不免会有点儿失望。要知道并不是你有什么缺点，我不是这意思。可是你这人跟她的理想相差太远了。

薇薇 她的什么？

普瑞德 她的理想。

薇薇 你是不是說她理想中的我？

普瑞德 对了。

薇薇 她理想中的我是怎么个样子？

普瑞德 华倫小姐，我想你一定看得出，对于自己小时候的教育不满意的人，往往以为要是別人受的教育不跟自己一样，这世界就可以好起来了。你母亲的一生——嗯——我想你大概知道——

薇薇 別說大概不大概。我母亲的事我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从小我就在英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住在学校里，再不就是跟花錢雇来照管我的人在一块儿住。我一生都在

① 貝多芬(1770—1827)和华格納(1813—1883)都是德国著名作曲家。

外头寄宿。我母亲不是在布魯塞尔就是在維也納，从来不許我去看她。有时候她到英国来住几天，我才見着她。我也不抱怨，因为我的日子过得很快活，人家待我都很好，錢也总够花。可是你別以为我知道我母亲什么事。我比你知道的少得多。

普瑞德 （非常侷促不安）这么說起来——（把話咽住，不知該怎么說下去。随后勉强裝出欢笑的样子）咱們說的都是些廢話！不用說，你跟你母亲一定合得来。（站起来，瞧瞧外头的景致）你們这小地方真美！

薇薇 （不理會）普瑞德先生，这話題未免換得太快了。为什么我母亲的历史談不得？

普瑞德 哦，你千万別这么說。我不便背着我老朋友跟她女儿談她的历史，这岂不也是人之常情嗎？等她来了，你有的是机会跟她細談。

薇薇 不，她也不願意談这件事。（站起来）我知道，你瞞着我不肯說，其中一定有道理。普瑞德先生，你就記着这一句話：我母亲知道了我在法院巷干的事，我們母女难免有一場恶战。

普瑞德 （发愁）恐怕难免。

薇薇 在这場恶战里，我一定能得胜，因为我只要有一笔上倫敦的路費就行了，第二天我就去帮婀娜呂阿办事，自己掙錢养活自己。再說，我沒什麼要瞞人的事，可是我母亲好像倒有，到了真真不得已的时候，我可以拿这个压她一下子。

普瑞德 (大吃一惊)哦,使不得! 千万別这么办。

薇薇 那么,你得把理由告訴我。

普瑞德 理由我实在不能告訴你。我求你慈悲一点儿吧。(她看他說得可怜,有点好笑)再說,我怕你太莽撞。你母亲生起气来是不容易对付的。

薇薇 普瑞德先生,你吓唬不了我。在法院巷那一个月里,我曾經領教过一两个很像我母亲的女人。你放心,我准能打胜仗。可是,要是我因为情形隔膜做出了一些过火的举动,記着,你得負責任,因为你不肯跟我說老实话。現在咱們不談这事了。(她把自己的椅子,还像剛才似的,提起来使劲一甩,搬到吊床旁边。)

普瑞德 (狠心一咬牙)我再說一句話,华倫小姐。我还是把实话告訴你吧。話真难出口,可是——

华倫夫人和乔治·克罗夫爵士已經到了大門口。华倫夫人是个約莫四五十岁的女人,年輕时候很漂亮。她头上戴着一頂光彩夺目的帽子,一件顏色鮮艳的紧身罩衫,配着两只极时髦的袖子。看上去,她这人有点嬌养任性,喜欢压人,并且非常俗气,可是整个儿說来,她是个容易接近、相当体面的老练女光棍。

克罗夫是个結結实实的高个子,年紀五十左右,穿得很时髦,像年輕人一样。鼻音很重,說話声音有点嘶嘶沙沙的,不像一个大个子的嗓門儿。臉上刮得挺干净,一張闊嘴巴,两只大扁耳朵,一根粗脖子。表面像个上等人,实质上是个城市商人、运动家、高等游民中最粗鄙的典型。

薇薇 他們来了。(他們走进花园时候她迎上前去)媽,你好? 普瑞德先生在这儿等了你半个钟头了。

华倫夫人 普瑞蒂,要是你在这儿等了我半个钟头,那得埋

怨你自己，我以为你总该想得到我坐的是三点十分的火车。薇薇，戴上帽子，宝贝，别让太阳晒坏了。哦，我忘记给你们介绍了。这是乔治·克罗夫爵士——这是我的小薇薇。

克罗夫恭恭敬敬走到薇薇面前。她点点头，可是没有想跟他拉手的意思。

克罗夫 这位小姐我闻名已久，是我老朋友的令媛，我可以跟你拉手吗？

薇薇 （正在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他）随你的便。（她接着他那只亲亲热热递过来的手，使劲一捏，捏得他两眼齐睁，随后转过身去，问她母亲）你们还是进去呢，还是我再搬两把椅子出来？（她走进门廊搬椅子。）

华伦夫人 乔治，你觉得我女儿怎么样？

克罗夫 （愁眉苦脸）她的手腕子劲头儿真不小。普瑞德，你跟她拉过手没有？

普瑞德 拉过：一会儿就不疼了。

克罗夫 但愿如此。（薇薇拿着两张椅子又出来了。他赶紧过去帮忙）我来，我来。

华伦夫人 （拿出做母亲的口气）宝贝，让乔治爵士帮你搬椅子！

薇薇 （把两张椅子往他怀里一扔）拿去。（她拍拍手上的土，转过来向华伦夫人）你喝茶不喝？

华伦夫人 （坐在普瑞德刚才坐的椅子上搧扇子）我快渴死了。

薇薇 我去张罗。（她走进茅屋。）

乔治爵士到这时候才好不容易打开一张椅子，把它安放在华伦夫人的左边。他把另外那张椅子扔到草地上，自己坐下，嘴咬着手杖的把儿，垂头丧

华倫夫人的职业

气,样子很可笑。普瑞德还是心神不定,在他們右边来回走动。

华倫夫人 (向普瑞德,眼睛瞧着克罗夫)普瑞蒂,你瞧他:他挺高兴,是不是?这三年里头他死纏着我,要我帶他見見我这小女儿。現在我帶他来見了,他又不好意思起来了。(干脆)喂!坐好,乔治!別把手杖叼在嘴里!(克罗夫勉强依从。)

普瑞德 我觉得——要是你不見怪的話——最好咱們別再把她当小孩子看待了。你看,她已經很了不起了。据我观察,我不敢說她一定不比咱們更老练。

华倫夫人 (觉得非常好笑)你听他說的是什麼,乔治!比咱們都老练!哼,她用一套自吹自擂的話把你灌迷糊了吧。

普瑞德 可是年輕人最不喜欢別人把他們当小孩子看待。

华倫夫人 是啊!这些年輕人真該好好儿教訓教訓。你少管閑事。普瑞德,我会管教我自己的孩子。(普瑞德一本正經把头一搖,背着两只手向花园后面走过去。华倫夫人假装好笑,可是她瞧着他的背影,自己臉上分明有些担心的神气。过了会儿,她低声向克罗夫)你看他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那副神气?

克罗夫 (不高兴)你怕普瑞德。

华倫夫人 你說什麼!我怕普瑞德那家伙!哼,蒼蠅都不会怕他。

克罗夫 你是怕他。

华倫夫人 (发脾气)少管閑事,別打算在我面前发你那臭脾气。反正我不怕你。要是你这么討厭,你还是回家去吧。(她一賭气站起来,轉过臉去把背朝着他,不想正好跟普瑞德打了个照面)喂,普瑞德,剛才你說那句話,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你怕我

欺負她。

普瑞德 喔，凱蒂^①，你当我生气了嗎？沒有的事，別多心。可是有时候你沒注意到的事儿我倒看出来。虽然你从来不听我的話，可是事情过去之后，有时候你也承认不該不听我的話。

华倫夫人 現在你又看出什么来了？

普瑞德 没什么別的，只是我觉得薇薇已經是一个成年的女人了。凱蒂，你得竭力尊重她才是。

华倫夫人 (真吃一惊) 尊重！尊重我自己的女儿！你还有什么話，請說！

薇薇 (站在茅屋門口叫华倫夫人) 媽媽，你上我屋里坐坐再喝茶，好不好？

华倫夫人 好，寶貝。(她看着普瑞德那副一本正經的样子放声大笑，同时向門廊走去。在从他身旁經過的时候，她在他臉上輕輕拍了一下) 別生气，普瑞蒂。(她跟着薇薇走进茅屋。)

克罗夫 (偷偷地) 喂，普瑞德。

普瑞德 什么事？

克罗夫 我想問你一句不很平常的話。

普瑞德 尽管問。(他坐在华倫夫人的椅子上，靠近克罗夫。)

克罗夫 对。要不然，她們在窗口也許听得見。我問你，凱蒂有沒有跟你說过那女孩子的父亲是誰？

普瑞德 沒說过。

① 凱蒂是华倫夫人的名字。

克罗夫 你有没有猜想過是誰？

普瑞德 也沒有。

克罗夫 (不信他的話)当然我也知道，即使她跟你說过什么，你也不肯告訴別人。可是往后咱們天天得跟这孩子見面，要是不知道她父亲是誰，未免有点彆扭。咱們不知道該怎么对待她才好。

普瑞德 那有什么关系？她本人怎么样，咱們就怎么对待她。她父亲是誰，跟咱們什么相干？

克罗夫 (起疑)这么說，你知道她父亲是誰？

普瑞德 (有点生气)我剛說过不知道。你沒听見嗎？

克罗夫 喂，普瑞德。我求你特別帮个忙。要是你真知道的話——(普瑞德正要張嘴駁他)——我不过想說，要是你知道的話，你說了好让我对她放下心。不瞞你說，我已經有点儿着迷了。

普瑞德 (正言厉色)这話什么意思？

克罗夫 別着急，我没什么坏意思。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嗯，說不定我就是她爸爸。

普瑞德 你！沒有的事！

克罗夫 (趁勢追問)你准知道我不是嗎？

普瑞德 我还不是跟你一样地不知道。可是說正經的，克罗夫，这不成問題。她一点儿都不像你。

克罗夫 要說像不像，我也看不出她有像她母亲的地方。她不見得是你的女儿吧？

普瑞德 (气得站起来)什么話，克罗夫！

克罗夫 用不着生气，普瑞德。两个通达世情的人談談这个没什么关系。

普瑞德 (用力把气压下去，沉靜郑重地說) 克罗夫，你听我說。(又坐下) 我跟华倫夫人那一方面的生活沒关系，一向沒关系。她从来沒跟我談过那些事。当然我也从来不提。你應該体会到，一个美貌女子必須有几个跟她——唔，跟她不是有那种关系的男朋友。要是她跟誰都免不了鬧那一套，那她长得漂亮就变成一桩苦事了。也許你跟凱蒂比我跟她亲密得多。这件事你尽可以亲自問問她。

克罗夫 我問的次数不少了。可是她拿定主意不許別人打听她女儿的事。要是說得出口的話，她恨不得說她女儿根本沒有父亲。(站起来) 普瑞德，为了这件事，我心里很不踏实。

普瑞德 (也站起来) 也罢，反正你年紀够得上当她的爸爸，咱們不妨都把薇薇小姐当女儿看待，把她当作一个咱們應該保护和帮助的女孩子。你看怎么样？

克罗夫 (气势汹汹) 要論年紀，我不見得比你大。

普瑞德 你确是比我大。你生下来就是个老头儿。我生下来是个小孩儿，一直沒有成年人的自信心。(他把椅子折起来，搬到門廊里。)

华倫夫人 (在茅屋里喊) 普瑞一蒂！乔治！喝茶一茶一茶！

克罗夫 (急忙) 她叫咱們进去呢。(他慌忙进去。)

普瑞德摇摇头，觉得事情不大妙，正在要跟着克罗夫进去的当口，忽然看見有个少年紳士在远处跟他打招呼。那少年剛走到荒地上，冲着柵栏門

华倫夫人的职业

走过来。他模样儿长得挺漂亮，瞧着很順眼，衣服很讲究，年紀剛过二十，是个华而不实的子弟，声音很好听，沒有礼貌，可是不讨厌。手里拿着一支輕型連珠猎枪。

年輕紳士 喂！普瑞德！

普瑞德 哦，原来是富兰克·格阿德納。（富兰克走进来，跟他亲热地拉手）你在这儿干什么？

富兰克 我跟父亲一块儿住着呢。

普瑞德 是不是那位神父？

富兰克 他是本地教区长。为了省开销，今年秋天我得跟家里的人住在一块儿。去年七月以后事情糟极了；这位神父得給我还債。因此他破产了，我也破产了。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認識这儿的主人嗎？

普瑞德 認識。我下乡来瞧一位华倫小姐。

富兰克 （高兴）什么？你認識薇薇？这位姑娘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正在教她打枪呢。（把枪放下）她認識你，好极了，她應該認識你这样的人。（他笑了一笑，大声說，那好听的嗓音几乎高到像唱歌的調子）普瑞德，在这儿碰見你，好极了。

普瑞德 我是她母亲的老朋友。华倫夫人帶我下乡見見她女儿。

富兰克 什么！她母亲也在这儿？

普瑞德 是，在屋里喝茶呢。

华倫夫人 （在茅屋里喊）普瑞一蒂一，点心凉了。

普瑞德 （大声回答）喂，华倫夫人，一会儿就来。我这儿剛碰見一个朋友。

华倫夫人 一个什么？

普瑞德 (声音更高一点) 一个朋友。

华倫夫人 带他进来。

普瑞德 好吧。(向富兰克)你进去不进去？

富兰克 (疑疑惑惑,可是觉得很有意思) 說話的是薇薇的母亲嗎？

普瑞德 是。

富兰克 噯呀！真有意思！你看她会不会喜欢我？

普瑞德 管保你像平常一样受欢迎。进来試試。(一边說一边冲
着茅屋走。)

富兰克 等一等。(郑重其事)我要告訴你一件心事。

普瑞德 算了吧。无非又是像那回說的什么来喜酒店的女招待一类的无聊事儿。

富兰克 这件事比那个重要多了。你不是說你跟薇薇初次見面嗎？

普瑞德 不錯。

富兰克 (兴高采烈) 那你猜不透她是怎么一个女孩子。那种性格！那种見識！再加上那份儿聪明！天啊,普瑞德,我敢說她真聪明！还有——当然不用說了——她爱我。

克罗夫 (把头探出窗口)喂,普瑞德,你干么呢？快进来！(把头縮进去。)

富兰克 噯呀！这家伙在賽狗会上准能得奖,你說是不是？他是誰？

普瑞德 他是乔治·克罗夫爵士,华倫夫人的好朋友。咱們还是进去吧。

华 倫 夫 人 的 职 业

他們正在朝着門廊走去的时候，柵栏門外有人喊了一声。两人站住脚步，轉过身来，看見一位年紀相当大的牧师从柵栏上头往里探望。

牧师 （大声）富兰克！

富兰克 （答应）喂！（向普瑞德）神父来了。（向牧师）是了，老头子，我就来。（向普瑞德）喂，普瑞德，你先进去喝茶吧。我馬上就来。

普瑞德 很好。（他走进茅屋。）

牧师站在門外，双手搭在門頂上。賽密尔·格阿德納是一位有俸的国教教士，年紀过了五十。从外表看，他这人夸張虚伪，飞揚浮躁，自高自大。实质上，他是已經过时的社会中的一个入物。他小时候是个傻瓜，父亲把他塞給了教会，教会因为他父亲是一位施主，只好收留他。他架子十足，可是他的儿子和他的教徒都瞧不起他。

賽密尔牧师 喂，我問你，你这儿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富兰克 喂，老头子，沒关系！进来。

賽密尔牧师 不行。我得問問明白这是誰的花园才进去。

富兰克 不要紧，这是华倫小姐的花园。

賽密尔牧师 她来了以后我还没看見她到过教堂。

富兰克 当然沒有。她是劍桥大学考甲等第三名的学生。非常聪明。得的学位又比你高。她何必去听你讲道。

賽密尔牧师 別这么沒規矩。

富兰克 喔，怕什么，沒有人听见。进来。（他开了柵栏門，連門帶他父亲一齐拉进来）我想把你介紹給她。老头子，你还記得不記得去年七月你劝我的话？

賽密尔牧师 （正言厉色）記得。我劝你改掉懶惰和浮躁的两宗

毛病，赶紧找个正经职业，自己过日子，别靠我吃饭。

富兰克 不对，那是你后来想起来的话。你当时说的是，既然我没有脑子又没有钱，不如借重我的漂亮脸子娶个又有脑子又有钱的老婆。喂，现在你看。华伦小姐有脑子，你不能不承认吧。

赛密尔牧师 不是有了脑子就万事俱备了。

富兰克 当然不是，她还有钱——

赛密尔牧师 （厉声截住他的话）我没想到钱上头。我说的是比钱更高贵的东西。譬如说，社会地位。

富兰克 那东西可不在我眼里。

赛密尔牧师 可是我很看重。

富兰克 咳，没有人叫你跟她结婚。反正她差不多也算得到了剑桥大学的高等学位，并且看起来她的钱也够她花的。

赛密尔牧师 （气平了，带点儿玩笑口气）她的钱是不是够你花的，我可没把握。

富兰克 喔，我从来不那么乱花钱。我过日子一向规规矩矩。我不喝酒，我不大赌钱，我也不像你在我这么大年纪的时候还那么成天喝酒胡闹。

赛密尔牧师 （虚张声势）住嘴。

富兰克 那回我对来喜酒店女招待着迷的时候，你亲口跟我说过，有一回你愿意给一个女人五十个金镑，把你写给她的一批信要回来——

赛密尔牧师 （大吃一惊）嘘，嘘，嘘！富兰克，可了不得！（提心吊胆，四面张望。一看左右无人，又壮起胆子装腔作势，可是态度比刚才老实

了些) 那时候我怕你干出一辈子后悔的事情, 为了免得你上当, 所以我把自己的經驗告訴你, 誰知道你倒反咬我一口。你應該把你父亲做的錯事当作前車之鉴, 不應該拿它当自己的护身符。

富兰克 你听見過魏凌騰公爵的情书故事沒有?

賽密尔牧师 沒听見過。我也不想听。

富兰克 那位魏凌騰老公爵不像你似的願意破費五十鎊, 他不是那等人。他干脆只有两句話: “亲爱的杰妮, 信尽管宣布, 你自己倒霉! 你亲爱的魏凌騰。”那时候你也應該这么办。

賽密尔牧师 (一副可怜相) 富兰克, 我的孩子, 当初我写了那些信, 我落到了那个女人的手心里。后来我把写信的事告訴了你, 說也可怜! 我又落到了你的手心里。那个女人不要我的錢, 她只回答我两句話, 那两句話我一輩子忘不了。她說: “知識是权力, 我决不出卖权力。”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可是她从来沒使用过她的权力, 也沒給我添过一絲儿麻煩。如今你对待我还不如她客气, 富兰克。

富兰克 不錯! 可是当时你对她也像現在你对我这么成天嘮嘮叨叨嗎?

賽密尔牧师 (气的几乎要哭) 好, 我不管你。你这孩子沒法儿治了。(轉身走向柵栏門。)

富兰克 (滿不在乎) 告訴他們我不回家喝茶了, 老头子, 乖乖儿的, 肯不肯? (他冲着茅屋走过去, 正好碰見普瑞德和薇薇从屋里走出来。)

薇薇 (向富兰克)那是你父亲嗎,富兰克? 我很想見見他。

富兰克 行。(喊他父亲)老头子,有人找你說話。(牧师在門口轉过身来,慌里慌張摸摸帽子。普瑞德穿过园子走到对面,滿臉笑容,准备跟客人寒暄)这是我父亲,这是薇薇小姐。

薇薇 (走到牧师面前跟他拉手)格阿德納先生,在这儿見面,真巧极了。(向茅屋喊叫)媽媽,出来。有人找你。

华倫夫人剛走到門口,一看見牧师,馬上就楞住了。

薇薇 (接着說下去)让我介紹——

华倫夫人 (过去一把抓住賽密尔牧师)哦,这不是賽姆·格阿德納嗎? 当了牧师了! 真想不到! 賽姆,你不認識我們嗎? 这就是雄偉博大的乔治·克罗夫。你还記得我不記得?

賽密尔牧师 (滿臉通紅)我实在——唔——

华倫夫人 你当然記得。我手里还有你写的一叠子信呢,前天无意中还看見来着。

賽密尔牧师 (狼狽不堪)你是魏伐素小姐吧?

华倫夫人 (赶紧使勁低声矯正他)哧! 胡說! 我是华倫夫人。你沒看見我女儿在那儿嗎?

第二幕

黄昏后，茅屋內。不从外往西，而从里往东望去，可以看到那扇大格子窗——窗帘已經拉上了——現在是在茅屋前牆的正中，通門廊的門在窗子左边。左牆有一扇門通厨房。靠后一点，仍貼着左牆，有一只食器柜，上面有一支蜡和一盒火柴，富兰克的枪靠在旁边，枪筒貼着碗碟架。屋子当中有一張桌子，桌上点着一盞灯。窗戶右边靠牆一張桌子上堆着薇薇的书籍文具。壁炉在右边，前面有一張高背长靠椅，壁炉里沒有火。桌子左右各有一張椅子。

茅屋門开着，可以看見外面星光灿烂的夜空。华倫夫人裹着向薇薇借的一件披肩从外面走进来，富兰克跟在她身后。他把便帽往窗座上一扔。华倫夫人走累了，她一边拔針摘帽子，一边喘了口气，帽子摘下之后，她把別針插在帽頂上，把帽子擱在桌子上。

华倫夫人 喔，天啊！在乡下过日子，不知是走道儿受罪，还是沒事在屋里憋着更受罪。要是这儿有威士忌苏打水的话，我現在倒很想喝一杯。

富兰克 說不定薇薇有。

华倫夫人 胡說！她那么个年輕女孩子哪儿有这些东西！不

要紧，没关系。我不能想像她在这儿怎么过日子！我宁可住在維也納。

富兰克 我陪你上維也納。（他一边帮她卸披肩，一边温存地把她肩膀輕輕捻一下。）

华倫夫人 哦！你陪我去？現在我才知道你活像你父亲。

富兰克 像我老头子？（他把披肩挂在身边的椅子上，坐下。）

华倫夫人 少打听。这种事你懂得什么？你还是个小孩子。

（她走到壁炉旁边，离他远些，免得容易动心。）

富兰克 带我上維也納去吧？那才有意思呢。

华倫夫人 謝謝。維也納不是你去的地方——至少得等你年紀大点儿。（她对他点点头，加重这个劝告的語气。他装出一副可怜相，可是眼睛里的笑意表明了他的虛假。她对他瞧瞧，又回到他身边）喂，小孩子，（两手捧着他的臉，把臉托起来冲着她自己）因为你像你父亲，所以我看透了你是怎么样的一种人，我看得比你自已还清楚。別在我身上胡打主意。听见沒有？

富兰克 （嬌声求爱）可是我自己也沒有办法，亲爱的华倫夫人，这是我們的家風。（她假装要打他嘴巴，可是对他那仰着的漂亮笑臉瞅了会儿，情不自禁，到底跟他亲了个嘴，亲完了嘴，赶紧躲开，自己心里不耐煩。）

华倫夫人 哎！我不該那么着。我这人不老实。没关系，亲爱的，这是媽媽疼孩子。你去跟薇薇亲热吧。

富兰克 我已經跟她亲热上了。

华倫夫人 （吃惊質問）什么！

富兰克 薇薇跟我是好朋友。

华倫夫人 这話什么意思？听着。我不准无賴子弟勾引我的女儿。听见沒有？我不准你胡鬧。

富兰克（滿不在乎）亲爱的华倫夫人，別着急。我打的是正經主意，决不是胡鬧，并且你那女儿自己很会照管自己，她还不像她母亲那么要人照管。你知道，她长得不像你这么漂亮。

华倫夫人（他这么大言不慚，她倒吃了一惊）哼，我看你的臉皮足有两寸厚。我不知道你这張厚臉皮是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你父亲給你的。

克罗夫（在花园里）大概是吉卜賽人吧？

賽密尔牧师（答話）那些做扫帚的流浪人比他們坏得多。

华倫夫人（向富兰克）噓！記着！我警告过你了。

克罗夫和賽密尔从花园里进来，牧师一边走一边接着談話。

賽密尔牧师 溫其斯脫巡迴法庭上那件发假誓的案子才糟糕呢。

华倫夫人 怎么样？你們俩干什么呢？普瑞蒂和薇薇上哪儿去了？

克罗夫（把帽子擱在长靠椅上，把手杖靠在壁炉椅角里）他們上山去了。

我們俩到村子里去了一趟，我去喝了杯酒。（他在长靠椅上坐下，把两只腿平放在座位上。）

华倫夫人 哼，薇薇不應該不告訴我一声就走了。（向富兰克）給你父亲搬把椅子，富兰克，你的規矩上哪儿去了？（富兰克跳起来，斯斯文文把自己坐的椅子让給父亲，然后从靠牆那边另外搬了一張，擱在桌边坐下，自己居中，父亲居右，华倫夫人居左）乔治，今儿晚

上你打算住在哪儿？这儿你不能过夜。普瑞蒂打算怎么办？

克罗夫 格阿德纳留我过夜。

华伦夫人 喔，你自己固然不愁了！可是普瑞蒂怎么办呢？

克罗夫 不知道。我想他可以住在客棧里。

华伦夫人 赛姆，你那儿有地方给他住吗？

赛密尔牧师 嗯——呃——你看，我是本地教区长，我不能自己作主。呃——普瑞德先生是什么社会身分？

华伦夫人 喔，他没問題，他是建筑师。你真是个老頑固，赛姆！

富兰克 对，沒問題，老头子。在威尔士給公爵盖那座赛纳紋宮的就是他。你一定听說过。（他向华伦夫人飞了个眼，斯斯文文对着他父亲。）

赛密尔牧师 要是这样的话，好极了，我們願意招待他。他大概認識公爵吧。

富兰克 喔，熟得很！咱們把他塞在乔菊娜从前住的那間屋子里。

华伦夫人 好，这件事算是决定了。現在只要那两个一回来，咱們就可以吃晚飯了。他們不應該天黑了还在外头呆着不回来。

克罗夫 （盛气相向）他們碍着你什么啦？

华伦夫人 不管碍着我碍不着我，反正我不喜欢这样子。

富兰克 別等他們了，华伦夫人。普瑞德能在外头多呆一会儿一定多呆一会儿。他从来沒尝过夏天晚上跟我的薇薇

在草坡上蹒跚是什么滋味儿。

克罗夫 (吃惊,挺直身子)哦,什么話! 喂!

赛密尔牧师 (站起来,吓得丢了牧师架子,說話老实而有力)富兰克,干脆一句話,这事办不到。华倫夫人会告訴你,这事想都不必想。

克罗夫 当然。

富兰克 (温婉动人)真的嗎,华倫夫人?

华倫夫人 (沉吟)赛姆,这話难說。要是我那女孩子想結婚,拦着她不許結婚也沒有好处。

赛密尔牧师 (吃惊)可是怎么能跟他結婚! 你的女儿跟我的儿子結婚! 你想,那怎么行。

克罗夫 当然不行。別胡鬧,凱蒂。

华倫夫人 (生气)为什么不行? 是不是我女儿配不上你儿子?

赛密尔牧师 不是那个,华倫夫人,可是你知道里头有原因——

华倫夫人 (不把他放在眼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要是你知道,尽管告訴你儿子,告訴我女儿,再不就告訴听你讲道的教友。

赛密尔牧师 (毫无办法,倒在椅子上)你明知道我不能把原因告訴別人。可是要是我告訴我儿子其中有原因,他会信我的話。

富兰克 不錯,爹,你儿子会信。可是你儿子听你讲了原因之后,他做事改过一回样儿沒有?

克罗夫 你不能跟她結婚,話只有这么一句。(他起身站在炉前磚

台上,背冲着壁炉,紧皱着眉。)

华伦夫人 (厉声质问)請問跟你什么相干?

富兰克 (用他最好听的抒情調子)我也正要客客气气問他這句話。

克罗夫 (向华伦夫人)我想你大概不願意把女儿嫁給一个年紀比她小、沒有职业、沒有錢养活她的男人吧。要是你不信我的話,問問賽姆。(向牧师)你还打算給他多少錢?

赛密尔牧师 一个大錢都不給了。他应得的祖产已經拿到手,去年七月花得干干净净了。(华伦夫人把臉一沉。)

克罗夫 (盯着瞧她)怎么样!我跟你說过了。

他重新在长靠椅上坐下,又把两只腿攔起来,好像这事已經結束了。

富兰克 (哀訴)这太金錢主义了。难道华伦小姐結婚为的是錢?要是她跟我彼此相爱——

华伦夫人 謝謝。孩子,你的爱情是很不值錢的貨色。要是你沒錢养活老婆,那就沒話可說了;你不用打算跟薇薇結婚。

富兰克 (觉得非常好笑)你怎么說,老头子?

赛密尔牧师 我的意見跟华伦夫人一样。

富兰克 克罗夫老先生也发表过他的高見了。

克罗夫 (支着胳膊很生气地把身子轉过来)听着;我不許你这么油腔滑調。

富兰克 (老实不客气)我本不願意招你生气,克罗夫。可是剛才你大模大样冲我說話好像是我父亲一样。对不起,一个父亲就够受的了。

克罗夫 (瞧不起他)呸!(他又把身子轉过去。)

华倫夫人的职业

富兰克 (站起来) 华倫夫人, 就是为了你, 我也不能舍了我的薇薇。

华倫夫人 (咕哝) 小流氓!

富兰克 (說下去) 你一定想給她提别的亲事, 所以我得赶紧先下手。(他們都用眼睛瞪他, 他倒文文雅雅朗誦起来了)

不是怕自己的命运靠不住,
就是担心自己的长处算不得数,
所以他不敢潑出胆子試一試,
究竟是一战成功还是滿盘輸。

他正在朗誦的时候茅屋門开了, 薇薇和普瑞德走进屋子。他立刻打住。普瑞德把帽子擱在食器柜上。屋子里的人登时規矩起来。普瑞德走到壁炉旁边凑近克罗夫的时候, 克罗夫把擱在椅子上的两只腿放下来, 正襟危坐起。华倫夫人也不像剛才那么自在了, 只好借着埋怨別人掩蓋自己的局促心情。

华倫夫人 你們究竟上哪儿去了, 薇薇?

薇薇 (摘下帽子, 随手往桌上一扔) 上山去了。

华倫夫人 你不應該不告訴我一声就这么去了。我怎么知道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天又黑下来了!

薇薇 (走到厨房門口, 不睬她母亲) 吃晚飯吧? (大家都站起来, 只有华倫夫人不动身) 里边恐怕太挤了。

华倫夫人 我說的話你听見沒有, 薇薇?

薇薇 (文文靜靜) 听見了, 媽媽。(回到吃晚飯的困难問題上) 咱們有几个人? (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四个人先吃, 两个人得等着, 爱力森太太的刀叉只够四个人使的。

普瑞德 喔，我沒关系。我——

薇薇 普瑞德先生，你走了那么些路，肚子餓了，你應該馬上就吃。我自己等一会儿不要紧。还得有一个人陪我等着。富兰克，你餓不餓？

富兰克 一点儿都不餓——簡直不想吃东西。

华倫夫人 (向克罗夫) 乔治，你也不餓。你也可以等一等。

克罗夫 喔，那就要命了，吃了茶点之后我還沒吃过东西。賽姆是不是可以等一等？

富兰克 你想让我父亲挨餓嗎？

賽密尔牧师 (含怒) 不必費心，让我自己說。我很願意等着。

薇薇 (不許別人出主意) 不必。两个人等着就够了。(她开厨房門) 格阿德納先生，請你陪我母亲进去。(牧师过去让华倫夫人挽着，一同走进厨房。普瑞德和克罗夫跟在后边。除了普瑞德，誰都不贊成这办法，可是沒法子反对。薇薇站在門口，冲着里面瞧他們) 那个墙角儿你挤得进去嗎，普瑞德先生？那儿太窄了点儿。留神你的衣服，別擦上墙上的白粉，好了。大家都坐舒服了吧？

普瑞德 (在里面) 很好，謝謝。

华倫夫人 (在里面) 把門敞着別关，宝贝。(薇薇皺一皺眉，可是富兰克赶紧打招呼拦住她，悄悄走到茅屋門口，輕輕把門完全敞开) 嗨，这股子風真厉害！你还是把門关上吧。

薇薇砰的一声把門关上，看見她母亲的帽子和披肩在屋里乱扔着，心里很膩煩，把东西齐齐整整搬到窗座上，在这当口富兰克輕輕又把茅屋門关上。

富兰克 (高兴)哈哈! 把他们都打发开了。薇芬, 你看我父亲这人怎么样?

薇薇 (心里有事, 一本正经)我差不多没跟他谈过话。我不觉得他怎么能干。

富兰克 你要知道, 其实这老头子心里不像外面看着那么傻。你知道, 当初他是硬让家里塞进了教会, 为了叫人看着像个牧师, 他就装得比原来傻多了。其实我不太讨厌他。他这人居心不坏。你看你能跟他合得来吗?

薇薇 (冷冰冰地)我觉得我将来过日子不大会跟他有什么相干, 不但他, 也许除了普瑞德, 我跟母亲那伙子熟人也都不相干。(她在长靠椅上坐下)你看我母亲这人怎么样?

富兰克 是不是说老实话?

薇薇 对, 说老实话。

富兰克 她这人很有意思, 可是有点儿怪, 你说是不是? 要说那个克罗夫! 喔, 天啊, 克罗夫! (他挨着她坐下。)

薇薇 那一伙子东西, 富兰克!

富兰克 那一帮子家伙!

薇薇 (非常瞧不起那班人)要是我知道将来我是那么个废物, 一顿挨着一顿地混饭吃, 没目的, 没主见, 没胆量, 那我宁可割开一根血管, 放血死掉, 丝毫不躊躇。

富兰克 喔, 你不会那样做。他们能够享福又何必操心吃苦呢? 我倒羡慕他们运气好。我就是不赞成他们的样子。不像一回事, 太懒散, 懒散得厉害。

薇薇 要是你不做事, 将来到了克罗夫的年纪, 你说你的样子

能比他高明嗎？

富兰克 那还用說。一定比他高明得多。薇芬別教訓人了，她的孩子已經管不好了。（他想把她的臉捧在手里溫存一下。）

薇薇 （一伸手把他兩只手打下去）走開，今兒晚上薇芬不高興逗她的孩子。（她站起來，走到屋子那頭去。）

富兰克 好狠心！

薇薇 （對他踩腳）正經點兒。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富兰克 好。咱們談談學問吧。華倫小姐，你知道不知道，所有最先進的思想家都承認，現代文明的毛病，一半是出於年輕人愛情的飢餓。喂，我——

薇薇 （截斷他的話）你真討厭。（她開了里屋的門）你們有地方給富兰克沒有？他在这儿抱怨捱餓呢。

華倫夫人 （在里面）當然有。（她移動桌上東西的時候，刀叉杯盤叮當作聲）來吧！我旁邊有地方。進來，富兰克先生！

富兰克 薇芬的孩子將來要跟薇芬清算這筆賬。（他走進廚房。）

華倫夫人 喂，薇薇。你也進來，孩子。你肚子一定也餓了。

（她從廚房走出來，克羅夫跟在後面，恭恭敬敬拉着門，等薇薇走過去。薇薇走出去的時候根本沒用正眼瞧他一下，他隨手把門关上）喬治，你一定沒吃飽。你沒吃什麼東西。你怎么啦？

克羅夫 喔，我進去本來只要喝杯酒。（他把兩手往衣袋里一插，在屋里晃來晃去，心煩意躁，悶悶不樂。）

華倫夫人 我倒喜歡吃東西。可是吃了點兒那種冷牛肉、酪干和萵苣，也就夠了。（噓了一口氣，好像只半飽，在長靠椅上懶洋洋坐下。）

华倫夫人的职业

克罗夫 你为什么这么抬举那只小狗儿？

华倫夫人 （立刻警惕起来）我问你，乔治，你在我那女孩子身上打什么主意？我一直在注意你用眼睛瞧她的神气。记着：我知道你这人，我也知道你那么瞧她是什么意思。

克罗夫 瞧瞧她难道有什么坏处？

华倫夫人 要是你有一点儿不规矩的行为落在我眼睛里，我会马上打发你回伦敦。在我看起来，我女儿的小拇指比你整个儿一条身子还名贵。（克罗夫听了这句话冷笑了一声。华倫夫人本想装出戏台上痴心母亲的面目压服他，不料没做到，脸一红，声音低了些）你放心，那只小狗跟你一样地吃不到嘴。

克罗夫 难道一个男人不许关心一个女孩子吗？

华倫夫人 像你这样的男人不许。

克罗夫 她多大年纪了？

华倫夫人 你不用管她多大年纪。

克罗夫 你为什么把她的岁数瞒得这么紧？

华倫夫人 因为我高兴。

克罗夫 我今年还没到五十，我的产业还跟从前一样多——

华倫夫人 （截住他的话）这是因为你又吝啬又卑鄙。

克罗夫 （接着说）并且一个准男爵也不是天天都找得到的。像我这种身分的人谁都受不了你这么个丈母娘。她凭什么不嫁给我？

华倫夫人 嫁给你！

克罗夫 咱们三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我先死了，她就是一个肥肥实实有钱的小寡妇。这门亲事

为什么做不得？刚才我在那边跟那傻瓜一块儿散步的时候，我心里一直都在盘算这件事。

华倫夫人（起反感）对，你心里就会盘算这种事。

他站住不走了。两个人对瞧着：她直着眼盯他，一面鄙视他，一面暗暗地也有点儿怕他；他斜着眼瞟她，带着两道色迷迷的眼光和一张不正经的笑脸。

克罗夫（看她毫不同情，登时慌张起来）喂，凯蒂，你是一个懂事的女人，你不用装假道学。我不再问你什么了，你也不必再回答什么了。我把我的全部产业指定留给她，在我结婚那天，你自己要多少钱，尽管说一个数目——只要在情理之中。

华倫夫人 乔治，你也像那些不中用的老家伙似的，落到这种地步了！

克罗夫（恶狠狠）该死！

她还没来得及还嘴，厨房门开了，外面已经可听见那几个人正在走出来的说话声音。克罗夫来不及把神定下来，只好慌忙走出茅屋。牧师在厨房门口出现。

赛密尔牧师（四面张望）乔治爵士哪儿去了？

华倫夫人 上外头抽烟去了。（牧师从桌子上拿了帽子，走到壁炉旁边挨近华倫夫人。这当口，薇薇也进来了，后面跟着富兰克。他一进门就倒在一張最靠近门的椅子上，像是精疲力尽的样子。华倫夫人转过脸来，冲着薇薇说话，母亲的派头装得比平常更加勉强）宝贝，你晚饭吃饱了没有？

薇薇 你知道，爱力森太太家里的晚饭还不就是这么回事。

(她轉过去冲着富兰克,像逗孩子似的)富兰克,怪可怜的,是不是牛肉都沒有了?你是不是只吃了面包、酪干、姜汁汽水,沒吃別的?(忽然一本正經起来,好像今晚玩笑已經开够了)爱力森太太的黄油真要不得。我得下山上鋪子里买点儿去。

富兰克 对,真該买点儿。

薇薇走到写字桌前把买黄油的事記了一笔。普瑞德从厨房出来,一边走一边把剛才当飯巾用的手絹儿叠起来。

赛密尔牧师 富兰克,我的孩子,咱們該回家了。你母亲还不知道今晚咱們家有客人呢。

普瑞德 今晚我們要打搅了。

富兰克 (站起来)决沒有的事,我母亲看見你准高兴。她是个真正又聪明又風雅的女人,她在这儿一年到头除了老头子見不着別人,你想她的日子过得多么悶的慌。(向他父亲)爸爸,你这人不聪明,也不風雅,是不是?你馬上陪着普瑞德回家,我在这儿呆一会儿,陪陪华倫夫人。走过花园的时候順便把克罗夫带走。他跟咱們家那只小哈叭狗作伴儿最合适。

普瑞德 (从食器柜上拿了帽子,走到富兰克身旁)跟我們一块儿走,富兰克。华倫夫人好久沒看見薇薇小姐了,咱們搅了半天还没让她們一块儿說說話儿呢。

富兰克 (态度很柔和,对普瑞德表示一种異乎寻常的欽佩)当然。我忘了。謝謝你提醒我。你真是个有教养的人,普瑞蒂。你向来是这样。我一輩子佩服你。(起身要走,可是又在两个年长的人中間站住,一只手按在普瑞德肩膀上)噯,要是你能代替这沒

出息的老头儿当我的爸爸，那够多么好！（說話的当儿，他把另外那只手按在父亲肩膀上。）

赛密尔牧师 （发脾气）住嘴，少胡說！你不怕造孽嗎！

华倫夫人 （大笑）你真該好好儿管管他，賽姆。明天見。喂，把帽子和手杖帶給乔治，順便代我祝他晚安。

赛密尔牧师 （接东西）明天見。（跟华倫夫人拉手。他走过薇薇身边的時候也跟她拉手，說声再見。然后，对富兰克大声吆喝）快走！（走出去。）

华倫夫人 再見，普瑞蒂。

普瑞德 再見，凱蒂。

普瑞德和华倫夫人亲热地拉手，一同出去，她送到柵栏門口。

富兰克 （向薇薇）亲个嘴吧？

薇薇 （狠狠地）不行。我討厭你。（她从写字桌上拿了两本书和几張紙，过来在当中那張桌子靠近壁炉的那一边坐下。）

富兰克 （扮个鬼臉）对不起。（他走过去拿枪和帽子。华倫夫人回来了。他拉了她的手）明儿見，亲爱的华倫夫人。（他亲她的手。她把手夺回去，咬紧嘴唇，看样子八成儿想打他个嘴巴。他像皮猴儿似的笑着就跑，随手砰的一声把門关上。）

华倫夫人 （現在男人全都走了，她死心塌地准备捱过这苦恼的黄昏）你听見過誰像他那么嘰嘰呱呱、沒結沒完的？你說他是不是太招人討厭？（在桌旁坐下）現在我想起来了，順便囑咐你一句，宝贝，往后你別再招惹他了。我已經看清楚他完全是一个沒出息的东西。

薇薇 （站起来走过去再拿几本书）我看也是。可怜的富兰克，我反正得丟开他。他虽然不足惜，我倒可怜他。我看克罗夫

那家伙也不見得怎么有出息，你說是不是？（她把剛拿过来的几本书使勁往桌子上一摔。）

华倫夫人（看着薇薇的冷淡态度心里煩惱）孩子，你懂得男人家什么事，就这么随便批評他們？你得准备着往后常跟乔治·克罗夫爵士見面，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薇薇（滿不理會）为什么？（她坐下，打开一本书）你以为咱們俩将来会常在一块儿嗎？

华倫夫人（瞪眼瞧她）那还用說——到你結婚咱們才分手。你又不冉上学校了。

薇薇 我的生活方式能合你的脾胃嗎？恐怕不見得。

华倫夫人 你的生活方式。什么叫你的生活方式？

薇薇（用挂在腰帶鏈条上的那把裁紙刀裁开一頁书）媽媽，你难道真是从来沒想到过，我跟別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嗎？

华倫夫人 你胡說些什么？难道因为現在你在学校是个小小的大人物，你就要自己作主、不肯听話了？別胡鬧，孩子。

薇薇（不計較）在这件事上头，媽媽，你只会說这两句話，別的了再沒有了嗎？

华倫夫人（先是发怔，跟着就发脾气）不准你这么一个勁儿追問我。（暴躁如雷）住嘴。（薇薇繼續看书写字，不耽誤时候，也不說話）哼，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哼，这还了得？（她又抬眼瞟着薇薇，薇薇还是不睬她）我要你过什么日子，你就得过什么日子。不由你自己作主。（又一頓）自从你考了那个不知什么名堂的数学試驗，我看你一直就是这么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要是你以为我会由着你在我面前摆这臭架子，那你算是

打錯主意了：你心里越早明白一天越好。（低声咕哝）在这件事上头，我只会说这两句话！哼！（重新提高怒声）你不知道你在跟誰說話，小姐？

薇薇 （把眼光从书上轉向她母亲，并不抬头）不知道。你是誰？你是干什么的？

华倫夫人 （緊張地站起来）你这小鬼！

薇薇 誰都知道我的名望，我的身分和我想干的职业。你的事儿我不清楚。請問，你要我跟你和乔治·克罗夫爵士在一块儿过什么生活？

华倫夫人 小心。我要干一件将来我——还有你——都会后悔的事情。

薇薇 （冷靜坚决地把那儿本书往旁边一推）也罢，咱們把这問題先搁一搁，等你有胆量对付它的时候再说。（仔細打量她母亲）你得多走走路，打打网球，把身体搞好一点。你身体坏透了，今天上山的时候，你每走二十碼就得站住脚喘半天气，你的两只手腕子簡直像两卷猪油。你瞧瞧我的。（她把自己两只手腕伸出来。）

华倫夫人 （毫无办法地瞧了她一会儿，抽抽噎噎哭起来）薇薇——

薇薇 （一扭身从椅子上跳起来）請你别哭。什么都行，就是别哭。这么哭哭啼啼的我受不了。你要哭，我就出去。

华倫夫人 （一副可怜相）啊，宝贝，你怎么对我这么狠心？难道我不是你母亲嗎？

薇薇 你是不是我母亲？

华倫夫人 （大惊）我是不是你母亲！哦，薇薇，你怎么問得出

这句话！

薇薇 你说你是我母亲，那么，咱们家里的人在哪儿？我父亲在哪儿？咱们家的亲戚朋友在哪儿？你说，你是我母亲，有权利管教我；有权利骂我是胡闹的孩子，有权利利用大学女训导员不敢用的态度对我说话，有权利硬支配我的生活方式，还有权利硬逼我认识一个谁都知道是伦敦最下贱的高等游民、流氓畜生。在我拒绝你这些要求之前，我倒不妨打听打听，你究竟凭着什么身分对我提这些要求。

华倫夫人 （神志错乱，身子一软，跪倒在地）哦，别说了，别说了。我是你母亲，我敢赌咒。你是不是打算跟我过不去——你是我亲生女儿！你太没良心了。你得相信我。你说，你信我的话。

薇薇 我父亲是谁？

华倫夫人 你不知道自己嘴里问的是什么话。我不能告诉你。

薇薇 （坚决）你能，只要你肯。我有权利知道，你心里也很明白我有这权利。要是你不肯说，那也由你。可是要是你不说，明天早晨我就走，从此以后不再见你。

华倫夫人 你说这种话，我实在受不了。你不会离开我——也不能离开我。

薇薇 （毫不留情）要是你不把实话告诉我，我一定离开你，一点儿都不躊躇。（心里一阵厌恶，身子抖起来）我怎么拿得稳，我的身体里一定没有那个废物畜生的肮脏血？

华倫夫人 喔，没有，没有。我敢赌咒，不是他，也不是你见过

的那批人。这一点我至少还拿得稳。

薇薇心里一亮，猛然間辨出了母亲这句话的滋味，馬上用眼睛狠狠盯住她。

薇薇（慢吞吞）这一点你至少还拿得稳。哦！你意思是，只有这一点你拿得稳。（沉思）唔，我明白了。（华倫夫人两手捂着臉）別装腔作势，媽媽，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一点儿都不在乎。（华倫夫人把手放下，抬起头来苦苦地瞧着薇薇。薇薇掏出表来一看，說道）好，今儿晚上不必再談了。明天你什么时候吃早餐？八点半你是不是嫌太早？

华倫夫人（气极了）天啊，你是个什么女人？

薇薇（平心靜气）我想，我是世界上数目最多的那种女人。要不然，世界上的事儿誰去办。起来（抓住她母亲的手腕，一把把她拖起来）：定定神。这才对了。

华倫夫人（抱怨）你对我太粗野了，薇薇。

薇薇 胡說。該睡觉了吧？十点都过了。

华倫夫人（气憤憤地）睡什么觉？我睡得着嗎？

薇薇 为什么睡不着？我就睡得着。

华倫夫人 你！你这人沒心肝。（說到这儿她露出了本来的語調——一个平常女人的方音——母亲的威势和架子全沒有了，心里充滿了一股强烈自信心和瞧不起人的勁儿）喔，我不能忍受，我不能这么受屈。你凭什么自以为身分比我高？你在我面前夸耀自己怎么有出息——可是你也不想想当初給你机会让你有今儿这么一天的人就是我。我小时候有什么机会？像你这么个沒良心的女儿，这么个自命不凡的假正經女人，別不

害臊了！

薇薇 （把肩膀一抬，坐下来，自己没有信心了，因为她答复母亲的那段話剛才自己听着很有理，現在她母亲把声調一变、換了新口气，她觉得自己那一番話有点书呆气，甚至于有点道学气）你別以为我欺負你。剛才你用做母亲的傳統权威向我进攻，我就用正經女人的傳統优越身分防卫自己。老实告訴你，我不能忍受你那一套。可是只要你不拿出你那一套来，我也不在你面前拿出我这一套。我絕不侵犯你保持自己的意見和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

华倫夫人 我自己的意見和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听听她的話！你以为我小时候能像你似的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嗎？你以为我干那种事是因为喜欢干，或是觉得干得对才干的嗎？你以为我要是有机会，我不願意上大学做上流女人嗎？

薇薇 誰都有一个選擇的机会，媽媽。一个頂苦的女孩子虽然未必能随意選擇做英国女王还是做牛納学院的院长，可是她总可以凭自己爱好，在撿烂布和卖花儿两个行当里挑一个。世界上的人老爱抱怨自己境遇不好。我不信什么境遇不境遇。世界上有成就的人都是能放开眼光找他們所需要的境遇的人，要是找不着，就自己創造。

华倫夫人 嗯，說說挺容易，一点儿不費勁，是不是？哼！你要不要听听我从前的境遇？

薇薇 好，說給我听听。你坐下好不好？

华倫夫人 嗯，我坐下：你別害怕。（她拿过椅子使勁往地下一頓，坐

下。薇薇不由自主提了提神) 你知道不知道你外婆是干什么的?

薇薇 不知道。

华倫夫人 不错, 你不知道。我知道。你外婆自己说是寡妇, 在造币厂附近开个小铺子卖炸鱼, 带着四个女儿靠那小买卖过日子。四姐妹里头, 我跟利慈是亲的。我们亲姐儿俩都长得挺好看, 身材也不错。我们的父亲大概是个吃得肥头胖耳、日子挺好过的人, 母亲说他是个上等人, 谁知道是不是。其余那两姐妹跟我们不是一个父亲生的。她们长得又矮又丑, 黄瘦脸儿, 是一对规规矩矩, 肯做事肯吃苦的可怜虫。要不是母亲常把利慈和我打个半死、不许我们欺负她们, 我们准会把她们给打个半死。她们俩是一对正经人。可是做正经人有什么好处? 让我告诉你。她们俩有一个在铅粉工厂做女工, 一天干十二个钟头活, 一星期只挣九个先令, 干到后来中了铅毒, 把命送掉。最初她以为至多不过得个两手麻痹症, 没想到后来命都保不住。另外那一个, 母亲常说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好榜样, 因为她嫁了一个代福海军军需厂的工人, 她丈夫一星期挣十八个先令, 她倒也把他的家和三个孩子安顿得整整齐齐的, 可是后来她丈夫喝上了酒, 一切全完了。你说做那么个正经人上不算上算?

薇薇 (现在凝神屏息起来) 你和你姐姐觉得做正经人上算吗?

华倫夫人 利慈觉得不上算, 她比我有志气。我们俩一同进了个教会学校——这件事也是我们看见了那些什么都不

懂、哪儿都没去过的女孩子就摆架子的一个原因——在学校呆了一阵子，有天晚上利慈出去了从此没回来。我知道，女校长担心我不久也要学姐姐的榜样，因为学校的牧师时常提醒我，說利慈的結局一定是在滑铁卢桥跳河自杀。可怜的蠢牧师，他只懂得那么点儿事！可是我觉得进鉛粉厂比跳河更可怕，要是你是我，你的想法也会跟我一样。后来那牧师在一家名目上不卖酒其实什么都卖的飯館里給我找了个厨房打杂儿的活。后来我又当了女茶房，又进了滑铁卢車站的酒吧間——端端酒，洗洗杯子，一天十四个钟头，吃他們的飯，一星期掙四个先令。在我說，这就算是往上爬了一大步。有天晚上，天气冷得好难受，我在柜台里累得都快睡着了。那当儿有个客人进来要半品脫^①威士忌。你猜那是誰？不是別人，是利慈。她穿着一件长的皮大衣，又雅致，又舒服，錢袋里还装着好些金洋錢。

薇薇（冷冷地）是利慈阿姨！

华倫夫人 正是，并且还是个很不丢人的阿姨。現在，她住在溫其斯脫，靠近大教堂，算得上当地一个上流女人。对不起，閤人开跳舞会的时候，她还負責照管人家的小姐呢。謝謝老天爷，利慈沒跳河！我看你有点儿像利慈，她是个头等能干人——一开头就攢錢——从来不大肯露自己的真面目——从来不慌張，也不錯過一个机会。那晚上她

① 品脫是容量单位，等于一加倫的八分之一。

看見我长得挺好看，就隔着柜台冲我說：“小傻瓜，你在这儿呆着干什么？消磨自己的身体，糟蹋自己的臉子，給別人掙錢！”那时候利慈正在攢錢打算在布魯塞尔自己弄一所房子。她想，我們两个人攢錢总比一个人攢得快。因此，她就借給我一笔錢，給我做本錢。慢慢儿我也攢了錢，先还清了她的賬，后来就跟她合伙做买卖。凭什么我不該那么做？我們在布魯塞尔搞的买卖是个真正高級的；女人在那儿过日子比在安·簡恩中毒的工厂里福气得多。我們养的女孩子沒有一个受过我在飯館里、或是滑铁卢酒吧間、或是自己家里受的那份儿罪。难道你願意我在那些地方呆下去，不到四十岁就变成一个苦老婆子嗎？

薇薇（这时候听得有滋有味了）不願意。可是你为什么单挑那么个行当呢？只要能攢錢，会經營，什么行当都干得成。

华倫夫人 不錯，只要能攢錢。可是請問，一个女人干别的行当，攢得起什么錢？一星期掙四先令，还要自己做衣服，請問能不能攢錢？干脆办不到。不用說，要是你臉子不好看，只能掙那么点儿錢，再不就是你会音乐，会唱戏，会給报館写文章，那情形当然不同了。可是利慈和我在这些事儿上头都不行，我們的本錢只是一張好臉子和一副奉承男人的本事。人家拿我們的臉子做本錢，雇我們当女店員、女茶房、女招待，你說我們难道是傻子，为什么要死守着吃不飽肚子的那几个死工錢，自己不去发这笔財。这道理說不通。

薇薇 你这話很有理——要是用做买卖的眼光看。

华倫夫人 不論用什么眼光看都有理。把一个正經女孩子带大了干什么？还不是去勾引有錢的男人、跟他結婚、从他的錢財上沾点实惠？好像事情做得对不对只在乎有沒有結婚仪式！哼，这种假仁假义的把戏真叫人恶心！利慈和我还不是跟別人一样也得工作，也得攢錢，也得算計，要不然，我們也会穷得像那帮醉生梦死、自以为可以一輩子走紅运的糊塗女人。（使勁）我最瞧不起那等女人，她們沒骨头。要是女人有什么毛病让我瞧不起的話，那就是这种沒骨头的毛病。

薇薇 媽媽，老实告訴我：难道你不认为女人有骨头就應該痛恨你那种掙錢的方式？

华倫夫人 那还用說。誰都不喜欢让人逼着干活掙錢，可是不喜欢也得干。当然，我也时常可怜那些苦命女孩子，身体疲乏了，兴致懶散了，可是还得勉强敷衍一个看不上眼的男人——一个喝得半醉的渾蛋——他跟女人糾纏的时候自以为很討人喜欢，其实討厭透頂，女人随便能到手多少錢心里都不願意。可是那些女孩子不能不敷衍这种臭男人，她們不能不忍气吞声，像医院护士对待病人那么耐心地对待他們。天知道，那个行当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喜欢干的，尽管一些正人君子談起来，好像那是一件頂快活的事。

薇薇 可是你觉得那个行当还是值得干，因为能掙錢。

华倫夫人 对于一个貧苦的女孩子說，当然值得干，要是她能

不受引誘，臉長得好，行為端正，懂事明理，吃這碗飯比干別的強得多。我從前也常想，這種情形不合理。薇薇，女人不應該沒有比這更好的機會。我認定，這種情形不合理。可是不管合理不合理，事實這麼明擺在眼前，女孩子應該挑頂上算的道兒走。當然，一個有身分的女人不值得干這個。你要是走這條路，你就是大傻瓜。當初我要是不走這條路，我也是大傻瓜。

薇薇（心里越來越感動）媽媽，要是今天咱們的光景像你以前那段苦日子，你是不是決不會勸我進滑鐵盧酒吧間，也不勸我嫁工人，甚至于不勸我進工廠？

華倫夫人（生氣）當然不會。你把我當作怎麼一等母親看！挨餓當奴隸，你能不能保持自尊心？沒有自尊心，女人還值什麼錢？生命還值什麼錢？為什麼當初機會跟我一樣好的女人現在窮得沒飯吃，而我不但自己有飯吃，還有力量供給我女兒受高等教育？因為我有自尊心，自己拿得定主意。利慈在那大城市里有人尊敬她，也是為了這原因。要是當初我們信了那蠢牧師的鬼話，今天我們是什麼光景？一天掙一個半先令，給人家擦地板，到後來，除了進貧民殘廢院，沒有第二條出路。好孩子，別信那些不通世情的人說的話，信了准倒霉。女人想過好日子，只有一條道兒：跟一個有錢又跟你要好的男人去要好。要是你的身分跟那男人一樣，想法子讓他跟你結婚。要是你的身分遠不如他，那可別打結婚的主意。何必打這主意呢？結了婚自己也不會快活。不信你去問問倫敦上流社會做

母亲的女人，她們一定也这么說，不过我对你照直說，她們对你繞着弯儿說，相差就是这么一点儿。

薇薇（听得出神，眼睛盯着她母亲）好媽媽，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英国人誰都比不上你这么有魄力。你当真、你确实一点儿都不怀疑——一点儿都不——不害臊？

华倫夫人 不用說，宝贝，要面子才会害臊，女人应该要面子。女人心里不害臊，面子上也得装得很害臊。利慈时常埋怨我不該把实話冲口說出来。她常說，女人只要睜开眼，看看社会上摆着的現成事儿，心里自然就明白，用不着别人对她說什么。利慈可真是个道地的上流女人！她天生有那一副本事，我可总带着几分粗俗气。每回你把照片儿寄給我，我看你越长越像利慈了，心里挺痛快。你簡直活像她那么个坚决大方的上流女人。可是口是心非的話我决不說。假仁假义有什么用？要是女人的日子是这么被人安排的，你硬說成是另外个样子又有什么好处？說老实话，我从来一点儿都不害臊。我反倒觉得应该很得意，我們把事情安排得很体面，沒人抱怨过我們，那些女孩子在我們手里照顾得那么好。其中有几个日子过得挺舒服，一个嫁給了大使做太太。当然，現在我不敢再談这些事了，人家爱說我們什么尽管說！（打呵欠）噯呀！我倒想睡了。（她伸了个懶腰，痛痛快快发泄了一頓，周身挺舒暢，心平气和地准备睡覺。）

薇薇 現在該我睡不着觉了。（她走到食器柜前，点上蜡烛，把灯吹灭，屋里馬上就黑多了）放点新鮮空气进来再关门。（她推开茅屋門，看

見滿地銀光)嘿! 好夜景!(把窗帘拉开。一輪明月挂在布來克高原上,一片景致像浸在水里似的。)

華倫夫人 (對着景致隨便看一眼)不錯,寶貝。可是小心別着涼得了重傷風。

薇薇 (不服氣)胡說。

華倫夫人 (訴冤屈)對! 在你耳朵里,我的話句句是胡說。

薇薇 (急忙轉身沖着她母親)不,絕不是這麼回事,媽媽。今兒晚上我本打算占上風,現在完全讓你占去了。咱們現在和氣氣別再吵嘴了。

華倫夫人 (搖搖頭,有點傷心)還是你占了上風。算了,算了,我也只好認輸了。我跟利慈打交道,每回我都占下風。現在跟你打交道,恐怕我也得占下風。

薇薇 算了,別提了。親愛的媽媽,明天見。(摟着她母親。)

華倫夫人 (一副寵愛憐惜的神氣)我把你教養得不壞吧,寶貝?

薇薇 不壞。

華倫夫人 那麼,你肯不肯好好兒看待你的老娘?

薇薇 我肯,媽媽。(親她母親的嘴)明天見。

華倫夫人 (誠心禱告)給我的親寶貝祝福! 這是母親的祝福!

她摟着女兒,不由自主抬眼往上看,好像祈求上帝降福保護她。

第三幕

第二天早晨，教区牧师住宅花园里。很好的太阳，天上没云彩。花园墙正中，有一扇五根横档的栅栏门，可以走马车。栅栏门旁边，有一根螺丝弹簧上挂着个门铃，铃儿连在外头一个拉手上。车道从园子正中穿过来，往左一拐，尽头是个沙石铺的小圆圈儿，正对着牧师住宅的门廊。栅栏门外可以看见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跟花园墙平行。公路那边，横着一长条草地和一片没遮拦的松林。住宅和车道中间的草地上，有一棵修剪匀整的水松树，树荫底下有一条长椅子。对面，围着一道黄杨矮篱笆。草地上有一座日晷仪，旁边有一张铁椅子。日晷仪后头，有一条小路从黄杨篱笆里穿出去。

富兰克坐在日晷仪旁边椅子上，日晷仪上摆着几份当天的报纸，他正在看《标准报》。他父亲从屋里走出来，红着眼睛，哆哆嗦嗦的，瞧着富兰克有几分担心。

富兰克（看表）十一点半。牧师吃早餐的好时候！

赛密尔牧师 别开玩笑，富兰克。别开玩笑，我有点儿——呃

——（打战）——

富兰克 精神不济了？

赛密尔牧师 (不承认这句话)不是。今天我不大舒服。你母亲呢？

富兰克 别着急，她不在这儿。带着贝西坐十一点十三分的火车进城去了。她给你留下了好几句话。不知你现在有没有精神听，还是等你吃过早餐再告诉你？

赛密尔牧师 我吃过早餐了。真怪，咱们家里住着客，你母亲怎么会进城。客人会觉得奇怪的。

富兰克 她也想到了。可是要是克罗夫在这儿呆下去，每天晚上你净跟他谈你年轻时候的荒唐事，谈到四点钟才睡觉，那么我母亲就该尽她做主妇的责任进城去买一桶威士忌和几百根吸管。

赛密尔牧师 我没觉得乔治爵士酒喝多了。

富兰克 昨晚你自己糊涂得觉不出来了，老头子。

赛密尔牧师 你是不是说，我——？

富兰克 (静默地)我没见过一个有俸的牧师喝得像你那么糊涂的。昨天晚上你讲的自己那些故事实在不堪入耳，要不是母亲和普瑞德彼此那么投机，我看普瑞德未必肯在咱们家过夜。

赛密尔牧师 胡说。乔治·克罗夫爵士在我家作客，我不能不找点话跟他谈谈，他又只爱听一个题目。普瑞德先生上哪儿去了？

富兰克 他开着车送母亲和贝西上车站了。

赛密尔牧师 克罗夫起来没有？

富兰克 喔，早就起来了。他一点儿都不累，功夫比你深得

多，也許一直在练习，从来沒間断过。現在他上別处抽烟去了。

富兰克接着又看报。牧师愁眉不展冲着柵栏門走过去，忽然又犹豫不决走回来。

赛密尔牧师 呃——富兰克。

富兰克 什么事？

赛密尔牧师 你看，昨天下午見了一次面，华倫夫人娘儿俩会不会还准备咱們邀她們上这儿来？

富兰克 已經邀过她們了。

赛密尔牧师 (大吃一惊) 什么！

富兰克 今天吃早餐时候，克罗夫告訴我們，說你叫他今天把华倫夫人和薇薇帶到这儿来，还請她們在这儿住下。我母亲听了这句话才觉得非坐十一点十三分的火車进城不可了。

赛密尔牧师 (急得没办法) 我沒邀她們上这儿来。我連想都沒想到。

富兰克 (可怜他父亲) 老头子，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自己嘴里說的是什麼，心里想的是什麼。

普瑞德 (从黃楊籬笆里穿进来) 你們早。

赛密尔牧师 你早。对不起，我沒陪你吃早餐。我有点儿——
呃——

富兰克 慢性喉头炎，普瑞德。幸而不是老毛病。

普瑞德 (換題目) 你的住宅周圍景致很幽雅。真是幽雅极了。

赛密尔牧师 是的。普瑞德先生，要是你有兴致，富兰克可以

陪你走一走。我要失陪一会儿。趁着我太太不在家，你們又各自有消遣，我要抓工夫把宣道稿子写出来。你不会見怪吧？

普瑞德 哪儿的話！跟我一点儿都不用客气。

赛密尔牧师 謝謝。我要——呃——呃——（一路結結巴巴地說着走到門廊边，钻进屋子不見了。）

普瑞德 每星期要写一篇宣道詞，真是怪事。

富兰克 要是他自己写，那才怪呢。他花钱雇人写。現在他喝汽水去了。

普瑞德 你对你父亲要有点規矩才好。只要你願意，你是办得到的。

富兰克 普瑞德，你忘了我得跟老头子常住在一块儿。两个人常住在一块儿——不管他們是父子、夫妻、还是兄弟姐妹——要想保持做十分钟的客极容易装的假客气样子是做不到的事。老头子除了有許多居家过日子的好品质，还像綿羊那么沒主意，像公驴那么爱吵架欺負人——

普瑞德 算了，算了，富兰克，別忘了他是你父亲。

富兰克 （站起来，扔下报纸）因为这个我也給他留几分地步。可是你想想，他会叫克罗夫把华倫夫人母女邀到这儿来！当时他一定喝得烂醉了。普瑞德，你知道，我母亲受不了华倫夫人那等人。一定得等华倫夫人回了倫敦，薇薇才能上这儿来。

普瑞德 你母亲并不知道华倫夫人的历史啊？（他撿起报纸，坐下看报。）

富兰克 我不知道。从她今天进城这事看起来，好像她知道。

其实我母亲倒不像平常人那么瞧不起华倫夫人，她跟好些鬧过乱子的女人来往得很亲热。可是那些女人都挺好。区别就在这上头。华倫夫人当然有长处，可是她說話行动很粗俗，我母亲簡直受不了——。所以——哦！

（他喊这一声是因为他看見牧师慌慌張張又从屋里走出来。）

赛密尔牧师 富兰克，华倫夫人带着女儿跟克罗夫从荒坡上走过来了。我从书房窗戶里看見了。你說我該怎么替你母亲解釋？

富兰克 套上帽子，走出去，对她們說：你欢迎她們；富兰克在花园里；母亲带着貝西进城上亲戚家探病去了，抱歉得很，不能在家招待她們；再問問华倫夫人昨晚睡得好不好；还有——还有——什么都可以說，就是別說实話，其余的事就听天由命了。

赛密尔牧师 可是回头怎么把她們打发走呢？

富兰克 現在顾不得想那个了。嗨！（跳进屋去。）

赛密尔牧师 他这么莽撞。我簡直拿他没办法，普瑞德先生。

富兰克 （拿着一頂牧师毡帽从屋里跳出来，把帽子往他父亲头上一扣）好了，快走！（把他父亲推出欄杆門）普瑞德和我在这儿等着，好像事先不知道。（牧师被他弄得昏头昏脑的，可是很听话，急急忙忙走出去。）

富兰克 普瑞德，咱們好歹得想法子把老太太打发回倫敦。

喂！說老实話，普瑞蒂，你願意看見她們娘儿俩在一块儿嗎？

普瑞德 唔，为什么不願意？

富兰克 (咬牙)你看着一点儿都不肉麻嗎？那个老家伙，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敢賭咒，薇薇跟她在一块儿——哼！

普瑞德 別說話。他們来了。(牧师和克罗夫順着公路走过来，华倫夫人母女跟在后面，样子很亲热。)

富兰克 瞧！她真把胳膊搂着老太婆的腰。那是她的右胳膊，是她主动的。噯呀，她变得这么婆婆媽媽的了。哼！哼！現在你肉麻不肉麻？(牧师开了柵栏門，华倫夫人和薇薇擦身先进来，站在花园当中瞧房子。富兰克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笑嘻嘻向华倫夫人大声說)欢迎，欢迎，华倫夫人。这个教区牧师幽靜古老的花园配你最合适。

华倫夫人 哪兒的話！乔治，你听見沒有？他說我在教区牧师幽靜古老的花园里样子很好看。

赛密尔牧师 (他还拉着柵栏門等克罗夫。克罗夫慢吞吞走进来，无聊之极的样子) 华倫夫人，你走到哪儿都好看。

富兰克 說得好，老头子！喂，大家听我說，咱們玩儿会儿再吃午飯。咱們先去看教堂。这是誰都得看的。那是一座真正十三世紀的老教堂，老头子很喜欢它，因为他捐募过一笔錢，六年前把教堂彻底重修了。普瑞德可以帶你們看那些古迹。

普瑞德 (站起来)当然，要是重修之后还有古迹留下来的話。

赛密尔牧师 (对客人迷迷糊糊献殷勤)要是乔治爵士和华倫夫人願意賞光，我真是荣幸之至！

华倫夫人 哦，走吧，看完了算啦。

华倫夫人的职业

克罗夫 （轉身向柵欄門走过去）我不反对。

赛密尔牧师 不走那条路。咱們走野地里穿过去，要是你們願意的话。从这儿繞出去。（他帶着大家走黃楊籬笆中間那条小路穿出去。）

克罗夫 好吧。（他和牧师先走。）

普瑞德和华倫夫人跟在后面。薇薇站着不动，臉上一副斬釘截铁的神气，一言不发，望着他們走远了。

富兰克 你不来嗎？

薇薇 不来。富兰克，我警告你一句話。剛才你說教区牧师花园那句話是在取笑我母亲。以后不准你这样。請你对待我母亲像对待自己母亲一样地恭敬。

富兰克 我的好薇薇，她未必能体会：她不像我母亲，这两个人不能用一种待遇。可是我要問你，你怎么改了样儿啦？昨儿晚上咱們俩对你母亲和她那帮人的看法完全一样。今天我看你婆婆媽媽装腔作势，用胳膊搂着你母亲的腰。

薇薇 （臉紅）装腔作势！

富兰克 当时我有这感觉。这是我头一回看見你做第二流的事。

薇薇 （隱忍）不錯，富兰克，我的态度有了改变，不过不見得是往坏处变。昨天我是个自命不凡的小道学先生。

富兰克 今天呢？

薇薇 （閃縮了一下，馬上又定神瞧他）今天我看我母亲比你看得清楚多了。

富兰克 沒有的事！

薇薇 这話怎么讲？

富兰克 道德极坏的人彼此都有一种气味相投的感觉，这是你所不能了解的。你个性太强。你母亲和我就有那种相同的气息，所以我了解她比你了解她更清楚。

薇薇 这句話你說錯了，你并不了解她。要是你知道了我母亲艰苦掙扎的境遇——

富兰克 (輕巧地把話接过来替她說完) 我就会明白为什么她是現在这么个人，是不是？其实那有什么区别？不管境遇不境遇，薇薇，反正你受不了你母亲的那一套。

薇薇 (非常生气) 为什么受不了？

富兰克 因为她是个老坏家伙，薇薇。往后要是你再当着我的面用胳膊摸她的腰，我立刻當場开枪打死我自己，表示抗議一桩我看不慣的事。

薇薇 是不是我不丢下你，就得丢下我母亲，两个人里头只能挑一个？

富兰克 (温文尔雅) 这么着，老太太要吃大亏了。薇薇，不管怎么样，你的着迷的小孩子反正得釘着你。可是他更关心的是不能让你把事情做錯了。薇薇，你母亲这人没办法。她性格也許不錯，可是是个坏东西，很坏的东西。

薇薇 (生气) 富兰克——！(他不让步。她轉身走开，在松树底下长椅上坐下，竭力把火气压下去。接着她又說) 是不是因为你說她是个坏东西，人人就都該不理她？难道她就不配活着嗎？

富兰克 这你不必担心，薇薇，她不会沒人理。(他挨着她坐在长椅上。)

薇薇 大概你要我不理她,对不对?

富兰克 (小孩子似的,娇声媚气,偎倚温存) 千万别跟她在一块儿过日子。母女同居的小家庭一定搞不好,倒会拆散咱们的小团体。

薇薇 (被他迷住了) 什么小团体?

富兰克 树林里的两个小孩子:薇薇和小富兰克。(他像个疲乏的孩儿似的挨紧她)咱们去找点树叶盖着吧。

薇薇 (像保姆似的有节奏地摇晃他)手拉手儿,在树底下好好睡觉吧。

富兰克 聪明的小女孩儿带着她的傻男孩儿。

薇薇 亲爱的小男孩儿带着他的蠢女孩儿。

富兰克 那么清静,摆脱了男孩儿的无用的父亲和女孩儿的靠不住的——

薇薇 (用自己的胸脯把底下那两个字压住)嘘——嘘——嘘——女孩儿不愿意想起她母亲。(他们半晌不作声,互相摇晃。过了会儿,薇薇忽然跳起来,嚷道)咱们真是一对傻子!起来。噯呀,看你的头发!(她用手给他理头发)我不知道,旁边没人的时候大人是不是也像小孩子这么玩儿。我小时候不这么玩儿。

富兰克 我也不。你是我第一个一块儿玩儿的伴儿。(他抓了她的手想接吻,可是先四面望望有人没有。不料他一眼看见克罗夫从黄杨篱笆里走出来)嗤,倒霉!

薇薇 为什么倒霉,亲爱的?

富兰克 (低声)嘘! 克罗夫那畜生来了。(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身子挪得离她远一点。)

克罗夫 薇薇小姐，我跟你說几句话行不行？

薇薇 当然行。

克罗夫 （向富兰克）对不起，格阿德納。他們在教堂里等你，要是你願意去的話。

富兰克 什么都可以遵命，克罗夫——除了上教堂。薇芬，万一你有事叫我，敲柵栏門的鈴。（他怡然自得进屋去了。）

克罗夫 （用一副狡猾的眼神把他送走了，然后装出自以为跟薇薇有特別交情的态度跟她說話）他倒是个討人喜欢的小伙子，薇薇小姐。可惜他沒有錢，是不是？

薇薇 为什么可惜？

克罗夫 你想，叫他怎么办？沒职业。沒产业。他有什么长处？

薇薇 我知道他的不如人的地方，乔治爵士。

克罗夫 （心事让别人猜得这么透，有点吃惊）噢，我不是說那个。可是咱們既然活在世界上，就得活下去；錢究竟是錢。（薇薇不理他）天气很好，是不是？

薇薇 （看他这么勉强找話說，禁不住露出鄙視他的神气）很好。

克罗夫 （帶着一种粗俗的兴致，好像他挺賞識她有胆量）我不打算跟你談这个。（挨着她坐下）听我告訴你，薇薇小姐。我自己知道不是年輕女人的意中人。

薇薇 真的嗎，乔治爵士？

克罗夫 真的，并且，說老实话，我也不想作。可是我这人說一句话算一句；用情从来不做假；心里喜欢的东西肯花現錢买。我就是这么一等人。

薇薇 这一点非常叫人佩服。

克罗夫 哦，我不是要夸奖自己。我有我的缺点，在这上头没人比我更清楚。我知道自己并不十全十美：这是中年人所具有的优点之一。我已經不是年轻人了，我自己知道。可是我的信条非常简单，并且我觉得不坏。就是：男人对男人要诚实，男人对女人要忠实。我不信这个宗教那个宗教的口头禪，我只信一个道理，就是世界上的事整个儿讲起来是在往好处走。

薇薇（挖苦他）“有一种力量，但不是咱们自己，正在向着正义的方向走，”是不是？

克罗夫（信以为真）对，对，当然不是咱们自己。你明白了我的意思。现在谈谈实际事务。你也許觉得我乱糟蹋钱。其实我并没糟蹋钱。我现在比当初刚得产业的时候更有钱。我运用处世的經驗把資本投在别人不注意的事业上；不論我在别的方面怎么样，从金錢方面說，我是个牢靠的人。

薇薇 承你把这些事告訴我，非常感激。

克罗夫 噢，薇薇小姐，你不必假装不懂我这番話。我想找一位爵士夫人一块儿过日子。大概你觉得我說話太直了，是不是？

薇薇 一点儿都不。我很感激你这么直截了当，实事求是。你說的金錢、地位、爵士夫人种种我一概心領。可是，請你别見怪，我还是不能答应你。我不願意。（她站起来，走到日晷仪旁边，为的是不挨得他太近。）

克罗夫（一点都不扫兴，反倒占了她让出来的地位，自己坐坐舒服，好像事先碰几个钉子是求婚必不可免的照例文章）我并不急。我不过把話先告訴你，免得小格阿德納对你施展詭計。这事暂时擱起来不談。

薇薇（不客气）我拿定主意不答应。我决不后悔。

克罗夫滿不在乎。他咧着嘴笑。身子向前，两肘支在膝盖上，一边用手杖在草里戳弄一条倒霉的小虫子，一边很不老实地乜着眼瞧她。她不耐烦地迴避他。

克罗夫 我岁数比你大得多。大二十五岁，一世紀的四分之一。我不会永远活下去。我一定想法子让你在我死后过好日子。

薇薇 那也打不动我的心，乔治爵士。我看你还不如把心死了吧！我决不会变主意。

克罗夫（站起来，把一朵野菊花又戳了一下，走近她）没关系。我本可以告訴你几件事，叫你馬上变主意。可是我不願意这么办，因为我要用真情換你的心。我是你母亲的好朋友，你問問她我究竟是不是。要不亏我又出主意又帮助她，更不用提我給她垫的錢，她决沒有力量供給你教育費。沒有几个男人肯像我这么帮她的忙。我前后放进去的資本至少有四万鎊。

薇薇（瞪着眼瞧他）你是不是說，你跟我母亲合伙做买卖？

克罗夫 正是。你想，要是咱們做了一家人，不必让外人知道这档子事，就可以省掉多少麻煩去解釋。問問你母亲願意不願意把她这些事一五一十都讲給生人听？

薇薇 我觉得这里头没什么困难，因为我听说买卖已经歇手不干了，款子也都存起来了。

克罗夫 （突然站住，詫異）歇手不干了！最坏的年头儿也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息的好买卖歇手不干！不会吧。这话谁告诉你的？

薇薇 （气得脸发白）你是不是说，现在还在——？（突然把话咽住，手撑着日晷仪，接着赶紧就在旁边那张铁椅子上坐下）你说的是什么买卖？

克罗夫 说老实话，这行买卖，照着我們这种大户人家的身分说——要是你答应了我，也就是咱们的身分——不能算很上等。我并不是说，这行买卖有什么告诉不得人的地方，不，千万别误会。不用说，只要看你母亲也有份儿，你就知道准是个规规矩矩的正经买卖。我认识你母亲不少年了，我敢担保，她宁可砍掉两只手，也不愿意干不正经的事。要是你愿意听，我把底细都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旅行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找一家真正舒服的私人旅馆^①多么不容易。

薇薇 （厌恶，背过脸去不看她）嗯，说下去。

克罗夫 话都在这儿了。你母亲经营这种行业是天生的一把好手。我們在布鲁塞尔有两处，俄斯坦^②有一处，维也纳有一处，布达佩斯有两处。当然，除了我們，别人也有股份，不过大部分资本是我們的，你母亲是个缺少不得的总

① 这里说的私人旅馆只有熟人或是经过介绍的人才可以住。

② 俄斯坦是比利时西部滨海的一个休养和游覽的地方。

經理。你大概也注意到她常年东奔西跑的。可是在上等社会里不能談这些事。只要你一提旅館两个字，人人就說你开酒店。难道你願意別人說你母亲这种話？所以我們老是瞞着不肯說。這話你可別告訴人。既然这事一向瞞着人，还是瞞下去的好。

薇薇 这就是你邀我入伙的那宗买卖？

克罗夫 喔，不。我的老婆不用在买卖上操心。将来你跟这买卖的关系不会比你一向跟它的关系更密切。

薇薇 我一向？這話什么意思？

克罗夫 我只是說，你一向靠着这买卖过日子。你念书的学費，你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从那里头来的。別瞧不起做买卖，薇薇小姐，要是沒有人做买卖，你們的牛納和格登^①怎么办得下去？

薇薇 （站起来，几乎忍耐不住）小心点。我知道那是什么买卖。

克罗夫 （吃惊，想罵沒罵出来）誰告訴你的？

薇薇 你的伙伴。我的母亲。

克罗夫 （气得臉发紫）那个老——

薇薇 一点不錯。

他把老字底下那个字咽住了，站在那儿气得对自己狠命发火。但他知道他應該对她采取同情的态度。他假装因为关怀她而大发脾气，以遮掩自己的心事。

克罗夫 你母亲應該多替你想想。我决不肯把这种事告訴你。

① 格登，和牛納一样，也是劍桥大学一个女子学院。

薇薇 我想，要是咱們結了婚，你也許会告訴我，因为这是一件可以制伏我的很方便的武器。

克罗夫 (样子很誠懇)我从来沒有这种打算。我敢用人格担保。

薇薇仔細打量他。她听他硬給自己这么无聊地辯护，心里越发冷靜坚决。她答話时候臉上很安詳，帶着一副鄙視他的样子。

薇薇 反正沒关系。我想你大概也明白，今天咱們在这儿分了手，以后就断絕往来了。

克罗夫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帮过你母亲的忙？

薇薇 我母亲当年是个极穷苦的女人，她没办法，不能不干那行当。你是个有錢的上流人，为了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息也干那行当。你是个极常見的坏蛋。这是我对你的看法。

克罗夫 (瞪了一眼，一点都不生气，觉得現在这么打开窗戶說亮話倒比剛才彼此装模做样、客客气气舒服得多)哈哈！哈哈！小姑娘，有話尽管說下去；我不生气，听着怪有趣儿。为什么我那么投資不應該？我跟別人一样放款吃利息。你不要以为我亲手干过那种骯髒事！你未必会因为我母亲的表兄倍尔格雷公爵有几笔租金来历不明，就不跟他来往。你也未必会因为国教事务委员会有几家租戶是卖酒的和有罪孽的人，就跟坎特伯雷大主教絕交。你还記得不記得牛納女子学院的克罗夫助学金？那就是我那当国會議員的哥哥捐助的。他开着一家工厂，年息百分之二十二，厂里六百个女工，掙的工錢沒有一个够吃飯的。家里也沒人津貼她們，你猜她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問你母亲就知道。

別人都挺乖巧地拚命往自己口袋里塞錢，你要我把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息扔下不拿？我不那麼傻！你要是這麼拿道德標準選擇朋友，除非你跟上流社會斷絕關係，要不然就趁早兒離開英國。

薇薇（良心難受）你還不妨說，我從來沒問過自己花的錢是怎麼來的。我覺得我跟你一樣壞。

克羅夫（大為放心）當然，並且也不算一樁壞事！究竟有什麼不好？（打趣她）現在你不說我是壞蛋了吧？

薇薇 我分潤過你的利益。並且剛才我還不客氣地把我對你的看法也告訴你了。

克羅夫（誠意親熱）是的。以後你不會再把我當作壞人了；我並不想假充什麼才智之士，可是我富於正義情感。克羅夫家的人的特點就是生來痛恨一切下流事物，這一點我想你一定跟我表同情。薇薇小姐，其實這個世界並不像那些怨天尤人的人說得那麼壞。只要你不在眾人面前明目張膽做，大家決不戳穿你的紙老虎。誰想戳穿別人的紙老虎誰馬上就倒霉。人人猜得出的事最容易守秘密。在我可以給你介紹的社會里，無論男女都不會那麼沒分寸談論我的或是你母親的買賣。別人決不能給你找一個更安穩的地位。

薇薇（仔細打量他）你大概真以為跟我越說越投機了吧。

克羅夫 嗯，我可以夸句口，你現在對我的看法比開頭好多了。

薇薇（靜靜地）現在我覺得你這人幾乎值不得放在我心上。我

只想到社会竟能容忍你这种人，只想到法律竟会保护你这种人！我只想到在你和我母亲的手里，十个女孩子倒有九个活倒霉！哼，那个下賤无耻的女人和給她撑腰的流氓資本家——

克罗夫（臉色发青）該死！

薇薇 你用不着这么罵我。我自己也觉得我真該死。

薇薇撥开柵栏的插銷，想開門走出去。他跟过去，用手使勁按着柵栏第一道橫档，不許她開門。

克罗夫（气得直喘）你这么对待我，难道我能饒过你嗎，你这小魔鬼？

薇薇（不在乎）安靜点。鈴一响，就会有人来。（她一步不退后，用手背去打鈴，当唧唧一声响，他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紧跟着鈴响，富兰克帶着枪就在門廊里出現。）

富兰克（高高兴兴，客客气气）薇薇，你是不是要枪？还是我替你打？

薇薇 富兰克，你是不是在那儿偷听？

富兰克（走进花园）我只是在听有沒有鈴声，为的是免得你多等。克罗夫，我觉得我早把你这人看透了。

克罗夫 我恨不得把枪夺过来，在你脑袋上把它打成两截儿。

富兰克（輕輕地一步一步逼近他）这可使不得。我弄武器一向很粗心，准得鬧大乱子，害我让驗尸陪审委員罵一頓，說我不小心。

薇薇 把枪擱下，富兰克，完全用不着。

富兰克 不錯，薇薇，設一个陷阱捉活的，显得更大方。（克罗

夫明白这是一句驚人的話，做出要动手的样子）克罗夫，我这枪膛里有十五顆子彈。隔着这么远近，打你这么大的东西，我的枪法是百发百中的。

克罗夫 哦，你別害怕，我不碰你。

富兰克 在这种情形之下你真大方！謝謝你。

克罗夫 在我走之前，我只告訴你們一句話。你們俩既然这么亲热，这句话也許有用处。富兰克先生，請让我給你介紹你的同父姐姐、賽密尔·格阿德納牧师的大女儿。薇薇小姐，这是你的同父弟弟。再見。（他出了柵栏門順着公路走。）

富兰克 （楞了会儿，举起枪来）薇薇，你要在驗尸官面前給我作证，这是誤杀。（他举枪瞄准克罗夫那越走越远的影子。她把枪口抓过来，貼紧自己胸脯。）

薇薇 放吧。現在你放吧。

富兰克 （赶紧松开自己的手）撒手！小心！（她把手一撒，枪掉在草地上）哦，你把你的孩子吓死啦。要是枪走了火，怎么办！嘿！（他倒在椅子上，精神頹唐。）

薇薇 要是枪走了火，你焉知肉体上的剧烈痛苦不使我精神上反倒輕松些？

富兰克 （安撫她）別放在心上，好薇薇。記着：即使我用枪吓得那家伙生平第一次說了一句真話，那也无非使咱們真做了树林里的两个小孩子。（他伸出两只胳膊想摸她）来吧，再让树叶子把咱們盖起来。

薇薇 （一声喊叫，表示反感）哦，使不得，使不得！我肉都麻了。

华 倫 夫 人 的 职 业

富兰克 啊,这是怎么回事?

薇薇 再見。(冲着柵栏門走过去。)

富兰克 (跳起来)喂! 站住! 薇薇! 薇薇! (她在柵栏門口轉过身来) 你上哪儿去? 我們上什么地方找你?

薇薇 法院巷六十七号, 婀娜呂阿·富雷澤法律事務所, 往后我一輩子都在那儿了。(她朝着和克罗夫相反的方向飞奔而去。)

富兰克 喂——忙什么——真討厭! (他順着她的方向追上去。)

第四幕

法院巷婀娜呂阿·富雷澤法律事務所。新石大樓最高一層樓上的一間辦公室。塗色的牆上有一扇厚玻璃窗，屋裏裝着電燈，有一隻新式火爐。這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從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見林肯法學協會的許多煙囪和西方的一片天空。屋子當中一張雙人寫字桌，桌上一盒雪茄，幾只煙灰缸和一盞可以移動的電燈被整堆的書籍紙張幾乎蓋得看不見了。這張寫字桌底下有可以容膝的窟窿，左右各有几把椅子。貼牆，靠近一扇通里屋的門，擺着一張書記用的寫字桌，整整齐齐，桌蓋關得嚴嚴的，前面有一張高凳。對面牆上是通公共走廊的門。門的上半截是毛玻璃，外面用黑字寫着：“富雷澤—華倫”。一架呢子屏風把這扇門和玻璃窗之間的屋角遮住。

富蘭克穿着一身淺色時髦衣服，手里拿着手杖、手套、白帽子，在辦公室走來走去。有人在外頭拿着鑰匙想開門。

富蘭克（喊）進來。門沒鎖着。

薇薇戴着帽子，穿着短大衣，走進屋來，站住腳步，用眼瞪他。

薇薇（厉声）你在这儿干什么？

富蘭克 等着見你呢。我等了好幾個鐘頭了。你就在這兒辦

公嗎？（他把帽子手杖擱在桌上，一纵身蹲在書記坐的高凳上，眼睛盯着她，臉上一副輕佻頑皮、非常輕浮的神氣。）

薇薇 我剛出去了二十分鐘喝了杯茶。（她把帽子大衣脫下來，挂在屏風後面）你怎麼進來的？

富蘭克 我來的時候這兒辦公的人還沒下班。那個書記上潑利姆洛士打板球去了。你為什麼不雇個女職員，給女人一個機會？

薇薇 你上這兒來幹什麼？

富蘭克 （从高凳上跳下來，走近她）薇薇，星期六這半天假，咱們也像那些職員似的找個地方玩儿一下子。咱們先上呂齊門^①，再上游藝場，末了兒痛痛快快吃一頓晚飯，你看好不好？

薇薇 花不起那麼些錢。我還得干六點鐘活才睡覺。

富蘭克 花不起？咱們怎麼花不起？哈哈！你瞧。（他掏出一把金鎊，在手里顛弄得叮當作響）金鎊，薇薇，金鎊！

薇薇 什麼地方弄來的？

富蘭克 賭錢贏的，薇薇。我打撲克贏的。

薇薇 呸！比偷人家的還下流。哼，我才不去呢。（她在寫字桌前坐下，背朝着玻璃門，動手翻閱文件。）

富蘭克 （苦苦央告）好薇薇，我一心想跟你正正經經說幾句話。

薇薇 好。坐在婀娜呂阿的椅子上說吧。喝過茶聊十分鐘倒使得。（他嘴里嘟噥）嘟噥也沒用。我這人沒商量。把雪茄

① 呂齊門是倫敦郊外的一个游覽區。

烟盒递给我。

富兰克 （把那盒烟往她这边一推）女人的坏习惯。正经男人都不抽了。

薇薇 不错，他们讨厌办公室的气味，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抽烟。明白吗！（她打开烟盒，拿了一支烟，自己点上。预备递给他一支，可是他皱着眉，摇摇头。她把身子移动了一下，坐得舒舒服服地，一边抽烟）说吧。

富兰克 我想听听你干了些什么——你的事是怎么安排的。

薇薇 我来到这儿二十分钟之内，就把事情都安排好了。今年婀娜吕阿事情太多，一个人忙不过来，她正要找我，邀我合伙，恰好我就来了，我跟她说我一个钱都没有。我就马上接手办事，打发她去休息两个星期。我走了之后海西尔米那边有什么事没有？

富兰克 什么事都没有。我告诉他们你有要紧事上伦敦去了。

薇薇 喔？

富兰克 不是他们慌得无话可说，就是克罗夫事先告诉了你母亲。反正你母亲一句话都没说，克罗夫也不作声。只有普瑞蒂楞了一楞。喝完茶，他们站起来就走，以后我就没看见他们了。

薇薇 （静静地点点头，一只眼睛瞧着个烟圈儿）很好。

富兰克 （四面瞧瞧，不以为然）你打算老在这倒霉地方呆下去吗？

薇薇 （使劲把烟圈儿吹散，身子坐直）是的。你看，回来了才两天，我力气也恢复了，精神也安静了。这辈子我再也不休假了。

华 倫 夫 人 的 职 业

富兰克 (扮个大鬼臉) 嘻嘻! 我看你挺快活。并且身子也挺结实。

薇薇 (冷冰冰) 这样子对我挺合适。

富兰克 (站起来) 薇薇, 今天咱們一定得把話說明白。那天咱們分手时候, 我心里就有个大疙瘩。(他坐在桌子上, 靠近她。)

薇薇 (放下烟) 好, 把它解开吧。

富兰克 你还記得不記得克罗夫說的話?

薇薇 記得。

富兰克 他揭露的那件事好像把咱們彼此的感情完全改变了, 把咱們的关系变成姐妹兄弟了。

薇薇 不錯。

富兰克 你有过兄弟沒有?

薇薇 沒有。

富兰克 这么說, 你不懂得做姐妹兄弟是什么滋味儿。我的姐妹可不少, 做兄弟的情感我很熟悉。可是我对你的情感跟那个完全不一样。我跟那些女孩子各走各的路, 我干我的, 她們干她們的。我們永远不見面, 彼此都不在乎。这就是姐妹兄弟。可是你呢, 我一星期不看見你, 心里就不舒服。这就不是姐妹兄弟了。克罗夫揭露那件事之前一点钟, 我心里正是那么个滋味儿。干脆一句話, 亲爱的薇薇, 这就是恋爱的青春梦。

薇薇 (尖刻) 这就是当年引誘你父亲在我母亲身上着迷的那股滋味, 是不是?

富兰克 (听了这話, 大起反感, 从桌上跳下来) 薇薇, 我坚决反对把我

的情感跟赛密尔牧师心里那一套作比较，我尤其反对把你比你母亲。（又跳上桌子）再说，我不信那件事。我追问过我父亲，他回答的话我觉得等于不承认。

薇薇 他说什么？

富兰克 他说，他准知道这里头必有错误。

薇薇 你信不信他的话？

富兰克 我打算相信他的话，不听克罗夫的那一套。

薇薇 那实际有什么区别呢？我意思是说，在你的想像中或是良心上有什么区别没有。不用说，实际上毫无区别。

富兰克 （摇头）我觉得毫无区别。

薇薇 我也觉得没有。

富兰克 （瞪着眼）啊，真想不到！我还以为自从那句话从那畜生嘴里掉出来以后，咱们的关系，像你自己说的，在你的想像中和良心上已经完全改变了。

薇薇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并不信他那句话。我还愿意他那句话是真的呢。

富兰克 是吗？

薇薇 我觉得咱们做姐妹弟兄挺合适。

富兰克 这是你的真心话？

薇薇 是真心话。即使咱们能做别的，我也只愿意跟你做姐妹弟兄。我这是真心话。

富兰克 （抬起双眉，好像大梦初醒，流露出一副十分慷慨的气概）我的好薇薇，你为什么不早说这话？我很抱歉，我不该折磨你。我心里当然明白。

华倫夫人的职业

薇薇 (莫名其妙)明白什么?

富兰克 噢,我不是平常人所說的那种傻子,我做的事只是《聖經》上的聪明人自己做够之后才扣上一个“傻”字的那一类傻事。我知道現在我不是薇芬的小情人了。別着急,往后我不再叫你薇芬就是了——至少要等你厌棄了你的新情人的时候再叫你——不管你的新情人是誰。

薇薇 我的新情人!

富兰克 (深信不疑)你一定有一个新情人。准是那么回事。决不是什么別的原因。

薇薇 別的原因是有的,幸而你不懂得。

有人敲門。

富兰克 不管敲門的是誰,我要咒罵他。

薇薇 是普瑞德。他要上意大利,来給我辞行。我約他今天下午上这儿来。去給他开門。

富兰克 等他动身上了意大利之后,咱們再談下去。我要等他走了才走呢。(他过去开門)你好,普瑞蒂? 欢迎,請进。

普瑞德穿着旅行服装,高高兴兴走进来。

普瑞德 华倫小姐,你好?(薇薇跟他亲热地拉手,他虽然高兴,可是帶着一股感伤情緒,使她觉得很不自在)再过一个钟头,我就从霍本桥动身了。我也想劝你上意大利走一趟。

薇薇 要我去干什么?

普瑞德 当然是去把自己沉浸在美的浪漫的空气里。

薇薇打了个冷战,赶紧把椅子轉过去对着桌子,好像桌子上等她处理的业务是她精神上的支持。普瑞德坐在她对面。富兰克搬一把椅子挨近

她，随随便便一屁股坐下，扭过头来说话。

富兰克 你这話白說，普瑞德。薇薇是个小俗物。她不理会的浪漫，她不懂得我的美。

薇薇 普瑞德先生，归根一句话，在我看起来，生活里没有美，也没有浪漫。生活就是这样子。我准备照这样子过日子。

普瑞德 (热情地) 只要你跟我先上維罗纳，再上威尼斯走一趟，你就不說这话了。在那么个美丽的世界里过日子，你会快活得流眼泪。

富兰克 这话真动听，普瑞德。接着說下去。

普瑞德 噢，老实告诉你，我从前真哭过——我希望到了五十岁能再哭一回。华倫小姐，像你这年纪，用不着走到維罗纳那么远。只要你一眼望见了俄罗斯，管保你的兴致馬上就会提起来。你看见了布魯塞尔那种欢乐、活泼、繁华的景象一定会着迷。

薇薇 (讨厌这两句话，跳起身来) 哦！

普瑞德 (站起来) 什么事？

富兰克 (也站起来) 怎么了，薇薇！

薇薇 (向普瑞德，狠狠埋怨他) 难道你就找不出比布魯塞尔高明一点的例子跟我谈美、谈浪漫吗？

普瑞德 (莫名其妙) 不用說，布魯塞尔跟維罗纳很不一样。我絕不是說——

薇薇 (尖刻地) 說不定两个地方的美和浪漫归根结底是差不多的东西。

普瑞德 (头脑完全清醒了，非常担心) 亲爱的华倫小姐，我——(使眼

色追問富兰克)究竟是怎么回事?

富兰克 普瑞德,她觉得你热心得太无聊。她已經有很严肃的工作了。

薇薇 (不客气)少說話,富兰克。別胡鬧。

富兰克 (坐下)你說这算不算有礼貌,普瑞德?

普瑞德 (煩躁不安,同时极表关怀)华倫小姐,要不要我把他带走?
我觉得我們在这儿攪得你不能工作。

薇薇 坐下。暂时我还不工作。(普瑞德坐下)你們俩都以为我在发脾气。决不是的。可是有两件事我不願意談。一件是(向富兰克)恋爱的青春梦,不管它是什么形式;另外一件是(向普瑞德)生活的美和浪漫,尤其是俄斯坦和布魯塞尔的繁华和欢乐。在这两件事上头,你們有什么幻想,那是你們的事,我管不着。我自己可沒有。要是咱們三个人繼續作朋友的話,你們一定得把我当作个职业妇女看待,(向富兰克)永远不結婚,(向普瑞德)永远不浪漫。

富兰克 我也永远不結婚,等到你改变了主意再說。普瑞蒂,换个題目吧。找个别的題目发发議論吧。

普瑞德 (沒有自信心)恐怕世界上沒有别的我能談的事情了。我只会宣傳“艺术福音”。我知道华倫小姐是“前进福音”的大信徒,可是,富兰克,要是咱們一談这題目,就不能不触犯你,因为你是个打定主意不願意上进的人。

富兰克 喔,別管触犯我不触犯我。說几句規劝我的話,对我有很大的好处。薇薇,再試一試吧,看能不能叫我作个有成就的人。对,薇薇,精力、儉朴、先見、自尊、品格,这一

整套东西咱们都得有。你是不是讨厌没有品格的人，薇薇？

薇薇 (閃縮) 哦，算了，算了，別再說这些糊弄人的濫調了。普瑞德先生，要是世界上真是只有那两种福音，咱们倒不如死了乾淨，因为这两种福音里浸透了同样的毒素。

富兰克 (仔細打量她) 薇薇，今天你有一股子詩意，这是你从前沒有的。

普瑞德 (規劝) 富兰克，你是不是有点存心跟別人过不去？

薇薇 (不顾惜自己) 没关系，这么着对我有好处，免得我受柔情的支配。

富兰克 (取笑她) 这样可以压制你的强烈的自然的要求，是不是？

薇薇 (几乎有点精神錯乱) 对，說下去。別顾惜我。我生平只有一次在月光底下动过柔情——很美的柔情，可是現在——

富兰克 (急忙) 喂，薇薇，小心点儿。別把自己的心事露出来。

薇薇 哦，你以为普瑞德先生不知道我母亲的底細嗎？(轉身向普瑞德) 其实那天早晨你就該告訴我。你那份儿小心顾虑实在太陈旧了。

普瑞德 其实是你的成見有点陈旧了，华倫小姐。我觉得我不能不告訴你，我这人用艺术家的眼光看事情，并且认为法律絕對拘束不住人类最亲密的关系，所以虽然我明知你母亲是沒結婚的女人，我并不因此就看輕她。我反倒更看重她。

华倫夫人的职业

富兰克 (輕松快活) 好! 好!

薇薇 (眼睛瞪着普瑞德) 是不是你知道的就是这一点儿?

普瑞德 当然就是这一点儿。

薇薇 这么說, 你們俩都还蒙在鼓里呢。把你們的猜度和事实对起来看, 你們簡直天真得可笑。

普瑞德 (站起来, 又惊又怒, 勉强保持着礼貌) 恐怕不見得。(再着重說一遍) 恐怕不見得, 华倫小姐。

富兰克 (打口哨) 噓!

薇薇 你这态度使我难于出口把真情告訴你, 普瑞德。

普瑞德 (看了他們俩那种深信不疑的态度, 自己的勇气消失了) 要是还有什么更不好的事——也就是說, 要是还有什么別的事——你觉得應該讓我們知道嗎?

薇薇 我要是有胆量, 往后我要逢人就談这件事——让大家认清楚, 在这桩丑恶事情里, 像我似的, 各人都有一份儿責任。我最恨那种不許女人談論这些丑事的坏习惯, 实际上就是給这些丑事打掩护。可是我还是不能跟你們談。描写我母亲是怎么一等人的那两个丑字眼在我耳朵里轉圈儿, 在我舌头上打滾儿, 可是我嘴里沒法兒說出来, 因为丑得实在难出口。(她用双手捂着臉。两个男人都楞住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再一齐看看薇薇。她狠命把头一抬, 搶了一張紙和一支笔) 瞧着: 我拟一份业务計划书給你們看。

富兰克 噯呀, 她瘋了。薇薇, 你听見我的話沒有? 你瘋了。

喂, 定一定神。

薇薇 你們瞧吧。(她写) “已收資本: 四万鎊正, 繳款人, 乔治·

克罗夫爵士，准男爵，大股东。营业地点：布鲁塞尔，俄罗斯，维也纳，布达佩斯。总经理：华伦夫人”；别忘了她的身分：这两个字。（她把那两个字写在纸上，把纸往他们那边一推）哦！别看了，别看了！（她又把纸抢回来，撕个粉碎。赶紧两手抱着头，伏在桌子上。）

富兰克先在她背后看她写，眼睛睁得圆圆地盯着那张纸，现在从自己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把那两个字潦潦草草写在名片上，悄悄递给普瑞德。普瑞德看了吃一惊，赶紧把名片掖在自己衣袋里。

富兰克 （凑在她耳边低声温存）薇薇，亲爱的，没关系。你写的我看见了，普瑞蒂也看见了。我们都明白。我们永远像现在似的做你的忠实朋友。

普瑞德 这句话是真的，华伦小姐。我敢说，你是我生平见过的最有胆量的女人。

这句多情的恭维话使薇薇的精神又略为好了一些，她急躁地把身子一晃，想撇开那句恭维话，扶着桌子借了一把力，挣扎着站起来。

富兰克 薇薇，要是你不想动，就别动。别着急。

薇薇 谢谢你。我有两件事你可以放心：我不哭，我不晕。

（她冲着里屋的门走了几步，靠近普瑞德站住，向他说明）我需要更大的胆量才敢跟我母亲说：咱们母女俩已经到了分手的时候了。对不起，现在我得上里屋静一会儿。

普瑞德 我们要不要走？

薇薇 不必，我一会儿就出来。只要一会儿。（她走进里屋，普瑞德给她开门。）

普瑞德 这件事真想不到！我简直没想到克罗夫是那么个人，

簡直沒想到。

富蘭克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我觉得这么一来倒把他的底細完全摸清楚了。可是这一下子把我难住了，普瑞蒂！現在我不能跟她結婚了。

普瑞德 （厉声）富蘭克！（两人对看，富蘭克神色自若，普瑞德非常生气）我告訴你，格阿德納，要是你現在把她丟开，你这人行为很卑鄙。

富蘭克 好普瑞蒂！真有情义！可是你把事情看錯了：这不是道德問題，这是金錢問題。現在我还願意花那老太婆的錢嗎？

普瑞德 是不是从前你想靠着那筆錢結婚？

富蘭克 不靠那个靠什么？我沒有錢，也絲毫沒有掙錢的能力。要是現在我跟薇薇結了婚，她就得养活我，那她就得得不偿失了。

普瑞德 像你这么个聪明人总可以用自己的脑子掙几个錢。

富蘭克 对，可以掙点儿錢。（他又把剛才那些金鎊掏出来）这是我昨天花了一点半钟工夫掙来的。可是那是一桩很沒把握的投机买卖。喔，普瑞蒂，即使貝西和乔菊娜都能嫁个財主，老头子死后产业沒她們的份儿，我还是一年只有四百鎊。老头子活不到七十岁不会死，他的創造能力又有限。往后这二十年我老得过紧日子。可是只要我有办法，我决不能让薇薇过紧日子。我願意客客气气从戰場上退下来，把陣地让給英国的王孙公子。現在問題解决了。我也不再去麻煩她了。咱們走的时候我給她留个字条儿。

她看了自然会明白。

普瑞德 (抓紧他的手) 好朋友, 富兰克! 我错怪你了, 请你原谅!

可是以后你不再跟她见面了吗?

富兰克 不再跟她见面了! 什么话! 别胡说。我能来的时候还要来, 跟她做姐妹弟兄。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些浪漫朋友老担心极平常的事务会发生荒唐的结果。(有人敲门) 这是谁呀? 你去开门好不好? 要是来的是一个主顾, 你去比我像样些。

普瑞德 好。(过去开门。富兰克坐在薇薇的椅子上匆匆忙忙写字条儿) 凯蒂, 请进, 请进。

华伦夫人走进来, 怀着鬼胎, 四面望望薇薇在不在。她竭力装出一副庄重的样子。原来那顶光彩夺目的帽子换了一顶颜色素净的, 那件鲜艳的上身外头罩了一件重价的黑绸斗篷。她神色慌张, 精神不宁——显然是受了惊。

华伦夫人 (向富兰克) 怎么! 你在这儿?

富兰克 (停笔, 在椅子上转过身来, 可是不站起来) 对了, 并且很愿意看见你。你来得像一股春风。

华伦夫人 别胡说八道。(低声) 薇薇在什么地方?

富兰克会意地指指里屋门, 可是不说话。

华伦夫人 (突然坐下, 几乎要哭出来) 普瑞蒂, 你看她肯不肯见我?

普瑞德 凯蒂, 别难受。她为什么不肯见你?

华伦夫人 喔, 你不会明白她为什么不见我。你这人太天真。

富兰克先生, 她跟你说过什么话没有?

富兰克 (把字条儿折起来) 她一定会见你, 只要(意味深长)你在这

华倫夫人的职业

儿等她。

华倫夫人 (吃惊) 我为什么不等她?

富兰克仔细打量她,一边把字条儿小心地搁在墨水瓶上,让薇薇蘸墨水的时候不会看不见。然后他站起来,把全副精神放在华倫夫人身上。

富兰克 亲爱的华倫夫人,假如你是一只小麻雀儿——在馬路上跳跳蹦蹦的一只美丽的小麻雀儿——要是你看见一部碾路机冲着你开过来,你会不会等着它?

华倫夫人 喔,你别跟我说什么麻雀不麻雀的。我问你,她为什么从海西米尔那么拿起脚就跑了?

富兰克 我想,要是你不管好歹硬等她来, she 会把原因告诉你。

华倫夫人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走?

富兰克 不,我倒愿意你在这儿呆着。可是我还是劝你走。

华倫夫人 什么!再也不见她的面!

富兰克 一点不错。

华倫夫人 (又哭起来) 普瑞蒂,别让富兰克对我那么狠心。(她赶紧忍住眼泪,擦擦眼睛)要是薇薇看见我哭了,她会发脾气。

富兰克 (假温柔里带点真怜惜) 华倫夫人,你知道普瑞蒂是个心眼儿最好的人。普瑞蒂,你怎么说?走,还是等着?

普瑞德 (向华倫夫人) 我实在不愿意给你增加不必要的痛苦,可是我想也许你还是不必等。是这么个情形——(说到这里,听见薇薇到了里屋门口。)

富兰克 嘘!来不及了。她来了。

华倫夫人 别告诉她我哭过的。(薇薇走进来。她一看见华倫夫人馬

上就严肃地站住，华倫夫人带着一副精神不正常的笑臉招呼她) 宝贝，你到底还是在这儿。

薇薇 你来了，很好。我有話跟你說。富兰克，我記得你剛才不是說要走嗎？

富兰克 是。华倫夫人，你跟我一块儿走，好不好？咱們先上呂齐門，晚上再看戏，你看怎么样？呂齐門是个安全地方，沒有碾路机。

薇薇 別胡說，富兰克。我母亲不走。

华倫夫人 (发楞) 我不知道究竟該走不該走，也許我还是走的好。我們在这儿打搅你做事。

薇薇 (鎮靜坚决) 普瑞德先生，請你把富兰克带走。媽媽，坐下。(华倫夫人无可奈何只好坐下。)

普瑞德 走吧，富兰克。再見，薇薇小姐。

薇薇 (握手) 再見。一路平安。

普瑞德 謝謝！謝謝！但願如此。

富兰克 (向华倫夫人) 再見。你要早听我的話就好了。(他跟她拉手。轉过来輕浮地向薇薇) 再見再見，薇薇。

薇薇 再見。(他高高兴兴走出去，沒跟她拉手。)

普瑞德 (伤心) 再見，凱蒂。

华倫夫人 (假装心酸吸鼻涕) 再——再見！

普瑞德出去。薇薇在婀娜呂阿的椅子上坐下，安詳严肃，等她母亲說話。华倫夫人恐怕冷場，赶紧說話。

华倫夫人 薇薇，你为什么不告訴我一声就那么走了？你怎么那么胡鬧！你把乔治怎么整治的？我叫他跟我一块儿

华倫夫人的职业

来，他推托着不敢来。我看他很怕你。你想想，他居然还劝我也别来。好像（发抖）我也怕你似的，宝贝。（薇薇的神气越发严肃了）我当然告诉了他，咱们的事儿已经都说明白了，咱们现在挺和气了。（她说不下去了）薇薇，这件事什么意思？（一边问，一边拿出个银行用的信封，手指头发抖，摸索信封里的东西）这是今天上午银行给我寄来的。

薇薇 这是我的月费。前天他们照常给我寄来了，我把钱退了回去，叫他们收在你账上，把登账收据寄给你。往后我自己养活自己了。

华倫夫人 （不敢信这句话）你是不是嫌数目太少？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闪出一股狡猾的眼神）我可以把数目加一倍，我本打算加一倍。只要你告诉我究竟要多少。

薇薇 其实你心里很明白，这不是数目多少的问题。从今以后，我跟我自己的朋友干我自己的事，你跟你的朋友干你的。（站起来）再见。

华倫夫人 （吃惊，站起来）再见？

薇薇 不错，再见。咱们不必白白地再吵架。你心里很透亮。

乔治·克罗夫把事情全告诉我了。

华倫夫人 （生气）这个老——（把底下两个字咽住了，想起差点儿没出口，脸都吓白了。）

薇薇 一点儿都不错。

华倫夫人 他应该割舌头。可是我只当事情已经结束了，因为你说过你不在乎。

薇薇 （坚决）对不起，我在乎。

华倫夫人 我已經解釋过——

薇薇 你解釋的是事情的起因。你沒告訴我，現在你還在干那件事。（她坐下。）

华倫夫人半晌不作声，无可奈何地瞧着薇薇，薇薇楞着不說話，心里估計這場惡战大概是結束了。可是过不多时狡猾的神气又在华倫夫人臉上出現了。她隔着桌子把臉湊过来，口气很狡猾，逼得也很紧，低声耳語。

华倫夫人 薇薇，你知道不知道我多么有錢？

薇薇 我知道你很有錢。

华倫夫人 可是你不懂得有錢是怎么回事，你年紀太小。有錢就能每天穿件新衣服；有錢，每天晚上要看戏就看戏，要跳舞就跳舞；有錢就能让欧洲的头等闊人奉承你；有錢就能住好房子，使喚一大群用人；有錢就能吃喝最讲究的东西；有錢，你喜欢什么、要什么、想什么，就有什么。現在你在这儿呆着算什么？无非是当一名苦工，从早累到晚，只是为了每天混几頓飯吃一年做两件不值錢的衣服。你再仔細想想。（温言撫慰）我知道你精神上受了刺激。我能体会你的心思。你有这种心思正是你有出息。可是你放心，沒有人会埋怨你，我这話决不是哄你。我懂得女孩子的脾气，我知道，只要你仔細想想，你就会回心轉意。

薇薇 哦，原来你就是这样劝导別人的！母亲，这套話你一定跟好些女人說过了，所以說得这么熟练。

华倫夫人 （气愤）难道我是教你干坏事嗎？（薇薇轉身走开不理她。

华倫夫人掙扎着往下說）薇薇，你听我說，你不明白，人家故意用錯誤思想教育你。你不明白这个社会的真情实况。

薇薇 故意用錯誤思想教育我？这話我不懂。

华倫夫人 我意思是說，你把自己的机会白白扔掉了。你以为社会上的人真是他們外表装的那个样儿；你以为学校里教给你的那套正經道理就是世事的真面目。实际上滿不是那么回事，那只是一套装門面的假幌子，让胆小沒出息的人安分守己不乱动。你是不是願意像別的女人似的，到了四十岁，机会完全錯过了，才明白这道理？你还是願意趁早听你自己母亲的真話？——你母亲是爱你的，她告訴你的話句句是真理。（急切地）薇薇，社会上的聪明人、經營事业的大人物，全都明白这道理。他們的做法跟我一样，他們的想法也跟我一样。那种人我認識得很不少。我跟他們有来往，我可以把你介紹給他們，跟他們交朋友。我对你没什么歹意，这个道理你不懂，你不了解我，你对我的想法都是糊塗隔膜的。教你讀書的那批人懂得什么叫生活？他們怎么懂得像我这种人是怎么回事？他們什么时候碰見過我？他們什么时候跟我談过話？他們什么时候让別人在他們面前提过我？那些傻瓜！要是我不給他們錢，他們会不会給你什么帮助？难道我沒跟你說过要你作个上等人？难道我沒把你教养成上等人？要是沒有我的錢、沒有我的支持、沒有利慈的朋友帮忙，你这上等人的身分怎么保得住？难道你看不出，現在你掉过头去不理我，簡直好像拿刀子一边自己抹脖子一边扎我的心窝？

薇薇 母亲，我看出这是克罗夫的人生观。那天在格阿德納

家里他都告訴我了。

华倫夫人 你以为我要逼你嫁給那糟老头子，那个醉汉！薇薇，我没有这意思，我赌咒没有这意思。

薇薇 有也没关系。反正你办不到。（华倫夫人身子一哆嗦，看着薇薇对待自己的一片好心腸那么冷冰冰，心里很难受。薇薇不懂得也不理会母亲的心事，只顾接着說下去）母亲，你完全不明白我是怎么一等人。我并不觉得克罗夫比他同类的庸人俗物更討厭。說老实话，我倒还佩服他主意拿得定，按照自己的心願掙錢享福过日子，而并不只因为他的同类都爱打靶、打猎、上館子、讲究穿衣服，他也跟着照样来一套。我心里很明白，要是我处在利慈阿姨的境地，我干的事会跟她干的完全一个样。我不觉得我比你更固执、更拘泥。我觉得我比你固执拘泥得差一些。我确实知道我不像你那么婆婆媽媽一片假情意。我很清楚，时髦的道德是个騙人的幌子。我也很清楚，要是我拿了你的錢，往后一辈子过着时髦日子，即使我像世界上最无聊的女人那么沒出息、那么不道德，也不会有人在我面前提起一个字。可是我不願意那么沒出息。我不願意在公园里来回地晃，給我的裁縫和造馬車的商人做广告，我也不願意在歌剧院里泡时候，只为卖弄我身上戴的首飾店里一櫥窗的金剛钻。

华倫夫人 （摸不着头脑）可是——

薇薇 別忙，我的話还没完。我請問你，現在你不用靠做买卖过日子了，为什么还要干下去。你告訴过我，你姐姐已經洗手不干了。你为什么还不学她？

华倫夫人 哦，这在利慈容易办：她喜欢結交上流人，自己也像个上流女人。可是你替我想想，住在那种城市里叫我怎么办！就算我能勉强对付那种悶日子，树上的烏鴉也能把我的根儿刨出来。我一定得有事做，有熱鬧日子过，要不然我就会悶死。除了那个，叫我去干什么？那种生活跟我挺合适；我干那个最合适，干別的不合适。要是我不干，反正別人也会干，所以我干那个并没有什么真害处。再說，干那个可以掙錢，我喜欢掙錢。不行，說什么也不中用，誰說也不行，我决不放手。其实你用不着过問这件事。我永远不提它。我把克罗夫打发开。我也不会多打攪你，你知道我得时常各处来回跑。我一死，你就跟我滿不相干了。

薇薇 不行，我是我母亲的女儿。我像你：我一定得有事做，并且掙的錢一定得比花的多。不过我的事跟你的事不一样，我的办法也跟你的办法不一样。咱們一定得分手。其实这在咱們没什么大区别：从前咱們是二十年里头也許見几个月的面，以后是永远不見面，就是这点儿区别。

华倫夫人 （声音被眼泪塞住了）薇薇，我本打算跟你在一块儿多住几天，这是我的真心話。

薇薇 这話算白說，母亲：我这人也像你似的，几句軟話和几滴不值錢的眼泪恐怕不能打动我的心。

华倫夫人 （发狂）哦，你說母亲的眼泪不值錢？

薇薇 你的眼泪不花本錢：你是想用眼泪跟我做交易，换取我一輩子的安靜日子。即使你这桩交易做得成，我跟你

在一块儿过日子，你又有什么好处？咱们俩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在一块儿誰能过快活日子？

华倫夫人 （一不留神，土音又出来了）咱们是娘儿俩。我要跟你在一块儿。我有权利說这句话。我老了誰照顾我？好些女孩子像女儿似的孝顺我，临走时候哭着舍不得离开我，可是我把她们都放走了，因为我有你可以指望呢。我一个人孤孤单单过日子为的是等着你。现在你不該掉过头去不理我，不肯尽作女儿的本分。

薇薇 （听了她母亲的粗俗音调，耳朵里不舒服，心里有反感）作女儿的本分！我早就料到咱们快說到这上头来了。母亲，现在我跟你痛痛快快說了吧：你要一个女儿，富兰克要一个老婆。我不要母亲，我也不要丈夫。我把富兰克打发开的时候，我没顾惜他，也没顾惜我自己。难道我会顾惜你？

华倫夫人 （暴躁）哦，我認識你这人了，你對自己、对別人，都是一副硬心腸。我認識你了。好歹这是我从經驗里学来的。以后我再遇見这种装好心、說假話、硬心腸、只顾自己的女人，我就认得出来了。算了，你把自己留着給自己吧。我不要你了。可是我还有句話：你知道不知道要是你現在是个剛生下地的孩子的話，我会怎么处置你？嗯，我一定那么处置你！

薇薇 也許会把我勒死。

华倫夫人 不，我要把你教养成真正是我的女儿，不是像你現在这么个人，脾气这么驕傲，成見这么深，还从我手里偷了个大学教育。我說你的大学教育是偷来的，能賴你只

管賴。不是像的是什麼？我要把你安置在自己家里受教養，我一定那麼辦。

薇薇（靜靜地）把我安置在你在各處開設的那種門戶里。

華倫夫人（叫起來）听听她的話！听听她怎麼欺侮她的白发老母親！哼，你這麼作踐我，但願你自己的女兒將來也照樣作踐你。你准有這一天！你准有這一天！一個女人受了母親的咒罵不會不倒霉。

薇薇 我勸你別胡說，母親。你說這種話無非使我心里更堅決。在你手里調理過的女孩子恐怕只有我一個人得過你的好處。現在別把這點好處白白地糟蹋了。

華倫夫人 不錯，這倒是真話，只有你一個人忘恩負義對不起我。哦，真冤枉！真冤枉！真冤枉！我老想作個正經女人，我也曾想做點正經事，直到我給別人當奴隸吃夠了苦的時候，我才聽見了正經事就咒罵。我是個好母親，可是因為我把女兒教養成了個好女人，她就把我攆出去，好像我是麻瘋病人。喔，但願我能從頭再作人！到那時候我要教訓教訓學校里那個撒謊的牧師。從今天起，到我死的那一天，我對天發誓，我要做壞事，除了壞事什麼也不做。我還要靠着壞事發財。

薇薇 對，認定一條路、一直走到底，倒也是個辦法。母親，假如我是你，我的做法也許會跟你一樣，可是我不會像你似的每天過的是一種日子，心里相信的卻是另一種。你實在是個拘泥守舊的女人。現在我要跟你分開手就是為這個。我應該這麼辦，你說是不是？

华倫夫人 (吃惊) 应该把我的钱都撤出去!

薇薇 不是。我应该把你撤出去。要不然,我就是傻子,你说是不是?

华倫夫人 也罢,你既然这么說,也許你应该撤开我。可是,要是人人都照你这么办,这世界可了不得了! 现在你既然用不着我,我还是走的好。(她轉身要出去。)

薇薇 (和和气气) 你不跟我拉手嗎?

华倫夫人 (狠狠瞧了她一会儿,恨得几乎想打她) 不,对不起。再見。

薇薇 (平平淡淡) 再見。(华倫夫人出去,砰的一声使劲关上門。薇薇的綳紧的臉松开了。她那副严肃神气化为一股心滿意足的表情。她痛痛快快地松了口气,一半儿笑,一半儿嗚咽。她轻松地走到书桌前自己的座位边坐下,把电灯往外一推,把一大叠文件往里一拉,正要用笔蘸墨水的时候,看見了富兰克留下的字条儿。她随随便便把字条儿打开,很快地看了一遍,看到有个古怪的句子笑了一笑) 富兰克,再見。(她把字条儿扯碎,毫不思索地往字紙簍儿里一扔。她馬上就埋头工作,不多会儿全副精神都貫注到数目字里去了。)

英国佬的另一个島

(1904)

朱 光 潛 譯

第一幕

杜依尔和博饒本土木工程公司的地址是倫敦威斯敏區大喬治街。從門口牌子上可以看到，這家公司是勞倫斯·杜依尔和湯瑪斯·博饒本兩人合開的，設在二層樓上。公司房間多數是私人住家用的，因為兩位東家都是單身漢，彼此又是好朋友，都住在公司裡面。辦公室隔壁那間門上寫着“私人住家用”的字樣，就是他們的家庭起居間，兼做接待顧主的客廳。假想這間房子窗台上立着一只麻雀，從这只麻雀的觀點來看這間房子，它的布置大致是這樣：通外面的門就是在窗台對面那面牆壁右角開的。這道門和牆壁左角中間有一個衣帽架，還有一張用幾根支柱撐起幾塊大畫圖版所拼湊成的桌子，桌子上面擺着設計圖，幾卷繪圖紙，計算儀器以及其它繪圖用具。靠窗台左手那面牆壁上有一個壁爐，在壁爐與正在觀察的麻雀之間，有一道門通到裡面的房間。靠窗台右手那面牆壁有一個文件櫃，櫃上面擱着一個碗櫥。櫃這邊擺着一張辦公桌和一張單人凳子。在房子正中橫擺着一張雙人大寫字台，兩邊各擺着一張椅子，這是兩位東家坐的。這間房子，沒有一個女人能夠看得下去，裡面一股煙子煙味，到處都需要重新裱糊油漆，地毯也得換過。不過這種情形只是由於單身漢馬虎，不講究整潔，倒不是由於他們出不起錢。其實，凡是這兩位東家親自買來

的东西沒有不是讲究的，而且应有尽有。墙壁上挂的是一张南美洲大地图，一张輪船公司的彩画广告，一张很神气的格萊斯敦的画像，以及几張法兰西斯·卡魯托斯·哥尔德的諷刺画，这些画把貝尔福画成兔子，張伯倫画成狐狸。^①

一九〇四年夏天某日下午四点四十分的时候，这间房子里沒有人。馬上通外面的門打开了，进来了一个僕人，提着一个旅行大提包和一捆鋪盖卷往里面那間房間里走。这个僕人外表很像样，年紀相当老，一点也不活潑了，还由于习惯，养成了一副神气，好像对于艰难困苦和自己的衰老都能耐心忍受似的。行李是博饒本的，他本人也跟着僕人进来了。他把大衣脫下，連同帽子一起挂到衣帽架上，随后就走到写字台边去拆看等着他看的信件。他年富力强，身体魁梧，有时热烈而輕信，有时很机警狡猾，有时像煞有介事地严肃，有时又热熱鬧鬧，急躁任性，通常总是活潑英俊，在多数場合中他很逗人喜欢，可是在他最认真的时候，却又非常可笑。他一面跟僕人說話，一面用指头拆信，很快地浏览过去，把信封乱扔到地板上。

博饒本 （叫喊）霍德生。

霍德生 （在臥室里）来了，老爷。

博饒本 不要把行李打开了，只把穿过的衣服拿出来，放些干净衣服进去。

霍德生 （走到臥室門口）是，老爷。（轉身要回臥室。）

① 格萊斯敦(1809—1898)，英国自由党的領袖；貝尔福(1848—1930)，英国保守党的領袖；張伯倫(1836—1914)，原是自由党，但与格萊斯敦政見不同；哥尔德(1844—1925)，英国漫画家。剧中主角博饒本屬自由党，所以崇拜格萊斯敦而鄙視貝尔福和張伯倫。

博饒本 喂！（霍德生又轉过身来）你記不記得我把手枪放在哪里了？

霍德生 手枪嗎，老爷？对了，杜依尔老爷繪图的时候，还拿它作鎮紙用哩。

博饒本 把手枪打在行李包里。我記得哪里还有一盒子彈，把它找出来，也打到行李包里去。

霍德生 是，老爷。

博饒本 想起来了，把你自己的鋪盖也打起来，这次我要带你走。

霍德生 （躊躇）老爷，你去的地方危險吧？我是不是也要带支手枪？

博饒本 也許带一支好。我要到爱尔兰去。

霍德生 （放了心）是，老爷。

博饒本 我想你不会害怕吧？

霍德生 一点也不害怕，老爷，我要冒一冒这个險。

博饒本 你到过爱尔兰沒有？

霍德生 沒有，老爷，听說那里天气很潮湿，我最好把你的橡胶雨衣也打进行李包里去。

博饒本 好。杜依尔老爷到哪里去了？

霍德生 我指望他五点钟回来。他吃过午飯就出去了。

博饒本 有沒有人来找我？

霍德生 一个叫哈費干的来找过两回，老爷。

博饒本 嚟！他为什么不等我？我告訴过他，要是我不在家，就請他等我一会儿哩。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霍德生 嗯，老爷，我原来不知道你指望他来，所以我想最好不——不劝他等着。

博饒本 他为人不坏。他是个爱尔兰人，不大讲究外表。

霍德生 老爷说得对，我看他是有些爱尔兰人的脾气。

博饒本 如果他再来找，就让他进来。

霍德生 老爷，你开车回来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他就在附近等着，要不要把他找来？

博饒本 去把他找来，霍德生。

霍德生 是，老爷。（向通外面的门走去。）

博饒本 客人也许要喝茶，准备一壶茶。

霍德生 （停住）老爷，我看他要喝的不是茶。

博饒本 那么，你想他爱喝什么，就拿什么来吧。

霍德生 是，老爷。（电铃响）这就是他了，老爷，他看见你回来了。

博饒本 对，领他进来。（霍德生出去了。在他还没有把客人领进来的时候，博饒本看剩下没有看的信件。）

霍德生 哈费干先生来了。

哈费干的年纪在三十左右，像没有发育完全似的，短颈项，小脑袋，红头发，红鼻子，一对偷偷摸摸看人的眼睛。他穿着一身破旧的黑衣服，很像牧师打扮，又像是一个第十流的小学教师，因为爱喝酒，穷得不像样了。他赶忙和博饒本握手，摆出一副极端和蔼，兴高采烈的样子，加之他说一口舞台上插科打诨式的爱尔兰土话，使得这副样子更显得突出。他摆出这种样子，也许可以略自宽解，因为他心里时常在暗自害怕快要害酒疯了。

哈费干 我叫丁姆·哈费干，来听你的吩咐。祝你顶刮刮的

早安，博饒本先生。

博饒本 （很高兴这位爱尔兰客人）祝你午后安好，哈費干先生。

哈費干 已經是午后了嗎？老天爷，我把早飯以后空着肚子的時間都叫做早晨。

博饒本 你还没有吃过午飯嗎？

哈費干 午飯么，算了吧！

博饒本 很抱歉，我打布拉伊敦回来迟了，来不及請你吃午飯；但是——

哈費干 別再提了，先生，別再提了。你要請我吃午飯，明天还是可以奉陪。不瞞你說，我是个爱尔兰人，飯量很差，喝倒很有勁。

博饒本 剛才你到的时候，我正准备按鈴叫茶。請坐，哈費干先生。

哈費干 假如神經强，能受得住，茶倒是一种好飲料；不过我的神經可不行。

哈費干在写字台旁边坐下，背向文件柜。博饒本和他对面坐着。霍德生空手进来，从碗橱里取出两个玻璃杯，一枝吸管和一架酒瓶，摆在博饒本面前的写字台上。霍德生毫不留情地瞟着哈費干，哈費干不敢正視他那副眼色。霍德生随即退出。

博饒本 請喝点汽水掺威士忌。

哈費干 （清醒过来了）博饒本先生，提到酒，你碰到我們爱尔兰人的弱点啦。（虔誠地）这并非說我自己也有这个弱点，酒的危害我看的很够啦。

博饒本 （斟威士忌）斟够了，就請你說一声。

哈費干 酒可不要掺的太多。(博饒本不再斟,使眼色問他斟够了沒有)
就說一半对一半吧。(博饒本听他要求一半对一半,有点吃惊,再斟
了一点,又停住,看看哈費干)請再斟一点点,酒杯下面窄,下一
半实在装不到一半。多謝,多謝。

博饒本 (笑)你們爱尔兰人真会喝酒。(替自己斟了一点威士忌)咱
們英国人所謂汽水掺威士忌,就不过这个样子。

哈費干 你們很对。我那个不幸的国家就坏在这个酒字上。
我自己也喝酒,那是因为我的心臟衰弱,消化不良。但是
在原則上我是个主張戒酒的。

博饒本 (突然严肃緊張起来)主張戒酒,我当然和你站在一起。
我是本地禁酒会的一个忠实会員。哈費干先生,你想像
不到,酒館老板,主教,保守党和太晤士报那个不神圣的
四角联盟^①,給咱們英国带来了多大的災禍。我們必須不
顾一切,叫所有的酒館都关門。(他喝酒。)

哈費干 我明白,那实在是糟透了。(他喝酒)博饒本先生,我看
你也是个忠实的自由党員,像我自己一样。

博饒本 我是个爱护自由的人,像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一样,
哈費干先生。我的名字是博饒本,假如我的名字是布里
希坦,长的是鷹鉤鼻子,在公园路有座大房子^②,我也会

① 不神圣的四角联盟,一八一五年俄、奥和普魯士成立所謂“神圣联盟”,
在維護耶穌教国家統一的名义下,推行反动的侵略政策。本文这个名詞
是从这里来的。

② 布里希坦不必实有其人,他代表当时的大資本家,名字和相貌都像 是 犹
太人,公园路是倫敦富戶住宅区。

拿一块画着英国国徽的手帕，用一个便士买个喇叭筒，号召在老百姓的粮食上抽税，来支援海军促进会，把英国的最后一点自由都毁掉——

哈費千 用不着多說。咱們来握握手吧。

博鏡本 不过我还想說明一下——

哈費千 你只要一張口，我就知道你要說什么話。我了解你这种人。听說你有意到爱尔兰去走走，是嗎？

博鏡本 除掉爱尔兰，我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我是个英国人，又是个自由党。現在整个南非洲都让人家奴化了，毀了，除掉爱尔兰，就没有什么別的国家可以使我关心啦。請別誤会，我并非說，除掉爱尔兰，英国对別的国家就不該負責任了。英国人对芬兰有一份責任，对馬其頓也有一份責任。不过英国人的首要責任是对于爱尔兰的。只要是头脑清楚的人，誰能否认这一点呢？不幸得很，我們有些政客，比波布里考夫还更无耻不讲理，比亚布杜尔“魔王”还更杀人不眨眼，①爱尔兰現在所以痛苦不堪，就是这班家伙的毒手搞出来的呀。

哈費千 說句实在話，他們对于波布里考夫那个老家伙总算是报够了仇啦。

博鏡本 我并不贊成暗杀，我絕對不贊成。那位不幸的芬兰

① 波布里考夫：尼古拉第二时代，俄国对芬兰施行压迫，任波布里考夫为芬兰总督，他的残酷引起芬兰人的极大仇恨。一九〇四年他被芬兰爱国志士蕭曼刺死。亚布杜尔“魔王”，似指当时土耳其的暴君亚布杜尔·哈密德二世。

爱国青年为着替祖国报仇，把那位俄国压迫者暗杀了，尽管我们深深感觉到，从他的那个观点来看，他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可是每一个文明人对于暗杀都应该切齿痛恨。即使为着保卫自由贸易，我也决不肯伸手去杀一个政敌，尽管他很该死。

哈費干 我敢说你做不出这样的事，因此，我很钦佩你。你要到爱尔兰去，是出于同情，是不是？

博鏡本 我这次去，是要给土地开拓联营公司开拓出一份产业，我跟那家公司有点关系。我相信，一份产业只要经营得好，像在咱们英国那样经营，那就一定会赚钱。哈費干先生，你知不知道英国的办法？

哈費干 老天爷，我怎么不知道？把爱尔兰的一切能拿走的东西都拿走，拿到英国去花。这就是英国的办法。

博鏡本 (不大欢喜这话) 哈費干先生，我的办法是要把英国的钱拿到爱尔兰去花。

哈費干 愿你的胳膊多长一股劲！愿你的影子永远不变小！你真正是男子汉中间的肉汤！^① 你说，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地方？我愿意牺牲最后一滴血，来供你指使。

博鏡本 你听说过花园城没有？

哈費干 (犹疑) 你指的是天堂吗？

① 哈費干在冒充爱尔兰人，把拣到的爱尔兰语拿来蒙混博鏡本。“胳膊多长一股劲”，鼓励人加劲去做一件事情的勉励语；“影子永远不变小”，永远保持健康；“男子汉中间的肉汤”，模范男子。

博饒本 什么天堂！不，花园城就在希鎮^①附近。如果你肯花半点钟的功夫，我可以和你談一談这花园城。

哈費干 我說这么办：給我一份說明书，让我拿回去好好地想一想。

博饒本 你說得对。我可以照办。（拿出一本艾本尼佐所写的关于花园城的书和几本小册子）你知道，花园城的這張地图所画的圓形結構只是一个建議。

哈費干 是，这一点我要仔細記住。（心迷眼花地看地图。）

博饒本 我說，为什么不在爱尔兰也建一个花园城？

哈費干 （兴奋地）我要問你的正是這句話，为什么不在爱尔兰也建一个花园城？为什么？（挑战似地）請你告訴我，为什么？

博饒本 有些困难。我要克服它們，但是有些困难。我初到爱尔兰，人們看見我是个英国人，就会仇恨我。我又是个新教徒，爱尔兰所有的天主教徒就会攻击我。說不定还有生命危險。不过我准备迎接这种危險。

哈費干 不用怕，博饒本先生。我們爱尔兰人倒知道尊重有勇气的敌人。

博饒本 我真正怕的倒还是怕引起誤会。我想这一点是你可以帮助我避免的。那天晚上你在民族协会的大会上演說，我一听到，馬上就看出你是个——我坦白地說，你不会見怪吧？

① 希鎮，在倫敦北二十二英里，十九世紀末建筑了所謂“花园城”。

哈費干 我有什么毛病，請你坦坦白白地告訴我，我一切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恭維話。

博鏡本 我可不可以这样說？当时我馬上就看出你是个道地的爱尔兰人，有爱尔兰人的一切毛病和一切优点：卤莽，顾今天不顾明天，但是勇敢，性情好；靠自己来做生意也許不会成功，但是会說話，富于幽默感，爱自由，是我們偉大的格萊斯敦的忠实信徒。

哈費干 別叫我害臊吧。我不能坐在这里听人当面恭維我。不过我承认你說的性情好那一点。这是爱尔兰人的弱点。我会把最后一文錢拿出来与朋友共之。

博鏡本 我相信你是会这样做的，哈費干先生。

哈費干 (冲动地) 別叫我什么哈費干先生，就叫我丁姆好了。一个人談起爱尔兰来，像你那样，称呼我什么都可以。請把酒瓶遞給我。(他替自己斟酒。)

博鏡本 (带从容的神色微笑) 好，丁姆，你願不願陪我到爱尔兰去？你們爱尔兰人热情而任性，你去可以帮助我打破隔閡。

哈費干 問我願不願陪你到馬达加斯加或是交趾支那吧。他媽的，即使要我陪你到北极去，我都情願，只要你肯替我出路費；他媽的錢我可是一个都沒有，我得买一張三等票哩。

博鏡本 我想到了这一点，丁姆。处理这件小事，我們必須用結結实实的英国办法，尽管其他的事可以随你的意，用爱尔兰的办法。你这次去，應該作为我的——我的——嗯，我不知道怎样称呼你才好。管你叫我的代理人吧，他們

会把你打死。管你叫我的管事吧，他们会把 you 抛到水里淹死。至于秘书，我已经有了一个了，而且——

哈費干 那么，把那一位叫做本国秘书，把我叫做爱尔兰秘书^①，好不好？

博饒本 (勉强地笑) 好极啦！你的爱尔兰人的机智已经把第一个困难解决了。现在来谈谈你的薪水。

哈費干 薪水吗？为你效劳，我本来可以分文不要。不过我这身衣服对于你怕不很体面，我怕逼得要向你的朋友們借錢，我生性最討厭的就是借錢。我每年只要一百鎊，多一文都不要。(用一副焦急而狡猾的神色打量博饒本，想猜測他能給多少錢。)

博饒本 如果一百鎊就可以使你滿意的話——

哈費干 (大放其心) 为什么不可以使我滿意呢？一百鎊一年，就是十二鎊一月，是不是？

博饒本 不对，八鎊六先令八便士一月。

哈費干 唔，糟透了！我得把五鎊寄給我的老母亲。不过不要紧，我说过一百鎊，就只要一百鎊，哪怕我得挨餓都算数。

博饒本 (用生意人的謹慎口吻) 好吧，暫且說头一个月十二鎊吧。以后我們再看事行事。

哈費干 博饒本先生，你真是个君子人。等到我母亲死了，你可以减去五鎊。你得把手放紧一点，不能浪費，如果——

① 当时英国內閣中管理爱尔兰政务的大臣叫做“爱尔兰秘书”，管內务的大臣叫本国秘书，哈費干提議称自己为爱尔兰秘书，是开玩笑。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博饒本的合伙股东走进来了,打断了他的话。)

劳倫斯·杜依尔年紀三十六岁,冷淡的灰色眼睛,紧綳綳的鼻子,显得爱吹毛求疵的細膩的嘴唇,眉毛显得尖刻,脑袋显得聪明,大体上很文雅漂亮,但是有一点容易生气和不滿的样子,和博饒本的那种只有消化良好的人才能有的快活样子,恰好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他进来时倒像很自在,但是一看到有生客,馬上就畏縮起来了,正要退出,博饒本招呼了他,他才放了心。他于是走到写字台旁,站在博饒本和哈費干两人中間。

杜依尔 (往后退)你們有事在談。

博饒本 沒有什么事,沒有什么事。請进来。(向哈費干介紹)这位朋友和我都住在这里,他是我的合伙股东,杜依尔先生。(向杜依尔介紹)这位是我的新朋友,爱尔兰人,丁姆·哈費干先生。

哈費干 (站起来,滿腔热情)会见博饒本先生的朋友,無論是哪一位,我都觉得荣幸。祝你頂刮刮的早安,杜依尔先生!我对你們两位都很欽佩,在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中找到像你們两位这样的榜样,真不容易呀。

博饒本 (咯咯笑)这一回你可看錯啦。丁姆,我这位朋友杜依尔先生是你的同乡呀。

哈費干听到这话,显然有些窘,馬上就萎靡下来。他猜疑地皺着眉头看杜依尔,表面上却装作亲热,可是这亲热的伪装也逐渐消失了;他对杜依尔怕极了,所以也显出一点搖尾乞怜的样子。

杜依尔 (帶着冷淡的厌恶神色)晚安! (他退到壁炉旁,向博饒本說話,声調中非常明显地給哈費干一个暗示,說他不受欢迎)你們的事就快談完了吧?

哈費千 (他的爱尔兰土語逐漸變成普通要充高貴身份就應該用的那種英國腔調,可是出人意外地帶點格拉斯哥那地方的口音)我該走了,在西城还有个重要的約會^①。

博饒本 那么,你跟我一道去,就一言為定啦。

哈費千 博饒本先生,能陪你去,我是非常高兴的。

博饒本 什么时候去呢?你可以今晚就从巴丁敦車站動身么?我們打算从密尔津海港上船。

哈費千 (遲疑)不过——我恐怕——我,(杜依尔猛然走進臥室,把門砰的一聲关上,哈費千的最后一点鎮靜給这么一來全完了。这个可怜虫几乎要哭出来,可是拚命裝出爱尔兰人不顧一切的样子,才沒有放声哭出来。他赶忙跑到博饒本身边,用抖顫的手拉住博饒本的袖子,把他所能駕御的爱尔兰土語全搬了出来向他哀求,声音却放得很低,怕杜依尔聽見了又要回来)博饒本先生,別叫我在本國人面前丟臉呀。瞧,我这身衣服破旧不堪了,請給我一張五鎊的票子,下星期二我有了办法,就还給你——要不然,你就在我的月薪里扣除也行。我会准时到巴丁敦車站,把一切准备妥當。快点把票子給我,趁他还没有出来。我这样請求,你該不見怪吧?

博饒本 不見怪。我本来打算让你預支一些路費。(他給了哈費千一張鈔票。)

哈費千 (把鈔票放进口袋里)謝謝你。我在火車未开之前半点钟准到車站。(聽見勞倫斯到了臥室門口,正要回来)唏,他要回来啦。

① 倫敦西城是最富最时髦的区域。

再見，願上帝賜福給你。（他赶忙跑出去，几乎要哭出来，那張五鎊鈔票以及这笔錢所能买到的酒使他太兴奋了，他那个空肚皮和过度緊張的神經都有些支持不住。）

杜依尔（从臥室里出来）你在哪里拣得了那么一个破破烂烂的騙子？他来这裡干嗎？（他走到摆設計图的桌子旁，在一張設計图上用筆記下一点什么，一边参看他的筆記簿。）

博饒本 你又是那个老脾气！你一碰見爱尔兰人，待他就毫不客气，特別是他穿的有点破旧，这是什么緣故？本国人当然可以向本国人說一声頂刮刮的早安，这不能算是得罪了你，尽管他的衣縫已經有点儿磨光了。

杜依尔（鄙夷地）哼，頂刮刮的早安！他还向你說过“男子汉中間的肉湯”沒有？（他走到写字台。）

博饒本（兴高采烈）說过呀。

杜依尔 还說过“願你的胳膊多长一股勁”吧？

博饒本 不錯。

杜依尔 还說过“願你的影子永远不变小”吧？

博饒本 对呀。

杜依尔（提起喝干了的酒瓶，摇摇头）他喝掉了你一斤多酒。

博饒本 他喝了并不觉得难受，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

杜依尔 他借了多少錢去？

博饒本 严格地說，那并不算借。在金錢上他表現得很大方。

我相信，他会把他的最后一文錢拿出来給朋友用。

杜依尔 毫無疑問，他会把朋友的最后一文錢拿去給自己用，如果那位朋友够傻瓜，让他拿。他究竟向你借去了多少？

博饒本 没有什么，只是預支了一些薪水，做路費。

杜依尔 薪水！老天哪，为什么給他薪水？

博饒本 他做了我的本国秘书，他很談諧地这样称呼他的职位。

杜依尔 我看不出談諧在哪里。

博饒本 无论什么談諧，一到你手里，就糟蹋了，你对它那么冷淡。哈費干說的时候，我倒觉得他說得頂俏皮。本国秘书，还有爱尔兰秘书，說的真有趣，真有趣。不管怎样，我到爱尔兰去，要找一个人替我打破隔閡，很显然，他是最合式的。他可以取得那里人們的信任，使他們对我表示友好。是不是？（他坐到凳子上，朝后傾斜，幸亏背靠到桌边上，要不然，就要向后倒下去了。）

杜依尔 多么好的介紹人，我的老天！你以为爱尔兰人全都是些貪酒、写信求人救济的人嗎？若真如此，你想他們肯彼此接受这样的人作保嗎？

博饒本 你这全是廢話！他不过是个爱尔兰人。再說，难道你以为哈費干能騙我嗎？

杜依尔 不，他太懶了，犯不着花气力来騙你。他只消坐在那里，喝着你的酒，瞧着你騙你自己。不过我們无須在哈費干身上多費唇舌。第一，你的錢已經到了他的腰包，沿途酒館太多，他就决不会到巴丁敦車站去啦。其次，他并不是一个爱尔兰人。

博饒本 他不是爱尔兰人！（他听到这話，大吃一惊，本来是仰靠着桌子坐的，現在突然把身子坐直，凳子也就放正了。）

英国佬的另一个島

杜依尔 生在格拉斯哥，一生也沒有到过爱尔兰，他的底細我全知道。

博饒本 但是他說的話，他的举止动靜，都像个爱尔兰人呀。

杜依尔 哼，像个爱尔兰人！难道你不知道，什么“祝你頂刮刮的早安”呀，“男子汉中間的肉湯”呀，“願你的胳膊多长一股勁”呀，这一套鬼話只有在英国才可以听到，正如倫敦阿尔伯特厅所演奏的爱尔兰音乐也只有在英国才可以听到，难道你不知道？無論是在現在，在过去，或是在未来，在爱尔兰本地就压根儿沒有一个爱尔兰人說話像他那样。但是一个爱尔兰的沒出息的人一到了英国，看到英国到处都是些像你这样想入非非的笨蛋，只要他扮演丑角，丢他自己的臉，丢他祖国的臉，教你們感到自己在道德方面比他們强，你們这批笨蛋就肯让他游手好閑，吃喝撞騙，乱吹一陣；于是他就很快学会那些怪腔怪調来騙你們。他是从戏院或是杂耍場里学来那些玩艺儿的。哈費干从他父亲那里也学会了几句簡單的爱尔兰話。他父亲倒是爱尔兰人，是我的乡亲。我認識他的伯叔父，就是住在罗斯庫倫的瑪太·哈費干和安德·哈費干。

博饒本 （还不大相信）不过他說的一口爱尔兰土腔呀。

杜依尔 哼，他說的一口爱尔兰土腔，你对于爱尔兰土腔倒很內行！有一次我听見過你把很重的都柏林音叫做爱尔兰土腔^①。說起来很可怜，你連康納瑪拉和腊特曼因斯也

① 都柏林是爱尔兰的都城，那里的語音不能算土腔。

辨別不出^①。(极端恼怒)滾他媽的哈費干吧！別再談他了，他值不得我們去辯論。

博饒本 勞倫斯，你今天怎么啦？为什么这样不高兴？

杜依尔很为难地瞧着博饒本，慢慢地走到写字台边，坐在靠壁炉的那一头，然后回答。

杜依尔 嗯，单提一件事吧，你那封信使我太糟心了。

博饒本 为什么？

杜依尔 罗斯庫倫^②田庄典押給公司，你把庄主的贖典权剝夺掉了，把那位可怜的尼克·萊斯屈朗基赶走，叫他无家可归，这件事叫我很糟心。过去我很喜欢那个老混蛋，那时我还小，总是在他家花园里走道上玩，我是在那个庄子上长大的。

博饒本 可是他不給利息。我不得不代表联营公司取消他的贖典权。我这次去爱尔兰，就是要到罗斯庫倫去，亲自照管那笔产业。(他坐在写字台的另一头，和杜依尔对面，随便地补充一

① 康納瑪拉在爱尔兰的极西，腊特曼因斯在爱尔兰的极东，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在爱尔兰連东和西都辨別不出来”。

② 罗斯庫倫是本剧的主要場所，代表爱尔兰的农村。它在經濟上极落后，但正在經歷剧烈的轉变。先是土地掌握在大地主手里，萊斯屈朗基便是旧式大地主的代表。这班大地主在英国压榨之下，加上生产方式落后，大半破产了，把土地典押給英国資本家。于是政府頒布土地购买法令，使富裕中农可以购买土地，土地因此日益分散。由于上述原因，这班新式小地主仍然不能維持下去。結果英国資本家进来进行“土地开拓”，就是把爱尔兰农民的土地拿过来經營工商业，使农民放棄他們落后的农业，或是貧穷餓死，或是轉到美洲去找生路，或是在英国人办的企业中当奴隶。本剧所写的就是这种轉变的过程。

句,同时很担忧地看了杜依尔一眼)你当然和我一道去,是不是?

杜依尔 (很焦心,站了起来,又踱来踱去,神情不安)麻烦就在这里。我怕的就是要回爱尔兰,叫我糟心的也就是这一点。

博饒本 但是你离家十八年了,不想回去看看祖国,看看家里人,尝尝回到老家的风味吗? 还——

杜依尔 (很不耐烦,打断了他的话)对,对,那一套我懂得,用不着你说。

博饒本 哎,当然罗,(耸一耸肩)如果我的话教你这样发脾气,我就很抱歉。

杜依尔 别管我发脾气,我的脾气不是为你发的,咱们相处这么久了,你该明白这一点。(他又坐下,想到自己的脾气躁,有点不好意思,很难过地想了一会儿,大声说)我有一种天生的厌恶,不愿回爱尔兰,这种天生的厌恶很强烈,我宁可陪你到南极,也不愿陪你到罗斯库伦去。

博饒本 这才是怪话! 你生为爱尔兰人,你们爱尔兰民族具有极强烈的爱国心,具有世界上最根深柢固的恋家本能! 而你却说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就是不愿回爱尔兰。难道你以为我能相信吗? 在你的内心里——

杜依尔 别管我的内心: 爱尔兰人的心里不过是一些幻想。几百万人离开了爱尔兰,其中有几个人回去了或是想回去呢? 不过跟你说这些也没有用处。你这人宁可相信关于爱尔兰流亡者的那种无聊的歌,或是英国城市中爱尔兰人区的三个钟头的爱国演讲,也不肯相信摆在眼前的一切事实。哼,你这长着眼睛的人,且瞧瞧我的情形吧! 我

整天嘀咕、焦急、发牢骚、吹毛求疵，瞧不起这、瞧不起那，没有个满意或安静的时候，叫最好的朋友看着也不耐烦，这些都是你所知道的。

博饒本 得了吧，劳伦斯！别冤枉你自己。你对于生人，倒是顶有趣，顶和蔼的。

杜依尔 对，对于生人倒顶和蔼。要是我像英国人那样，在生人面前比较古板一点，在家里比较随便一点，我和你也许更合得来些。

博饒本 咱们在一块儿还是合得来呀。当然，你有些居尔特族^①的伤感——

杜依尔 (从椅子上跳起来)我的老天爷!!!

博饒本 (冷嘲地)——还有居尔特族的另一个习惯，无缘无故地说些刺耳话的那种习惯。

杜依尔 无缘无故！听到人们谈起居尔特族，我就要冒火，觉得非把伦敦烧掉不可。这一类的废话比十个强制法令^②还更坏。你以为一个人一定要是居尔特族，才会在罗斯库伦起伤感吗？告诉你，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就种族来说，并没有两样，都同样是些外来民族的混血种^③。

博饒本 说得对。凡是能干的爱尔兰人都是英国血统。有一

① 居尔特族是英伦三岛上的较古的民族，散居在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英国人属盎格鲁·撒克逊族。

② 强制法令，是英国政府以强制方式统治爱尔兰，剥夺爱尔兰人种种自由的法令，这是爱尔兰人最痛恨的。

③ 英伦三岛在中世纪前半期遭受过一系列的北欧民族的侵袭，这些外来民族中有些人住下来，和土著民族通婚。

件事我时常觉得顶值得注意，就是在英国议会里，唯一能表现出真正老牌的英国人性格和精神的政党就是爱尔兰党。你看，爱尔兰党的独立性、坚决的精神、对于坏政府的反抗，以及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这一切多么像英国人！

杜依尔 不消说，爱尔兰党还有一个习气，爱郑重其事地谈论一些陈腐荒谬的东西，而他们心里明明知道那些东西都是落后了一百年的。如果说出来你不见怪，这也是英国人的习气。

博镜本 不然，劳伦斯，不然。你指的是现在霸占着英国的那些混血种的新牌英国人。这批人都是些伪君子、骗子、德国人、犹太人、美国人、外国人、公园路的住户，还有那些没有国籍的在世界上东飘西荡的渣滓。别把这批人叫做英国人。他们并不属于我们这个亲爱的古老的岛国，只属于他妈的新牌帝国。这批人倒很配这个新牌帝国，他妈的，我倒愿他们能享受它的好处！

杜依尔 （听到这番慷慨激昂的话，无动于中）瞧你的！现在你心里舒服了一点吧？

博镜本 （傲慢地）对，舒服多了。

杜依尔 我的亲爱的汤姆，你只消沾一沾爱尔兰的气候，就可以变成和我一样的大傻瓜。可是如果把我全身的爱尔兰血液都输到你的血管里去，你的体质和性格都不会因此有丝毫的改变。再说，如果你去找一个最道地的英国女子结婚，然后把生下来的儿子送到罗斯库伦去教养起来，

你那个儿子的性格就会像我而不像你，人家看见他，都会疑心他是我的儿子。(突然苦痛起来)哎，罗斯库伦呀！天哪，罗斯库伦呀！想一想那里的沉闷！绝望！愚昧！顽固！

博饒本 (平淡地)乡下地方照例都是那样，劳伦斯，在英国也是一样。

杜依尔 (匆忙地)不，不然，英国的气候却不一样。在英国这里，如果生活枯燥，你也就跟着枯燥就是了，坏不了什么事。(进入热烈的梦想)但是在爱尔兰，在那种湿润的空气里，在那些白色的、软绵绵的大路上，在那些烟雾迷茫的芦苇和褐色的湖沼里，在那些长着紫红色石南花的花岗岩山坡上，一个人的精神就凝聚不起来，时常处在散漫流动的状态。在你们英国这里，天上没有那样的色彩，望到的远远的景致没有那样的魔力，夜晚也没有那样凄凉的情调。啊，那里的梦想！梦想！那种叫人痛苦伤心而永远不能叫人满意的梦想，梦想，梦想！(查野地)淫荡生活使你们英国人粗俗横蛮，但是还不像那种梦想能把一个人的价值和用处完全毁掉。一个爱尔兰人的幻想永远叫他不得安宁，没有信心，不能满意；叫他既不能面对现实、应付现实，又不能征服现实，只能嘲笑那些有这种能力的人，并且(尖刻地嘲笑博饒本)像街上的烂婊子一样，“对生人倒是顶和藹的”。(对着坐在桌子那头的博饒本嘀咕下去)那都是梦想呀，那都是幻想呀。爱尔兰人是和宗教无缘的。一个悟道的传教士向他宣讲人生的神圣和德行的重要，他就请他走开，一文钱也不施舍；但是一个不像样的乡村传教士向他

演一个奇迹，或是說一段关于圣徒的感伤性的故事，他就把穷人的一分一毛的小錢搜括来，給这位傳教士盖大礼拜堂。在政治上爱尔兰人也是个糊塗虫，他还梦想“老太婆”^①在一七九八年所說的話，你要使他关心爱尔兰，你就得把这个可怜的島国叫做卡德林·尼·戶立汉，說她是个小老太婆。这样办，就用不着思想，用不着工作，用不着一切，只消幻想来，幻想去；而幻想是叫人这么痛苦，你要不喝酒就沒法忍受。（痛恨自己，渾身发抖）最后到了这步田地，你就簡直不能应付现实，你宁可挨餓，也不願燒飯，宁可穿破烂，显得骯髒，也不肯下个决心，去洗一洗，拾掇一下。你在家里吵吵鬧鬧，因为你老婆不是一个天使，而她也瞧不起你，因为你不是一个英雄。你痛恨你周圍的一切人，因為他們都是些骯髒懶散的廢物，和你自己一样。（放低声調，像一个人暗下向朋友招供一件丑事一样）同时，到处都听到那些討厭的无聊的存心不善的嘻笑声。要是你还年輕，你就和旁的年輕人互相請客、喝酒、談淫秽故事。你既然沒有本領幫助他們、鼓舞他們，你就責罵他們、冷笑他們、嘲弄他們，因為你自己所不敢做的事他們也沒有做到。而同时你却常在嘻笑，嘻笑，嘻笑！永无止境的嘲

① 爱尔兰語 Shan Van Vocht 的意思是“老太婆”，即下文所說的卡德林·尼·戶立汉。她是傳說中爱尔兰人民的救星，所以爱尔兰人就用她的名字来称呼爱尔兰。“老太婆在一七九八年所說的話”，即“爱尔兰人在一七九八年的主張”，爱尔兰人在一七九八年举行了一次大起义，反对英国政府，但是失敗了。那时的主張当然早已过时。

弄，永无止境的妒忌，永无止境的愚蠢，永无止境的胡作非为、拆烂污、丢丑，等到你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看见人们认真地考虑问题，认真地解决问题，你就嘲笑他们，说他们没有幽默感，自己无用，反而以此自豪，仿佛正因为你无用，你倒比他们高明些。

博饒本 （听到杜依尔的这番議論，非常认真起来）决不要絕望，劳倫斯，爱尔兰的前途还是大有可为。在英国领导之下的自治是会創造奇迹的。

杜依尔 （突然被他弄得无可奈何，脸上肌肉抽动，勉强苦笑）湯姆，你为什么偏要趁我心里最难过的时候，来开这么一个大玩笑，叫人招架不住？

博饒本 玩笑！我說的是百分之百的真心話。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疑心我說自治，不是真心嗎？

杜依尔 你說在英国领导之下，我相信这倒是真心話。

博饒本 （放了心）我說的当然是真心話。我們英国的领导当然是最重要的。我們英国人应该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統治才能拿出来，为那些不大有統治才能的民族服务，这样就可以使他們完全自由自在地发展到够得上英国标准的自治。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杜依尔 我完全明白。而且罗斯庫倫的人也会明白。

博饒本 （欣然）他們当然会明白。所以这方面是沒有問題了。

（他把椅子挪过来，舒舒服服地坐下，来教訓杜依尔）我說，劳倫斯，你談到爱尔兰的話，我都仔細听过了。我絲毫看不出你有什么理由不跟我一道去爱尔兰。你那番話归根結柢是什

么呢？那只说明你从前在爱尔兰的时候，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你所說的罵人、鬧酒、糊塗那些情形在爱尔兰可以看見，在英国任何一个地方也可以看見。你过去是用年轻人的眼光去看爱尔兰的，所以只看到一些幼稚的东西。这回你跟我回去，用成年人的眼光去看看爱尔兰，你对于祖国的看法就会不同啦。

杜依尔 我敢說你那話有一部分是对的。我知道得很清楚，假如我是个雇农的儿子而不是乡村地产經紀人的儿子，我的勇气就会大些。可是，不幸得很，我回爱尔兰，不是去看爱尔兰人民，而是去看我的父亲、糾德姑姑、娜拉·越萊，以及敦卜賽神父之流的人物。

博鏡本 嗯，去看他們为什么不对呢？英国把你教养成这么大了，他們看到你，一定很欢喜呀。

杜依尔 （这話打动了他）呃，你这一着可猜中了，湯姆，算是有英国人的灵感。

博鏡本 你指的是常識。

杜依尔 （很快地）不，我指的不是常識。說到常識，你和一个大笨蛋差不多。英国人从来没有什么常識，現在沒有，将来也不会有。你这次上爱尔兰去，是心血来潮，你的理由是很荒謬的，你那滿脑子的政治的瞎話就連一个普通的聪明驴子也欺騙不了，不过你所說的关于我和我父亲的話却摸到了我的底。

博鏡本 （吃惊）我并没有提到你的父亲呀。

杜依尔 （不理睬他插嘴說話）我父亲住在罗斯庫倫，做一个地产

經紀人，老是受委屈，因为他是个天主教徒，而地主們多半是新教徒。自从地产处理局减了地租，地产购买法令把大庄业分成了許多小庄业以来，他幸亏根据地产购买法令，自己买了个小庄业，否則他就要餓死啦。这二十年以来，我猜想他沒有出过門，至多也不过到附近的亚敦磨勒鎮上走走。而我哩，像你所說，让英国把我教养成了一個大人了。

博饒本（道歉）請你相信，我並沒有有什么坏的——

杜依尔 得了吧，用不着道歉！你說的一点也不錯。我敢說，我在美国和其他一些較落后的辽远的地方也学得了一些东西，但是我学会了面对现实而不徒凭幻想，却大半是因为和你住在一起，和你合作。我从你那里領教来的比从任何一个爱尔兰人那里所領教来的都要多。

博饒本（摇摇头，但是眼睛里却閃出一道光）你太客气啦！老朋友，不过这全是些奉承話。我也爱听奉承話，不过奉承話究竟无聊。

杜依尔 不，不是奉承話。沒有你，我什么事也做不成；尽管我时常觉得你那个老脑瓜子真邪門，把所有的思想都分門別类摆在一些水泄不通的小抽屉里，而这些小抽屉都保險很严密，凡是不宜于你懂得的东西怎么也钻不进去。

博饒本（不可战胜）告訴你，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廢話，劳倫斯。

杜依尔 不过无論如何你得承认，我的朋友不是英国人，就是世界各大国大場面中的人物。我这一生大半都是在那种

大場面中混过来的，我的重要的工作也是跟大場面中人物一起做的。請想一想，要我这样的人回到罗斯庫倫去！回到那个渺小而单調的地獄去！想一想那位乡村地产小經紀人，靠他的百分之五的經紀費，加上一个小庄业和附近鎮上一点房产，才能勉强維持生活，想一想，我怎样能和他这样的人相处？我对他有什么可談的？他对我又有什么可談的？

博饒本（觉得这番話不成体統）不过你們究竟是父子呀！

杜依尔 是父子又怎样？如果我提議要去看看你的父亲，你怎么說？

博饒本（帶着孝順父母的端正态度）我过去經常去看父亲，总是把它当作一件大事，一直到他的神智失常为止。

杜依尔（关切）他瘋了嗎？你从来沒有告訴过我呀。

博饒本 他加入了关稅改良协会^①，如果他的神智沒有失常，就决不会干出这种事来。（开始用演說姿态）他让一个招搖撞騙的政客灌上了迷魂湯，那个政客——

杜依尔（打断了他的話）你的意思是說，你不願見你父亲，是因为在自由貿易的問題上，他的主張和你的不同，而你又不願跟他爭吵。那么，就請你想一想我和我的父亲的关系。他是个民族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②，我是个冶金化学家，

① 自由党主張貿易自由，保守党主張关稅保护，即通过关稅，限制进口貨物，来保护本国貨物的生产不被外貨排挤。博饒本是自由党，他的父亲既加入关稅改良协会，显然是保守党，所以两人不和。

② 分离主义者主張爱尔兰脱离英国的統治而独立。

改了行，做土木工程师。不管冶金化学是个什么玩艺，它决不是民族的，它是国际性的。作为土木工程师，你我的任务是沟通各国，而不是使它们分离。我们这一行所教给我的唯一的真正的政治信念就是：国界都是障碍，国旗也是一种非常讨人厌的东西。

博饒本 （張伯倫的經濟邪說仍然使他痛心）只有在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时候，你所說的才对——

杜依尔 （坚决地）瞧你的，湯姆，你要发表一篇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啦，可是我不許你来这一套，我受不了。我父亲要把圣乔治海峡定为爱尔兰的国境綫，在学院草坪^①上悬一面青色的国旗；而我哩，却要設法办到只要花三小时就可以从加尔威到科却斯特^②，花二十四小时就可以从加尔威到紐約。我要叫爱尔兰成为一个大联邦的思想和想像的中心，不要叫它成为一个魯濱孙的孤島。此外，还有宗教上的糾紛。我所信的天主教是查理大帝或詩人但丁的天主教，不过在近代科学和民俗学的影响之下，有所变通。这种近代科学和民俗学在敦卜赛神父看来，却是无神論者的胡說八道。不过，我父亲所信的天主教正是敦卜赛神父的天主教。

博饒本 （油滑地）我不是要打断你的話，劳倫斯，不过你要知道，这些全是廢話。这一类的糾紛哪家都有，但是家里人

① 圣乔治海峡是隔开爱尔兰南部与英国北部的海峡。学院草坪在都柏林大学外面，常用作公众集会場所。

② 加尔威是爱尔兰西岸要鎮，科却斯特是英格兰东岸要鎮。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彼此还可以勉强相安无事。(突然严肃起来)当然,有些问题是要牵涉到道德基础的,在这些问题上,我承认,即使在至亲骨肉面前,也决不能妥协或是马马虎虎。比方说——
杜依尔 (不耐烦,跳起来,踱来踱去)比方说,自治问题、南非洲问题、自由贸易以及教育捐税。在这些问题上,我的主张和我父亲的都不同,或许正像和你的不同一样。

博饒本 是的,不过你是个爱尔兰人,看这些问题并不像英国人看得那么严重。

杜依尔 什么!连自治问题也是如此吗?

博饒本 (毫不动摇)对,连自治问题也是如此。自治并不是爱尔兰人搞起来的,而是我们英国的格莱斯敦搞起来的。劳伦斯,你不肯回爱尔兰,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我怕背后还有别的原因。

杜依尔 (激烈地)背后还有什么原因呢?难道你还以为我在骗你吗?

博饒本 别那样对我生气,老朋友,我不过在猜想——

杜依尔 你猜想什么?

博饒本 嗯,刚才你提到了一个人,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一位叫做娜拉·越莱小姐的,好像是这个名字。(杜依尔突然楞住,带着惊奇的神色呆看他)我并不想多嘴多舌,劳伦斯,你也明白,不过你不肯跟我到爱尔兰去,是不是与这位小姐有关呢?

杜依尔 (又坐下,被征服了)汤姆斯·博饒本,我向你投降。我这个貌似聪明而实在糊涂的爱尔兰人,向你这位上帝骄子

英国佬脱帽致敬。一个人能像煞有介事地说出你刚才所说的关于自治和格莱斯顿的那一套话，他只能是世界上天字第一号的大笨蛋。可是就是这个人下一句话里，马上就能把我说出的理由一齐撇开，一针见血地看出我的真正的动机，这就非天才不能办到。奇怪的是你这个人既是笨蛋，又是天才！这怎么可能呢？（跳起来）老天呀，我明白了。我要写一篇论文，投到《自然界》去发表。

博饒本 （瞪眼看他）你要写什么——

杜依尔 很简单。你知道，一个毛虫——

博饒本 一个毛虫!!!

杜依尔 对，一个毛虫。请你仔细听我说，因为这是关于英国民族性格的一个崭新的重要的科学理论。一个毛虫——

博饒本 喂，劳伦斯，别这样卖傻吧。

杜依尔 （坚持）我说一个毛虫，就是一个毛虫。你马上就会明白。一个毛虫（博饒本嘀咕了一声，稍微表示抗议，但不坚持）爬上了一棵树，它就本能地把自己变得恰像一片树叶，所以无论是它的敌人还是它要捕获的东西都把它看成一片树叶，以为值不得去管它。

博饒本 那和我们英国民族性格有什么相干？

杜依尔 等我告诉你。世界上到处都是傻瓜，正如树上到处都是树叶。英国人的办法正是毛虫的办法，他本能地装得恰像一个傻瓜。这样，他的敌人就随他去，讥笑他，说他和旁人一样傻瓜，可是他就趁着这个机会，从从容容地把所有的真正的傻瓜都吞吃了。啊，自然真是巧妙，巧

妙！（坐下，玩味这巧妙二字所引起的形象。）

博饒本 （心悅誠服）呃，勞倫斯，我怎么想也不会想到这上面来。你們爱尔兰人真是絕頂聰明。你所說的当然都是些胡說八道，可是說的真妙！你怎么就想得到呢？真的，你得写一篇論文，可以得一笔稿費。如果《自然界》不登，我可以帮你設法登上《工程杂志》，我和它的編輯是熟人。

杜依尔 我們言归正傳吧。我最好把娜拉·越萊的事情跟你談談。

博饒本 不必，別提她吧，我剛才本不該提起她。

杜依尔 我还是要談談她。娜拉有一笔財產。

博饒本 （感到濃厚的兴趣）有一笔財產？有多少？

杜依尔 每年收入四十。

博饒本 四十万嗎？

杜依尔 不，四十，四十鎊。

博饒本 （大失所望）在羅斯庫倫，那就算得一笔財產嗎？

杜依尔 在羅斯庫倫，一个姑娘要是有一五鎊錢的陪嫁，就算有一笔財產啦。而且四十鎊一年，在那里也确实是一笔財產。娜拉就凭这笔財產，取得了当地人們的尊敬，人家都把她当作一个产权继承人看待哩。我父亲碰到手边很紧的时候，也就靠她这笔財產渡过許多难关。我父亲过去替她父亲当經紀人。她父亲死后，她来看望我們，从此就在我家里住下来了。

博饒本 （細心傾听，就怀疑起来，以为杜依尔和娜拉有过曖昧关系，想把其中底細弄清楚）从什么时候起？我是要問她到你家里来的时

候，你有多大年紀了？

杜依尔 当时我十七岁，她也是十七岁。要是她年紀大一点，她就該懂事一点，不住在我們家里了。我們在一起呆过十八个月，后来我就上都柏林讀書去了。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我回家的时候，她总在家里。我猜想我的回家对她是件大事，尽管我当时当然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博饒本 你当时是否爱上了她呢？

杜依尔 說真話，並沒有。当时我心里只有两个打算：第一就是想学会做点什么事，其次就是想离开爱尔兰，找个机会去做事。她算不得什么。我对她也存过一些幻想，那正如我对拜倫作品中某些女主角或是罗斯庫倫的圓塔存过一些幻想一样；但是这些女主角或圓塔对于我算不得什么，她对于我也算不得什么。我从来没有为了她渡过圣乔治海峡回家去看看；甚至經過皇后鎮也不肯上岸，先回爱尔兰看看，再回倫敦。

博饒本 你从前是否向她說过一些話，让她有理由等着和你結婚？

杜依尔 沒有，絕對沒有。不过她确实在等我。

博饒本 你怎么知道呢？

杜依尔 她每逢过生日，就写信給我。每逢我自己过生日，她也老是写信，并且还寄些小礼物給我。但是我告訴了她不要再寄，对她說了句假話，說我东西流浪，寄信給我是沒有用的，信在外国邮局里难免遺失。（他念“邮局”两字把重音放在“局”字上，不像英国人把重音放在“邮”字上。）

博饒本 你回不回她的信？

杜依尔 不很按时。不过迟早总要通知她，說收到了她的信。

博饒本 你看到她的亲笔信，心里有什么感觉？

杜依尔 很不自在。要是能逃脫她的一封信，即使花五十鎊錢，我也情願。

博饒本 （板着面孔，把身子往后一歪，靠到椅背上，表示这次审問已告結束，結果对于被审問人很不利）哼——哼！

杜依尔 你哼什么？

博饒本 爱尔兰的道德規矩和我們英国的很不同，这一点我当然明白。在我們英国，拿女人的爱情开玩笑是件很不漂亮的事。

杜依尔 你是否說，要是有一个英国人处在这种情境，就会和另外一个女子訂婚，把信件和礼物都退还給娜拉，附上一封信告訴她，說自己配不上她，祝她将来結婚快乐，是不是这样？

博饒本 呃，就这样办也可以叫那位可怜的姑娘安心点。

杜依尔 她会安心嗎？我倒不敢断定。有一点我可以告訴你，娜拉宁願等到老、等到死，也不願問我有沒有結婚的意思，或是肯降低身份，稍微对我暗示一下这种可能性。爱尔兰人的自尊心是你所不能了解的。我的自尊心也許已經让英国磨去了很多。但是娜拉从来没有到过英国。假如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伤她的自尊心，一条是干脆打她一个耳光，那我会毫不迟疑地打她一个耳光。

博饒本 （摸着膝盖思索，显然很得意）呃，这番話听起来倒挺有趣，

很有点爱尔兰的风韵。你最糟糕的地方就在这里，你简直不能欣赏爱尔兰的风韵。

杜依尔 我倒也能欣赏。不过那种风韵只是梦想的风韵。要是你凭梦想过生活，你就会尝到一些梦想的风韵；要是你凭事实过生活，你就会尝到一些事实的粗暴性。我倒想找到一个国度去住，在那里事实并不粗暴，而梦想也并不虚幻。

博饒本 （态度变过来，带着很深的信心去应付杜依尔的严肃态度，两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握成拳头）劳倫斯，不要絕望，老朋友，情形看来也許很坏，但是到了下一次大选之后，就会有有很大的变动啦。

杜依尔 （跳起来）你这笨蛋，簡直是胡說八道！

博饒本 （也站起，一点也不感到挨了罵）哈！哈！你尽管嗤笑，但是等着瞧吧。这一点我們且不必辯論。让我問你，关于越萊小姐的事，你要我出个主意么？

杜依尔 （紅了臉）不，我不要你的主意。把你那鬼主意收起来吧。（軟了下来）不过你且說出来，让我听听也好。

博饒本 呃，根据你談的一切，我对越萊小姐的印象倒很不坏。她好像很有上流女子的情感，不过我們得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她的收入在英国还不够她維持下层中等阶级的生活——

杜依尔 （打断他的話）听我說，湯姆，你提醒了我一件事。你到了爱尔兰，千万別再談什么中等阶级，也別再吹自己是中等阶级。爱尔兰只有两等人，有社会地位的和沒有社会地位的。如果你存心要得罪娜拉，你把她叫做教皇党倒可

以，千萬別把她叫做中等階級的婦女，否則你就得求老天保佑，她決不會饒你。

博饒本 （杜依爾的話壓他不住）不用擔心。我知道你們愛爾蘭人全是古代皇帝的子孫。（自鳴得意）我還不至于像你所想的那樣不知分寸，老朋友。（又熱切起來）我指望看到越萊小姐是一個道地的上等女子，並且勸你回去再看她一眼，然後再決定你和她的關係。趁便問你一聲，你有她的像片沒有？

杜依爾 從二十五歲那年起，她就不寄像片給我了。

博饒本 （難過）嗯，是，我想是這樣。（激動地，嚴厲地）勞倫斯，你對待那位可憐的姑娘，太不成體統啦。

杜依爾 老天爺，要是她知道有兩個男子這樣在談論她——！

博饒本 她一定不高興，是不是？當然是不高興，我們兩人應該慚愧，勞倫斯。（他心裏有個新念頭，逐漸使他入迷了）你知道，我有一種預感，這位越萊小姐是個很高尚的女子。

杜依爾 （眼睛緊盯着他）哼，你有這種預感嗎？

博饒本 對，我有這種預感。這位漂亮姑娘的身世很有些令人動心的地方。

杜依爾 漂亮！哈哈！娜拉有了好機會，我也有了好機會啦。

（叫喊）喂，霍德生。

霍德生 （走到臥室門口）你叫我嗎，杜老爺？

杜依爾 把我的行李也打起來。我要跟博老爺一道到愛爾蘭去。

霍德生 好，老爺。（回到臥室。）

博饒本 （拍拍杜依爾的肩膀）謝謝你，老朋友，謝謝。

第二幕

罗斯庫倫。西边有座花崗岩的小山，横望过去，是从南到北斜升上去的，山坡上长着石南花。山上有一块大石头，它不可能天然地立在那个地方，仿佛是由一个巨人扔到那里去的。从山顶望过去，在山后荒凉的山谷里有一座圆塔。一条冷清的白色的公路弯弯曲曲地向西伸去，经过圆塔，到了远山的脚下，就看不见了。时间是傍晚。爱尔兰天空上浮着几大片闪亮的青霞。太阳快要落山。

那块大石头旁边站着一个人，面孔像一位年轻的圣徒，可是一头白发，从后面看来，大约有五十岁光景了。他正在出神默想，面容十分愁惨，眼睛凝望着远山，好像要透过落日的光辉，看到天国的大路。他穿着一身黑衣，看外表，比起目前一般英国牧师还更像一个牧师，可是并没有穿牧师服。石缝里一丛小草中有个蚱蜢在叫，这叫声把他从出神默想中惊醒过来。他的面孔不像原来那样紧张了。他悄悄地转过身来，郑重其事地脱帽，向那蚱蜢说起话来，用的是爱尔兰的土腔土调，但不是农民的自然腔调，而是要装出上流人士的腔调，不免有点滑稽。

那人 是你吗，蚱蜢先生？在这么晴朗的晚上，我希望你过得好。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蚱蜢 (立时回答,声音尖脆)唧嘶,唧嘶。

那人 (奖励口吻)那就对了。我猜想你现在出来,是要欣赏落日
的景致,好引起一阵清愁,是不是?

蚱蜢 (愁惨地)唧嘶,唧嘶。

那人 对,你是一个道地的爱尔兰蚱蜢啊。

蚱蜢 (声音宏亮)唧嘶,唧嘶,唧嘶。

那人 这是为古老的爱尔兰欢呼三声,是不是?这样就可以
使你忍受艰难、贫穷和痛苦,是不是?

蚱蜢 (哀伤地)唧嘶,唧嘶。

那人 哎,没有用,我的可怜的小朋友。你尽管像袋鼠跳的那
么远,也跳不出你自己的心,跳不出你心中的苦楚。你只
能从这里望着天国,可是你到不了那里。瞧! (用手杖指落
日)那就是天国荣光的门,是不是?

蚱蜢 (同意)唧嘶,唧嘶。

那人 你既然明白这一点,一定是个有智慧的蚱蜢。我问你,
超凡脱俗的有智慧的先生,你我看见天国,心就像魔鬼看
见圣水^①那样绞着痛,这是什么道理?你造了什么孽,遭
到上帝那样惩罚?喂!你要跳到哪儿去?正在做忏悔,
你那样朝天冲跳,要跳出忏悔坛,你的礼貌到哪里去了?

(用手杖威胁蚱蜢。)

蚱蜢 (忏悔似地)唧嘶!

那人 (放下手杖)我接受你的道歉,下回可不能这样无礼啦。

① 圣水,基督教中牧师祝福过的水,据说可以“辟邪和洗罪”。

趁你还没有回家睡觉之前，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咱们的爱尔兰，是地狱还是净业界①？

蚱蜢 唧嘶。

那人 你说是地狱！说句老实话，我想你说得很对。我想要知道你和我在被谪到这个世界来之前，前生干了些什么事？

蚱蜢 (尖声地)唧嘶，唧嘶。

那人 (点头)你说得对，这是个微妙的问题，我也不勉强要你答复。去吧。

蚱蜢 唧嘶，唧嘶。(它跳走了。)

那人 (挥手杖)上帝保佑你！(他走开，经过大石头向山顶走去。马上有一个年轻的雇农，吓得面孔抽搐，从大石头后面偷偷地溜出来。)

雇农 (再三在胸前画十字)哎呀，光荣归于上帝，光荣归于上帝啊！哎呀，圣母和一切圣徒啊！哎呀，救命啊！救命啊！(吓慌了，叫喊)克干神父！克干神父！

那人 (转身)是谁？什么事？(他往回走，看见雇农，雇农跪下抓住他的膝盖)啊，还是巴泽·法越尔！你在这儿干嘛？

巴泽 求求你，看在上帝的面，别把我丢在这里，跟那个蚱蜢在一起呀。我听见了它和你说话。别让它害我呀，亲爱的神父呀！

克干 起来，你这蠢人，起来吧。我假装听蚱蜢向我说话，你就怕起它来了吗？

① 净业界，洗清罪过的世界。依基督教的说法，人罪孽不深重，死后灵魂不至堕地狱者先入净业界洗罪，然后升天堂。

巴澤 哎呀，那不是假装，亲爱的神父。它不是欢呼了三声，然后說它是从地獄里出来的魔鬼嗎？神父，請你答应我，送我平安回家，还給我念句祝福的話。（吓得嗚嗚咽咽地哭叫。）

克干 巴澤，你在那里干嘛？偷听我和蚱蜢說話嗎？你在暗地里偵探我的行动嗎？

巴澤 不，神父，我凭老天爷发誓，我并不是在偵探你的行动，我是在等劳倫斯大少爷，准备把他的行李从車上搬回来。剛才我在草地上睡着了，你和蚱蜢說話，才把我吵醒。我听見了那蚱蜢的小声音。神父，請問你，我怕活不到今年年底了吧？

克干 巴澤，你这真是丢人！看見一个漂漂亮亮的小蚱蜢也怕起来，你的宗教到哪里去了？即使它是个魔鬼，你有什么理由要怕它？假使我能把那蚱蜢捉住，我一定把它放在你的帽子里，让你带回家去，作为一种贖罪的苦行。

巴澤 神父，只要你不让它害我，我就不怕它啦。（他站起，稍稍放心了。他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伙子，麻黃色头发，光滑面孔，下巴长滿了細毫毛，虽已成年，但是还没有长得丰满，一双藍眼睛，本能地学会装出一副无用的笨蛋相，这并不足以表明他的真正的性格，只表明他經常对敌意的統治怀着恐怖，所以养成了一种机詐本领；他經常装傻，設法对付那种敌意的統治，要解除它的武装，揭开它的面具。英国人都把他当作一个糊塗虫，这正是他所想装的。他穿着灯芯絨褲子，敞开的背心和藍条紋的粗布衬衫。）

克干 （責备）巴澤，你把我叫做什么神父，我是怎样告訴你的？敦卜賽神父又是怎样告訴你的？你忘記了嗎？

巴澤 是，神父。

克干 还是神父！

巴澤 (不顾一切) 那么，叫你什么才好呢？敦卜賽神父說你不是神父，而我們都知道你并不是一个平常人；要是我們不尊敬你，誰知道会惹出什么禍事呢？而且他們說的也很对，做了一次神父，就永远是神父呀。

克干 (严厉地) 巴澤，像你这种人根本不配暗地里去啄磨教区神父的指示，說教会的长短。

巴澤 那个我倒知道，先生。

克干 过去教会认为我配当神父，才叫我当神父。后来教会把我的证件撤回去了，你就該知道，我只是个可怜的瘋子，不配照管人民的灵魂啦。

巴澤 不过那只是因为你懂得拉丁，比敦卜賽神父懂的还多，所以敦卜賽神父妒忌你，是不是？

克干 (想笑，借罵巴澤来忍住笑) 巴澤·法越尔，你这又妒忌又愚蠢的东西，怎么胆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准去把你今天說的話告訴敦卜賽神父。

巴澤 (用好話哄克干) 你当然不会——

克干 哼，我不会嗎？上帝赦宥你，你这家伙簡直就是个邪教徒！

巴澤 我比邪教徒还好一点，神父，你是在說我那位住在都柏林的錫匠兄弟。他学会了一套手艺，就跑到城里去住啦，他当然是个不信宗教的。

克干 巴澤，你那位兄弟还会比你先上天堂，要是你不当心的話。現在你得靜听我的話，我就只說这一回啦。以后你

和我說話，或是为我禱告，都只許管我叫彼得·克干。你如果生了气，要伸手去打驴子，或是拿脚去踹小蚱蜢，你就該記住，驴子就是彼得·克干的弟兄，蚱蜢就是彼得·克干的朋友。你如果想拣块石头去砸有罪的人，或是咒罵一个乞丐，你就該記住，彼得·克干是个更坏的罪人，更坏的乞丐，你得把那块石头和那句咒罵留着，等到下次碰到彼得·克干的时候，好拿来砸他罵他。現在趁我还没离开这里之前，你且向我說句“上帝保佑你，彼得”，先练习练习。

巴澤 那可不行，神父，我不会——

克干 会，你会。現在就照我的話办吧。要不然，我把这根手杖放在你手里，你拿来打我一頓也行。

巴澤 (馬上跪下，虔誠膜拜) 克干神父呀，我要的是你的祝福，你不給我祝福，我就要倒霉啦。

克干 (駭然) 起来，別来这一套，你这家伙。別向我下跪，我又不是一个圣徒。

巴澤 (帶着坚强的信念) 說实在話，先生，你是个圣徒呀。(蚱蜢叫了起来。巴澤吓坏了，紧紧抓住克干的双手) 別指使那个蚱蜢来害我呀，神父，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吧。

克干 (拉巴澤起来) 你，你这笨蛋！蚱蜢只是在吹口哨，报告越萊小姐来啦，你不知道嗎？瞧！她来了，振作起来，別丢人。快点动身，要是不赶快，你就赶不上車子啦。(推他下山) 車子打那边山洼里跑过去，揚起的灰尘已經可以望見了。

巴澤 哎呀，老天保佑我們！(他奔下山，朝公路跑去，像鬼魂附了)

体似的。)

娜拉从山上走下来。她是个瘦弱的女子，穿着一件漂亮的印花布衫（她的最好的一件）。在爱尔兰人看来，她的身材是很平凡的；但是住在拥挤扰攘的国度里的吃肥鱼大肉的人们，对她却会有一种很不相同的印象。她没有一点粗俗气，也没有一点有嗜好的迹象。她的举止很温柔，感觉也很灵敏，双手细腻，身材苗条，说起话来，腔调很别致，带着爱尔兰语所特有的那种妩媚和谐，缠绵悱恻。这一切都使她具有一种魔力；因为她一向没出过门，自己不觉得有这种魔力，也不像在英国的爱尔兰女子们那样存心要卖弄或利用这种魔力，所以这种魔力尤其动人。因此在汤姆·博德本看来，她是个很有诱惑力的女子，他甚至夸她是个没有尘世烟火气的人物。可是对于劳伦斯·杜依尔，她不过是个平凡的女子，只配生在十八世纪；她显得毫无办法，毫无用处，而且几乎毫无性感，没有病而是一个废人，总之，她就是使杜依尔不愿留在爱尔兰的一切事物的化身。这两种看法，本来都没有多大价值，也不是最后定评；不过在目前，娜拉的命运就悬在这两种看法上面。克干看见她，没有脱帽，只是举手碰了一下帽沿。

娜拉 克干先生，我想跟你谈一会儿，行吗？

克干 （不再用跟巴泽说话用的那种土腔土调）谈一点钟也行，娜拉小姐，对你总是欢迎的。我们坐下来谈谈，好不好？

娜拉 谢谢。（他们坐在石南花地上。她又羞怯，又焦急，心里只想着要说的话，所以开门见山地就说）听说你过去到许多地方去旅行过。

克干 嗯，你知道我不是姆努兹的人（他的意思是说，他不是梅努兹神学院的学生）。我年轻的时候，很羡慕老一辈子僧侣们，他们都是在莎拉曼卡^①受过教育的。所以我当初决定了当神父的时候，我就到了莎拉曼卡。后来我从莎拉曼卡步

① 梅努兹神学院在都柏林附近。莎拉曼卡在西班牙，有很古的大学一座，以神学著名。

行到羅馬，在一个修道院里住了一年。朝羅馬給了我一个教訓，就是要旅行，乘火車还不如步行，所以我又从羅馬步行到巴黎大学；若是可能，我倒願意再从巴黎步行到牛津，因为我在海上暈船。在牛津呆了一年，染了一身牛津大学的习气，我得步行到耶路撒冷，才能把这种习气摆脱干淨。从耶路撒冷我回到帕特磨斯，在亚陀斯山^①的修道院呆了六个月。从那个修道院回到爱尔兰，我就住下来当教区神父，一直到我发疯为止。

娜拉 (吃惊)別說那样的話。

克干 为什么不說？你还不知道这件事的經過嗎？有一次我为一个黑人举行懺悔仪式，向他宣告赦罪，他就对我施行魔术，使我着了迷，从此我就发疯啦。

娜拉 你对于你自己，怎么这样瞎說？真丢人！

克干 并非瞎說，倒是真話——从某一个意义來說。別管那个黑人吧。現在你知道我有些游历經驗了，你看我能帮你什么忙呢？(娜拉躊躇，精神恍惚地采石南花，克干輕輕地拦住她的手)亲爱的娜拉小姐，別采那棵小花。假如它是个清秀的小孩，你就不会把他的头扯下来，放在水瓶里来玩賞呀。(蚱蜢叫起来了，克干掉过头用土語向蚱蜢)我的孩子，你放心，这位小姐不会損害你那棵小树。(改用城市腔調向娜拉)你看，我簡直是疯啦；請不要介意，我不会伤害人。再回到

① 耶路撒冷，耶穌墓地所在；帕特磨斯在希腊，据說圣約翰在此地写成他的《启示录》，《新約》的最后一篇；亚陀斯山在希腊，有修道院一座，以藏經典鈔本著名。

你的問題吧，你要我帮忙的究竟是什么呢？

娜拉（难为情）不过是一点无聊的好奇心。我要問你的是：你从羅馬和牛津那些大城市回来之后，是不是觉得爱尔兰很渺小，很落后呢？我指的是爱尔兰乡下。

克干 我到了那些大城市，倒看到了一些了不起的东西，都是我在爱尔兰沒看到过的。不过我一回到爱尔兰，我就发现在爱尔兰了不起的东西还多着哩。这些了不起的东西当然本来就在那里，但是我从前是視而不見。这就像我老呆在屋里，就連自己的房子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一样。

娜拉 你以为旁人也都是这样么？

克干 要是旁人不仅头上长了眼睛，灵魂里也长了眼睛的話，他就会有同感。

娜拉 不过請你还是說句真心話，这里的人恐怕有些令人失望吧？照我想，到外国見過許多公主皇后之类的人物，就会觉得这里的姑娘們有些粗俗。不过你是个神父，我猜想你对这些事情不大注意。

克干 作一个神父，就應該对一切事情都要注意。关于女人的事情，我不便把我所看到的都讲給你听，但是只告訴你一点：一个男子知道的愈多，游历愈广，以后他就愈有可能宁願娶一个乡下女子。

娜拉（臉緋紅，但很高兴）克干先生，我敢說你是在开玩笑。

克干 我的玩笑就是真話，这才是世間最有趣的玩笑。

娜拉（不大相信）去你的吧！

克干（很灵活地站了起来）我們下山到公路上接車去，好不好？（她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把手伸给他，他把她拉起来)巴澤·法越尔告诉过我，你们在等小杜依尔回家哩。

娜拉 (马上把头一昂)我并不是在特别等他。他居然回来了，这倒是一件奇事。在外面一直呆了十八年之久，他就不该指望我们急于要和他会面，是不是？

克干 嗯，不急于要和他会面，也许；不过这些年来，他究竟改变了多少，你当然想知道知道。

娜拉 (猛然辛酸起来)我猜想他这次回来，目的就只是要看看我们究竟改变了多少。哼，让他等一等，等到夜里在烛光之下见我。我出来本不是要去迎接他，我是要到圆塔那边去散散步。(向西翻过小山。)

克干 今晚天气这么好，出来走走，是再好不过的了。(郑重其事地)回头我告诉杜依尔，说你上那儿去了。(娜拉转过身来，好像要请克干不要告诉杜依尔，可是从克干的眼色里，她看出他已经看透了自己的心事，就只好再说下去了，只热切地看了他一眼，又走开了。他望着她走到山那边，等到望不见她了，才说)哎，他这次回来，是要使你受痛苦的，而你现在已经不得不使他受痛苦了。(他摇摇头，朝相反的方向慢慢走下山，聚精会神地默想。)

这时车子到了，在山脚公路上下来了三个乘客。这是一辆乌黑破旧的不像样的二轮便车。这个类型的公用马车久已过时，剩下的已寥寥无几了。前几辈子的人管它叫比羊克涅车，因为它的设计工程师是一位热心企业的意大利人，叫做比羊柯尼，爱尔兰人就把它胡乱念成比羊克涅了。那三位乘客是本教区的教卜赛神父、劳伦斯的父亲柯尼里斯·杜依尔和博饒本。三人都穿着大衣，全身僵硬，也只有爱尔兰的马车才能使人冻成这种样子。

这位神父身材魁梧，神父气派十足，比起代表神父阶级特殊精神的那种最好的乡村神父固然差得很远，但是比起由頑强横暴的乡下佬出身的、利用教会来爭权夺利的那种最坏的神父，却要好得多。他之所以当神父，并非要完成什么使命，或是成就什么大志願，只是因为神父生活对他很合适。他在教区群众中拥有无上的权威，向他們征收很重的捐稅，所以成了一个富翁。过去新教的优势已經完全打垮了，所以他不再因此糟心。在大体上他是个随随便便、和和气气，甚至于相当謙虛的人，只要人家繳清他的捐稅，完全承认他的权威和尊嚴就行。

柯尼里斯·杜依尔是个短小精悍的长者，皮肤坚韧，面容有些发愁，面孔刮得很光，只留下一撮淡茶色的鬍子，鬍子在逐漸变白，淡茶色已变成无光彩的淺黃色，而鬍根却已全白了。他是乡鎮生意人的打扮，穿一身半旧的猎装，但是脚上是双长統橡胶靴，与打猎毫不相干。他在博饒本面前有点羞怯，显得有些急性，想借此装出爽快的样子。

博饒本只帶了一副望遠鏡和一本指南，沒有帶行李，理由待下文再交代。其余两人都把行李交付給那个倒霉的巴澤·法越尔。巴澤跟在他們的后面，很吃力地爬上山，背了一袋白薯，一个大网籃，一只肥鵝，一条老大的鲑魚，还有几个紙包。

柯尼里斯走在前面帶路，博饒本跟在后面，第三是神父，巴澤掉在最后，走得很吃力。

柯尼里斯 这段路够爬的，博饒本先生，但是比从公路繞弯走，却要近得多。

博饒本 （站住，細看那块大石头）請等一小会儿，杜依尔先生，我要看看这块石头。这一定就是芬尼安擲的骰子①。

① 芬尼安即芬恩·麦庫尔，又称芬嘉尔，爱尔兰民間傳說中的英雄，他的儿子即莪相(Ossian)。十八世紀麦克佛生所伪造的《莪相詩集》，即是歌咏芬嘉尔的丰功偉績的。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柯尼里斯 (茫然) 什么?

博饒本 指南上說到这块石头。你們有一个偉大的民族英雄, 我不会念他的名字, 我想是叫芬尼安什么的。

敦卜赛神父 (又茫然, 又駭然) 你指的是芬恩·麦庫尔吧?

博饒本 我想就是他。(翻看指南) 指南上說, 有块大石头, 或許是古代德洛伊巫师的遺迹, 仍然被人們指点出来, 說这就是芬恩在和魔鬼打那个有名的賭时, 所擲的那顆骰子。

柯尼里斯 (怀疑) 我从来也沒有听过这样的話!

敦卜赛神父 (很严肃, 甚至有点严厉) 別听这些胡說八道, 博饒本先生, 根本就沒有这回事。要是有人向你談什么芬恩·麦庫尔之类东西, 別听他們的。那是无稽之談, 全是迷信。

博饒本 (有些生气, 因为让一个爱尔兰神父罵他迷信, 是他受不了的) 难道你以为我相信那些話嗎?

敦卜赛神父 呃, 我当是你真信呢。瞧, 那里有座圓塔, 你望見了沒有? 那倒是一个值得看看的古迹。

博饒本 (大感兴趣) 圓塔原来是干嘛用的? 关于这一点, 你們有沒有什么学說?

敦卜赛神父 (微微生气) 学說? 哼! (在他的心目中“学說”与死去不久的丁德尔教授①以及一般科学的怀疑論有关, 也許还与圓塔象征生殖器那个說法有关。)

柯尼里斯 (抗議) 博饒本先生, 敦卜赛老人家是本教区的神

① 丁德尔教授(1820—1893), 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 曾著文从自然科学观点討論基督教的一些問題, 所以为基督教僧侶們所痛恨。

父，他和学說有什么相干？

敦卜賽神父（溫和地強調）如果你指的是知識，我對於圓塔的知識倒有一點。圓塔就是古代教會的手指，指点我們所有的人向往上帝。

巴澤背的太重了，歪了一下，就不由自主地跌倒在地上，背的東西七零八落地摔在山坡上。柯尼里斯和敦卜賽神父都大发雷霆地轉身去对付巴澤，让博饒本一个人留在那里喜笑顏開地看大石頭和圓塔，看得發呆了。

柯尼里斯 哎喲，糟啦，鮭魚破成兩段啦！笨蛋，你這是什麼意思？

敦卜賽神父 你喝醉了嗎？巴澤·法越爾，我沒有告訴過你，那個網籃要仔細地背着嗎？我告訴過你沒有？

巴澤（摸着後腦勺，因為它碰上一塊石頭，幾乎碰凹下去了）我的腳滑了一下。我怎麼能同時背三個人的行李呢？

敦卜賽神父 早就告訴過你，一趟背不動，就留下一些，回頭再背呀！

巴澤 我把誰的東西留下來呢？要是把你那個網籃擱下放在濕草里，神父，你樂意嗎？要不然，把鮭魚和鵝擱下，放在路邊，好讓旁人揀去；老板又會不高興。

柯尼里斯 哼，你強辯的理由真多，你这笨蛋！等到糾德姑姑看見鮭魚弄成這個樣子，她才會和你羅嗦哩。喂，把魚和鵝交給我，你先把敦卜賽神父的網籃送到他家里，然後再回來取其餘的東西。

敦卜賽神父 就那麼辦吧，巴澤，这回可不准再跌交啦。

巴澤 我，我——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柯尼里斯 （催他上山）唏！糾德姑姑来啦。

巴澤背着敦卜賽神父的网籃，一边走，一边埋怨，滿腔委屈。

糾德姑姑从山上走下来。她年紀五十岁，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活跃忙碌，却没有精力或干劲；不声不响，却不很宁静；为人和蔼，却不关心别人，其实也并不大关心自己；窄狭的安逸生活把她造成了这样一个心滿意足的女人。她梳着分头，头发很光滑，脑后拖着一个馒头髻。她穿着一件簡朴的茶色上衣，肩上搭着黑紫花格的羊毛披肩，特意打扮得整整齐齐，去迎接她的侄儿。她四面看看，想认出劳倫斯，但是摸不着头脑，于是将信将疑地瞪着眼看博饒本。

糾德姑姑 哎哟，我的老天，劳倫斯，这就是你嗎？

柯尼里斯 嘻，你这个人，他怎么能是劳倫斯呢？劳倫斯好像并不急于要回家，我还没有和他見面哩。这位是他的朋友，博饒本先生。博饒本先生，这是我的妹妹糾德。

糾德姑姑 （殷勤待客，走上去和博饒本亲热地握手）博饒本先生，瞧我把你认成劳倫斯了。我們有十八年沒有看見他的影子啦，他出門时还是个小孩子呢。

博饒本 劳倫斯还没有回来，这倒不是他的过错。他本来打算比我先到这里。杜依尔先生到达車站之前一点钟，劳倫斯就駕駛我的汽車先走了，打算在亚敦磨勒鎮上和我們会齐，并且打算比我先到家哩。

糾德姑姑 上帝保佑我們！你想他是不是出了事故呢？

博饒本 沒有，他打过电报来，說汽車出了毛病，停下来了，只要他能走，他就馬上动身回来。他指望十点钟左右可以到这里。

糾德姑姑 瞧，他坐上一辆汽車，讓我們大家在这里等他！就

像他那个老脾气，无论干什么，都要和别人不同。哼，碰到没有办法的事，只好忍耐着吧。请你们都进去，博饒本先生，你一定急着要吃茶了。

博饒本（微惊）吃茶！我怕吃茶是太迟啦。（看表。）①

糾德姑姑 一点也不迟，我们吃茶向来不比这时刻早。我希望你在亚敦磨勒鎮吃过一餐好飯了。

博饒本（想到坐了这么久馬車，沒有飯吃，大为惊慌，竭力想不表露出来）
 嗯——呃——那餐飯好极了，好极了。趁便請問一句，我該到旅館去找一个房間才好吧？（他們瞪眼看着他。）

柯尼里斯 旅館！

敦卜賽神父 什么旅館？

糾德姑姑 你当然不能下旅館。你就住在咱們这里。我本来可以让你睡在劳倫斯的房間里，只是他的床垫太短了。
 不过我們可以把客厅里的沙发鋪成一張很舒服的床。

博饒本 杜依尔小姐，你这太客气了。为了我，这样麻煩你，我心里真不安。我一点也不怕住旅館。

敦卜賽神父 哎呀！罗斯庫倫这地方根本沒有旅館呀。

博饒本 沒有旅館！赶車的人明明告訴过我，說这里的旅館是爱尔兰最漂亮的。（他們兴致索然地看着他。）

糾德姑姑 你相信他那种人的話嗎？只要他說着便当，你听着高兴，他就信口开河。这对他一点不費事，他指望你多給几个酒錢呀。

① 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吃茶就是吃晚飯，博饒本是英国人，不懂这个規矩。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博饒本 酒館也許有。

敦卜賽神父 (冷淡地) 酒館倒有十七家。

糾德姑姑 哎喲，你怎么能住酒館呢？即使你以为合适，他們也沒有地方。得了吧！你是怕睡沙发嗎？要是那样，我可以把我自己的床让給你，我去和娜拉睡。

博饒本 不必，不必。我頂欢喜睡沙发，不过这样打攪你們——

柯尼里斯 (急于想結束这番討論，因为这种討論使他对自家的房屋有点慚愧；他对博饒本的生活舒适的标准比他妹妹所猜想的要比較精确些) 不要紧，这毫不費事。娜拉哪里去了？

糾德姑姑 我怎么知道？她溜出去有一会儿了，我原来还以为她是接車去了。

柯尼里斯 (不滿) 她真有些古怪，这大晚上还跑出去。

糾德姑姑 是呀，这丫头簡直古怪。你們請进去，請进去。

敦卜賽神父 我要告辞了，博饒本先生。你如果在本教区有事要我帮忙，請通知我一声就行了。(他和博饒本握手。)

博饒本 (热情洋溢) 多謝你，敦卜賽神父。見到你，我真觉得万分荣幸。

敦卜賽神父 (走到糾德姑姑面前) 祝你夜晚安好，杜依尔小姐。

糾德姑姑 你不留下吃茶嗎？

敦卜賽神父 今晚不打攪了，多謝你，我家里还有事哩。(他正轉身要走，碰見巴澤回来了，巴澤肩上沒有背东西) 你把那个网籃替我送到了沒有？

巴澤 送到了，神父。

敦卜賽神父 这才是好孩子。(动身走。)

巴澤 (向糾德姑姑)克干神父說——

敦卜賽神父 (馬上轉身向巴澤)你說的是什麼?

巴澤 (吓倒了)克干神父——

敦卜賽神父 我告訴過你不知多少遍了,你稱呼克干先生,要用他的正當的名字,我怎樣稱呼他,你也就得怎樣稱呼他,你忘記了嗎?哼,什麼克干神父!你連你自己的神父和一個不三不四的穿黑衣的瘋子也辨別不出來嗎?

巴澤 我怕他在我身上行魔術,使我著迷。

敦卜賽神父 (大发雷霆)記住我的話,要不然,我就要在你身上行魔術,讓你發瘋亂跳看看。記住了沒有?(他回家去了。)

巴澤也準備下山去取魚、鵝和口袋。

糾德姑姑 哎喲,巴澤呀,你在敦卜賽神父面前,為什麼亂開口呢?

巴澤 叫我怎麼辦呢?克干神父叫我告訴你,娜拉小姐到圓塔去了。

糾德姑姑 為什麼不等敦卜賽神父走了再說呢?

巴澤 我怕搞忘了,要是搞忘了,克干神父就要在深更半夜里打發炸蟻或是小黑鬼來提醒我啦。(小黑鬼就是普通的灰色四脚蛇,據說睡覺的人只要不當心,四脚蛇就會爬到他喉嚨里去,讓他慢慢地衰弱下去,以至於死。)

柯尼里斯 哼,你,你這大笨蛋!什麼炸蟻!什麼小黑鬼!快來把這些東西拿起,別再胡說八道了。(巴澤听命)你把這條大鮭魚夾在胳膊窩下。(他把鮭魚塞到巴澤的胳膊窩里。)

巴澤 那只肥鵝我也拿得了，老爷，把它放在我肩膀上，把它的頸子放在我嘴里，让我把它啣住。（柯尼里斯不加考虑，打算照办。）

糾德姑姑 （觉得博饒本在跟前，在礼貌细节上要讲究一点）这成什么話，巴澤！你要先用嘴啣鵝，然后让我们去吃它！老板可以亲自把鵝提回去。

巴澤 一只死鵝还会計較我的嘴？（把东西拿起，上山去了。）

柯尼里斯 娜拉到圓塔去干嘛？

糾德姑姑 哼，天知道！胡思乱想去了，我看。也許她指望勞倫斯去找她，陪她回来。

博饒本 我們不能让越萊小姐在那里老等，夜里一个人走回来。我去把她找回来，好不好？

糾德姑姑 （鄙夷地）哼，她出不了什么岔子！快点进去，柯尼，請进去，博饒本先生。我把茶放在炉子上了，我們要是不早点进去喝，茶就要太濃啦。

他們上山。这时天气黑了。

博饒本在糾德姑姑的餐桌上吃的还是不坏。他不但有茶和黄油面包，还有很丰富的羊肉排，他从来也沒有想到这么多的羊肉排一餐就可以吃完。此外还有一种最易飽人的东西，叫作白薯餅。他原先怕要挨餓，現在怕的是吃得太飽，到第二天不受用，心里正在嘀咕着，又来了一瓶私酿的威士忌，他的胃口于是又旺盛起来了。这种酒叫作“波青”，博饒本把它念成“波丁”。他老早就在书上讀到关于这种酒的話，时常念念不忘，現在居然可以尝到了。在柯尼里斯还没有喝得昏昏欲睡的时候，博饒本的兴致越来越好，几乎有些情不自禁。糾德姑姑的烹調，比起他在倫敦常去消遣周末的那些东南海边上旅館里的烹調，显得大不相同，在他看来，这种爱尔兰的

特別風味真叫人吃的暢快。柯尼里斯整天都在為一些瑣屑俗事操心，只有在抽煙，喝老酒，碰上早晨天氣晴朗，或是在買賣上占得一點小便宜的時候，心里才開暢一點；他幾乎沒有什麼享樂的感覺，甚至沒有什麼享樂的欲望，甚至決不相信有辦法使生活過得更好。在他的客人博饒本看來，他是個很機靈的愛爾蘭幽默家，一個不可救藥的浪費金錢的人，上面所說的那些表現不過是他的輕浮任性的裝模作樣罷了。至於糾德姑姑，在博饒本看來簡直是滑稽的化身。他絲毫沒有想到，這個滑稽有趣的人過了個把月也許就會叫人厭煩，在羅斯庫倫土生土長的人們也許從來就不覺得她滑稽有趣，而且他自己的那種離奇古怪的英國人性格和錯誤的英語發音也許在不知不覺中顯得滑稽有趣，讓糾德姑姑開心。後來他太高兴了，不想去睡覺，也許是怕夢見枯燥無味的英格蘭，所以堅持要出去抽一支雪茄，並且到圓塔去找娜拉。其實，他也不必怎麼堅持，因為羅斯庫倫的人們好像並沒有英國人的那種愛阻止人的本能。就拿娜拉來說吧，她愛歇一餐不吃飯，呆在圓塔那里，這就是充足的理由，讓她可以這樣做，讓家里人先睡，把門開着等她回來。正是因為這個道理，博饒本心血來潮，要在深夜里出去走走，人們也不會因為好客，就加以劝阻，或是大驚小怪。說真的，糾德姑姑還巴不得他出去走走，讓她來替他鋪沙發床。於是他就揚長而去，吃得飽飽的，心滿意足，兴致勃勃，要去窺探月光下的山谷。圓塔離羅斯庫倫約莫有半哩多路，離北面小山丘上的那條路約莫有五十碼。小山丘上面有一塊圓圓的荒野的青草地。那條路在過去穿過小山丘，但是自從近代工程為着適應比羊克涅式馬車的需要，把路基改了，使那條路一部分繞着這小山丘，另一部分通過一個壑口；因此從這條路到圓塔，要走大堤上一條小徑，要穿過一些金雀花和荊棘。

就在这个斜坡坎上的小徑上面，娜拉在月光下引目張望，瞧勞倫斯來了沒有。因為望不見，最後她就不再望了，心里焦急，流了一陣淚，就回到那蒼白的塔腳下，垂頭喪氣地坐着，又流起淚來。隨後她无可奈何地安下心来等待，一面哼一首歌——不是愛爾蘭的調子，而是兩個季節以前在英國客廳里流行的一首俗濫的民歌調子——一直哼到仿佛聽到了腳步聲，她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就热切地跳起来，又跑到斜坡坎上。接着又有些时候那声音听不见了，叫人心里悬悬不定。但是那脚步声无可怀疑地又响起来了，她望见一个男子走来，自己喘了一小口气。

娜拉 是你嗎，劳倫斯？（有点害怕）誰在那里呀？

博饒本 （声音从下面小徑傳來）請不用惊慌。

娜拉 哎哟，你說的一口英国音啦！

博饒本 （走上来，看得見了）我得向你作自我介紹——

娜拉 （大吃一惊，往后退）原来不是你！你是誰？你到这里干嘛？

博饒本 （向前走）越萊小姐，我惊动了你，真正抱歉！我叫博饒本，和劳倫斯是朋友，你知道。

娜拉 （寒心）杜依尔先生沒有跟你一道来嗎？

博饒本 沒有，他沒有来，我来了。我希望你不至于不欢迎我。

娜拉 （大为懊丧）杜依尔先生让你費事，我很抱歉！說句实在話。

博饒本 你知道，我是个外方人，是个英国人，所以我心里想，趁月夜来看看圓塔，一定很有趣。

娜拉 是，你原来是来看圓塔的。我还以为——（心里乱了，竭力想鎮靜下来，維持礼貌）呃，当然。我剛才吓了一大跳——夜色很美，是不是？

博饒本 美极了。我得向你說明劳倫斯为什么沒有亲自来。

娜拉 他为什么要来呢？这座圓塔他看够啦，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啦。（有礼貌地）博饒本先生，你看爱尔兰怎样？从前到

过这里沒有？

博饒本 沒有来过。

娜拉 你喜欢爱尔兰么？

博饒本 （猛然現出特別多情的样子）我多么喜欢爱尔兰，恐怕不是言語所能形容出来的。爱尔兰的这种迷人的風景，以及——越萊小姐，这并不是我要恭維你个人——你的这种迷人的声音——

娜拉 （对男子的殷勤也看慣了，絲毫不觉得这話有什么要紧）呸，去你的吧，博饒本先生！你看到我才不过两分钟，而且还是在黑暗里，我敢說，你已經为我神魂顛倒啦。

博饒本 在黑暗里，声音还是一样美呀。况且，我从劳倫斯那里听到过很多关于你的話。

娜拉 （辛酸地滿不在意）你听到过嗎？哼，那倒是非常荣幸，我敢說。

博饒本 我到爱尔兰，头一个指望就是要会見你，其他一切都还在其次。

娜拉 （譏諷地）哎哟！真的嗎？

博饒本 千真万确的。我倒希望你对我有我对你一半的关心。

娜拉 当然罗，我盼望你盼望得要死啦。我敢說你可以想像得到，像你这样一个英国人，在我們这些可怜的爱尔兰人中間，会引起多么大的轰动。

博饒本 啊，你在嘲笑我，越萊小姐，你知道你是在嘲笑我。別嘲笑我吧，我对于爱尔兰以及爱尔兰的一切是很真心誠意的，我对于你和劳倫斯也是真心誠意的。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娜拉 博饒本先生，劳倫斯和我不相干。

博饒本 要是我早就知道这一点，越萊小姐，我就会——
呃——我就会对于我剛才所說的那种迷人的地方，感到
更深刻些——我会——我会——

娜拉 你在跟我談恋爱嗎？

博饒本 （惊吓，張皇失措）說句良心話，我想我是在談恋爱，越萊小姐。如果你再这么說，我就管不住我自己啦，爱尔兰所有的琴音都在你那声音里啊。（她嗤笑他。他猛然神魂顛倒，抓住她的胳膊，她气愤极了）別再笑啦，听見了沒有？我是真心誠意的——这是英国人的真心誠意。我既然向一个女人說出剛才的那番話，我說的就是真心話。（他放开她的胳膊，竭力恢复平时的样子，尽管他还有些神情恍惚）对不起，請你原諒吧。

娜拉 你怎么胆敢对我动手动脚呢？

博饒本 为着你，还有許多事我都敢做哩。这話听起来也許不对，但是我真正——（他停住，用手摸摸額头，不知道說什么好。）

娜拉 我想你應該知道自重。我想你如果是个上流人，我一个人在深更半夜和你呆在这里，你就会宁死也不肯做出这种事来。

博饒本 你的意思是說我这种举动对不起劳倫斯嗎？

娜拉 这与劳倫斯有什么相干？你这种举动是对我粗暴无礼，足見你把我当作什样的人看待。現在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吧。再見了，博饒本先生。

博饒本 別那麼說，我請求你，越萊小姐。請稍等一会儿。請聽我說。我是真心誠意的，絕對真心誠意的。你如果告訴我，我妨害了勞倫斯，那麼，我馬上就離開這地方回倫敦去，和你永不再見。我可以對天發誓，我一定這樣辦。我是不是妨害了勞倫斯？

娜拉 （回答時不由自主地突然感到一陣酸辛）你是否妨害了他，我想你應該比我懂得還更清楚些。你和他見面的時候比我多，你了解他也比我了解他更清楚。你來看我，比他搶先了一步，是不是？

博饒本 越萊小姐，我應該告訴你，勞倫斯還沒有到羅斯庫倫哩。他本來打算比我早到，但是他的汽車出了毛病，恐怕要到明天才能到呢。

娜拉 （容光煥發起來）是真的嗎？

博饒本 是真的。（她放了心，嘆了一口氣）你聽到很高興吧？

娜拉 （馬上戒備起來）高興！我為什麼要高興？我們等他已經等了十八年了，現在再多等一天，我想我們也經得起的。

博饒本 你對他的感情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另外一個人就還有機會，是不是？

娜拉 （大生氣）博饒本先生，我猜想你們英國人也許不同，所以你的話也許沒有什麼壞意思。在愛爾蘭，沒有人會介意一個男子在開玩笑時說的話，也沒有人因為一個女人在這開玩笑時回答了什麼話，就抓住把柄，乘機欺負她。如果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初次見面，還沒有談上兩分鐘的話，就要遭到你所給我的那種待遇，那麼，就沒有一個正

派女人肯和一个男人说话了。

博饒本 你这話我不懂，也不承认。我是真心誠意的，我的意图完全是正当的。我是个英国人，我想你应该懂得，这就可以保证我不会卤莽从事，或是单凭感情冲动；虽然我要承认，你刚才很奇怪地问我是否在跟你谈恋爱，那时候你的声音对于我确实产生了異乎寻常的效果——

娜拉（紅臉）我没有想到——

博饒本（很迅速地）你当然沒有想到。我还不至于那样笨。不过你的声音触动了我的感情，而你却还在嗤笑我，这个我却受不了。你——（又和一阵涌上来的感情挣扎）——你不了解我的——（他哽住了一会儿，接着带着很不自然的鎮定，冲口而出）你願不願做我的妻子？

娜拉（应声而答，毫不迟疑）我不願。这算什么話！（更仔細地看看他）得了吧，回家去吧，博饒本先生，让你的头脑清醒清醒。晚茶后喝波青酒，你还不大习惯，我看。

博饒本（驟然）你是說我——我——我——哎呀，我的天——我喝醉了酒嗎？

娜拉（可怜他）你喝了几大杯？

博饒本（无可奈何地）两大杯。

娜拉 那酒有泥煤的香味，使你沒有注意到它的力量。你最好回家上床休息休息去吧。

博饒本（非常激动）这可使我疑心起来啦，真可怕——真——真——越萊小姐，請你看在老天爷的面上，告訴我真話，我真喝醉了嗎？

娜拉 (安慰地) 你是否喝醉了，明天早上就可以断定。现在跟我一道回去吧，别再想那些了。(她用母亲般的关切，扶着他的胳膊，轻轻地扶他走上小径。)

博饒本 (无可奈何，只好让她扶着走) 我一定是醉啦，醉的很厉害，因为你的声音使我神魂颠倒啦——(给石头绊倒) 不，我敢发誓，我敢对天发誓，越莱小姐，我让那块石头给绊倒了，偶然碰的不巧，真的，偶然碰的不巧。

娜拉 对，当然是偶然碰的不巧。拉住我的胳膊，等到我们由小路走上大路，你就可以不用人扶了。

博饒本 (顺从地拉住她的胳膊) 我现在情况这样讨人厌，越莱小姐，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表示我的抱歉，或者说，怎样才能感谢你的厚道。我怎么就这样出丑呀——(又绊倒了) 噻，这石南花真够他妈的！我的脚给绊住了。

娜拉 走稳一点，稳一点。走吧，走。(他以一个已受判决的醉汉身分，让娜拉把他扶上大路。要是有一个英国女人看到他真是像他自己所假定的那么烂醉，她就会对他又恼怒又厌恶，而娜拉给他的却是同情的宽容，他在这中间看出了一点神圣的品质。他没有猜想到，一个英国男子在鍾情的时候，他的举动正和一个爱尔兰男子在喝醉酒的时候一模一样；他更没有猜想到，娜拉不知道这个事实。)

第三幕

第二天早晨，杜依尔家門前小草坪中間擺着一張早餐桌，博饒本和勞倫斯在桌子兩頭對面坐着。他們剛吃完早飯，正在埋頭看報紙。大部分碗碟都擠在一個上漆的金屬制的大四方黑茶盤里。茶壺是褐色陶器的。沒有銀器。放在菜盤里的黃油是一大整塊。這早餐場面的背景就是住房，一座用石板蓋的粉白的小屋，進屋的門上半截嵌着玻璃。假如有人從這道門走出來，走到花園，他就會看見迎面的就是那張餐桌，右手邊在花園半腰地方就是一道前門，朝大路开着；如果他不進花園，馬上向左轉，他就會穿過一段沒有修剪的矮樹籬笆，繞過房子的盡頭。一座巨大石膏像的殘骸立在籬笆里，沒有人管。經過一百來年的風吹雨打，這座石膏像幾乎風化了，還隱約可以見出它是一座莊嚴的女像，羅馬服裝，手里捧着一個花圈。這種石膏像雖然分明是藝術品，它們在愛爾蘭的花園里卻像是天生自在的。年紀最老的住戶們也說不出它們的來歷；無論就他們的經濟能力還是就他們的藝術趣味來說，這些石膏像跟他們都毫無緣分。

靠近那道小小的前門有一張粗木凳，上面落了好些鳥糞，由於風雨剝蝕，已經破爛不堪了。粗木凳對面躺着一個藤筐，沒有人去管它，它躺在那里或是躺在別處，反正都是一樣。餐桌旁還有一

張空椅子，原来是柯尼里斯坐的，他吃过早飯，就回到家里人都把它叫作“办公室”的那間收租、記賬、存錢的屋子里去。這張空椅子跟勞倫斯和博饒本坐的那兩張一樣，都是硬木架子，中間嵌着黑馬尾的座墊。

勞倫斯站起來，拿着報紙，穿過籬笆走開了。霍德生從花園前門走進來，愁眉苦臉的。博饒本面對前門坐着，看到霍德生的臉色，就猜到事情不妙。

博饒本 你到村子里去過沒有？

霍德生 去也沒有用處，老爺。我們要什麼東西，都從倫敦用郵包寄來。

博饒本 我希望他們昨晚把你安頓得還舒服吧。

霍德生 也不比你睡沙發更壞。到了這種地方，老爺，就得湊合一點。

博饒本 我們還要另想辦法才行。（忍不住高興）這裡究竟怪好玩的。霍德生，你喜歡愛爾蘭人麼？

霍德生 哼，愛爾蘭人在別的地方都好，就是在他們本國不好。在英國的愛爾蘭人我認識的倒很不少，一般地說，我都很喜歡他們。但是在這裡，不瞞老爺說，我好像簡直恨他們。自從我們在考克下船的時候起，我就有這種感覺。我用不着說假話，老爺，我討厭他們。一看見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就生氣；我覺得他們橫豎都不對勁兒。

博饒本 他們的毛病都只在表面，就心腸說，他們却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族。（霍德生轉身走開，不想假裝出附和博饒本的热情）還有一件事，霍德生——

霍德生 (轉过身来)是,老爷。

博饒本 昨晚我和那位小姐回来的时候,你注意到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沒有?

霍德生 (惊讶)沒有,老爷。

博饒本 没有什么——是嗎——? 你可以直率地說。

霍德生 我沒有注意到什么,老爷。你指的是哪一方面呢?

博饒本 嗯——呃——呃——干脆地說,我是不是喝醉了?

霍德生 (吃惊)老爷並沒有醉呀。

博饒本 你看准了嗎?

霍德生 我倒該說是醉的反面,老爷,通常你在喝酒快活的时候,都有一点兴奋,可是昨晚你好像兴致不高,假如要說有什么特別的話。

博饒本 我的确沒有觉得头痛。你尝了波丁酒沒有,霍德生?

霍德生 我只喝了一口,老爷。味道就像泥煤,噢,真难喝!这里人把泥煤叫作“草皮”^①。他們爱喝的就是波青和頂厉害的焦麦酒,我真不明白他們怎样受得住。我宁願喝点啤酒。

博饒本 趁便問你一句,你向我說过,早餐弄不到麦粥吃,可是杜依尔先生却吃到了麦粥呀。

霍德生 是,老爷。很抱歉,老爷。他們把它叫作什么糟糕粥,就是糟糕,比这再好的粥他們就沒有,老爷。

博饒本 对,明早替我預备一点。

① 泥煤(peat),植物浸水腐烂,又經過炭化的煤,用作燃料,有一种香味。爱尔兰人把它叫做 turf,这字在英文是“草皮”。

霍德生走进房子里去，推开門时，正碰見娜拉和糾德姑姑走到門口来，于是就站在一边等她們过去，他摆出一个久經訓練而且备尝艰苦的老僕人的神气。接着他就进了房子。博饒本站了起来。糾德姑姑走到餐桌旁收拾茶盘里的碗碟。娜拉走到粗木凳背后，从前門向外眺望，像个經常无事可干的女人。劳倫斯从籬笆边走回来。

博饒本 早安呀，杜依尔小姐。

糾德姑姑 （想起說“早安”，時間已經太晚了）哦，早安。（还没有挪开碗碟）你吃完了沒有？

博饒本 吃完了，謝謝你。对不起，我們沒有等你。乡下空气好，所以我們起来很早。

糾德姑姑 这还叫早嗎？我的老天！

劳倫斯 糾德姑姑也許六点半就吃过早飯啦。

糾德姑姑 唏，你这人！——把客厅的椅子搬到花园里来，让博饒本先生在这样的空气里吃飯，害他冷得要死。（向博饒本）博饒本先生，你为什么纵容他干这沒头脑的事呢？

博饒本 請你放心，我喜欢戶外的空气。

糾德姑姑 得了吧！你怎么能喜欢这样違反自然的事呢？我希望你昨晚睡得好。

娜拉 夜里三点钟，有什么东西扑通响了一声，你惊醒了沒有？当时我怕是房子塌下来了。不过我通常睡的不熟。

劳倫斯 我仿佛記得十八年前，客厅里那張沙发有一只腿老是突如其来地脫下来，是不是沙发脫了腿，湯姆？

博饒本 （赶忙地）哦，不要紧，我并没有受伤——至少——呃——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糾德姑姑 哎哟，真丢人！我吩咐过巴澤釘上一个釘哩。

博饒本 他倒是釘了，杜依尔小姐，是有一个釘，的确的。

糾德姑姑 哎，哟，哟！ 嚙！

一个稍显老相的农夫从花园的前門走进来。他身材短小，皮肤坚韧，面孔像泥煤捏的；声音很沉重，有些粗魯，像有意向人挑战似的，但其实只能引人怜悯，因为那是个飽經艰难困苦的人的声音。他的年龄相当大了，过去也許穿过长后襟的粗絨衫和短套褲；但是他現在的穿著却很像样，黑色上衣，高頂帽，鹿毛色长褲。他的臉洗得要多干淨有多干淨，不过这話的含义并不很多，因为洗臉的习惯是近来才养成的，还不太合口味。

新来客 （站在前門口）上帝保佑在座的諸位！（他向花园走了几步。）

劳倫斯 （施恩寵似的，在花园里隔着些路向他說）是你嗎，瑪太·哈費干？你还記得我嗎？

瑪太 （故意粗魯直率）不記得，你是誰？

娜拉 哦，我敢說，你一定还記得他，哈費干大爷。

瑪太 （不大願意地承认了）我猜想这就是从前那位年輕小伙子劳倫斯·杜依尔。

劳倫斯 对了。

瑪太 （向劳倫斯）听說你在美国很走运啦。

劳倫斯 还好。

瑪太 我想你在美国看見过我的兄弟安德吧。

劳倫斯 沒有。美国地方那么大，在那里找一个人，就像在一捆草里找一根針。听說你兄弟在美国是个大人物啦。

瑪太 他的确是个大人物，謝謝上帝。你父亲在哪里？

糾德姑姑 他在屋里办公室里，哈費干大爷，他在跟巴涅·杜

元和敦卜賽神父商量什么事哩。

瑪太一声不响，毫不客气地就往屋里走。

劳倫斯（瞪眼望着他进去）老瑪太有了什么毛病吧？

娜拉 沒有。他一向就是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問？

劳倫斯 他一向对我并不是这样。从前他对劳倫斯少爷是很客气的，我老是以为他太客气了。可是現在他那样粗魯、冷淡，像一只狗熊似的。

糾德姑姑 当然罗，人家在土地购买法令頒布以后，买了一个庄业啦，人家不靠別人啦。

娜拉 变化可大啦，劳倫斯。遇着老佃戶們，你簡直不認識他們啦。跟他們說句話，就太冒昧啦，至少他們有些人是这样。（她走到餐桌旁，收拾桌布，帮助糾德姑姑把它折起。）

糾德姑姑 我不知道他要找柯尼里斯干嘛。自从他上次繳清了租金的旧欠，他就沒有上过咱們的門了。他繳錢的时候，一点也不客气，就像把錢扔到你爸爸臉上似的。

劳倫斯 原来如此！他們这批人当然都恨我們，像恨恶鬼似的。哼！（不高兴）我亲眼看見过他們在那間办公室里，对我父亲夸奖我是多么乖的孩子，对父亲滿口奉承，左也是您老爷，右也是您老爷，但是同时他們的手指却在发痒，想捏住父亲的脖子。

糾德姑姑 真不懂他們为什么要存心害柯尼里斯？多亏了他，瑪太才租到了他那个庄业。柯尼里斯看瑪太是个刻苦耐劳的正派人，总是支援他呀。

博饒本 他能刻苦耐劳嗎？对于一个爱尔兰人来说，这可

难得。

劳倫斯 刻苦耐劳！我还年轻的时候，那家伙的刻苦耐劳就叫我看着难受。我告诉你，爱尔兰人的刻苦耐劳是不近人情的，简直比珊瑚虫还更厉害。英国人才算懂得怎样对付工作，不得不干，他才干，干起来叫他不敷衍塞责是很不容易的；爱尔兰人却不然，他要一直干下去，好像不干就活不了似的。瑪太·哈費干那家伙和他的兄弟安德把山坡上一块石头地垦成了一块耕地，用手指头把地挖好刨好，等到第一季白薯收了，才有钱买锹。从前只能长一根麦子的地方，他们说要叫它长两根；从前石头缝里连杂草也不生的地方，他们弟兄俩居然叫它长上一大片的麦苗。

博饒本 那真了不起。只有伟大的民族才能产生这样的人。

劳倫斯 你是说，才能产生这样的傻瓜！那些工作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把地垦出来了，地主就叫他们每年出五镑钱的地租，他们出不起，地主就把他们赶走了。

糾德姑姑 他们走后，比勒·波恩就把那块地承租来了下。

波恩出得起地租，哈費干他们为什么就出不起呢？

劳倫斯 (气愤)你明明知道，波恩从来就没有出过地租，他只是答应出地租，想把那块地弄到手再说。可是他从来就没有出过地租。

糾德姑姑 那是因为安德·哈費干用砖头砸他，把他砸伤了，他以后就没有恢复过来。因为这件事，安德才逼得逃到美国去了。

博饒本 (义憤形于色) 誰能怪安德呢? 杜依尔小姐, 誰能怪安德呢?

勞倫斯 (不耐煩) 呸, 廢話! 一個人迫于飢餓, 不得不放棄他的庄業, 碰到另一個人也是迫于飢餓, 不得不把那個庄業接種下來, 他就要把那接種的人謀殺掉, 這種人怎麼要得? 你會干出這樣的事來嗎?

博饒本 是。我——我——我——我(氣急得說不出話來)——我要把那混賬的地主槍斃掉, 把那該死的經紀人的脖子扭掉, 用炸藥把那块耕地連同都柏林宮堡^① 一齊炸光。

勞倫斯 哼, 對! 你倒做過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而且從中也得過不少的油水! 這是徹頭徹尾的英國人的作風! 你們定了壞法律, 把土地全賣出去, 到了你們在經濟方面的無能產生了天然不可避免的壞結果, 你們就現出滿腔義憤, 把執行你們親手制定的法律的那些人殺掉。

糾德姑姑 博饒本先生, 勞倫斯的話請你不必介意。無論如何, 現在并不要緊了, 因為現在這裡已經沒多少地主, 不久就會完全沒有地主了。

勞倫斯 恰恰相反, 不久就會到處是地主, 到了那個時候, 瞧着愛爾蘭遭殃吧!

糾德姑姑 勞倫斯, 你總是滿腹牢騷。(向娜拉) 來, 快点, 我們去和面, 好做餅, 讓他們談下去, 他們不歡迎我們留在这里。(她拿起茶盤, 走進屋里去。)

博饒本 (站起來, 殷勤阻止) 哎喲, 杜依尔小姐, 說實在話, 說

① 都柏林宮堡, 英國統治的政權機構所在地, 有著名的監獄一所。

实在話——

娜拉手里拿着折好的桌布，跟糾德姑姑进屋去，临走时看了博饒本一眼，使他哑口无言了。他望着她走进去了，然后走到劳倫斯跟前，突然一本正經地和他說話。

博饒本 我說，劳倫斯。

劳倫斯 說什麼？

博饒本 昨晚我喝醉了，向越萊小姐求过婚。

劳倫斯 你——真的???哈，哈，哈！（他放声大笑，笑出的是爱尔兰語音中的假嗓音，在英国通常不用这种假嗓音发笑。）

博饒本 你笑什么？

劳倫斯 （馬上止笑）我不知道。你这种事情是要惹爱尔兰人发笑的。她答应了你沒有？

博饒本 我永远不会忘記，尽管爱尔兰人向来仗义，尽管我完全在她的支配之下，她居然拒絕了我。

劳倫斯 那么，她就太不明智了。（想了想）喂，我問你，你什么时候喝醉了的？你和她从圓塔那里回来的时候，是很清醒的呀。

博饒本 不，劳倫斯，我确实是喝醉了，說起来很抱歉。我喝了两大杯老酒，回来得靠她扶着走。这是你一定注意到的。

劳倫斯 我並沒有注意到。

博饒本 她的确扶了我回来。

劳倫斯 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句，你过了多久就求起婚来呢？你那时候認識她还不过两个钟头。

博饒本 恐怕还不到两分钟。我到达这里的时候，她不在家。

我是在圓塔那里和她初次見面的。

勞倫斯 哼，你就像个三岁小孩，放你在爱尔兰乱撞，不加約束，可真有点危險！想不到波青酒那样快就上了你的头！

博饒本 不是上了头，我想。我并没有觉得头痛，而且我說話还是清清楚楚的。不，波青酒走的是心，不是头。我该怎么办才好？

勞倫斯 不必怎么办。你还要办什么呢？

博饒本 这里牵涉到一个很微妙的道德問題。問題是：我当时是否醉得够厉害，对于这次求婚可以不負道义上的責任呢？还是我当时本来很清醒，而且現在毫無疑問地是清醒的了，在道义上應該再去求她一次呢？

勞倫斯 我說應該对她多观察观察，再作决定。

博饒本 不，不，那可不对。那未免不漂亮。有道德責任，还是沒有道德責任，我只有这么一个选择。所以我想知道当时我究竟醉到了什么程度。

勞倫斯 不过有一点至少是很明显的，你当时确实又多情，又多嘴。

博饒本 你这話說得对，勞倫斯，我承认。她的声音对于我实在产生了異乎寻常的影响。啊，那一口爱尔兰音！

勞倫斯 （同情地）是，我懂得。我初到倫敦的时候，差一点沒有請一个飯館女招待跟我私奔，因为她的一口倫敦白教寺区口音太高貴了^①，太动人了，太漂亮了——

① 白教寺区，东倫敦工人区，犹太人較多。在統治階級看来，这区的語音“不登大雅之堂”。

博饒本 (生气)娜拉小姐又不是女招待,是嗎?

劳倫斯 得了吧!我那位女招待还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博饒本 你把每一个英国女人都看成一个天使。在这方面,劳倫斯,你的趣味却不大高明。娜拉小姐是属于比較高尚的一种类型的,在英国要想找到她这种类型的女人可不容易,除非在貴族階級的最好的女人中去找。

劳倫斯 去他媽的貴族階級!你知道娜拉吃的什么嗎?

博饒本 怎么扯上吃的!你这是什么意思?

劳倫斯 早餐哩,茶,黄油面包,偶尔有一薄片鹹肉,在特別的时节,比如說,她过生日那天,有一个鸡蛋。午餐只有一样菜,别的什么也沒有。到了晚上,又是茶和黄油面包。你們英国女人每天狼吞虎咽地吃上三餐到五餐肉食,你拿娜拉来比她們,当然觉得娜拉是个窈窕的仙女了。不同的不在类型,而在一种女人吃的不合理,但是吃的太好;另一种女人也是吃的不合理,但是吃的太少。

博饒本 (发火了)劳倫斯,你——你——你真使我作嘔,你这該死的笨蛋!(他气的一屁股坐到粗木凳上,几乎把凳子都坐垮了。)

劳倫斯 把稳一点!把稳——一点。(他大笑,坐到餐桌上。)

柯尼里斯·杜依尔、教卜賽神父、巴涅·杜元和瑪太·哈費干从屋里出来。杜元身体魁梧,短胳膊,圓脑袋,紅头发,靠近中年,性情乐观,最会开譏嘲的、淫秽的、侮神的或只是恶毒的无聊玩笑,对于和他不同的性情和見解都表示一种狂暴魯莽的不能容忍,这一切都說明他的精力和能力都被浪費了,糟蹋了,其原因在于缺乏充分的訓練和社会压力,来使这种精力和能力用于有益的活动方面,培养出一个好性格来;因为他本来并不愚笨或是軟弱。他毫无顾忌地不修边幅,不过因为他滿身是磨坊里的粉和灰,他

的不整洁就不大显得出来；他穿的那身衣服虽没有洗刷，却是用时髦裁缝用的粗麻布做的，他选了这种材料，显然是为着好看，并不是怕花钱。

瑪太·哈費干很不自在，偷偷地从籬笆那边繞着花园边缘走，走到藤筐附近才站住，他觉得在那里才不碍旁人的事。神父走到桌旁，拍了拍劳倫斯的肩膀。劳倫斯猛回头，看见是敦卜賽神父，就从桌子上跳下来，很热情地和他握手。杜元夹在敦卜賽神父和瑪太中間，走到花园来。柯尼里斯站在餐桌的另一边，轉身向博饒本，博饒本很和蔼地站了起来。

柯尼里斯 我想我們大家昨晚都在这儿会过面，用不着介绍了。

杜元 我还没有那个荣幸。

柯尼里斯 啊，对了，巴涅，我搞忘了。（向博饒本）这是杜元大爷，你在車上望见的那个漂亮磨坊就是他开的。

博饒本 （逢人都高兴）会见你，我高兴极啦，杜元大爷，真是荣幸得很。

杜元拿不稳对方对他是奉承还是表示恩宠，带着独立自主的态度点了点头。

杜元 劳倫斯，你过得好？

劳倫斯 頂好，謝謝你。你是用不着問的啦。（杜元露着牙齿笑笑，然后两人握手。）

柯尼里斯 劳倫斯，給敦卜賽神父搬把椅子来。

瑪太·哈費干赶忙跑到桌子的最近的一头，拿了一张椅子，摆在藤筐附近；但是劳倫斯已經从桌子的另一头取了一张椅子，摆在桌子前面。敦卜賽神父接受了这个比較靠中心的位置。

柯尼里斯 請坐，巴涅；你也坐下，瑪太。

瑪太还在請神父坐他拿的那張椅子，杜元就搶着坐上去。可怜的瑪

英国佬的另一个島

太让磨坊老板吓唬住了，低声下气地把藤筐翻轉过来，坐在上面。柯尼里斯把自己坐着吃飯的那張椅子挪到神父右边坐下。博饒本回到粗木凳上。劳倫斯走过去打算和他并坐，博饒本慌張地拦阻他。

博饒本 這張凳子經得起两个人嗎，劳倫斯？

劳倫斯 大概不行。請別让，我站着好了。（他站在凳子后面。）

除掉劳倫斯，他們都坐下来了；場面很严肃，很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

柯尼里斯 敦卜賽神父，也許还是請你說明一下。

敦卜賽神父 不，不，还是請你說，教会向来不管政治。

柯尼里斯 劳倫斯，你有沒有意思要当国会議員？

劳倫斯 我嗎？

敦卜賽神父 （鼓勵他）对，說的就是你。为什么不能是你呢？

劳倫斯 我恐怕我的主張不会受到大家欢迎。

柯尼里斯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巴涅，你明白嗎？

杜元 爱尔兰的政治确实是烏黑一团糟，太糟了。

劳倫斯 你們的現任議員怎么样，他要退休了嗎？

柯尼里斯 不，我看他还打算退休。

劳倫斯 （疑問神气）那么，怎么样？

瑪太 （魯莽而辛辣地喊）現任議員說了許多怪話反对地主，我們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一生都坐在城里办公室里，从来沒出过門，有什么資格配談土地問題？

柯尼里斯 他叫我們都厌烦了。他簡直不知道分寸。不能每一个人都占有土地呀，总要有些人来占有土地，好雇用別人才是。要是杜元和瑪太这样的殷实戶不能占有土地，

这个世界可就糟啦。但是像巴澤·法越尔那一班人，哪个有头脑的人主張过要分地給他們呢？

博饒本 不过哈費干大爷过去所受的那些苦，当然要归咎于爱尔兰的地主制度。

瑪太 別管我受的什么苦。我受了什么苦，我自己明白，用不着你来告訴我。我要的只是我亲手垦出的那块地，我多要了一分嗎？柯尼里斯·杜依尔，你是知道的，請你說一說。我对于我的一份責任，担負得起，还是担負不起？
(很气忿地向柯尼里斯咆哮)巴澤·法越尔什么也不懂，我能同他比嗎？他受过什么苦，我倒要知道知道。

柯尼里斯 我說的正是你那話。我并没有拿你和什么人打比，把你比坏了。

瑪太 (气还不平)那么，你說拿地給巴澤，是什么意思？

杜元 安靜一点，瑪太，安靜一点。你就像一只烂脊梁的狗熊一样。

瑪太 (气得发抖)你是什么东西，敢教訓我？

敦卜養神父 (責备)喂，喂，瑪太！別来这一套。人家并非故意要得罪你，你就生气，这話我告訴过你多少遍了。你不懂得，柯尼里斯·杜依尔所說的話正是你要說的話呀。

(向柯尼里斯)你說下去吧，別管他。

瑪太 (站起来)要是你們把我的地拿給巴澤那批人，我就走了。
我——

杜元 (极不耐煩)呸，誰要把你的地拿給巴澤，你这蠢家伙？

敦卜養神父 安靜一点，巴涅，安靜一点。(严厉地向瑪太)瑪太，我

告訴过你，柯尼里斯·杜依尔并没有說什么反对你的話。你的神父說的話你偏不相信。那我就走开吧，免得呆在这里惹得你对教会犯罪。再見吧，諸位。（他站起，大家跟着站起，除掉博饒本。）

杜元 （向瑪太）瞧！你这爱鬧脾气的笨蛋，該这样对付你。

瑪太 （吓坏了）敦卜賽神父，請別說走的話。我原来沒有絲毫的意思要得罪你或是教会。我知道，我一談到土地，就有点儿性急。对不起，請你原諒。

敦卜賽神父 （威風凜凜地回到座位）好吧，这一次我姑且包涵一点。（他坐下。大家都坐下，除掉瑪太。敦卜賽神父正要叫柯尼里斯說下去，想到瑪太，轉过头来向他表示一点恩惠）坐下吧，瑪太。（瑪太弄得垂头丧气，忍辱坐下，一声不响，显出一副可怜相，把眼光从这一个說話的人轉到另一个說話的人，非常专心地而又将信将疑地想明白他們說的是什么）說下去吧，杜依尔先生。說得不周到的地方我們可以原諒。說下去吧。

柯尼里斯 劳倫斯，情形你該明白了。在这个地区，我們这批人終于得到土地了，我們不願再受政府干涉啦。我們要派一种新派人到議會去，这种人要知道庄业主才是国家的支柱，他要不顾城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乱喊，也不顾乡下雇农們的愚蠢的主張。

杜元 对，他还要能够自己花錢，住在倫敦，等到爱尔兰实行自治的时候再說，不要找我們捐什么款。

敦卜賽神父 对，巴涅，你这点提得很好。在政治上花錢太多，教会就要挨餓。一个国会議員对于教会，應該是一种

帮助，而不是一种负担。

劳倫斯 湯姆，这議員的事对你倒是个好机会，你的意思如何？

博饒本 （反对似的，但是自觉重要了，微笑）我可沒有資格得这个議席。还有一层，我是个撒克逊人。

杜元 一个什么人？

博饒本 一个撒克逊人。一个英国人。

杜元 一个英国人。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英国人还叫作那个。

瑪太 （机灵地）如果我可以冒昧說句話，神父，我說一个英国新教徒在土地問題上，比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也許想得比較公道些，而且比較敢于說話些。

柯尼里斯 不过劳倫斯也差不多就等于一个英国人呀？劳倫斯，是不是？

劳倫斯 爸爸，請你別再打算要我去当議員了。

柯尼里斯 为什么呢？

劳倫斯 我有些坚决主張，对于你們怕不合适。

杜元 （嚷着嘲笑他）劳倫斯还是从前那样勇敢的芬尼安党人①嗎？

劳倫斯 不，那位勇敢的芬尼安党現在年紀大了一些，也許比从前更傻了。

柯尼里斯 你有什么主張，跟我們有什么相干？你知道你父亲买到了庄业，瑪太也买到了庄业，巴涅也买到了磨坊。

① 芬尼安党，在美国的爱尔兰人的爱国組織，目的在鼓吹爱尔兰革命，推翻英国統治。

我們这些人現在只要求旁人不要干涉我們。这一点你不至于反对吧？

勞倫斯 我当然反对。我不贊成对任何人，或是对任何事情，不加干涉。

柯尼里斯 (生气) 呸，你这蠢小子，这是什么話。我替你找到一个机会，让大家提議派你去当議員，你却站在那里当着我的面說些傻話，还自以为很聪明。你究竟是干还是不干呢？

勞倫斯 好吧，如果你們要我干，我就引为荣幸，去干吧。

柯尼里斯 (气消了，还不大高兴) 那么，你原先为什么不馬上就答应下来呢？幸亏你終于打定了主意。

杜元 (疑心) 別忙，別忙。

瑪太 (又抱怨，又怕神父，弄得愁眉苦臉) 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儿子，就让他去当議員。还要問問他对于土地究竟有什么主張，敦卜賽神父，你看对不对？

勞倫斯 (馬上向瑪太开火) 我来回答你，瑪太。过去把土地交給那些老地主們，至于土地如何利用，在地里做工的人們情形如何，却不責成地主們严格負責，我一向认为这种办法是愚蠢的无益的懶办法。我亲眼看見过，那些地主們一心一意只想从土地上尽量榨取，好拿到英国去花。他們把土地輾轉典押，押到后来沒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业主，或是有力量把它好好地經營，尽管他有这个心願。不过我可以干脆地告訴你，現在如果有人主張把这些土地轉到一大批像你这样的小农手里，也不責成你們負責，以

为这样办就可以使情况好转，我敢说这样看法是错误的。

瑪太 (不高兴)你有什么资格小看我？我猜想因为你父亲做过土地经纪人，你就自以为了不起。

劳伦斯 你又有什么资格小看巴泽·法越尔呢？我猜想因为你有几块地，你就自以为了不起。

瑪太 巴泽·法越尔吃过我所吃过的苦头吗？你说说看。

劳伦斯 他将来会吃到苦头，如果他落到你们这批人权力之下，就像你们过去落到老地主们的权力之下那样。难道你以为你自己穷苦、愚昧、日夜辛苦劳动到昏头昏脑，你对于完全没有土地的人们，就不会像老地主尼克·莱斯屈朗基那样贪婪，那样压迫人吗？莱斯屈朗基还是个受过教育、见过世面的人，他看见一百镑钱，还不至于像你看见五个先令那样眼红。他的地位比巴泽·法越尔高得多，不至于妒忌他；而你的地位只比巴泽高那么一点，你会拼命不让巴泽升到和你一般高。这一点你自己是很明白的。

瑪太 (面孔气得发黑，低声嘀咕)我走啦。(他打算站起，杜元拉住他的上衣，强迫他坐下)让我走呀，我说。(提高嗓子)别拉我的衣服，巴涅·杜元。

杜元 坐下来，你这糊涂蛋！(低声)你不愿留一会儿，好投票反对他吗？

敦卜赛神父 (举起一个手指)瑪太！(瑪太萎缩下来)瞧你的！得了吧！这套关于巴泽·法越尔的话有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为他这样吵吵闹闹？

劳伦斯 因为过去利用了巴泽这样人的贫穷，以廉价商品在

世界市場上和英国竞争，才逼得英国人来毁灭爱尔兰。如果我们现在凭贱价劳动力做买卖，只要我们从穷困中稍微抬起一点头来，英国人就会又来毁灭我们，我们也就活该倒霉！如果我当了議員，我就要提出一个法令，不准你们每星期给巴澤的工錢在一鎊以下，（他們都吓了一跳，几乎怀疑沒有把話听真）而且不准你们强迫他做的工作，比强迫花五十多鎊买来的馬做的工作还更重。

杜元 什么!!!

柯尼里斯 （吓呆了）一鎊錢一星期——，老天爷，这小子发瘋啦！

瑪太觉得真是无法容忍了，張着大嘴望着神父，好像希望他馬上就干脆把勞倫斯的教会会籍开除掉。

勞倫斯 沒有一鎊錢一星期，一个人怎么能結婚，怎么能过像样的生活呢？

敦卜賽神父 哎呀，这些年来你都在哪里过的？你做着什么梦？哼，在座的这几位老实人自己从土地上还掙不到一鎊錢一星期，哪能給那么多錢給雇工？

勞倫斯 （渾身发火）他們既然出不起这么多的工資，那就只好請他們让位給出得起的。爱尔兰就不該有个抬头的机会嗎？从前把爱尔兰拋給有錢人，現在有錢人既然把她的肉吃光了，就得把她的骨头拋給穷人，穷人沒有別的可吃，就只好吸她的骨髓啦。如果找不到有面子的人去占有土地，就得找有能力的人；如果找不到有力的能人，我們至少也要找有資本的人。总之，誰也比瑪太强，他既沒有面子，又沒有能力，又沒有資本，有的只是畜生般的勞

动力和貪財好利，老天保佑他吧！

杜元 我們并不都是像瑪太那樣衰弱的老廢物呀。（开玩笑似地向他所描写的对象說）瑪太，你說是不是？

勞倫斯 就近代工业用途來說，你和瑪太也只是半斤八兩，巴涅。你們全都是些小孩子，我在里面活动的那个大世界已經走得很远，把你們落在老后啦。無論如何，咱們爱尔兰人生来就不是当庄业主的，咱們在这方面永远做不出什么大好处来。咱們就像犹太人，上帝給咱們的是头脑，叫咱們在头脑方面下耕种培养的工夫，不要去管那些泥土和蚯蚓。

敦卜賽神父（略帶譏諷）哦！你原来还是要把我们变成犹太人哟。我想我也得考問你一下，你要提議的第二件事当然就是把所謂爱尔兰教会的独立廢除掉，把它变成国教罗①。

勞倫斯 对呀，为什么不那样办呢？（大家惊惶。）

瑪太（怨恨）他是个宗教叛徒。

勞倫斯 咱们的天主教，是用圣彼得作基础建筑起来的，圣彼得从前倒釘在十字架上釘死了，罪状就是他是个宗教叛徒②。

① 英国从十六世紀起，把新教定为国教，受政权控制。爱尔兰人多半信天主教，天主教不能納入崇奉新教的国教，所以爱尔兰教会离开政权而独立，权力特別大。爱尔兰教会反对定国教，也就是因为这个緣故。

② 圣彼得是耶穌最大的門徒，是天主教所特別崇拜的。耶穌被捕后，彼得三次否认自己是耶穌的門徒，希望免遭牽累，后来才追悔。他的受刑不見《新約》。

敦卜赛神父（用安详的有权威的尊严气派，止住杜元发火）这话倒是真的。玛太·哈费干，你什么也不知道，就不要开口，让你的神父去对付这个年轻人。劳伦斯·杜依尔，上帝赐福的圣彼得之所以被钉死，不管是因为什么理由，也决不是因为他是新教徒。你是新教徒吧？

劳伦斯 不，我是个天主教徒，还不太糊涂，所以还能认识到新教徒如果和国家政权完全割断了联系，他们对于我们爱尔兰人就更加危险。所谓爱尔兰教会在今天比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巩固些。

玛太 敦卜赛神父，请你告诉他，在那次教税战争中，我母亲的姑母就在罗斯库伦大街上被一个兵士用枪打死了。（疯狂地）哼，他现在又来要我们出教税①。他——

劳伦斯（带着傲慢和鄙夷的态度打断了玛太的话）哼，又要你们出教税！你免过教税吗？从前你把教税交给神父本人，后来你把同样多的钱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地主又把它交给教会维持基金会。从前你的地更值钱些吗？要多缴些教税吗？议会的法令并没有改变什么，只是改变了剥削你的那个人的领带②，难道你就让这种法令骗住了吗？玛太·哈费干，我告诉你，对你这样的人我要怎么办，我要你把教税缴给你自己的教会。我要把天主教定为爱尔兰的国

① 教税是在政教不分立的条件之下由法律规定要教徒缴纳维持教会用度的税款，直接交给教会。如果教会脱离政权而独立，则经费由教会向教徒征募，实际上还是由地主作为租税的一部分来征收。

② 意思说，从前剥削者是不带领带的神父，现在剥削者是带领带的地主。

教，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我由于教养，一向把自己看作伟大的神圣的天主教会中的一分子，眼看这个教会向你这种愚昧、迷信的人伸手讨饭吃，你以为我能够容忍下去吗？我要教会超于世俗的需要，正犹如我要教会超于世俗的骄傲和野心。对，我还要爱尔兰去跟罗马争教皇的位置，争天主教的首都，因为罗马过去尽管有许多殉道烈士在那里流过血，一直到今天它在内心里还是信奉多神教的，而在爱尔兰哩，人民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人民。

敦卜赛神父（惊駭，但是并不因此不高兴）呸，你这人！你比彼得·克干还疯得更厉害呀。

博镜本（一直非常惊讶地听着这席话）劳伦斯，你真使我大为惊讶，真没有想到你初上台就出这样的风头！（严肃地）不过我虽然很佩服你那真正了不起的口才，我却要请你不要背弃咱们自由党的大原则，就是不定什么国教。

劳伦斯 我并不是一个自由党，绝对不是！一个没有定为国教的教会是个最暴虐的制度，叫一国人民痛苦呻吟。

博镜本（愁眉苦脸）别说似是而非的话，劳伦斯，我听着胃都痛起来啦。

劳伦斯 你在爱尔兰不久就会看出我的话是真的。瞧瞧敦卜赛神父！他就是不受国教拘束的，对于国家政权，他用不着希望什么，也用不着害怕什么，因此他在罗斯库伦这里是个天字第一号的有势力的人。只要敦卜赛神父看着他不顺眼，罗斯库伦派去的议员会吓得发抖。（敦卜赛神父微笑，劳伦斯这样承认他的权威，他倒毫不讨厌）再瞧瞧你自己，汤姆，

你对受国教拘束的坎特伯雷大主教^①一天内冒犯十次也不要紧，但是你敢说一句话去得罪一个不皈依国教的教徒！在今天，保守党才是唯一的不受僧侣骑在头上的党——神父，我说“僧侣骑在头上”，请你别见怪（敦卜赛神父大度包涵地点点头）——因为保守党是唯一的把教会定成国教的党，如果一个僧侣只站在教会一边而不同时站在国家政权一边，保守党就可以不让他当主教。

他停住了。大家哑口无言地呆看着他，等着神父去回驳他。

敦卜赛神父（法官断案气派）年轻人，你当不成罗斯库伦的议员啦；但是你脑子里真有一套，连用梳子也梳不清。

劳伦斯 爸爸，我很抱歉，使你失望了。不过我早就告诉过你，要我去当议员是不行的。现在我这位候选人最好退场，让你们去商量继任人选吧。（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报纸，在鸦鹊无声中穿过篱笆走开了，在场的人都转眼瞟着他走，一直到他绕过屋角，看不见了。）

杜元（发呆）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敦卜赛神父 他是个聪明小伙子，前途还未可限量哩。

玛太（惊惶）你是不是要派他去当议员？让他把老地主莱斯屈朗基弄回来对付我，要我出教税，把我的土地抢去给巴泽·法越尔那批人？你要抬举他，就因为他是柯尼里斯的独子，是不是？

① 坎特伯雷大主教是英国教会中的最高权威。

杜元 (凶狠地) 呸，別再說廢話啦！誰要派他去當議員？也許你希望我們把你派到議會里去，好把你對於你那块臭白薯地的忧虑說給他們听听，讓他們开开心。

瑪太 (悲傷) 我受了一輩子的苦，還要來受你的氣嗎？

杜元 呸，你那些受苦的話我听够了。從我們小時起，一直就只聽到受苦。不是你的苦，就是別人的苦；不是別人的苦，就是愛爾蘭這個老國家的苦。見鬼，就仗着彼此受苦，咱們怎麼能活下去呢？

敦卜賽神父 你倒說得對，巴涅·杜元。只是你有点太愛說鬼了。(向瑪太)如果你多想一点上帝賜福的聖徒們受的苦，少想一点你自己受的苦，你就會發見從你那個小莊子到天堂，路程要縮短好些啦。(瑪太正要答話) 瞧，你又來了！够啦，甬說啦！我們知道你存心是好的，我也並不生你的氣。

博饒本 哈費干大爺，這一切道理很簡單，你一定看得出。我的這位朋友勞倫斯·杜依爾是頂會說話的，可惜他是个保守黨，而且還是個徹頭徹尾的舊式保守黨。

柯尼里斯 我可不可以問你，博饒本先生，你怎見得他是个保守黨？

博饒本 (鎮定下來，準備作一次政治演說) 呃，杜依爾先生，你知道，愛爾蘭人性格中本來就有点頑強的保守主義。勞倫斯本人就說過，惠靈敦公爵是个最典型的愛爾蘭人^①。這話固

① 惠靈敦公爵(1769—1852)，英國在滑鐵盧戰役戰勝拿破侖的主將，當時保守黨的領袖，愛爾蘭人。

然很离奇，但是也很有些道理。我是个自由党，你们都知道我们自由党的大原则是什么，是和平——

敦卜赛神父（虔诚地）赞成，赞成！

博饒本（受到了鼓励）谢谢你。还有节流——（他停下来，等再有人表示赞成。）

瑪太（畏缩地）节流是个什么意思呀？

博饒本 节流的意思就是大大裁减捐税的负担。

瑪太（恭恭敬敬地表示赞同）很对，很对，先生。

博饒本（敷衍地）当然罗，还有改革。

柯尼里斯
敦卜赛神父
杜元

（照例地同声说）当然。

瑪太（仍然有些猜疑）改革是个什么意思，先生？它是不是说要改变现状？

博饒本（气派十足）哈费干大爷，这就是说，要保持自由党以前所带给人类的那些改革，至于将来的发展，就要信任自由的人民在那些改革的基础上采取自由的行动。

杜元 那就对，不再有什么干涉。我们现在都很好，我们要求的只是让我们搞我们的。

柯尼里斯 关于爱尔兰自治，你是怎样看法？

博饒本（站起来，好把话说得更有气派）如果不用夸张的辞句，我就真无法说出我对于自治的感想。

杜元 怕在敦卜赛神父面前不好说，是不是？

博饒本（没有懂得杜元的意思）不错——呃——哦——对。我所

能說的只有一句，作为一个英国人，对于英爱联邦，我真感到羞愧万分。这是我們英国史上的一个大污点。我期望有这么一个时候——这个时候不会很远，諸位，因为人类也都在期望着它，而且用毫不含糊的語气在坚持爭取它的到来——我說，我期望有这么一个时候，那时候爱尔兰議會又要在学院草坪的碧綠的草地上巍然聳立，而联邦国旗，那个衰頹帝国主义的可恨的徽帜，要用一面青旗来代替，这面旗要和它在上空飄揚的那个島国一样青。在这面旗上，我們只給英国要求留下一小块記号，来紀念我們的偉大的自由党，和我們偉大的老領袖的不朽英名①。

杜元 （热情地）說实話，他真說得漂亮。（拍自己的膝蓋，向瑪太使眼色。）

瑪太 望你多加一把勁，先生！

博饒本 諸位，我不再說下去了，好让你们們商量商量，我本来很想多談談自由党对于大多数爱尔兰人民的宗教信仰所作的貢獻，不过現在我只說这一点，依我的愚見，你們所选的議員——無論他的个人信仰如何——必須热烈地拥护宗教自由，而且为着证明他拥护宗教自由，必須尽他的能力，提出大量的捐助，来帮助敦卜賽神父为罗斯庫倫人民所做的偉大的慈善工作。（敦卜賽神父鞠躬）此外，人民体育活动的問題虽然比較小，但是仍然頂重要，也不能忘

① 老領袖指格萊斯敦。格萊斯敦对爱尔兰施行过高压手段，采用了强制法令。对他的贊美就是諷刺。

掉。地方板球俱乐部——

柯尼里斯 什么俱乐部？

杜元 如果你指的是板球，这里却没有人打板球。

博饒本 那么，就说掷铁环吧。我想，昨晚我看见有两个人——不过这些都只是细节问题，暂且不谈吧。主要的是你们的议员候选人，不管他是谁，必须有点财产，能帮助地方，不至成为地方的负担。如果他是我们英国人，他对于众议院的精神影响就会很大，就会无比地巨大！请原谅我说了这几句话，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感觉到，这实在是冒昧之至。再见吧！诸位。

他气派十足地转身向前门，很快地走开了，头微偏，眼睛向上扬起，自庆在政治勾当中做了一件得意的事。

瑪太 (骤然敬畏) 再见，先生。

其余的人 再见。(他们茫然望着他走开，直等到他听不见他们的话声了。)

柯尼里斯 敦卜赛神父，你看如何？

敦卜赛神父 (宽容地) 嗯，他没有什么头脑，愿上帝保佑他，和我们的现任议员也差不多。

杜元 我看他当议员还行。议会里有什么事可做？不过乱吹一阵牛，和政府捣捣乱，跟着爱尔兰党投票罢了。

柯尼里斯 (有所思索) 我还没有碰见比他更奇怪的英国人。今早他打开报纸一看，头一条新闻就是英国讨伐军在印度什么地方吃了一个败仗，他看到了却高兴得什么似的。劳伦斯对他說，假如滑铁卢的捷报传来的时候，他已经在世了，他会伤心得如丧考妣。老天，我看他的神智有点不

大正常。

杜元 管他媽的神智怎樣，只要他錢多。他干議員一定行，沒有錯的。

瑪太 （深受博饒本的感動，不懂得他們談到博饒本，為什麼那樣輕薄）你還記得他說的节流吧，我想那話倒頂不錯。

敦卜賽神父 柯尼里斯，你最好向勞倫斯打听打听，看博饒本到底有多少財產。上帝赦宥我們！掠奪埃及人是件不大體面的事，儘管我們有正當的理由^①。所以我先要知道可掠奪的東西究竟有多少，然後再作決定。（他站起，大家都恭恭敬敬地站起。）

柯尼里斯 （懊喪地）我本來打算讓勞倫斯得這個議席，不過我想現在已經沒有辦法了。

敦卜賽神父 （安慰他）他還年輕，可是他很有頭腦。再見吧，諸位。（他從前門走出去。）

杜元 我也要走了。（他叫柯尼里斯看大路上的情形）瞧，那位勇敢的英國佬在跟敦卜賽神父握手，簡直就像一個議員候選人在大選的日子一樣。再瞧敦卜賽神父，他捏了捏博饒本的手，對他使了一個眼色，仿佛說，“事情成啦，老兄。”你瞧着吧，他還要跟我握手哩，瞧，他在那里等着我。我要告訴他，他就等於當選啦。（他一面走，一面頑皮地咯咯笑。）

① “掠奪埃及人”，希伯來民族遭災荒，遷到埃及就食，後來摩西率領他們回巴勒斯坦，臨行前掠奪了埃及人的財寶（見《出埃及記》第十二章）。本文“埃及人”指英國人，敦卜賽神父的意思是說，找英國人要錢不是體面事，雖然有摩西的先例可援；錢少就不必要，錢多就要。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柯尼里斯 跟我进来，瑪太。我想我还是把那只猪卖给你。进来喝一杯，潤潤咱們的交際。

瑪太 （馬上用佃农发牢騷的那个老調）我怕出不起那个大價錢。（他跟柯尼里斯往屋里走。）

勞倫斯手里还拿着報紙，从籬笆那边走回来。博饒本从前門走回来。

勞倫斯 怎么样？經過如何？

博饒本 （非常自滿）我想我这次搞对了。我向他們說了一点老实话，打中了他們的心，他們都大受感动。他們个个都信任我，到了选举的时候，都会投票选我啦。說到究竟，勞倫斯，不管你怎么說，他們是欢喜英国人的。他們觉得英国人可靠，我想。

勞倫斯 啊！他們原来把这个荣誉轉奉給老兄了，是不是？

博饒本 （自滿地）呃，我看他們显然該这么办。你知道，这些家伙尽管有些爱尔兰人的怪脾气，究竟还是很精明。（霍德生从屋里出来。勞倫斯坐在杜元坐过的那張椅上看报）呃，想起来了一件事，霍德生——

霍德生 （走到博饒本和勞倫斯两人中間）什么事，老爷？

博饒本 我希望你对待这里的人們要特別仔細一点。

霍德生 我还没有对待过什么人哩，老爷。如果我必須接受他們給我的一切对待，我老早就要垮啦，老爷。

博饒本 告訴你，別那样冷冷淡淡的，霍德生。我希望你对人要欢些。如果要費一点儿事，我对你自有报酬。起初有点看不慣，不順意，倒不碍事，他們会因此更欢喜你。

霍德生 你倒是好意，我敢說，老爷。不过对我來說，他們欢

喜我也好，不欢喜我也好，沒大关系。老爷，我又不想当他們的議員喇。

博饒本 你不想当，我可想当呀。現在你明白了吧？

霍德生 （馬上明白过来）哦，实在对不起。我現在明白了，老爷。

柯尼里斯 （同瑪太走出到門口）今晚我叫巴澤把猪赶过去，瑪太。

再見。（他回到屋里去。瑪太朝前門走。博饒本拦住他。霍德生瞧着那个破藤筐不順眼，把它拣起提到屋后去了。）

博饒本 （喜笑顏开，議員候选人的气派）哈費干大爷，我要特別感謝你今早对我的支持。我把你的支持看得很重要，因为我知道一个国家真正的支柱就是你所代表的那个阶级，自由民。

瑪太 （駭然）自由民!!!

劳倫斯 （在看报，抬起头来）当心一点，湯姆！在罗斯庫倫这地方，自由民就是强盜帮伙里面的人。瑪太，在英国，他們管自耕农叫自由民。

瑪太 （怒气冲冲地）用不着你教我，劳倫斯·杜依尔。有些人以为只有他們自己才懂事，旁人什么也不懂。（恭恭敬敬地向博饒本）我当然明白，像你这样一个君子人决不会拿我来比自由民。我的祖父就在亚敦磨勒鎮大街上叫自由民們打过一次。他們把枪暗地里藏在我們的屋頂上，然后来搜查，那班天誅地灭的！

博饒本 （同情地关心）那么，你在你府上还不是第一个受害的人了，哈費干大爷，是不是？

瑪太 我亲手在本地那座小山上石头地中間垦出一块耕地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来，他们把我赶走了。

博饒本 我听说过，现在一想到这件事，我还气得热血沸腾呀。（叫喊）霍德生——

霍德生 （从屋角后面）来了，老爷。（他赶忙走过来。）

博饒本 霍德生，这位大爷所受的苦值得每个英国人想一想。这样不公平的事真给社会丢脸，与其说是由于人们没有心肝，倒不如说由于人们没有头脑，才会发生这种事。

霍德生 （冷淡地）是，老爷。

瑪太 我要走了，再见，先生。

博饒本 你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哈费干大爷，让我开车送你回去好不好？

瑪太 哎哟，那就太麻烦閣下啦。

博饒本 我一定要送你去。这对我是件最荣幸的事，请你相信。我的车停在马棚里，只要五分钟我就可以把它开过来。

瑪太 那么，如果閣下不见怪，咱们还可以把我刚才从柯尼里斯那里买来的那只猪带着走——

博饒本 （热情地）当然可以，哈费干大爷，开车送猪很有趣，这么一来，我就会觉得自己很像一个爱尔兰人啦。霍德生，留在这里陪着哈费干大爷，如果有必要，帮忙把猪弄上车。劳伦斯，请你来帮我一个忙。（他匆忙地穿过篱笆跑走了。）

劳伦斯 （不高兴，把报纸扔到椅子上）喂，汤姆，我说！真见鬼！（他追博饒本。）

瑪太 （瞧不起似地瞪眼看着霍德生，一屁股坐到柯尼里斯坐过的椅子上，表

示要肯定自己的社会地位) 嗯, 你就是陪人嗎?

霍德生 陪人? 哦, 我明白你的話了。是, 我就是博饒本先生的僕人。

瑪太 你这差事倒很輕巧呀, 看样子你多么油光水滑的。(帶着一副勉強忍住的凶狠相) 瞧我! 我油光水滑的嗎?

霍德生 (愁慘地) 我倒希望我有你那样的好身体, 像铁釘一样結实。我有尿酸过多的毛病, 真受苦。

瑪太 溜蒜算得个什么病? 你遭受到不公平, 挨过飢餓嗎? 这是爱尔兰病。你們也配談受苦, 实际上你們刮我們的地皮, 过着頂奢侈的生活。

霍德生 (突然放棄剛才那种很熟练的僕人口吻, 用他的倫敦土調喊出来) 怎么啦, 老家伙? 有人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嗎?

瑪太 对不起我! 你那位英国老板不是說过嗎? 他听到我亲手垦出了一块耕地, 他們就要我出地租, 并且把我赶走, 把我垦好的地租給了比勒·波恩, 他听到这話, 就气得热血沸腾起来啦。

霍德生 哼, 博饒本的热血是很容易沸腾的, 只要事情不是发生在英国。別受我那位老板的騙吧, 痞娃子①。

瑪太 (气愤) 你才是痞娃子! 你怎么胆敢这样叫我?

霍德生 (无动于中) 別生气, 好好听我說吧。你們爱尔兰人真太舒服啦, 你們的毛病就在这里。(突然激昂起来) 你在談你那小块鬼耕地, 因为你开垦它, 拣了几块石头扔下山去!

① “痞娃子”, 原文是 Paddy, 爱尔兰人的諺号, 有輕視意味。

我的祖父在倫敦开了一个头等的鋪子，經營头等的布匹生意，辛辛苦苦地干了六十年，到了房租滿期的时候，就被人赶了出去！一个大也沒有得到。我問你，他受到的是多么大的損失？你們不欠上一年半的田租，人家就赶你們不动，你們也埋怨撒佃！有一年冬天我失了业，在兰伯茲那地方欠了四个星期的房租，他們就把我的門窗都卸下，让我的老婆得了肺炎。我現在是个鳏夫了。（咬牙切齿）老天呀，我一想到咱們英国人所受的痛苦，听到你們爱尔兰人在叫喊一些无聊的小冤屈，又看到你們爱尔兰人跑到英国去做工，接受低廉的工資，睡頂坏的宿舍，因此把我們英国的情形弄得更糟，我就恨不得把我們那个倒霉的老英国拿来是一件礼物，奉送給你們，好让你们尝尝真正的艰难困苦。

瑪太（惊跳起来，与其說是忿怒，倒不如說是觉得这话駭人听闻，难以置信）說到不公平、冤屈、灾难和痛苦，你居然有臉拿英国来比爱尔兰嗎？

霍德生（非常嫌厌和鄙視）別吵，痞娃子，安靜一点。你們在爱尔兰，实在不懂得什么叫做艰难困苦，你們只懂得叫苦，而且都爭着叫得最响亮，你們的确是这样。我很贊成让爱尔兰自治，你知道这是为什么緣故？

瑪太（也鄙視他）你知道，你？

霍德生 我知道。因为我希望咱們英国多让人瞧得起一点，但是只要你們爱尔兰人还在国会里叫喊，好像只有你們这批該倒霉的家伙才重要，就沒有人瞧得起英国啦。我

很贊成我們英国老克格威尔說的話，他說，把爱尔兰人送回到地獄里去或是送回到康牢特去^①。我对于爱尔兰真看厌了。让它自生自长去。把两国的联系割断。把它当作礼物送給德国也好，让老凱撒^②去忙一陣子，給我們英国一个机会。这就是我的主張。

瑪太 （非常瞧不起他，因为他无知到了这个地步，連康涅特这个地名也不会讀，这字在爱尔兰实际上在“厄”韵，而他却讀成“奥”韵）有一天我們爱尔兰人总要脫离英国独立，你当心，到了那一天，你們可就要倒霉了！我問你，你們在英国“强制法令”嗎？有英王任免的长官嗎？你們有都柏林宮堡勒令凡是替祖国說話的报纸都一齐停刊嗎？

霍德生 我們英国人用不着这些东西，也能安分守己。

瑪太 嗯，你說得对，要把羊的口堵住不让它叫，那是白費時間。哎哟，我的猪到哪里去了？和你这种无知的可怜虫胡聊，真是得罪了上帝。

霍德生 （很开心地恶意揶揄，十分相信自己的优越，所以瑪太罵了他，他也不介意）你的猪放在那辆汽車里才会鬧出好把戏来哩，痞娃子。在那条窄狹的石头路上一点鐘跑上四十哩，保管把猪弄得半死不活。

瑪太 （鄙夷地）撒謊也要撒得圓，什么馬一点鐘能跑四十哩？

霍德生 馬！你这愚蠢的老廢物，不是馬，是汽車。你以为博

① 康牢特，爱尔兰西北部一个省，“送回到康牢特”就是送回到爱尔兰。

② 老凱撒，指威廉第二。

饒本亲自去了，是为着套馬嗎？

瑪太（惊慌）我的老天！他該不是用汽車送我回家吧？

霍德生 不是汽車是什么車？

瑪太 你这該死的混蛋，为什么不早点告訴我？我今天才不上他那鬼汽車。（他听到突嗤突嗤的声音来了）哎呀，救命呀！它追我来啦，我听到扑嗒扑嗒地响啦！（他走出前門，一溜烟跑走了，霍德生看見很开心。汽車声停住了，霍德生知道老板要回来了，于是把政治活动家的派头丢掉，又回到僕人的样子。博饒本和勞倫斯从籬笆那边走过来。霍德生站开，走到前門。）

博饒本 哈費干大爷哪里去了？是不是取猪去了？

霍德生 大爷，他逃啦，他怕汽車。

博饒本（大失所望）这可討厭。他留了話沒有？

霍德生 他跑的匆忙，来不及留話了。他跑回家去，把猪丢下了，大爷。

博饒本（热切地）把猪丢下了！那么，不要紧，有猪就行了，猪会替我把每一个爱尔兰人都爭取过来。我們要用汽車把猪送到哈費干的庄上去。这会产生很大很大的效果。霍德生！

霍德生 大爷有什么吩咐？

博饒本 想想看，你能不能吸引一批群众来看汽車？

霍德生 嗯，我可以試一試，大爷。

博饒本 謝謝你，霍德生，去試試看。

霍德生从前門走出去。

勞倫斯（无可奈何地）湯姆，我再說一遍，你听不听我的話？

博饒本 廢話！我告訴你，一切都會很順利。

勞倫斯 你今早才對我說，你發見這里人沒有什麼幽默感，你覺得很奇怪。

博饒本 （突然很嚴肅）對，愛爾蘭人的幽默感都潛伏起來了。自從我們上岸的時候，我就注意到這一點。愛爾蘭人本來都是天生的幽默家，現在情形却是這樣，這是值得想一想的！想一想這究竟是什麼緣故！（神氣十足地）勞倫斯，緣故就在於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嚴重的民族痛苦。

勞倫斯 什麼東西使他們痛苦呢？

博饒本 這個我早就猜中了，我從他們的臉上就看出來了。自從格萊斯敦去世，愛爾蘭的希望便和這位老領袖一起埋葬到墳墓里去了，從此他們就沒有開過笑臉。

勞倫斯 噫！和你這種人說話簡直是白費氣力！喂，我說，湯姆，如果你能夠認真一點，我希望你暫時認真一點才好。

博饒本 （茫然）認真一點！說的是我!!!

勞倫斯 對，說的就是你。你說愛爾蘭人的幽默感都潛伏起來了，現在你如果把哈費干的豬放在汽車里，在羅斯庫倫開着走，愛爾蘭人的幽默感可就不再潛伏啦。這是我給你的警告。

博饒本 （快活地）不潛伏，那就更好啦！對這個玩笑，我自己就會比誰都更開心。（叫喊）喂，巴澤·法越爾在哪裡？

巴澤 （從籬笆那邊出現）我在這里，老爺。

博饒本 你去把豬捉來放在汽車里，我們要把它送到哈費干大爺家里去。（他拍勞倫斯的肩膀，這一拍就把他拍得踉踉蹌蹌地走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出前門。他一面兴高采烈地跟劳倫斯出去，一面喊着）劳倫斯，你这老不說好話的家伙，跟我来！我让你瞧一瞧爭取做爱尔兰的議員的訣窍。

巴澤 （若有所思）哎哟我的天，要是那只猪抓住車輪盤的話，那就——（他摇摇头，預兆凶多吉少，慢慢地向猪栏那边走去。）

第四幕

柯尼里斯·杜依尔家的客厅，門朝花园开着，上半截嵌着玻璃。壁炉和門窗相对，建筑师原来沒有理会到穿堂風。桌子是从花园里挪回来的，摆在客厅正中。这间很拥挤的房子里的中心人物是克干，坐在这張桌子左边。娜拉坐在桌子的一头，靠克干的左手，背对着壁炉，和克干斜对面在桌角上下棋。糾德姑姑坐在更里面一点，面对着壁炉做針綫，脚踏在炉档儿上。靠克干的右手一点，在桌子右边站着，几乎坐在桌子上面的是巴涅·杜元。他有五六个朋友，都是男的，站在他和敞开的門之間，門外还有一些人帮腔。杜元这批人背后那个屋角里摆着一張硬木嵌馬尾的沙发，鋪起来作了博饒本临时用的床。克干背后有一張硬木站櫈，靠着左壁。通到里面去的門靠近壁炉开着，就在糾德姑姑背后。靠左壁摆了几張椅子，站櫈两边各摆一張。克干的帽子摆在最靠近里門的那張椅子上，他的手杖就靠在旁边。另外一張椅子也靠着左壁，靠近通到花园的那扇門。

这间客厅里左右两边的情感气氛成了一个鮮明的对照。克干的样子非常严峻，下棋的人从来也不能像他那样板起阴森的脸。糾德姑姑很安詳地在忙着做針綫。娜拉想尽量不理睬杜元，专心下她的棋。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在另一边，杜元在非常开心地顽皮地嘻笑，笑得晃来晃去，他的朋友们也受了他的感染。他们哄堂大笑，腰都笑弯了，一会儿倒到家具上，一会儿倒到墙壁上，尖声怪气地笑个不休。

糾德姑姑 （趁笑声稍停）喂，巴涅。别再吵闹啦。有什么可笑的？

杜元 猪把脚插到那个小轮盘里去了——（他又忍不住大笑，其余的人也都笑的止不住。）

糾德姑姑 啐，也该懂一点儿事，你们简直就像一群小孩子。

娜拉，在他背心上打一拳，他笑的要抽搐啦。

杜元 （笑的眼皮挤成一条缝，喘不过气来）朋友们呀，他在杜兰酒馆门前向人说，我在开车陪这位缴租税的大爷去玩玩。

糾德姑姑 他指的是谁？

杜元 他们英国人管猪叫缴租税的大爷。他们就只会开这样的玩笑。

糾德姑姑 要是他们就只会开这样的玩笑，请上帝保佑他们吧！

杜元 （又有要笑的样子）试想——

糾德姑姑 呸，别又再说一遍，惹得你又傻笑啦，巴涅。

娜拉 杜元大爷，我听你说过三遍了。

杜元 呃，不过我一想起它——！

糾德姑姑 那么，就别再想它啦。

杜元 巴泽·法越尔坐在后面，用两条腿把猪夹住，那位大胆的英国小伙子坐在前面，掌着车盘。劳伦斯·杜依尔站在大路上用根铁棍开动机器。汽车扑嘟一响，猪就吓

得魂不附体地乱蹦，它鼻子上的铁圈就把巴澤的鼻子碰出血来啦。（哄堂大笑，克干瞪眼看着他們）博饒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猪就冷不防地跳到他的背上，又从他的头上跳过去，跳到他怀里了。我的老天，那只可怜的畜生倒沒有辜負柯尼里斯的訓練，它用右脚蹄一撥，就把汽車撥到最高速度，好像它要夺得汽車賽跑的錦标。

娜拉 （責备）劳倫斯就在汽車前面呀！这不是該笑的事情，杜元大爷。

杜元 老天呀，越萊小姐，劳倫斯往旁一跳，一下就跳了六碼路，好像只跳了一寸那么輕便，要不是杜兰的祖母冷不防地和他撞个滿怀，他还可以跳出七碼哩。（笑的非常开心。）

糾德姑姑 哎哟，真丢人，巴涅！那位老太太真可怜！上次她在楼梯上滑倒，已經跌伤啦。

杜元 夫人，我告訴你，她这次伤的是屁股啦，劳倫斯一撞，就把她撞个倒栽葱。（爱尔兰式笑謔中的得意之笔，引起了普遍的欢笑。）

娜拉 幸亏那小伙子还没有撞死。

杜元 說句老实話，当时我們当心的倒不是劳倫斯，問題是在車載着猪，在赶集的熱鬧日子，打罗斯庫倫大街开着走，一分钟就要跑一哩。博饒本有猪拦在前面，什么也够不着，只够得着那块脚踏的閘門，而猪尾巴就压在那閘門下面，因此，博饒本以为自己是在踹閘門，而实际上他只是把猪尾巴压得痛的要命。他愈踹閘門，猪就叫得愈凶，而他的車也就开得愈快。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糾德姑姑 他为什么不把猪扔到路上去呢？

杜元 他当然办不到，因为后面是座位，前面是一个像輪盘的东西，頂在他两条腿中間的那根棍子上，他紧紧地挤在中間，动弹不得呀。

糾德姑姑 哎哟，我的老天！

娜拉 我不懂得你碰到这样事怎么能笑。克干先生，你懂得么？

克干 (冷酷地) 为什么不懂？那里有危險，有毁灭，有痛苦呀！这还不够使咱們开心嗎？巴涅，說下去吧，最后一点滴快活还没有从你那个故事里挤出来哩。我們弟兄是怎样弄得血肉横飞的，你再說給我們听听。

杜元 (茫然) 誰的弟兄？

克干 我的弟兄。

娜拉 杜元大爷，他指的是猪。这是他的說法①。

杜元 (随机应变，說起漂亮話来) 老天，提起你那位可怜的弟兄，我很难过，克干先生；我劝你明天早晨用两个炒鸡蛋和它在一起做早餐，尝一尝它的滋味吧。那个志气不小的畜生是要步步高升的，从后座跳到前座，它还不滿足，还要从前座跳上大路，跳到汽車的前面去。于是——

克干 于是人人都笑起来啦！

娜拉 請別反复地說啦，杜元大爷。

杜元 說句老实話，到了汽車在那只猪身上反复地軋过，就没有什么剩下来可以让我反复地說啦，除非用刀叉去反复

① 十二世紀有一个神父叫做圣佛朗西斯，常把猪叫做自己的弟兄，表示基督教徒对于“上帝造的”动物的友爱。

地吃它。

糾德姑姑 猪跑走了，博饒本先生为什么不煞車呢？

杜元 哼，煞車！那要比拦住一条发瘋的牛还难。起初那汽車朝前直跑，把冒勒·萊因的一摊子陶器打个稀扒烂，然后轉了一个弯，又把公家牛馬房的墙撞倒一丈多。（对这事非常欣賞）老天，那辆汽車把整个的鎮市都鬧得翻天覆地，把他媽的整个市場也毀掉了。（娜拉生气，站起来。）

克干 （气愤）杜元大爷！

杜元 （赶快地）对不起，越萊小姐和克干先生。好吧！我一句話也不再說了。

娜拉 杜元大爷，沒想到你是这样。（她又坐下。）

杜元 （若有所思）不管怎么說，那个英国家伙真有点鬼运气，他們把他扶起来的时候，他居然一块皮也沒有伤，只是他的衣服让猪扯破了。巴澤有两个手指头脫了榫，铁匠把它們又安上了。哎呀，我从来也沒有看見过那样吵吵鬧鬧的。冒勒叫喊着，我的磁器呀！我的漂亮磁器呀！老瑪太叫喊着，我的猪呀！我的猪呀！警察跑来，把汽車号碼記下来了。全鎮市上沒有一个人笑的說得出話来——

克干 （用极沉重的語調）那是地獄，那簡直是地獄！除了在地獄里，那种事情决不能叫人們拿来当笑話讲的。

柯尼里斯匆忙地从花园里跑进来，从这小群人中間挤到屋里去。

柯尼里斯 別再笑啦，小伙子們！他回来啦。（他把帽子摆在站橱上面，走到壁炉前，背向炉台站釐。）

糾德姑姑 現在你們要当心点，不要失礼呀。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在座的每个人都默不做声，态度严肃，表现出关怀和同情。博饒本进来了，他的开车穿的上装虽然弄得骯髒不整齐，他自己却显得非常神气，故作正经。他挤到桌子的最靠近花园门的那一头，陪着他进来的劳伦斯把开车穿的上装扔到沙发床上，坐下来，瞧着全场的动静。

博饒本 （带着尊严的样子脱下皮帽，把它放在桌子上）诸位该没有为我担忧吧，我希望。

糾德姑姑 我们实在为你担忧呀，博饒本先生。幸亏上帝仁慈，没有让你撞死。

杜元 哼，撞死！还有两根骨头连在一起，就得感恩圣恩啊。你怎么居然，居然脱了险？我绝对没有想到还能看到你平安无事地活着回来呀。镇上没有一个人指望你还能活呀。（大家低语，好心好意地赞成这句话）咱们到杜兰酒馆里去喝一杯白兰地吧，好让你镇定一下心神，好不好？

博饒本 你们都真是太善心了，不过我的心神已经镇定下来了。

杜元 （快活地）没关系。咱们还是去喝一杯，你把经过说给朋友听听。

博饒本 自从我出了事故以后，你们对我的厚意真是使我感激万分。说句真心话，碰到了这次事故，我倒很高兴，因为它把爱尔兰人性格中的厚道和同情，表现到我从来没有想像到的高度。

在场的几个人 { 我们当然欢迎你。
这当然是自然的。
你当然差一点儿就会撞死了。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肚子里笑的忍不住，赶快跑出去了。巴涅脸上装得一本正经。

博饒本 我想說的只有一句話，我倒希望我能举杯祝你們每一个人的健康。

杜元 那么，咱們就去喝一杯吧。

博饒本 (很严肃地)很抱歉，我戒了酒。

糾德姑姑 (不大相信)噯，打什么时候起的？

博饒本 打今天早晨起，杜依尔小姐。我受到过一次教训，(意味深长地看了娜拉一眼)那是我忘不了的。也许就是因为完全没有喝酒，我这条命今天才救住了，今天我面临着死路一条的时候，我的神经非常镇定，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所以我请求诸位原谅。(抖擞精神，来作一次演讲)诸位，咱们今天都经过了一场危险——我知道，站在汽车外面旁观的人和坐在汽车里面的人都是一样危险——我希望这次严重的危险可以保证咱们中间将来建立起更密切而且更重要的关系。我们今天过了一个很激动的日子，一个很有价值的无辜的畜生牺牲了性命，一座公家房屋撞倒了，一个衰弱的老太太也挨了一撞，虽然首先遭到她的合乎情理的怒骂的是我的这位老朋友，劳伦斯·杜依尔先生，撞倒她的过错却应由我个人承担。我很抱歉，巴泽·法越尔大爷的手指头也受了伤，我当然已经照顾到了，不叫他为这次不幸的事故感到经济的困难。(一阵低语，钦佩他的慷慨，还有人說：“先生，你真是个君子人。”)我很高兴向诸位报告，巴泽对这次事故的态度真不愧为一个爱尔兰好汉，

他不但沒有一句怨言，反而說，为了我，他即使把十个手指和十个脚趾全打断了也心甘情願，只要我仍旧肯出医药費。（不大响亮的贊揚声，还有人說：“祝巴澤成功啊！”）諸位，我一开始就觉得在爱尔兰就像在家里一样。（听众逐渐激昂起来）在每个爱尔兰人的心里，我都发现到自由的精神，（一个人欢呼：“好，好！”）对于政府的生来的不信任，（一个細小而虔誠的声音激昂地說：“祝上帝保佑你，先生！”）对于独立自主的酷爱，（一个頑强的声音說：“对呀，独立自主！”）对于国外受压迫民族的事业的同情，（全体哄堂喝采，这是一陣爱国热情的巨浪）以及在我们英国早就看不見的对于国内人权的坚决保卫。假如法律允許，我一定要請求入爱尔兰国籍；如果我运气好，当上爱尔兰的議員，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提出一个法案，准許英国人可以入爱尔兰国籍。我相信英国自由党里会有很多人要利用这个法令。（暫時間听众有些疑心）我一定这样做。（欢呼声震天）諸位，我的話說得很够了。（听众喊：“还請說下去！”）不，我現在还没有資格向諸位談政治問題，而且我們也不能辜負杜依尔小姐的爱尔兰式的殷勤好客，把她的客厅变成一个公众会场。

杜元（精神抖擻地）向我们罗斯庫倫未来的議員，湯姆·博饒本欢呼三声呀！

糾德姑姑（揮舞还没有打成的短袜）嗨，嗨，哈啦！

欢呼声是喊得很热烈的，好像到了这个时候，对于在場的比較幽默的人來說，不呼喊就忍不住笑破肚皮。

博饒本 朋友們，我从心坎里感謝諸位的厚意。

娜拉 (低声告诉杜元) 杜元大爷，你把这批人带走吧。(杜元点头。)

杜元 博饒本先生，再見了。希望你永远不会为今天开汽车送猪的事，觉得后悔！(他们握手)再見，杜依尔小姐。

大家互相握手，博饒本热情地跟每一个人握手。他送他们到花园，从那里传来他用議員候选人所能用到的一切語調說“再見”。娜拉、糾德姑姑、克干、勞倫斯和柯尼里斯都还留在客厅里。勞倫斯走到門口，瞧着花园里的場面。

娜拉 这样拿他开心，太不成体統啦。他比巴涅·杜元究竟要好得多。

柯尼里斯 他的候选算是完蛋啦。大家会把他从这鎮上嘲笑跑了。

勞倫斯 (很快地从門口踱回来) 不，不会，他不是个爱尔兰人，不会明白人們是在笑他；正在人們笑他的时候，他却把議員弄到手了。

柯尼里斯 可是他沒法防止这个故事傳出去。

勞倫斯 他并不怕故事傳出去，而且他还要亲自去傳，把它当作英爱两国历史中最足見天意安排的一个插曲哩。

糾德姑姑 我敢說，他不会那样拿自己当傻瓜去卖弄。

勞倫斯 姑姑，你以为他当真是个傻瓜嗎？假如你有一張选票，碰着这么两个人，一个人按照杜元的方式來說哈費干家猪的故事，另一个人按照博饒本的方式來說，在这两人之中你究竟选哪一个呢？

糾德姑姑 說句老实话，我根本不选男的。議會里也該有几位女議員，免得他們在那里尽說些无聊的廢話。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博饒本 (匆匆忙忙地走进来, 把让猪撕坏了的开车上衣脱下, 放在沙发上)
呃, 事情算是过去了。杜依尔小姐, 我該向你道歉, 我不該讲了那一大套; 不过他們听了倒很欢喜。什么事情对于竞选都是有帮助的。

劳倫斯把門口那張椅子挪到桌旁, 跨坐在上面, 两只胳膊叉起, 放在椅背上。

糾德姑姑 想不到你还是这样一个大演說家哩, 博饒本先生。

博饒本 哈哈, 那只是一点窍门。从讲台上誰都能学会它。倒是把他們的热情掀起来了。

糾德姑姑 哎哟, 我搞忘了。你还没有会过克干先生, 我来替你介紹。

博饒本 (热情地握手) 克干先生, 見到你, 我高兴极啦。久聞大名, 可惜过去还没有那个荣幸和你握手。我想向你請教請教——因为我看誰的意見都比不上你的有价值——你看我这次希望如何?

克干 (冷淡地) 你的希望很大, 先生。你当得成議員。

博饒本 (很高兴) 我希望如此, 我想会如此。(拿不稳) 你真是这样想嗎? 是不是因为你热心贊成我的原則, 你的判断就受了影响呢?

克干 我对于你那些原則并不热心, 先生。你当得成議員, 因为你非常想当, 所以不惜采取一些必要的步驟, 来勾引人們选你。凡是钻进那个荒唐議會的人通常都是运用你那套办法。

博饒本 (惶惑) 当然。(停了一会) 不錯。(又停了一会) 呃——对。

(又乐起来了)我想他們是会选我的。你看如何？会选我吧？
 糾德姑姑 嗯，他們为什么不选你。瞧瞧他們选的都是些什么人！

博饒本 (得到了鼓励)这话倒对，这话倒对。每逢我看到那些空口說廢話的人們，政治販子們，招搖撞騙的人們，还有那些——那些——那些愚蠢无知的人們专会拿錢去收买群众，或是說大話去欺騙群众，我一看到这批人，心里就想，一个絲毫虛假也沒有的老实人，說的是入情入理的老实话，站的是坚持原則和为公众尽責的坚穩立場，就應該得到一切階級的人們拥护。

克干 (平靜地)在从前我年輕无知的时候，我一定把你叫做伪君子。

博饒本 (紅了臉)伪君子！

娜拉 (赶快插上)克干先生，我敢說你并不这样想。

博饒本 (着重地)謝謝你，越萊小姐，謝謝你。

柯尼里斯 (愁慘地)在政治上我們都得把尺寸打寬一点，否认这个事实有什么用处呢？

博饒本 (強硬地)杜依尔先生，我希望我从来沒有說過什么話，或是做过什么事，可以引起人們說出你这种話来。我生平最痛恨的，而且我的整个政治生涯都在反对的，就是伪君子的毛病。我几乎宁願前后不一致，也不願虛伪。

克干 請別生气，先生，我知道你很真誠。《聖經》里有一句話說——正确的字句，像我这样年龄記性坏了的人，可記不清——別让你右边脑子知道你左边脑子在干什么。从前

我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就早已看出英国人就凭这句诀窍，才有他们那种奇怪的本领，能尽量利用今世和来世。

博饒本 《圣经》原文说的是右手和左手呀。我很奇怪，你们天主教徒也引用那个基本上属于新教的文件，《圣经》；但是你至少也该不把原文引错才好。

劳伦斯 汤姆，你这是好心好意地拿自己当傻瓜。你不懂得这是克干先生所特有的幽默劲儿。

博饒本 (信心马上恢复了) 哦，原来还是你那逗人欢喜的爱尔兰式的幽默哟，克干先生。当然，当然。我真笨！很抱歉。(拍了拍克干的背，表示安慰) 英国佬的头脑还是迟钝，你瞧。而且你把我叫作伪君子，这个玩笑可开大啦，叫我一下子不大能受得住，你知道。

克干 你得包涵一点，我是个疯子。

娜拉 哎哟，别说那样的话，克干先生。

博饒本 (鼓励地) 一点也不疯，一点也不疯。只是一个有点怪想法的爱尔兰人，是不是？

劳伦斯 克干先生，你真是疯子吗？

纠缠姑姑 (默然) 唉，劳伦斯，你怎么问出这样的话？

劳伦斯 我想克干先生不会介意。(向克干) 据说有一个黑人临死的时候，找你去行懺悔仪式，经过情形究竟是怎样？

克干 你听到的是怎样呢？

劳伦斯 我听说，魔鬼来捉那个黑人的时候，把你的头取了下来，转了三次，然后又把它安上，从此以后，你的头脑就颠倒过来了。

娜拉 (責备) 劳倫斯!

克干 (温和地) 事情經過并不完全如此。(他抖擻起精神來說一番大道理, 他們都不由自主地傾听) 当时我听说有个黑人病在垂危, 旁人都怕接近他, 我就走到他那里, 看見他是个上了年紀的印度人。他把他生平无辜受禍, 碰到殘酷的噩运, 受到命运的无情的迫害之类的故事告訴了我, 那些慘痛的遭遇照理不是一个神父口头常用的一些話語所能安慰的, 但是这个人对于他的苦难毫不抱怨。他說, 那些苦难都是前生作孽的报应。随后, 我还没有来得及說句安慰話, 他就断了气。他临死的时候清清楚楚地体会到听天由命的道理, 我平时苦口規劝, 也难得使一个基督教徒懂得这个道理。我坐在他的床边, 突然得到了启示, 认清楚了这个世界的秘奥。

博饒本 你这个故事对于我们大英帝国的印度百姓所享受到的宗教自由, 倒是一篇很好的頌歌。

劳倫斯 当然罗;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冒昧地問一句, 这个世界的秘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克干 这个世界么, 很显然, 它是一个受苦刑和贖罪孽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得势的是愚人, 好人和聪明人都要受到仇恨和迫害; 在这个地方, 男人和女人在恋爱的名义下使彼此受痛苦; 儿童們在父母职责和教育的名义下受到鞭撻和奴役; 身体孱弱的人們在医疗的名义下受到毒害和宰割; 而性格孱弱的人們則在法律的名义下受到监禁的苦楚, 不是监禁几个钟头, 而是监禁許多年。在这个地方,

最苦的劳作还是很受欢迎的避难场所，来逃避享乐生活的可怕和无聊；慈善事业只是做来替掠夺者和穷奢极欲者贖回該打下地獄的灵魂。先生，我的宗教只知道一个恐怖和痛苦的场所，那就是地獄。所以我看得很清楚，咱們住的这个世界一定就是地獄，而咱們之所以生在这个世界里，像那位印度人所启示給我的——也許上帝遣他来，为的就是要向我启示这个道理——咱們之所以生在这个世界里，就是要贖我們前生所犯的罪过。

糾德姑姑 （惊駭）老天保佑我們，这是什么話！

柯尼里斯 （叹气）这个世界的确是个古怪的世界。

博饒本 你那个想法倒很聪明，克干先生，真正了不起，我就絕對想不到这上面来。不过在我看来——如果你允許我这样說——你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你所描繪的那些禍害之中，有些是維持社会所絕對必需的，也有些是由于保守党当权，它們才受到提倡。

劳倫斯 我想你前生一定是个保守党，所以你今生才生在这个世界里。

博饒本 （信心十足）絕對不是，劳倫斯，絕對不是。不过撇开政治來說，我倒觉得这个世界对于我倒是很好的，其实，它是个頂有趣的地方。

克干 （既鎮靜而又驚訝，看着博饒本）你滿意嗎？

博饒本 作为一个讲道理的人來說，对，我滿意。我看不出世界上有什么不能用自由、自治和英国制度来挽救的禍害——天然的禍害当然是例外。我这样看，并不是因为

我是个英国人，而是因为这是情理之常的事。

克 干 那么，你在这个世界里觉得很自在嗎？

博 饒 本 当然呀，你觉得不自在嗎？

克 干 （从深心里吐出来）不。

博 饒 本 （快活地）試一試磷酸丸。我每逢脑筋疲倦的时候，就吃磷酸丸。在倫敦牛津街可以买到，我把地址开給你。

克 干 （莫名其妙地，站起来）杜依尔小姐，我的昏迷的毛病又发作啦，我要走了，你会原諒吧？

糾 德 姑 姑 当然。在咱們这里，你可以随意来去，你知道。

克 干 越萊小姐，那盘棋要等下次再下完了。（他去取帽和手杖。）

娜 拉 用不着下完了，我陪你出去。（她把棋子弄乱，站起来）前世我太坏了，不配和你这样的好人下棋哟。

糾 德 姑 姑 （向娜拉低語）噓，別說啦，孩子，別惹他的老毛病又发作起来。

克 干 （向娜拉）我只要看到你，就想到爱尔兰究竟也許只是淨业界。

娜 拉 得了吧！

博 饒 本 （低声問柯尼里斯）他有沒有选举权？

柯 尼 里 斯 （点头）有。还有許多人都听他的話投票哩。

克 干 （在通花园的門口，溫和而庄重地）再見，博饒本先生。你引起了。我思索，謝謝你。

博 饒 本 （很高兴，赶忙走过去和他握手）不，是真的嗎？你发見接触到英国思想，很能启发人，是不是？

克 干 听你談話，我簡直不感到厌倦，博饒本先生。

博饒本 (謙虛地抗議) 哈, 得了吧! 得了吧!

克干 的确, 請你相信。你是个頂有趣的人。(他走出去。)

博饒本 (热情地) 多么和气的人! 尽管是个宗教家, 他多么聪明! 多么有趣! 多么大方! 呃, 想起来了, 我最好去洗洗脸。(他拿起上衣和帽子, 从里門进去了。)

娜拉回到她原先坐的椅子, 把棋盘收起。

糾德姑姑 克干今天很古怪, 他的瘋病又发作了。

柯尼里斯 (焦急, 酸辛) 我看他的話到底是对的。这个世界真有点反常。(向勞倫斯) 你为什么那样傻, 让他把議員从你手里夺去了?

勞倫斯 (瞟娜拉一眼) 在他离开这里之前, 恐怕他要从我手里夺去的东西还不只这个哩。

柯尼里斯 我倒宁願他沒有进我家的門, 他那肥头胖脑該倒霉才好! 勞倫斯, 你看他肯不肯借我三百鎊, 拿庄业作抵押? 我手头很困难, 这个庄业既然由我买到手了, 不拿去押点錢用, 很不上算。

勞倫斯 你拿庄业作抵押, 我可以借三百鎊給你。

柯尼里斯 不, 不, 我不要你借。到我死的时候, 把庄业傳給你, 我希望能觉得这个庄子是完全由我一手掙起来的, 而不是自从开始就有你的一半本錢在內。我敢打賭說, 巴涅·杜元要去向博饒本借五百鎊, 用磨坊作抵押, 好安置一个新水磨, 因为旧的已經坏得不堪了。至于哈費干哩, 他老在想他的草坪边杜兰家的那一角地, 想得連觉都睡不着。他要买那块地, 也得靠典押。落在人后不如搶在

人前。你看博饒本是否肯借一点錢給我？

勞倫斯 我敢肯定地說，他会借給你。

柯尼里斯 他那样爽快嗎？你看他肯不肯借五百鎊給我？

勞倫斯 他借給你的數目还可以略微超过你的土地的价值；
所以你千万要謹慎一点。

柯尼里斯 (經過斟酌地) 不要紧，不要紧，儿子，我会小心的。我
要到办公室里去一下。(他朝里門走进去，显然是去准备向博饒本
借款的手續。)

糾德姑姑 (气愤地) 好像他从前当經紀人的时候，借錢的事还
沒有看够，非要自己也去尝尝借錢的滋味不行！(她站起) 我
要去和他說說这个理，我要去。(她把針綫放在桌上，跟着柯尼里
斯出去了，样子很坚决，預兆柯尼里斯要有麻煩。)

勞倫斯从回家到現在，还是第一次和娜拉两人在一起。她帶着微笑看
着他，但是她的笑容馬上消失了，因为她看到他坐在椅子上，漫无目的地搖
来搖去，噘着嘴唇，好像在吹口哨似的，心里在想什么，显然不是在想她。她
喉头像有东西梗住，伸手拿起糾德姑姑的針綫，假装去做。

娜拉 我猜想你以为時間还不算很长。

勞倫斯 (吃了一惊) 什么？什么時間？

娜拉 你出門后的十八年。

勞倫斯 哦，那个！并不算长，好像还不过一个星期哩。我一
向忙着——沒有時間来想。

娜拉 我这些年来，沒有事情可干，只是想。

勞倫斯 那对于你很不好。为什么不把它丢开不想呢？为什
么还住在这里？

娜拉 沒有人請我到旁的地方去，所以我还住在这里，我想。

劳倫斯 是，一个人老是舍不得离开老地方，除非有外面的力量来逼他走。（他微微打呵欠，但是娜拉很快地看了他一眼，他就振作了一下，站起来，样子像刚醒过来，高高兴兴地装模作样，好使人家觉得自己还和藹）这些年来你过得怎么样？

娜拉 还好，謝謝你。

劳倫斯 那就对了。（猛然发見沒有別的可說，觉得很窘，于是就在房里踱来踱去，心煩意乱地嘴里哼着个調子。）

娜拉 （勉强忍住眼泪）你要和我談的話不过如此嗎，劳倫斯？

劳倫斯 嗯，有什么可談的呢？你知道，我們相知很深呀。

娜拉 （得到了一点安慰）对，我們相知当然很深。（他沒有答腔）你居然回来了，我倒觉得奇怪。

劳倫斯 我不能不回来呀。（她亲热地看着他）是湯姆拉我回来的。（她赶快垂下眼帘，不叫人看見这一个打击所引起的反应。他又哼了一段乐調，于是又說起話来）我有点怕回爱尔兰。我仿佛觉得，如果我回来，就要轉坏运。可是現在我回来了，也还不見得有什么坏运。

娜拉 也許你觉得这里有点沉闷。

劳倫斯 不，我常到那些熟悉的老地方去散步，回忆，而且幻想，觉得趣味无穷哩。

娜拉 （满怀希望）哈！那么，你还記得那些老地方嗎？

劳倫斯 当然，那些地方引起一些联想。

娜拉 （以为那些联想是与她有关的）我猜想是会引起一些联想。

劳倫斯 嗯，对。我还記得起一些地方，从前我在那里想得很

久，揣摩着我如果离开爱尔兰，究竟到哪些国家去才好。
美国啦，伦敦啦，有时候还想到罗马和东方。

娜拉 （心冷了一大截）你从前就只想到这些吗？

劳伦斯 呃，此外这里可想的东西就很少了，我的亲爱的娜拉，除非有时在太阳下山的时候，一个人有些伤感，把爱尔兰叫做爱林^①，幻想自己是在悠然怀古，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他吹着《让爱林记住》那首歌调。）

娜拉 去年二月里我写过一封信给你，你收到了没有？

劳伦斯 哦，对了，我本来想写回信，但是没有一刻空闲，而且我知道你不会见怪。你知道，我如果写信给你讲些你不明了的事情和你不认识的人物，又怕你看着不耐烦！可是此外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我老是动手来写信，没等写完，就把它撕掉了。事实是这样：咱们两人虽然很要好，娜拉，咱们究竟没有多少共同的地方——我指的当然是可以写在信里的那些东西——因此，通信就很容易变成一个极难的课题。

娜拉 对，你不写信把你的情形告诉我，我就很难知道你呀。

劳伦斯 （有点不高兴）娜拉，一个男子汉不能坐下来天天写他自己的生活的呀！他过这个生活已经过得够累的啦。

娜拉 我并不是在怪你。

劳伦斯 （看着她，微露关切）你精神好像很差呀。（走近她一点，关心地，温柔地）你该不是得了神经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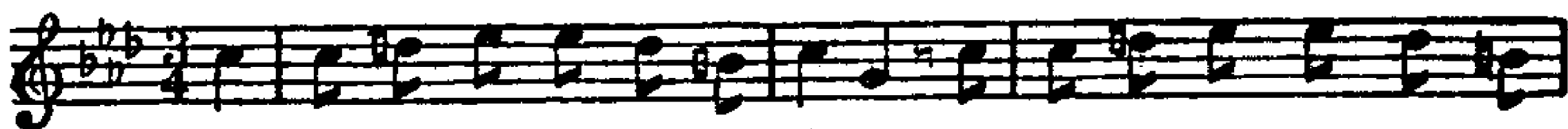
娜拉 没有。

^① 爱林，爱尔兰的古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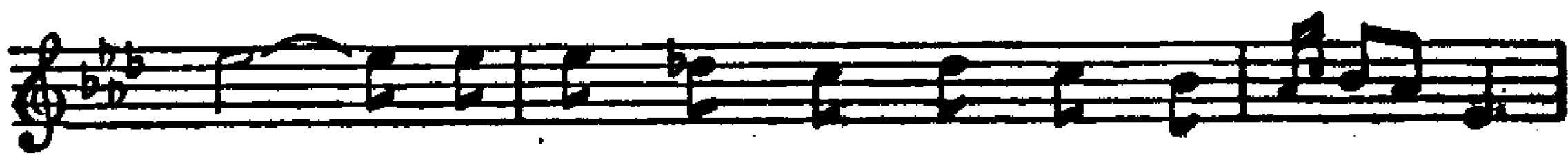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劳伦斯 (放了心)我碰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有一点神经痛。

(心不在焉,又踱来踱去)对,对了。(他从门口眺望爱尔兰的景致,几乎不自觉地,但是很富于表情地,歌唱着奥芬巴侯的歌剧《惠丁敦》里面的一个调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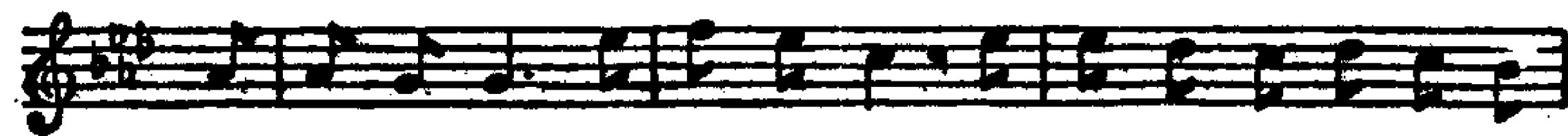


尽管这里夏天永远微笑,尽管这里树叶四季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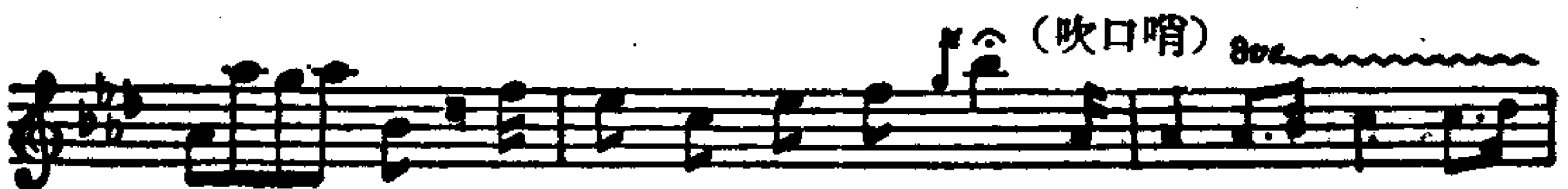


青,啊 英格兰我永不会忘记她。

他的歌调温柔,娜拉听着起先很感动,后来这句怀念英格兰的话,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于是放下针线,瞪眼看他。他仍然唱下去,但是调门太高了,于是降低声音,下半截是用《让爱林记住》的调子哼出来的。



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啊 英格兰我永不会



忘记她,从海上吹过来



劳伦斯 娜拉,我怕这调子你听着不耐烦,虽然你很客气,不肯说出来。

娜拉 怎么,你已经又在想回英国吗?

劳伦斯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娜拉 那么,你在我面前唱那首歌,可有点奇怪。

勞倫斯 那首歌！哦，那首歌并无所指。它是一个德国犹太人作的，就像許多表現愛國情調的英國歌一樣。別管我吧，親愛的，你做你的針綫吧，別讓我使你不耐煩。

娜拉（辛酸地）羅斯庫倫並不是個很熱鬧的地方，可以使我在十八年久別之後和你第一次在一起談話，就對你不耐煩，儘管你好像並沒有什麼要對我說的。

勞倫斯 十八年是個老長的時間呀，娜拉。要是只有十八分鐘，甚至於十八個月，我們還可以把以往的斷綫頭結起來，就像一對鵲兒似的，嘮叨得沒有完的。可是隔的是十八年，我就簡直沒有什麼話可說，你哩，好像更沒有什麼話可說哩。

娜拉 我——（哭得說不出話來了，但是她拚命保持體統。）

勞倫斯（毫不覺得自己殘酷）過一兩個星期，咱們又會是很好的老朋友啦。目前我覺得自己不大能討你喜欢，只好走開吧。請告訴湯姆，我到山上散步去了。

娜拉 你那樣稱呼他，足見你好像很喜欢湯姆。

勞倫斯（話音突然不像剛才那樣隨隨便便）對，我很喜欢湯姆。

娜拉 那麼，你去找他吧，別讓我絆住你的腳。

勞倫斯 我走了，你心裡可以輕鬆一點，我知道很清楚。這十八年久別後的第一次會談算是一場失敗，是不是？也不必介意，這些情感方面的大場面總歸失敗，幸亏最糟糕的局面總算是過去了。（他從通花園的門走出去。）

只剩下娜拉一人了，她拚命壓制情感，免得放聲大哭，可是她把頭伏在桌上，終於忍不住嗚咽起來了。她哭的渾身哆嗦，什麼也听不見。她沒有料

到现在房子里已经不只她一个人了，冷不防地被博饒本把她的头和胸膛扶了起来。博饒本刚洗了脸，梳了头，从里门回到这间客厅来，就看到娜拉的情况，起初很惊讶，很关切，后来情绪上骚动起来，就弄得神魂颠倒了。

博饒本 越莱小姐，越莱小姐，怎么啦？别哭，我看着难过，你不该哭。（她拚命想说话，可是哽住了，说不出来，样子很痛苦，所以他带着冲动的同情说下去）不，不要勉强说话吧，现在好啦。要哭就哭出来吧，我在这里无妨，请信任我。（把她抱起，絮絮叨叨地说安慰话）就躺在我胸膛上哭吧，一个女人要哭，最舒服的地方就是一个男人的胸膛——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好朋友的胸膛。我这个胸膛很宽大，是吧？四十二寸宽，一点也不少——不，别大惊小怪，别管那些俗套，我们两人本是好朋友，是不是？来，来，来！现在好啦，舒服啦，快活啦，是不是？

娜拉（边哭边说）放开我，我要去找手帕。

博饒本（一只手摸着她，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很大的丝手帕来）我这里手帕，让我替你来揩吧。（用手帕替她揩眼泪）用不着去找你自己的手帕，那块太小了，只是一块很不像样的麻纱小手帕——

娜拉（呜咽）嗯，不过是一块普通的棉纱手帕，真的。

博饒本 当然是一块普通的棉纱手帕——一块傻里傻气的棉纱小手帕——不配拿来揩娜拉·克鲁纳的可爱的小眼睛——

娜拉（神经质地唧唧咯咯地笑了起来，激动得抽搐着，用手指抓住博饒本，紧贴着他的胸脯骨，想止住傻笑）哎呀，别惹我笑吧，请你别惹我

笑吧。

博饒本 (惊駭) 我不是故意的，凭良心說。有什么可笑的？有什么可笑的？

娜拉 該念娜拉·克里納^①。娜拉·克里納。

博饒本 (輕輕地拍拍她) 对，对，当然是娜拉·克里納——娜拉·阿卡希拉。(他把第二个字讀成啊韵，讀成“卡”。)

娜拉 阿庫希拉^②。(她把第二个字讀成烏韵，讀成“庫”。)

博饒本 呸，这爱尔兰語真胡鬧！娜拉亲爱的——我的娜拉——我所爱的娜拉——

娜拉 (觉得这太不像話，拘起礼来) 你对我說話，不該那样。

博饒本 (突然異常严肃，把她放开) 不，当然不該这样。我并不是有意的——可是至少我是誠意的；不过我知道时机还没有成熟。剛才你情緒有点波动，我不該钻你的空子，不过我一时控制不住自己。

娜拉 (打量他，想了解他) 我想你这人心腸是好的，不过我看你好像簡直不能控制自己，(她很慚愧地把臉側到旁边去，补充了一句) 和我也差不多。

博饒本 (堅定地) 不然，我很能控制自己，可惜你沒有看到过我真正激动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自制的能力才大极哩。請不要忘記我們两人过去只有一次在一起，說起来我很抱歉，那次我是在醉得討人嫌的情况之下。

娜拉 不，你当时并没有什么討人嫌的地方。

① 克里納(Creena)，爱尔兰語，本义为“老”，用作表示亲爱的字样。

② 阿庫希拉(Acushla)，爱尔兰語，意思是“爱人”。

博饒本 (无情地)不,我当时实在討人嫌;沒有理由可以辯护,簡直恶劣不堪。对你一定产生了頂坏的印象。

娜拉 沒有什么要紧。別再提它吧。

博饒本 我非提不可,越萊小姐,这是我的責任。我不再多耽擱你了。可不可以請你坐下。(帶着一副逼人的严肃气,指着她的椅子。她坐下,不知道他要說什么。他还是用非常古板的態度,挪一張椅子靠近她坐下,接着就解釋)头一层,越萊小姐,我今天却沒有喝什么酒。

娜拉 你不像爱尔兰人,喝酒不喝酒好像并沒有什么分別。

博饒本 也許是如此。也許是如此。我从来不至于弄得昏头昏脑的。

娜拉 (安慰的口吻)无论如何,你現在是很清醒的。

博饒本 (热烈地)謝謝你,越萊小姐,我的确是清醒的。現在我們可以好好地談一談了。(溫柔地,放低声音)娜拉,昨晚我是真心真意的。(娜拉动了一动,好像就要站起来)別走,請等一小会儿。你不要以为我要催你給我一个答复,你認識我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哩。我是个讲道理的人,我希望这样說并不过分,我情願等,你要我等多久,我就等多久,只要你給我一点小小的保证,使我心里有个把握,知道你的答复不会是拒絕。

娜拉 假如我給了保证,我怎么能反悔呢?博饒本先生,我有时想,你的头脑恐怕有点毛病,說些很奇怪的話。

博饒本 对,我知道自己有很强的幽默感,有时不免叫人怀疑我是否很認真。也就是为了这个緣故,我要娶一个爱尔

兰女人。一个爱尔兰女人总会懂得我开的玩笑，比如說，你就懂得，是不是？

娜拉 (不自在) 博饒本先生，我却沒有那样本領。

博饒本 (安慰的口吻) 等一等，让我来把私心話好好地告訴你，越萊小姐，請你听到底。我敢說，你已經看出了，我和你說話，总是尽量在压制自己，不把自己的情感很突然地表示出来，免得使你覺得难为情。現在我覺得时机已經成熟了，應該开誠布公，坦坦白白了，應該把話說得爽爽快快了。越萊小姐，你在我心里已經引起了一种很强烈的爱慕。凭女人的直觉，你也許猜出了这一点。

娜拉 (心煩意乱地站起来) 你和我說話，为什么那样冷酷，那样不讲理呢？

博饒本 (也站起来，很惊惶) 冷酷！不讲理！

娜拉 你还不知道嗎？你向我說的那些話，不是一个男人應該說的——除非——除非——(她又突然哭起来，像原先那样把头伏在桌子上) 哎，你走开吧，我根本不想結婚，結婚除了伤心和失望，还有什么呢？

博饒本 (憤怒和悲伤的最可怕的征候漸漸出現了) 你是說你要拒絕我嗎？說你不欢喜我嗎？

娜拉 (很狼狽地看着他) 哦，別为这件事难过吧，博——

博饒本 (发火了，几乎說不出話来) 我不願人家拿花言巧語来哄我。(帶着孩子气的狂热) 我爱你。我要你作我的妻子。(絕望地) 你拒絕，我也沒有什么办法，我就毫无办法，毫无办法。你不該把我这一生毀了。你——(一陣神經质的激动使他

說不下去了。)

娜拉 (几乎吓慌了) 你要哭嗎? 想不到一个男子汉也哭。別哭吧。

博鏡本 我并不是在哭。我——我——我把哭哭啼啼的把戏留給你們爱尔兰的那些爱落泪的倒霉的男子們。你以为我沒有情感，因为我是个直率的冷靜的英国人，不会表情。

娜拉 我看你并不認識你自己。不管你的毛病在哪里，却不在沒有情感。

博鏡本 (觉得人家得罪了他，悻悻然) 你才沒有情感哩。你是个木石心腸，就像劳倫斯一样。

娜拉 你指望我怎么办呢? 是不是你那句話一說出了口，我馬上就該向你献媚撒嬌呢?

博鏡本 (用拳头打自己的傻脑袋) 嗜，我真笨! 真粗野! 原来还只是由于你們爱尔兰人的細心眼儿。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你的意思是答应了，是不是? 什么? 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吧?

娜拉 我想你應該能了解，虽然我也許終身不出嫁，如果出嫁，那就只能嫁給你了。

博鏡本 (猛烈地把她撲到怀里，放了心，兴高采烈，叫了一声) 哈哈，成了，成了，好极了。我早就知道你会明白，这对于咱們两人都是再好不过的事呀。

娜拉 (被他热烈地拥抱，并不感到狂欢，反而有些不舒服) 你的力气太大了，你使用力气又不很当心。我从来就沒有想到这件事

对你我好不好的問題。剛才你在这里碰見我，我让你待我好，躺在你怀里哭，因为当时我太伤心了，只觉得躺在那里舒服，沒有想到別的。从此以后，我怎么能还让别的男子亲近我呢？

博饒本 （受了感动）这足見你这人真好，娜拉，真正有最細膩的女人品质。（他殷勤地吻她的手。）

娜拉 （热切地但是有点怀疑地 看着他）你如果让一个女人伏在你胸膛上哭过，你也当然就永远不会让另外一个女人亲近你了。

博饒本 （訴諸良心似地）那就不應該，亲爱的，那就不对。不过就真正的事实來說哩，一个男人如果能討人喜欢，他的胸膛就成了一种堡垒，免不了要时常受到进攻，至少在英国是如此。

娜拉 （很討厭这話，干脆地說）那么，你最好去娶一个英国女子吧。

博饒本 （做苦臉）不，不，英国女子太乾燥无味了，不合我的口胃，太现实了，太像活牛排了。我欢喜的是理想的女子。劳倫斯的口胃和我的恰恰相反，他欢喜的女人要很茁壮，蹦蹦跳跳的，要对他很热烈。这个差別倒是一种方便，因为我們两人从来沒有为同一个女子爭風吃醋。

娜拉 你这是不是要当着我的面說，你从前已經爱过别的女子呢？

博饒本 老天！事实却是如此。

娜拉 我并不是你的初恋嗎？

博饒本 所謂初恋，那不过是一点傻气加上大量的好奇心，一

个真正自重的女人决不会在初恋问题上挑一个男人的岔子。不，亲爱的娜拉，我久已不闹什么初恋了。恋爱的结局往往是吵闹。我们要的不是吵闹，我们要的是个结实牢靠的家庭：夫妻两口，过舒服日子，按照常识来相处——再加上无限的恩爱，是不是？（他伸手去摸她，表示出满有信心的占有权。）

娜拉（冷淡，想脱身）我不愿拣别的女人剩下来的货。

博饒本（摸着她不放）没有人要求你拣，小姐。从前我并没有要求过别的女人和我结婚呀。

娜拉（严厉地）你为什么不要，要是你是个正派人的话？

博饒本 告诉你老实话，那些女人大半都是已经结过婚的。不过请你不必介意！那些事并没有什么不对。得了吧！别那样不大方，找我的小岔子。说到究竟，你自己也难免有一两次闹过恋爱，是不是？

娜拉（问心有愧）是，我猜想因此我就没有资格挑剔了。

博饒本（谦卑地）我知道我配不上你，娜拉。但是没有一个男子配得上一个女子，如果她真正是个好女子。

娜拉 哎，我也并不比你强。我不妨说给你听听。

博饒本 不，不用。我们不用算旧账，最好不。我不向你报旧账，你也不用向我报旧账。彼此绝对信任，不算旧账，只有这样，才可以免得吵闹。

娜拉 别以为我过去有什么值得害羞的事。

博饒本 我并没有那样想。

娜拉 情形只是这样：我从来没有碰见过别的男子叫我中意，

有一度我很傻，以为劳倫斯——

博饒本 （馬上撇开这个話題）劳倫斯！那可不成功，絕對不能成功。亲爱的，你了解劳倫斯，还不如我了解他清楚。他簡直沒有享受生活的本領，任何女人跟他都不会有幸福。他比鬼还聪明，但是他把生活看得太平凡，他不把任何东西或是任何人放在心上。

娜拉 我也看出他是这样。

博饒本 你当然看出了，亲爱的，請你相信我的話，你和他吹了，倒是一件大幸事。瞧！（摟着她打轉）我的胸膛对你比較更舒服些。

娜拉 （帶着爱尔兰人的恼怒相）哎哟，你不能一直像这样，我不欢喜这样。

博饒本 （不害臊）你会逐漸学会欣赏这个滋味。你务必不要見怪，我有时要拉一个女人来拥抱拥抱，这是我生性中一个絕對不可少的要求。而且这对于你也很有益，可以使你的筋肉长得肥壮些，有彈性些，这样一来，你的身材就更好看啦。

娜拉 哼，我相信！英国規矩好像就是这样！你談这些話也不害臊嗎？

博饒本 （兴高采烈）一点也不害臊。說老实话，娜拉，有办法让自己享受享受，这是再好不过的事呀。这间小房子里很悶，咱們出去散散步。我要在戶外好好伸展伸展一下。跟我来，跟——我——来呀。（他夹住她的胳膊，一下就把她拖到花园里，像暴風扫落叶似的。）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当晚稍微晚一点，炸螞又在小山上那块大石头边欣赏落日，不过这回既没有克干的谈话给它刺激，也没有巴泽·法越尔的恐惧使它开心。它孤零零地独自在那儿，一直到娜拉和博饒本两人手挽着手走过来。博饒本还是那样快快活活，满怀信心的，而娜拉却把头侧到一边不看它，差不多要流泪。

博饒本（站住，呼吸山上的空气）啊！我真欢喜这个地方。我欢喜这个景致。这地方要是开一个旅馆，办一个高尔夫球场，倒顶适宜。从星期五到下星期二，车票和旅馆费都一齐包在内。娜拉，我告诉你，我要开拓这个地方。（看看她）喂！怎么啦！疲倦了吗？

娜拉（忍不住眼泪）哎！我真羞死了。

博饒本（吃惊）羞！羞什么？

娜拉 哎！你这样拖着我去到处跑，逢人就說咱们要结婚了，介绍我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让他们跟我握手，还鼓励他们对我随随便便的，这成什么体统呢？我原来没有想到，我活着的时候会有这么一天，大白天里在罗斯库伦的大街上，和酒馆老板杜兰握起手来。

博饒本 亲爱的，杜兰既然是个酒馆老板，就是个顶有势力的人。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我问过杜兰，问他的老婆明天是否可以在家见客，他說可以，所以你得坐汽车去拜访她一次。

娜拉（骤然）要我去拜访杜兰的老婆吗？

博饒本 对，这是当然的事。那些人的老婆你都得上去拜访才行。我们要找一份选民单，印一些运动选举的名片。沒

有选举权的人就用不着去拜访。娜拉，你去替我运动选举，一定非常成功。他们都把你叫作产权继承人，你去拜访他们，他们就会觉得这是赏了个大面子，特别是你过去从来没有降低过身份去和他们谈一句话，是不是？

娜拉（气愤）哼，跟他们谈话，不大可能。

博饒本 可是你得知道，咱们不能耍架子，对他们冷淡。咱们必须彻底民主，向每个人施点恩惠，不分阶级。我告诉你，我的运气真不差，娜拉·克鲁拉，我和爱尔兰的一个顶逗人欢喜的女子订了婚，现在从竞选的角度看来，不能有比这更好的一着棋啦。

娜拉 只是为了使你当成议员，你就不惜让我干那样下流的事吗？

博饒本（快快活活地）啊！你等着瞧吧，你会看出竞选这玩艺儿是怪热闹的，你会拚命要把我选上。还有一层，人家会说，汤姆·博饒本这次成功，全亏他的太太，是她才把她丈夫弄进议会的——也许还要弄进内阁哩。你听到这话也会开心吧，是不是？

娜拉 老天爷知道，替你花点钱，我倒在所不惜！不过要我降低身份去迁就那些普普通通的人——

博饒本 对于一个议员的太太来说，娜拉，一个人只要在选择民单上有名字，就不能看作普普通通的啦。听我的话吧，亲爱的！没有错儿，你想想看，要是错的话，我还能让你去干吗？身份最高贵的人也这样干，每个人都这样干呀。

娜拉（一直在咬着嘴唇看山，郁郁不乐，心里不相信）英国人怎样做，也

許你知道的最清楚。他們一定不大自重。我想我得回去了。我望見勞倫斯和克干先生上山來了，我這副樣子不好跟他們談話。

博饒本 等一等，你向克干說句好聽的話。聽說他能控制的選票並不比敦卜賽神父少哩。

娜拉 你不大了解彼得·克干，他一眼就會把我看穿，好像我是塊玻璃一樣。

博饒本 不過他不會因此就不樂意呀。你覺得一個人還值得奉承，他就覺得這是真正的奉承。這並非說，我要奉承任何人，沒有這回事。我且去迎接他。（他走下山去，帶着熱切期待的神氣，好像要會見一個素所敬重的熟人一樣。娜拉揩干眼淚，轉身要走，這時候勞倫斯已經上山走到她的跟前了。）

勞倫斯 娜拉。（她回頭很嚴厲地看著他，一言不發。他用最和解的語調，很關切地說下去）今天我丟了你走開的時候，我和你一樣，心里非常難過。當時我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嘴里儘管在嘮嘮叨叨地講，目的只是不要露窘相。從那時到現在，我一直在想，現在我明白當時應該對你說的話了，特地來對你把它說出來。

娜拉 那麼，你來得太遲啦。過去你以為十八年並不算長，你還可以讓我再多等一天。可是你想錯了。我已經和你的朋友博饒本先生訂了婚啦，我和你從此一刀兩斷啦。

勞倫斯 （很天真地）我本來要勸你的就是這麼辦。

娜拉 （不由自主地）哼，你這壞東西！當着我的面說出這種話來。

勞倫斯 (慌張地,回到他的最道地的愛爾蘭人樣子) 娜拉, 親愛的, 我
是個愛爾蘭人, 他是個英國人, 難道你不知道嗎? 他想
你, 他就把你抓到手里。我也想你, 而我一方面和你爭
吵, 一方面還是照舊想你。

娜拉 那你就想吧。你最好還是回到英國去, 找你歡喜的那
些活牛排去。

勞倫斯 (驚訝) 娜拉! (猜出了她從哪里學來這個比喻) 他在跟你談到
我, 我明白了。不過請不必介意, 你我還應該做好朋友。
我不願你和他結了婚, 就和我疏遠起來了。

娜拉 你歡喜他, 比你過去歡喜我強多啦。

勞倫斯 (干脆地說真心話) 不錯, 我當然是這樣, 干嘛要跟你說謊
呢? 過去的娜拉·越萊對於我, 或是對於這個可憐的小
地方以外的任何人, 都是無足輕重的。但是湯姆·博饒
本的太太就是個很重要的人物啦。只要你把這個新角色
扮演得好, 就不愁人家不理睬, 不愁寂寞, 也不用傍晚到
圓塔那里去發無聊的惋惜, 存空頭的希望啦。今後你面
臨著的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工作、真正的忧虑和快樂、
跟真正的人打在一起, 在世界中心的倫敦過結結實實的
英國式的生活。你會發現你的工作都已經安排好了, 替
湯姆管家、替湯姆招待朋友、替湯姆競選議員, 不過賣這
種氣力是值得的。

娜拉 照你那樣說, 仿佛他娶了我, 我還得感激他才是。

勞倫斯 我怎么想就怎么說。告訴你, 你這門親事是結對啦。

娜拉 當真的! 哼, 別人也許會說, 他也並沒有吃虧。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劳倫斯 你如果以为他把你当宝贝，他现在倒是如此；如果你情愿，你也有办法叫他永远把你当宝贝。

娜拉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自己。

劳倫斯 你想到过你的钱没有，娜拉？

娜拉 我并没有说起钱呀。

劳倫斯 在伦敦，你那点钱还不够打发一个厨子的工钱。

娜拉 (发火了)假若这是真话——当着我的面说这种真话，你就更可耻——靠我那点钱至少可以不要依靠人；如果情形不好，我们随时可以回到爱尔兰来，靠我那点钱过活。如果我必得替他管家，我至少可以给你吃闭门羹，因为我和你已经一刀两断了，我从前就不该碰见你。再见吧，劳倫斯·杜依尔先生。(她转身走开。)

劳倫斯 (望着她走)再见，再见。嗯，真是爱尔兰人的脾气！我们两人都是彻头彻尾的爱尔兰人脾气，爱尔兰人脾气，爱尔兰人脾气——

博饒本来了，和克干在谈得很起劲。

博饒本 高尔夫球场带旅馆这笔生意是再赚钱不过的了，要是你掌握的是土地而不是股票，家具商人又肯帮忙，再加上你有做生意的本领。

劳倫斯 娜拉回家去了。

博饒本 (确信不疑地)劳倫斯，你今早说的话很对。我应该把娜拉喂胖一点。她很娇弱，因此就不免心眼儿多。喂，趁便告诉你，我和娜拉订婚啦，你还不知道吧？

劳倫斯 娜拉亲自告诉我了。

博饒本 (自鳴得意) 她脑子尽在想我們訂婚的事, 你可以想像得到。傻丫头! 克干先生, 我剛才說, 我开始看出我在爱尔兰的前途了, 看出我的前途了。

克干 (彬彬有礼地弓一下腰) 吃征服飯的英国人就是这样, 先生。你来这里还不到二十四小时, 就把这里唯一的有財產继承权的女子搶走了, 国会議員也等于弄到手了。就拿我来说吧, 我傍晚常到这里来, 沉浸于我的狂想里, 靜观落日中逐漸拖长的圓塔的影子, 在蒼茫的暮色中凭吊这个圣徒們的島国, 凭吊她已死了的心和昏沉了的灵魂, 发出一些无聊的哀感, 而現在你博饒本先生来了, 却答应要用另一套东西来安慰我, 要我尝一尝大旅館的喧嘩嘈杂, 看一看儿童們給旅客們背着球杆儿, 作为他們将来生活的准备。

博饒本 (深深感动, 默默地送上一枝雪茄去安慰克干, 克干看着雪茄笑了笑, 摇摇头) 对, 克干先生, 你說得不錯。什么东西里面都有詩意, (心不在焉地朝雪茄盒里看一下) 就連这些最近代最平凡的东西里面也还是有詩意, 只要你会把它抽取出来。(他自己抽取出一支雪茄, 另外送一支給劳倫斯, 劳倫斯接受了) 我在这方面很迟鈍, 你就要我的命, 我也不会抽取詩意。这就要靠你啦, 克干先生。(刁滑地, 从梦想中醒过来, 很开心地推动克干) 你有了詩意, 我再来把你喚醒过来。这就是我的作用啦, 是不是? 你明白了沒有? 明白了沒有? (他开玩笑地拍了拍克干的肩膀, 又羡慕他, 又怜悯他)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这么一回事。(言归正傳) 想起来了, 我看还有一个办法, 比筑輕便铁路更

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好。汽船现在时新起来了，一定站得住脚。你瞧，那条河多漂亮，不用就要荒废掉啦。

克干（闭目朗诵）

啊，冒伊尔河啊，让你的波涛汹涌的吼声停息吧！

博饒本 汽船的吼声还是怪好听，你知道。

克干 只要它不压倒早晚禱的钟声。

博饒本（保证）不，不会，一点也不用怕。你知道，礼拜堂的钟声闹起来也够吵人的。

克干 先生，你对每个问题都有答案，但是你那些计划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从狗嘴里怎样可以抢回来肉骨头呢？

博饒本 什么意思？

克干 你不能把高尔夫球场和大旅馆都筑在半天空里。你得有土地。瑪太·哈費干那批人把土地抓得紧紧地不放，你有什么办法把它夺过来呢？柯尼里斯做了小地主，因此很自豪，你怎么能叫他放棄这种自豪感呢？还有巴涅·杜元那批开磨坊的人会赞成你的汽船吗？酒馆老板杜兰会帮你的旅馆请卖酒执照吗？

博饒本 我的老好先生，实际上罗斯庫倫已经有一半在我所代表的联营公司的手里啦。杜兰的酒馆已经典押了，酿酒坊都掌握在联营公司的手里。至于哈費干的庄子、杜元的磨坊、杜依尔先生的土地以及其它五六块地，不到这个月底，就都要抵押给我啦。

克干 对不起，他们拿土地向你抵押，你借给他们的钱不会超过所押土地的价值，好让他们付得出利息。

博饒本 哈哈，你是个詩人，克干先生，不懂生意經。

勞倫斯 我們借給他們每個人的錢，要超过所押土地的价值一半哩。

博饒本 你要記得，凭着我們的資本、我們的知識、我們的組織能力，我还可以說，凭着我們英國人做生意的本領，我們在土地上賺上十鎊錢或是賠上十鎊錢，都滿不在乎；可是哈費干單凭他的勤勞，在这块土地上賺十个先令不容易，賠十个先令就受不住啦。杜元的磨坊太过时，太落后啦，我要利用它来发电。

勞倫斯 拿土地給他們这批人有什么用处？他們太渺小了，太穷了，太无知无識了，头脑太簡單了，簡直沒有办法把土地守住，来抵擋像咱們这样的人；拿土地給他們，就等于拿一个公爵給一个清道夫。

博饒本 是的，克干先生，这地方大有前途，不是工业区的前途，就是住宅区的前途，究竟是哪一种，我現在还不敢断定；不过决不是由杜元、哈費干那班穷光蛋們所掌握的前途。

克干 它也許根本沒有前途，你想到这一点沒有？

博饒本 这一点我倒不怕。我对于爱尔兰倒有信心，有很大的信心，克干先生。

克干 我們却沒有信心，我們只有空洞的热情和爱国心，以及更空洞的回忆和惋惜。啊，对，你們倒有理由相信，爱尔兰如果有前途，那前途一定是你們英國人的，与我們无分；因为我們的信心好像死了，我們的心好像冷了，沒有勇

气了。这个岛国上全是些梦想者，等到你们把他们关到牢里去，才会醒过来；再就是一些批评者和懦夫们，让你们收买去养驯了好替你们服务；还有一些大胆的流氓，帮助你们来劫掠我们，接着就劫掠你们自己。是不是这样？

博饒本（对这种违背生意经的看法有一点不耐烦）对，对；不过你这番话应用到哪一国都行。事实上，世界上只有两种品质：有效率和无效率；也只有两种人：有效率的人和无效率的人。不管他们是英国人还是爱尔兰人，情形都是一样。我将来会把这地方全抓到手里，倒不是因为我是英国人，而哈费干之流是爱尔兰人，而是因为他们笨蛋，而我知道什么事该怎么办。

克干 哈费干会有怎样的结果，你考虑到没有？

劳伦斯 我们可以雇用他做点事，给他的工钱也许比他现在靠自己去挣的还要多些。

博饒本（怀疑）你是那样想吗？不然，不然，哈费干太老啦。而今雇四十岁以上的人来做不用技巧的劳作，实在不合算，据我猜想，哈费干也只能做不用技巧的劳作。不，哈费干最好转到美洲去，或是进贫民收容所，可怜的老家伙！他的筋力用完啦，你分明可以看得出呀。

克干 倒霉的可怜虫，那样机巧地被无形的监狱监禁住了！

劳伦斯 哈费干没大关系，眼看他就要死啦。

博饒本（毅然）嘘，劳伦斯！别那样狠心。哈费干可怜。无效率的人都是可怜的。

劳伦斯 呸！一个衰老无用的人无论在哪里等死，无论他在

銀行里有一百萬存款，還是只有貧民收容所的一點救濟，都沒有什麼要緊。要緊的是年輕人，能幹人。哈費干的真正悲劇就在於他把年輕時代空過了，頭腦沒有得到充分的發育，整天都忙他的土地和他的豬，直到他自己也變成了一塊土、一只豬——直到他的靈魂都悶死了，只剩下一肚子的怪脾氣，損害他自己，也損害他身邊的一切人。依我說，讓他死去吧，讓我們不要再見到這種人吧。讓年輕的愛爾蘭人當心不要再遭受到哈費干那樣的命運，免得再去空埋怨一場。讓你的聯營公司進來——

博饒本 聯營公司是我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你還是有点股份。

勞倫斯 對，也是我的，如果你愛那麼說。不過我們的聯營公司是沒有良心的；它對於哈費干、杜蘭和杜元一類的家伙，和對於一批中國苦力，是一樣不管死活的。這個公司要利用你們國內那些愛說空話的愛國者來奪取議會權力，借此控制你們，正像在打鼠機安上肉來誘殺老鼠一樣冷酷無情。這個公司會制定計劃、組織力量、收集資本，而你們就像蜜蜂一樣替它勞作；你們要發泄自己的怨恨，就從你們那点微薄工資中抽出錢來，給寫政治文章的人和廉價的報紙，請他們寫文章、登演說詞，來攻擊公司的惡毒和殘暴，來吹你們自己的愛爾蘭好漢氣，就像哈費干過去花錢請巫婆，請她行法術去害比勒·波恩的耕牛那樣。到最後，這個公司會把你們原來的這些荒謬思想磨得一干二淨，讓你們學聰明一點，長強壯一點。

博饒本 (不耐煩) 勞倫斯, 不用那一套愛爾蘭式的誇張和空話, 你就不能用簡單的話把簡單的事說清楚嗎? 咱們的公司是個十分正派的組織, 里面全是些地位很高、有肩膀能負責的人。我們要照管愛爾蘭, 並且用直截了當的生意辦法, 根據自由黨的正确原則, 把效率和自助的道理教給愛爾蘭人。克干先生, 你贊成我的主張么?

克干 先生, 我甚至可以投你一票。

博饒本 (誠心誠意地受了感動, 熱烈地和克干握手) 你選舉我, 包管不叫你後悔, 克干先生。我要拿些錢到愛爾蘭來, 提高工資, 建立些公共機關, 比如說, 圖書館、工業學校 (當然是容納一切宗教信仰的)、體育館、板球俱樂部, 也許還要辦一個藝術學校。我要把羅斯庫倫變成一座花園城, 要把圓塔徹底重修過, 恢復到它的老樣子。

克干 那麼, 我們這個受苦受難的地方就要比得上愛爾蘭最整潔的地方啦, 說起這地方, 名稱倒很有詩意, 叫做“歡喜岡”監獄。呃, 我投票時, 與其選一個既沒有明確意圖又沒有辦事才能的愚蠢的愛國者, 倒不如選一個有明確意圖、會辦事、有效率的魔鬼。

博饒本 (硬板地) 在這個地方用“魔鬼”這字眼, 未免過分一點吧, 克干先生。

克干 在知道這個世界就是地獄的人看來, 這並不過分。不過你既然不喜歡聽“魔鬼”這字眼, 我就說委婉一點, 只把你比成一頭驢吧。(勞倫斯臉氣得發白。)

博饒本 (紅了臉) 一頭驢!

克干 (温和地) 你可以接受这个称号, 用不着生气, 因为我是个疯子, 向来把驴叫做弟兄——而且还是个很诚实、很有用、很忠心的弟兄。先生, 驴在畜生中是最有效率的。它实事求是, 吃苦耐劳。你要是把它当人看待, 它也很和善, 你虐待它, 它才顽强; 它只有在两种场合才显得滑稽可笑, 一种是在恋爱的时候, 它就伸着脖子大叫, 一种是在搞政治的时候, 它就在公路上乱打滚, 本来没有什么事, 却闹得乌烟瘴气。你也有这些品质和习惯, 你能否认吗?

博饒本 (很和气地) 嗯, 对, 我恐怕不能承认。

克干 那么, 你也許要承认你有驴的一个毛病。

博饒本 也許, 什么毛病?

克干 驴的毛病就在它浪费它的好品质——这就是你所谓有效率——去服从它的贪婪主子的意志, 而不服从就在它本身的那个上天的意志。它在为财神服务的时候才有效率, 在作恶的时候气力才大, 在毁灭的时候才有才能, 在破坏的时候才显出英雄气概。它跑到爱尔兰来吃草, 毫不明白它的蹄子所践踏的是块圣地。先生, 无论就好的方面或是就坏的方面来说, 爱尔兰都和世界其它各地不同, 一个人只要踏过爱尔兰的土地, 呼吸过爱尔兰的空气, 就一定要改变, 变好或是变坏。爱尔兰出两种人, 很奇怪的是这两种人都登峰造极, 一种是圣徒, 一种是卖国贼。爱尔兰本来叫做圣徒們的島国, 不过近年来, 它也許可以更恰当地叫做卖国賊的島国, 因为我們在这方面的

出产，在全世界的寡廉鲜耻的人群之中，要算是最出色的。但是将来总会有一天，爱尔兰靠着生存的将不只是它的矿产的丰富，而是它的人民品质的优良。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再看吧。

劳伦斯 克干先生，你如果要发挥你对于爱尔兰的痴情妄想，我就要向你告别啦。你那套话我们听够啦，你那样俏皮地证明爱尔兰以外的人都是驴，我们更是听够啦。这番话既没有常识，又没有礼貌。它阻挡不住我们的公司进来，也不如我这位朋友的效率主义那样能打动爱尔兰年轻的一代人。

博饒本 对，对，主要的是效率。克干先生，你骂我的话我一点也不介意，不过在主要问题上劳伦斯说得对。这个世界是属于有效率的人们的。

克干（用很洗炼的讽刺）两位先生，我愿意接受你们的谴责。但是请相信我的话，我对于你们和你们公司的效率是十分钦佩的。听说你们两位都是顶有效率的土木工程师，我相信高尔夫球场会是你们技术的大胜利。博饒本先生会有效率地钻进议会，这连圣帕特瑞克^①也办不到，假如他还在人间的话。你们甚至可以很有效率地把大旅馆修建起，只要你们找得到足够的有效率的泥水匠、木匠和铅铁匠，关于这一层我倒有点怀疑。（不再用讽刺口吻了，开始采取神父谴责罪恶的态度）到了大旅馆破产的时候，（博饒本把衔在嘴里

① 圣帕特瑞克，欧洲各国往往各有一个特别崇奉的基督教圣徒，在英国为圣乔治，在爱尔兰为圣帕特瑞克。

的雪茄放下，有一点吃惊）你们英国人的生意办法在清算破产中会达到极高的效率。你们会很有效率地把旅馆计划重新安排一下，到了第二次破产，你们还是很有效率地进行清算，（博饒本和劳倫斯很快地互相看了一眼，因为这位神父显然是个金融老手，否则他对清理破产的看法一定是上帝启示给他的）你们很有效率地先把原来的股东弄得倾家荡产了，于是很有效率地把他们扔在一边，最后，在折盘变卖旅馆之中，每镑本钱中捞回几个先令，你们又很有效率地赚上一批钱。（越来越严厉）除掉这些有效率的勾当之外，你们还会最有效率地剥夺债户的赎回权，把产权掠夺过来；（他不由自主地举起一个手指，表示谴责）你们会很有效率地把哈费干赶到美洲去；你们会利用杜元的那张骯脏嘴巴和爱欺压人的脾气，雇他来很有效率地鞭策你们的雇工；到了最后，（声音低沉，辛酸）这块可怜的乡村荒凉地方就要变成一座很忙的“造币厂”，我们全要在这里面当奴隶，替你们挣钱；有我们的工业学校来教我们如何很有效率地挣钱，有我们的图书馆来麻醉那些少数还没有被你们酿酒坊麻醉过的有些想像力的人们，还有我们重修过的圆塔来卖六个便士的门票，再加上饮食部啦，丢一个铜钱到自动机里去就可以看到的电影啦，使这地方可以吸引游客来；然后，你们英国和美国的股东当然就把我们替他们挣的钱拿去，很有效率地花去打猎、动手术割毒癌、割盲肠炎，去大吃大喝、去赌博，剩下的钱你们又花去进行新的土地开拓计划。这个世界在做效率的迷梦，已经做了四百年之久啦；末日

还没有到来，但是末日是终于要到来的。

博饒本（郑重其事地）不错，克干先生，一点儿也不错，而且说的非常动听。我因此想起了一位大人物，罗斯金。请你相信，我同情你，赞成你。劳伦斯，你别嗤笑我，多年前我就读过很多雪莱的作品。让咱们不要辜负咱们青年时代的梦想吧。（他随意走上山坡，一路吸着雪茄烟。）

克干 杜依尔先生，我请问你：这种英国人的作风比起咱们爱尔兰人的作风，是否更有效率呢？博饒本先生花费精力去赞赏大人物的思想，不大有效率。但去满足那些卑鄙齷齪、唯利是图者的贪婪，却很有效率。我们花精力，很有效率地去嘲笑那英国人，但是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做。这两种人谁有资格责备谁呢？

博饒本（从山上走回来，走到克干的右边）不过你知道：总要做些事才成。

克干 对，我们停止做事就停止生活，不过我们做什么呢？

博饒本 做我们手边应做的事呀。

克干 那就是办高尔夫球场、开大旅馆、勾引些游手好闲的人到这个国家来，而这个国家的工人却有成千成万都离乡别井，跑到外国去了，因为这是饥饿贫穷的国家，是愚昧无知、深受压迫的国家。

博饒本 但是，管他妈的，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会把钱从英国带到爱尔兰来。

克干 就像许多世纪以来，我们这里游手好闲的人把钱从爱尔兰带到英国去一样。可是这挽救了英国没有？英国贫

穷和堕落的情形之駭人听闻，是我们梦想不到的。从前我到英国的时候，我是恨英国，现在我却怜悯英国了。

（博饒本万想不到一个爱尔兰人也配怜悯英国，但是劳倫斯既然很气愤地插嘴说话，他就又上山抽烟去了。）

劳倫斯 你那种怜悯对英国屁大用处！

克干 杜依尔先生，在天堂的那本账簿上，一颗洗净仇恨的心，比起英国化的爱尔兰人和格莱斯敦化的英国人合开的土地开拓联营公司，价值也许还要高一点。

劳倫斯 哦，在天堂上，当然罗！我从来没有到过天堂，你可以告诉我它在哪里吗？

克干 地狱在哪里，你今天早上能说出来吗？可是现在你知道了，地狱就在此地。别愁找不到天堂，也许它并不比地狱更远。

劳倫斯 （讽刺地）就在这块你所谓圣地上，是不是？

克干 （非常激昂地）对，也许就在被你这样爱尔兰人弄成笑柄的这块圣地上。

博饒本 （来到两人中间）当心呀！你们马上就要吵起来了。哎，你们这些爱尔兰人，你们这些爱尔兰人！老是唠叨个不休，是不是？（劳倫斯耸了耸肩，有些觉得可笑，也有些不耐烦，走到山上去，但是马上又踱回来，走到克干的右边。博饒本用说知心话的样子向克干补了一句）克干先生，紧靠着英国人吧，英国人在这里声名固然不好，但是你是个爱尔兰人他至少还能原谅呀。

克干 先生，你在向我谈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时候，你忘记了我是个天主教徒。我的国家既不是爱尔兰，也不是英

国，而是天主教会的整个的广大領域。对于我来说，只有两个国家：天堂和地獄，人的情况也只有两种：得救和遭孽。你們两人一个是英国人，在愚蠢中又那么聪明；一个是爱尔兰人，在聪明中又那么愚蠢。我在这里站在你們两人中間，实在很愚昧，不能断定你們之中誰的罪孽更深重，可是我如果对你們不是一样地开誠布公，我就对不起我的使命。

劳倫斯 無論是对他还是对我，你这种話都很放肆，克干先生，我們毫不稀罕你的贊成不贊成。你想想看，你这番荒唐話对于負有重要实际任务的人們有什么用处呢？

博饒本 我却不贊成你这話，劳倫斯。我以为克干先生說的那些話應該时常有人說說，可以把社会的道德風气維持住。你知道，在宗教問題上，我也有資格有自己的想法；事实上我很乐意承认我有一点是——有一点是——嗯，我也不怕人知道——我有一点是个唯一神格論者^①；但是英国国教里面如果有几个像克干先生这样的人，我就一定会参加国教。

克干 你这話太恭維我啦，先生。（向劳倫斯，帶着神父的謙虛）杜依尔先生，是我的过錯，无意中惹起你討厭我，請你原諒。

劳倫斯 （不受影响，仍怀敌意）我沒有跟你讲礼貌，你也不必跟我

① 唯一神格論和三位一体論相对立。基督教中关于神格問題有两說，一說以为神格是父上帝、子耶穌和圣灵的統一，即三位一体說；另一說以为神（上帝）只有一体，即唯一神格論。英国国教承认三位一体說，博饒本采取唯一神格論，則違反英国国教的教义，所以吞吐其詞。

讲礼貌。在爱尔兰，好礼貌和好言语都是不值钱的，你把它们留着款待我的这位朋友吧，他还可以受受这些玩艺儿的骗。我却知道它们的价值。

克干 你是说，你不知道它们的价值。

劳伦斯（生气）我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克干（很安详地转向博饒本）博饒本先生，你看，我向我本国人说教，结果反而使他们的心肠更硬，地狱的门比我的力量更大。我要和你告别了。我还是一个人在圆塔那里梦想天国，比较好些。（他上山去了。）

劳伦斯 对，对，你就是那样，梦想，梦想，一辈子梦想！

克干（站住，最后一次回头看他）每一个梦想都是一个预言，每一句笑话都是一个预兆。

博饒本（若有所思）我小时候有一次梦见到了天堂。（另外两个人都瞪眼看他）天堂是一种浅蓝缎子似的地方，我们教区里那些虔诚的老太婆全坐在那里，好像在做礼拜似的；大厅另一头有一间书房，里面有一个威风凛凛的家伙。我并不欢喜那地方，说老实话。你梦想的天堂是什么样儿呢？

克干 我梦想的天堂是一个国家，里面政权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人民，三位一体，一体三位^①。它是一个共和国，里面工作就是游戏，游戏就是生活，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它是一座大庙宇，里面祭司就是礼拜者，礼拜者就是受礼拜

① “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参看第 236 页注。克干的看法多少代表萧伯纳自己的看法。他认识英国人侵略爱尔兰的意图，看出资本主义的末路，对于未来理想世界存着一些空洞的幻想。

者，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它也是一种神格，里面一切生命都有人性，而一切人都有神性，三位一体，一体三位。总而言之，它是一个疯人的梦想。（他上山走了。）

博饒本（亲热地望着克干）他这老家伙是个主张政教一体的保守党！他是一个角色，在这地方是能吸引人的。真的，他几乎比得上罗斯金和卡莱尔^①。

劳伦斯 是，他们说了那么多的话，有屁大用处。

博饒本 啐！啐！劳伦斯！他们启发了我的思想，大大地提高了我的风度。说实话，我感觉到克干先生的益处，他使我自觉有了长进，有了很显著的长进。（真正激昂起来）我现在比过去更相信，我把我这一生投到爱尔兰的事业里去，是正确的。跟我来，劳伦斯，帮助我来选择修建大旅馆的地基。

① 罗斯金和卡莱尔两人都是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改良派的思想家，一方面批评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弊病，一方面所提出的挽救办法却是开倒车“回到中世纪”。这两人都是萧伯纳所瞧不起的，所以这句话讽刺意味很深。他对于未来世界的理想竟被博饒本看作与罗斯金和卡莱尔两人的相同。

校 少 娜 巴 巴

(1905)

林 浩 庄 譯

第一幕

一九〇六年一月某晚，飯后，在薄丽托瑪·安德謝夫夫人^①威尔頓·克雷新街^②住宅的书房里。室中央有一張寬大、舒適、深色皮面的長靠椅。如果有人坐在椅上(这时无人)，就可看見他的右边是薄丽托瑪夫人的写字台，夫人正伏案忙于书写；他的背后靠左边是一張較小的写字台；門也在背后，靠夫人坐的那边；左边正冲着他有一面帶窗座的窗戶。窗戶附近放着一把扶手椅。

薄丽托瑪夫人年在五十上下，衣飾華貴，但对穿著漫不經心，富有教養，但举止言談，全然置自己的教養于不顾；彬彬有礼，但說話直率得惊人，与人交談时，对于对方的意見，常等閑視之；和蔼可亲，而又一意孤行，頤指氣使，动辄暴跳如雷，令人几乎无法容忍。此外，她还是上层社会家庭主妇十足的典型；在别人看来，一向是个頑皮孩子，但是到了她自己儿女成行，却又对儿女叱責不休，归終走上持家度日的道路，具备了充分的办事能力和丰富的处世經驗；家庭和阶级出身的局限性，对她产生了非常奇特的影响，由她看来，宇宙无非是威尔頓·克雷新街上的一座闊公館，不

① 英俗：公、侯、伯爵的女儿，嫁后襲“夫人”尊称，和她的本名联用，与丈夫无关。此人的父亲是伯爵。

② 在倫敦海德公园附近，貴族住宅区。

过，在这个看法之下，她治理宇宙的一角——她自己那个小小王国——倒真是指挥如意，说到家里藏什么书，壁间挂什么画，夹中搁什么乐谱，报纸上看什么文章，也还见地豁达，不拘一格。

夫人的儿子斯泰芬进屋来，一位不到二十五岁、一本正经的青年。他自命不凡，然对母亲仍有些畏惧，这倒不是由于他性格懦弱，而是由于童年养成的习惯和未婚男子的羞怯心情。

斯泰芬 有什么事吗？

薄丽托玛夫人 马上跟你谈，斯泰芬。

斯泰芬恭顺地走过去坐在长椅上，拿起自由党周刊《演说家》杂志来看。

薄丽托玛夫人 先别看书啊，斯泰芬。这回谈话，我要你特别注意。

斯泰芬 我只是在等着您的时候，才——

薄丽托玛夫人 不必找托辞儿吧，斯泰芬。（斯泰芬放下《演说家》周刊）好啦！（她写完了，站起来，走到长椅旁）我看我并没有叫你等得太久。

斯泰芬 没有没有，妈妈。

薄丽托玛夫人 把靠垫儿给我拿过来。（斯泰芬从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取来靠垫，夫人在长椅上就坐时，给她放好）坐下吧。（他坐下，摸索领带，神情不安）不要摆弄领带，斯泰芬，领带没有问题。

斯泰芬 请您原谅。（他撇开领带，又摆弄起表链来。）

薄丽托玛夫人 现在你是不是注意听着啦，斯泰芬？

斯泰芬 当然啦，妈妈。

薄丽托瑪夫人 不行，別說什麼“当然”。我今天要你特別注意，不能再像平常那樣，認為注意听我講話是理所當然的。斯泰芬，我要鄭重其事地跟你談談，希望你別再玩儿那個表鏈兒。

斯泰芬（急忙丟開表鏈）是我招您生氣了吧，媽媽？要是的話，我可決不是故意的。

薄丽托瑪夫人（驚訝地）瞎說！（有些懊悔）傻孩子，你當是媽媽跟你生氣了嗎？

斯泰芬 那麼，媽，到底是什麼事呢？您鬧得我怪耽心的。

薄丽托瑪夫人（挺直身子對着斯泰芬，其勢洶洶）斯泰芬，我能不能問問你，你打算到什麼時候，才肯認識到自己已經是長大成人，而你娘不過是個婦女呢？

斯泰芬（吃驚）不過是個……

薄丽托瑪夫人 不要重複我的話，這是個頂討人嫌的毛病。

斯泰芬，你得學着立身處世才行啊。這一副家務担子，我一个人實在再也挑不了啦。你得給我出個主意，你得負起這份兒責任。

斯泰芬 我！

薄丽托瑪夫人 不錯，当然是你。去年六月，你滿了二十四歲。你上過哈羅中學^①，劍橋大學，到過印度，到過日本。

哼，不用說，你一定是有知識有學問的啦，除非是你沒臉沒皮，白混了這麼多年。得啦，給我出個主意吧。

① 英國兩個最著名的私立中學之一，非豪富子弟莫入。

斯泰芬 (甚为迷惘) 您知道我从来沒管过家里的……

薄丽托瑪夫人 不錯，我想也沒有过。我并不是要你点菜派飯啊。

斯泰芬 我是說家里的問題。

薄丽托瑪夫人 那么，現在你可非管不可啦。家里的問題，越来越鬧得我沒法儿办啦。

斯泰芬 (为难地) 有时候我想或者我应当管管，可是，說真的，媽，这些事我知道得太少啦。知道的那点儿，又那么叫人难受！……有些事我簡直沒法儿跟您提——(他住了口，現出羞愧的样子。)

薄丽托瑪夫人 我想你指的是你父亲吧。

斯泰芬 (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見) 是的。

薄丽托瑪夫人 好孩子，咱們不能一輩子也不提他呀。我沒有要你提這個問題的时候，你不提当然是很对的，可是如今你大啦，可以參預我的机密了，为了你妹妹們的事，也能帮我跟你父亲办办交涉了。

斯泰芬 妹妹們並沒有問題，都訂婚啦。

薄丽托瑪夫人 (心滿意足地) 可不是么。我給莎拉做了一門子挺美滿的亲事。查尔士·劳迈克斯一到三十五岁，就是百万富翁。可是，那是十年以后的事；十年以內，依照他父亲遺囑的規定，遺產代管人每年至多只許給他八百金鎊。

斯泰芬 但是遺囑也規定了，如果他能靠自己的努力掙了錢，掙多少，代管人就可以在八百鎊以外多給他多少。

薄丽托瑪夫人 查尔士·劳迈克斯自己的努力大半要减少他的收入,增加怕不容易吧。往后这十年,莎拉每年至少要另找八百镑才行。即便这样,他們夫妇仍然要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似的^①。巴巴娜怎么样呢?早先我想,你們几个的前途,要数巴巴娜最光明。可是她如今干了些什么呀?参加了救世軍,辞掉了使女,一星期过一镑錢的日子;有一天傍晚回家,領回个希腊文教授来,是她在大街上交的朋友,那人因为沒死沒活地爱上了她,假装是个救世軍,在大庭广众之下,真还替她崩楞崩楞的敲大鼓哪^②。

斯泰芬 我听說他們訂了婚,的确有点惊讶。柯森斯是个挺好的小伙子,誰也想不到他在澳洲出生的^③,不过——

薄丽托瑪夫人 噢,阿道弗斯·柯森斯一定会是个很好的丈夫。說到底,誰还能对希腊文說一个不字儿呢。一个人一会希腊文,立刻就挂上有身分、有学問的招牌啦。再說咱們家的人,謝天謝地,都不是猪头猪脑、頑固不化的保守党,咱們是自由党,一心爱自由。势利眼的人爱說什么,只好由他們說去,反正巴巴娜得嫁給媽媽我喜欢的人,不能嫁給他們喜欢的人。

① 英美的习惯說法。教堂里沒有仓库,也不做飯,耗子沒有食物可偷。

② 一八七八年英人蒲士所創的宗教团体,內部組織完全模仿軍隊,工作人員用軍銜。本剧主人公巴巴娜以少女称少校,实即“救世軍”中中級工作者。“救世軍”多在街头宣讲,帶有鼓、号以吸引群众。

③ 英国貴族对澳洲人是歧視的。

斯泰芬 我当然只是想到了柯森斯的收入方面。不过，看起来他还不像个爱花钱的人。

薄丽托瑪夫人 靠不住啊，斯泰芬。我了解像阿道弗斯·柯森斯这种沉静、朴素、文雅、有诗意的人，样样东西全得是最好的才能使他们称心如意！这种人比胡乱花钱的那种人花的更多。胡花的人，风格趣味低，手头儿上也必然小里小器的。所以，巴巴娜一年至少得要两千镑，再少不行的。你看，这就多出来两个家庭要开销。再说，亲爱的，不久你也该结婚啦。我不赞成如今时兴的晚结婚，当光棍儿跟女人胡搞。现在我正给你进行着哪。

斯泰芬 妈，您多费心啦。不过，我自己进行也许更好点儿吧。

薄丽托瑪夫人 废话！你这样小小的年纪，哪里能够自己说亲事啊。一个无名无姓的小家子姑娘，光是长得漂亮，一下子就会叫你上当。我当然不是说跟你商量，这你也知道的。（斯泰芬闭上嘴，不作声）别生气吧，斯泰芬。

斯泰芬 我并没生气呀，妈妈。可是这些事跟……跟……跟我爸爸有什么关系？

薄丽托瑪夫人 亲爱的斯泰芬，这笔钱从哪儿出呀？咱们娘儿几个在一块儿过，你和你妹妹们靠我的收入生活，那是没什么困难的，但是维持四个分居另过的家庭，我可没那分儿力量啊。你知道你外祖父有多么穷。现在他老人家一年的收入，仅仅七千镑了。说真的，老人家如果不是斯梯文治伯爵的话，就不得不谢绝交际应酬了。他是一点儿也不能照顾咱们的。他说：一个大阔佬金银堆成山，儿

女反要他来养活，真真岂有此理。这话倒也难怪他呀。你瞧，斯泰芬，你父亲的财，一定发得没有边儿啦，因为世界上这儿那儿，总是有人在打仗。

斯泰芬 这事儿您不提，我倒也知道。我长了这么大，什么时候打开报纸，十有九回能看见咱们家的大名。安德谢夫水雷！安德谢夫速射炮！安德谢夫十寸炮！安德谢夫出沒式的碉堡炮！安德谢夫潜水艇！现在又来了安德谢夫作战飞艇啦！在哈罗中学，人家管我叫“超级大炮少爷”。到剑桥，还是这个外号儿。皇家学院有个坏小子，总是想法儿叫人热心宗教，您第一回送给我过生日的那本《圣经》，就是他给糟蹋了。他在我的名字底下写了这么两行字：“杀人放火专业商人安德谢夫—拉莎罗斯公司的小老板兼继承人。住址：基督教世界和犹太人老家”。这还不算什么哪，因为我父亲卖大炮发了大财，人家到处巴结我的那股子肉麻劲儿，比这个更叫人难受。

薄丽托玛夫人 还不光是卖大炮啦，拉莎罗斯以赊销大炮为名，暗地里还借款给人家去进行战争呢。你明白吧，斯泰芬，丢尽了人啦。安德鲁·安德谢夫和拉莎罗斯这两人，简直把整个欧洲攥在他们手心里。这说明像你父亲那种行为为什么就能行得通。法律是管不着他的。你想想看，俾斯麦，或者格莱斯顿，狄斯瑞利^①这几位一品当朝

① 俾斯麦(1815—1898)，德国的“铁血宰相”。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自由党党魁，四次任首相。狄斯瑞利(1804—1881)，英国保守党党魁，两次任首相。

的宰相，如果也像你父亲似的一辈子公然不顾一切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能不能行得通？宰相老爷们哪，压根儿就不敢。我要求过格莱斯敦，要求过《泰晤士报》，要求过宫廷御侍大臣管管你父亲这档子事，可是那简直像要求他们对土耳其皇帝宣战一样，他们是不肯干的。这些人都说他们管不着他，我看是根本没有那份儿胆量啊。

斯泰芬 这些人有什么办法呢？实际上他并没有犯法呀。

薄丽托玛夫人 怎么着，没犯法？！他没有一时不犯法。他一出娘胎就犯了法，他爹娘没结婚就把他生出来了。

斯泰芬 哎哟，妈呀，真的吗？

薄丽托玛夫人 当然真的。我们俩分居就是为了这个。

斯泰芬 那么他和您结婚的时候，把这事瞒着您哪！

薄丽托玛夫人 （儿子这样的推测，有些出其不意）噢，不是的。说句公道话，那样的事儿他倒没有干。再说，你父亲有四个字儿的箴言：“恬不知耻”，他这点事儿，早就无人不知啦。

斯泰芬 可是您刚才说您跟他分居就是为了这个呀。

薄丽托玛夫人 是呀，原来他自己是个私生子还嫌不够，他更想剥夺你的继承权，照样再找一个私生子来继承他。这叫我怎么容忍得了哇。

斯泰芬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为了……为了……为了……

薄丽托玛夫人 别结巴，斯泰芬，口齿清楚点儿。

斯泰芬 可是，妈呀，竟要跟您谈这种事儿，多难受哇！

薄丽托玛夫人 谈起这种事儿，我也不是好受的，特别是看到你还是这样幼稚不懂事，定要摆出那么一副心慌意乱的

神气来叫人加倍的难受。斯泰芬,发现了世界上有坏人,只有中等阶级的人才傻楞着,没办法,干害怕;咱们这个阶级的人,要决定办法对付坏人才行,碰上什么事儿,也不许着慌。好啦,你有什么问题,大大方方地问吧。

斯泰芬 妈,您难道不为我着想吗?哎呀天哪,我求求您,要么您就照您一贯的办法,拿我当孩子,什么事也不必跟我說;不然呢,您就一点也别留,一五一十地都告诉我,我听了以后竭力不着慌就是啦。

薄丽托玛夫人 哟,拿你当孩子!你这話是什么意思?說这种話,真是太忘恩负义啦,你们兄妹几个誰我也沒拿他当孩子待过,这你是知道的。我向来是拿你们当伴侣,当朋友。你们爱做什么,爱說什么,只要碰巧也是我贊成的,哪一回不是完全随你们的便。

斯泰芬 (十分窘急) 我看母亲是十全十美的母亲,我们兄妹都是不成器的儿女,不过,这一回求您先别管我怎么样,快把我爸爸想撇开我另找个儿子这档子鬼事,对我說个明白。

薄丽托玛夫人 什么,另找个儿子!我沒說过这类話,作梦也沒梦到过这样的事。你瞧,我說着話你胡乱插嘴,才出了这个岔子!

斯泰芬 可是刚才您說……

薄丽托玛夫人 (打断了斯泰芬的話) 斯泰芬,乖乖儿的,耐心听妈妈跟你讲:安德谢夫家头一代的祖宗,是倫敦圣安德鲁·安德谢夫教区的一个私生子,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在詹姆士一世的朝代。这个孩子給一个制造盔甲枪炮的人

抱回家去做了义子，日后就继承了他的軍火生意。这个私生子，由于有个报恩的念头，或是因为起过誓許过願等等的，后来也收养了一个私生子，最后也把生意留給了他。这第二个私生子，又依样画葫芦，再收养一个私生子作继承人。从此以后，軍火生意就始終是傳給一个收养的私生子，名字也全都叫安德魯·安德謝夫。

斯泰芬 那么，这些人都沒有結婚嗎？都沒有嫡生合法的兒子嗎？

薄丽托瑪夫人 啊，結婚啦，都像你父亲似的結了婚。他們有的是錢給亲生的儿女买田置地，让孩子们丰衣足食，可是談到继承他們的軍火事业，就非得收养一个別人的私生子来加以訓練不可。当然喽，他們为这事个个和太太吵得一塌糊塗。你父亲就是这么給人家收养的。他借口他有責任維持祖傳的老規矩，也要认个义子来继承他的事业。我当然受不了这一套。早年間，安德謝夫家的人，只能够門当戶对，娶上个他們本階級的姑娘；那种身分的女人生的儿子不配管理大产业，不許他們继承，或者还有些道理。可是輪到我生的儿子，居然也要一笔抹煞，那就太沒有道理了。

斯泰芬 (躊躇地) 管理大炮工厂，我恐怕不是把好手。

薄丽托瑪夫人 糊塗！你出錢雇个經理，还不容易嘛。

斯泰芬 我爸爸分明觉得我沒有多大才干。

薄丽托瑪夫人 別胡扯啦，孩子。那时候你不过是个小娃娃，要不要你继承，跟你的才干有什么相干哪。你父亲这样

干，是按照他的原則办事，正像他無論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是按着原則办的。你外祖父为你的事規劝他，他居然当着老爷子的面說：历史上只有两个成功的組織制度，一个是安德謝夫公司，另一个是安唐乃恩王朝治下的羅馬帝国，那是因为安唐乃恩历代的皇帝，都是把天下傳給义子^①。咳，这样的胡說八道哇！我看我們斯梯文治家里的人，并不次于安唐乃恩的龙子龙孙，你呢，正好是斯梯文治血統的金枝玉叶。不过，你父亲这样的說話法儿，倒完全是他的本来面目，从这上头你可以了解他的为人了。他替胡鬧的事、缺德的事辯护起来，永远来得那么聪明伶俐，叫人无言答对；可是要叫他順情順理、正正派派的，他就总是那么讪讪扭扭，愁眉苦臉的。

斯泰芬 这样說，是为了我而拆散了爹娘的共同生活啦，媽，我真过意不去。

薄丽托瑪夫人 嗯，好孩子，你的問題以外，我和你父亲中間还有別的隔閡啦。我实在沒法儿忍受一个不讲道德的人。我想我还不是个伪君子。你父亲要光是做些坏事，我何至于不諒解他，咱們誰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人。可是他并不是真就做了坏事，而是嘴里說坏話，心里想坏事，可怕就可怕在这上头了。坏事可以說是成了他的宗教信仰。

① 公元九六年至一九二年間，羅馬帝国六代皇帝，称为“安唐乃恩王朝”。第四代名安唐乃努斯，在位时国内外較安靜，五六两代在本名上都加了安唐乃努斯一字，历史家就把六代都叫做安唐乃恩皇帝。前四代傳位給义子，第五代实是傳給亲子的。

你看，哪怕一个人淨做不道德的事，只要他能滿口讲道德說仁义，那就是他承认了錯誤，人們也就原諒他；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父亲尽管做仁义道德的事，只要他讲不道德不仁义的話，我就不能原諒他。这些年来如果他在家里住，你們个个都会长成无原則、分不清是非的孩子。你知道，亲爱的，早先你父亲有些地方是非常招人喜欢的；小孩儿們都不討厭他，他就利用了这一点儿，教給孩子們些頂坏的思想，弄得他們不听大人管教。按說，我自己也并非是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是談不到的，可是两个人要是在道德观念方面意見不同，那是无法調和的。

斯泰芬 媽，这些話我簡直地莫名其妙。在主張上，甚至在宗教上，人和人之間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可是在是非問題上，他們怎么能够有不同的意見呢？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一个人要是不能分清这一点儿，那他不是个渾虫，就是个坏蛋，再也沒有可說的。

薄丽托瑪夫人 （受了感动）噢，真不愧为媽媽的好儿子！（輕輕拍了拍斯泰芬的臉）这个是非問題，你父亲是向来不能回答的，他常常哈哈大笑一陣，說几句甜蜜蜜的廢話作掩护，混过去算完事。好啦，你既然了解了家里的情况，你說我該怎么办呢？

斯泰芬 嗯，您想要怎么办呢？

薄丽托瑪夫人 我要想法儿拿到这笔錢才行。

斯泰芬 咱們可不能向我父亲要錢。我宁可到个穷地方去

住，像白福德广场、甚至海姆斯泰那样的地方，也不要他一个钱。

薄丽托玛夫人 可是，斯泰芬，咱们现在用的钱，到底是从你父亲那儿来的呀。

斯泰芬 (大吃一惊) 这我可从来不知道。

薄丽托玛夫人 你当然不会以为你外祖父会有什么给我吧。我娘家不能什么东西都给你们啊。我们给了你们社会地位，你父亲也该给你们点儿什么吧。就这样，我看他还太便宜啦。

斯泰芬 (伤心地) 这么说，我们的生活得完全靠他和他的大炮啦！

薄丽托玛夫人 绝对不是。他给我们钱是规定好了的，可是规定的数目他早已给了。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他钱的问题，而是要多少的问题。要是为我自己，我就不再跟他要了。

斯泰芬 我也不要。

薄丽托玛夫人 可是莎拉要，巴巴娜也要哇。这就是说，她们嫁了查尔士·劳迈克斯和阿道弗斯·柯森斯这两位，花费就得增多，我看我只好把自尊心揣起来，去求你父亲了。斯泰芬，你也劝我这么办，是不是？

斯泰芬 我不劝。

薄丽托玛夫人 (严厉地) 斯泰芬！

斯泰芬 当然，要是您拿定主意要——

薄丽托玛夫人 我并没拿定主意。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净等

着听听你的。我不能把責任全攔在我一个人身上。

斯泰芬 (頑強地)我死也不再向他要一个錢。

薄丽托瑪夫人 (无可奈何地)你的意思是說，得让我去向他要，好啦，斯泰芬，就照你的意思办吧。告訴你一句話，你一定喜欢听：你外祖父也贊成这么办哪。不过他老人家觉得，我应当把你父亲請到家里来看看你两个妹妹，不管怎样，他总会有点儿父女之情啊。

斯泰芬 把他請到家里来!!!

薄丽托瑪夫人 別淨学我說話，斯泰芬。不請到家里来請到哪儿去呀？

斯泰芬 我根本沒想到您会請他。

薄丽托瑪夫人 別开玩笑，斯泰芬。得啦，你认为是需要你父亲来一趟的，不是吗？

斯泰芬 (勉強地)要是小姐們不找他要錢就沒法儿办，也只好如此吧。

薄丽托瑪夫人 謝謝你，斯泰芬。我早就知道把事情給你解釋清楚了，你会給我出个好主意的。我已經請你父亲今天晚上就来啦。(斯泰芬从座上一跃而起)別乱蹦，我看着心里乱得慌。

斯泰芬 (惊慌万状)您說我父亲今天晚上就来——这会儿随时可以来到？

薄丽托瑪夫人 (看自己的表)我告訴他九点来。(斯泰芬吓得喘不过气来。夫人站起)你按一下鈴吧。(斯泰芬走到小写字台前，按了按上头的电鈕，随即坐在写字台旁，胳膊肘支在桌上，两手抱着头，任凭他媽媽

摆布,不知所措)到九点还有十分钟,我得嘱咐嘱咐小姐們。我今天叫查尔士·劳迈克斯和阿道弗斯来吃飯,就是为的叫他們也在家里,要是你父亲妄想这两位有本事养活老婆的話,他最好亲眼看看他們。(男僕莫里生进屋来,薄丽托瑪夫人走到长椅后和他讲话)莫里生,到楼上客厅里叫他們馬上都到这儿来。(莫里生退出,薄丽托瑪夫人轉向斯泰芬)斯泰芬,好好儿記住,我需要你以你的身份地位尽可能的支持我。(斯泰芬站起来,母亲如此依重,他想大可趁此恢复一点儿失去的权力和身份)給我一把椅子,好孩子。(斯泰芬把靠牆的椅子拖到小写字台近处夫人站着的地方,夫人就坐。他自己走到扶手椅前,一屁股坐了下来)我不知道巴巴娜的意見怎么样。自从她做了救世軍少校,就越来越任性,对人发号施令,有时候連我都有点儿怕她。这哪里像个大家小姐的样子;我真不知道她打哪儿学来的这一套。可不管怎样,我,她是吓唬不住的;不过,在你父亲进门以前,不让她知道也好,叫她沒有工夫考虑拒絕見他,或是无事生非地吵鬧。斯泰芬,別显得那么緊張啊,这样只会引着巴巴娜打麻煩的。天哪,我自己已經够緊張的了,可是我不露出来。

莎拉和她的情人查尔士·劳迈克斯、巴巴娜和她的情人阿道弗斯·柯森斯,四人一同进来。莎拉身材苗条,神色不耐煩,一幅世俗相。巴巴娜比莎拉体格壮,兴致高,精神也飽滿得多。莎拉打扮时髦,巴巴娜穿救世軍服。劳迈克斯,一位倫敦游手好閑的青年,和許多沒事干的大少爷一模一样。一种輕佻的幽默感成了他的病,在最不宜笑的时候,他却要一陣陣发出强忍不住的笑声。柯森斯是一位戴眼鏡的学者,身体瘦弱,头发稀薄,語声悅耳,他也有劳迈克斯的毛病,病状則較為复杂:他的幽默感比較深刻,也比較細

緻，但里面又混杂着一种大得可怕的脾气。他一方面生性仁慈，有崇高的良心，另一方面却时常感到冲动，要狠毒地笑骂人，暴烈地发脾气；这个矛盾在他心中斗争了半生，经常害得他忐忑不安，显然损坏了他的健康。他的本性是异常地不妥协、不动摇、不随和、不容人的；然又全靠意志力量的抑制，他不但在表面上显得，而且在实际上也真是能体谅人，温存和蔼，遇事耐心解说，甚至谦恭柔顺，常是责己恕人。他有时可能动手杀人，但绝对做不出残忍或粗野的事来。在某种本能的驱使下，他固执地非和巴巴娜结婚不可，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本能对他却又施以无情的捉弄，使他看破了爱情的虚幻，而生索然之感。劳迈克斯喜欢莎拉，认为同她结婚倒是件称心乐事，所以也就听任薄丽托玛夫人给他们做结婚安排。

四个人看来都像是在客厅里玩得挺痛快似地。两位姑娘先进屋来，把情人们留在门外。莎拉走到长椅前，巴巴娜跟着进来，站在门口。

巴巴娜 要不要查利和道利进来？

薄丽托玛夫人 (强烈地)巴巴娜，我不许管查尔士叫查利。这种野话简直叫我头痛。

巴巴娜 没关系，妈妈。叫查利，如今不算野啦。让他们进来吗？

薄丽托玛夫人 进来行，可是到这儿得规规矩矩的。

巴巴娜 (隔门喊)道利，来，要放规矩点儿。

巴巴娜走到母亲的写字台旁边。柯森斯微笑着进来，蹑蹑跹跹向着薄丽托玛夫人走过来。

莎拉 (喊)查利，进来。(劳迈克斯进来，强忍不笑，但脸上板不住，茫然地站在莎拉和巴巴娜中间。)

薄丽托玛夫人 (严峻地)都坐下吧。(各自就坐。柯森斯走到窗边坐在窗座上，劳迈克斯在一把椅子上，巴巴娜在写字台旁边，莎拉在长椅上坐

下) 阿道弗斯, 我絲毫也不明白你笑的是什麼。查爾士·勞邁克斯不用說啦, 你也這樣傻笑, 我真想不到。

柯森斯 (用異常柔和的聲音) 因為巴巴娜教我唱《西海姆救世軍進行曲》啦。

薄麗托瑪夫人 我看不出那有什麼好笑的; 何況, 你要是真心信救世軍, 更不該笑。

柯森斯 (和顏悅色地) 您沒在場, 的確是可笑。

勞邁克斯 嘿, 太絕啦。

薄麗托瑪夫人 查爾士你老實點兒。孩子們, 聽我告訴你們, 父親今天晚上要到家裡來啦。(大家一楞, 勞邁克斯、巴巴娜站起來; 莎拉有點害怕, 巴巴娜覺得挺有意思, 倒要看看是怎麼回事。)

勞邁克斯 (表示異議) 噢, 我說哪!

薄麗托瑪夫人 查爾士, 沒有人請你說什麼。

莎拉 您不是跟我們開玩笑吧, 媽媽?

薄麗托瑪夫人 當然不是開玩笑。請你父親來, 還是為了你呢, 也是為查爾士。(大家無言。莎拉聳聳肩坐下, 查爾士顯得無地自容, 很難為情) 巴巴娜, 我希望你別反對。

巴巴娜 我! 我為什麼要反對! 我爸爸跟別人一樣, 也有個靈魂希望得救。就我來說, 我很歡迎他來。(她坐在書桌上, 用口輕吹《基督教戰士進行曲》。)

勞邁克斯 (仍然表示異議) 真個的, 這您還不知道? 噢, 我說哪!

薄麗托瑪夫人 (冷酷地) 查爾士, 你到底是要說什麼呀?

勞邁克斯 您總該承認這有點兒太那個啦吧。

薄麗托瑪夫人 (和藹中含有恫吓意味, 轉向柯森斯) 阿道弗斯, 你是

希腊文教授，能不能把查尔士·劳迈克斯的“太那个”給我們翻成英国官話呀？

柯森斯（謹慎地）如果我可以这样說的話，薄丽夫人，我看查尔士倒是一下儿說出了我們大家心里的話来。荷馬說到奧托呂科斯，就用了这么一个詞儿，*πυκικὸν δόμον ἐλθεῖν* 意思就是“太那个”。

劳迈克斯（慷慨大度地）您曉得，只要莎拉不反对，我当然没什么意見。

薄丽托瑪夫人（其勢洶洶）我这儿謝謝你啦。阿道弗斯，你能答应我請我自己的丈夫到我自己的家里来嗎？

柯森斯（獻殷勤）無論什么事，你怎么办，我馬上贊成。

薄丽托瑪夫人 嗤！莎拉，难道你就沒有話說？

莎拉 您是不是說他以后就經常到家里来住啦？

薄丽托瑪夫人 决不是的。他要願意住个一天两天，跟你們多聚聚，那間閑房可以給他住；不过，这也是有限度的。

莎拉 好吧，我看他也不能吃了我們，我不在乎。

劳迈克斯（暗自嬉笑）不知道老头子会觉得是什么滋味儿。

薄丽托瑪夫人 还不是跟老婆子差不多嗎，沒有問題的，查尔士。

劳迈克斯（羞愧）我可沒有那个意思……至少……

薄丽托瑪夫人 你沒有想想，張口就說呀，查尔士。你向来是不想的，結果你說話是什么意思都沒有。孩子們，好好儿地听着，你父亲到这儿可是一位生客呀。

劳迈克斯 我看自从莎拉还是个黄毛丫头的时候，老头儿就

沒再見過她。

薄丽托瑪夫人 不錯，那时候莎拉还是个你所說的“黃毛丫頭”。查尔士，你这种文雅的措辞、美妙的思想，好像是如影随身，哪时要哪时有哇。所以……啊……(着急地)我忘了剛才要說什麼哪。查尔士，就因为你惹得我挖苦了你两句，才找不着話头儿啦。阿道弗斯，劳駕提提，我原来正說什麼来着？

柯森斯 您說安德謝夫先生，从儿女还是小娃娃的时候起，就沒再見過他們，那么，今天晚上，他就会从他們的举止言談上，看出您是怎样把他們教育成人的。所以，您要我們一言一动，格外注意，特別是查尔士。

薄丽托瑪夫人 (大加贊賞) 一点儿不錯。

劳迈克斯 喂，我說道利，薄丽夫人并沒这么說呀。

薄丽托瑪夫人 (激烈地) 查尔士，我是这么說啦。阿道弗斯記的完全不錯。最要紧的就是你得老实点儿。我求你們这一回，我跟你父亲談話的时候，别一对一对钻到两个牆犄角儿里，嗤嗤地傻笑，唧唧喳喳地咬耳朵。

巴巴娜 那行，媽媽，我們一定給您做臉。(她从书桌上下來，坐在椅子上，摆出大家小姐嫵雅端庄的样子。)

薄丽托瑪夫人 記着，查尔士，莎拉要你給她增光，不要你給她丢人。

劳迈克斯 噢，我說哪！我沒有什麼准能給人家增光的，这您还不知道嗎。

薄丽托瑪夫人 那么，你想法儿装出点儿来吧。

莫里生惊惶失色，一步闖进屋来，慌乱之情，掩飾不住。

莫里生 夫人，有句話跟您回，可以嗎？

薄丽托瑪夫人 不用廢話！請他进来吧。

莫里生 是是，夫人。（他退出。）

劳迈克斯 莫里生认得他是誰嗎？

薄丽托瑪夫人 当然认得。莫里生跟我們多年啦。

劳迈克斯 莫里生这一下儿可开了窍儿啦，您知道吧。

薄丽托瑪夫人 查尔士，这个时候，你还來說野話气我嗎？

劳迈克斯 可是这事儿来得太特別啦。真个的……

莫里生 （在門口）这……啊……安德謝夫先生。（慌慌忙忙地退下。）

安德魯·安德謝夫进来。大家站起。薄丽托瑪夫人在室中央长椅后面和他相見。

論外表，安德謝夫身軀稍胖，意态悠閑，垂垂欲老，風度慈祥，有涵养，性格平易可亲近。然看其面容，便知是善于察言观色、深思熟慮、待机而动、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人物；胸闊头长，蘊藏着惊人的体力和智力。他待人温和和善，就像一个身强力猛的人凭經驗体会到用他那份腕力跟一般人握握手就会伤了人家，因此同他們接触时，不得不小心翼翼；此外，也是由于他年事已高，功成业就，养成了醇厚的气度。处在目前这种难处的場合下，他更有些拘謹。

薄丽托瑪夫人 你好哇，安德魯。

安德謝夫 你好，亲爱的。

薄丽托瑪夫人 你很見老啦。

安德謝夫 （致歉意）可不是老了些。（亲昵地拉起夫人的手）你还是不减当年啊。

薄丽托瑪夫人 （丢开他的手）別瞎說！这全是你的儿女。

安德謝夫 (驚訝) 这么一大群嗎? 哎呀, 慚愧得很, 对某些事儿我的記性可坏得厉害啦。(以作父亲的慈爱态度和劳迈克斯握手。)

劳迈克斯 (急促地和安德謝夫握手) 您好。

安德謝夫 我看你是我的大儿子。孩子, 我真高兴又見着你。

劳迈克斯 (表示異議) 不是不是。喂, 您曉得——(毫无办法) 噢, 我說哪!

薄丽托瑪夫人 (一时驚訝得說不出話来, 漸恢复常态) 安德魯, 你是不是連自己有几个孩子都忘記啦?

安德謝夫 哎……我恐怕我……他們都长了这么大啦……
呃。我弄錯了什么, 鬧笑話了吧? 我不妨坦白地說: 我記得只有一个儿子。可是, 这些年来, 事情变化得很大呀;
当然喽……呃……

薄丽托瑪夫人 (断然) 安德魯, 你說甚么廢話呀, 你当然只有一个儿子。

安德謝夫 那么就麻煩你介紹一下吧, 亲爱的。

薄丽托瑪夫人 这位是查尔士·劳迈克斯, 跟莎拉訂了婚。

安德謝夫 亲爱的先生, 剛才太对不起。

劳迈克斯 哪里的話。多領教啦。

薄丽托瑪夫人 这是斯泰芬。

安德謝夫 (鞠躬) 斯泰芬先生。久仰久仰。那么(走向柯森斯) 你一定是我的儿子了。(拉起柯森斯的两手) 你好哇, 小朋友?(轉向薄丽托瑪夫人) 亲爱的, 这孩子长得真像你。

柯森斯 您抬举了, 不敢当不敢当。安德謝夫先生。我姓柯

森斯，和巴巴娜訂了婚。（很明确地指出）这位是巴巴娜·安德謝夫，救世軍少校。这位是莎拉，您的二小姐。这位是斯泰芬·安德謝夫，您的少爷。

安德謝夫 亲爱的斯泰芬，別怪我呀。

斯泰芬 没什么没什么。

安德謝夫 柯森斯先生，你給我介紹得这样一清二白，非常感激。（轉向莎拉）巴巴娜，亲爱的……

莎拉 （提醒他）莎拉。

安德謝夫 可不是，莎拉。（父女握手。他走到巴巴娜面前）巴巴娜——这回对了，不是嗎？

巴巴娜 对啦。（父女握手。）

薄丽托瑪夫人 （重新发号施令）你們都坐下。安德魯，請坐吧。

（夫人向前到长椅上坐下。在她的左边，柯森斯也把自己的椅子往前拖了拖。巴巴娜、斯泰芬在原座上坐下，劳迈克斯把自己的椅子让給莎拉，另去拿了一把。）

安德謝夫 謝謝你，亲爱的。

劳迈克斯 （一边搬一把椅子到写字台和长椅中間，請安德謝夫坐，一边閑談式地說）您一下儿弄不大清楚，是不是？

安德謝夫 （接受椅子，但未即坐）我为难的倒不在这上头，劳迈克斯先生。难的是我要是充父亲，怕你們觉得我是一位生客来打搅；要是小心謹慎地作客人呢，又怕作父亲的显着太不亲热。

薄丽托瑪夫人 安德魯，你什么也不用充，也不用作，誠誠懇懇、自自然然的，比什么都好。

安德謝夫（順从地）不錯，亲爱的，我說也是那樣最好。（他舒舒服服地坐下）啊，我來啦，大家有什麼要我做的，尽管說。

薄麗托瑪夫人 什麼你也不用做，安德魯。你也是家里人，跟我們坐在一塊兒享受享受家庭之樂吧。

大家都不好意思，沉默片刻。巴巴娜向勞邁克斯做了個鬼臉，他長時間忍着不笑，這一來再也克制不住，憋得難受，咯咯作響。

薄麗托瑪夫人（認為不成體統）查爾士·勞邁克斯，你要能老實點兒就老實點兒，老實不了，就請出去。

勞邁克斯 實在對不起。薄麗夫人。可是，真個的，您也知道，我起誓都行！（他坐在長椅上，在薄麗托瑪夫人和安德謝夫中間，顯出狼狽不堪的樣子。）

巴巴娜 查利，你要笑，為什麼不笑哇？笑出來，還可以給你開胸順氣哩。

薄麗托瑪夫人 巴巴娜，你受過大家閨秀的教育，也應該讓你父親看着像那麼回事兒，不要像個野姑娘似的耍貧嘴呀。

安德謝夫 不用管我，亲爱的。你知道我不是什麼上等人，也沒受過教育。

勞邁克斯（鼓勵的口吻）我保險誰也看不出來。您知道，論外表您还挺不錯的。

柯森斯 安德謝夫先生，我勸您學學希臘文。希臘文學者都是特權人物，他們沒有幾個人真懂得希臘文，希臘文以外的東西，他們倒是一概不懂。可是他們的身份地位是無法否認的。會別的語言，只配飯館旅店去跑堂，兜攬生意跑市場。獨有希臘文，要是攔在有身份的人身上，就好比

老金店的字号戳子打在金子上一样。

巴巴娜 道利，別說亏心話吧。查利，拿你的手風琴來給我們拉一段兒。

勞邁克斯 （熱切地一躍而起，但又打住，帶着疑問口氣對安德謝夫）也許您不喜歡這玩藝兒吧，嗯？

安德謝夫 我特別喜歡音樂。

勞邁克斯 （喜形於色）是嗎？那我就去拿。（他上樓去取樂器。）

安德謝夫 巴巴娜，你也會樂器嗎？

巴巴娜 只會搖鈴鐺鼓兒，查利正教我手風琴哪。

安德謝夫 查利也是救世軍嗎？

巴巴娜 不是。他說背叛國教，太不像樣子。可是我對他並不絕望，昨天我們在碼頭口兒開會，我還把他找了去，叫他托着帽子收捐獻哪。

安德謝夫 （對夫人看了看，神情古怪）！！

薄麗托瑪夫人 這不是我造成的，安德魯。巴巴娜這麼大啦，要干什么，我管不了啦。她又沒有個父親指導她。

巴巴娜 噢，她有父親。救世軍里沒有孤兒。

安德謝夫 你們那兒的父親子女很多，經驗也很豐富，是不是？

巴巴娜 （驟然對父親感興趣起來，望着他點頭）一點兒不錯，您怎么知道這個的呀？

室內聽到勞邁克斯在門外試手風琴。

薄麗托瑪夫人 進來，查爾士。快給我們拉一段兒。

勞邁克斯 馬上就拉！（他坐在原座上拉起前奏曲來。）

安德謝夫 等一等，劳迈克斯先生。我对救世軍倒挺有兴趣。

他們的口号“血和火”，可能就是我的口号。

劳迈克斯 (大吃一惊) 不过，您知道，“血”不是您說的那种血，“火”也不是您那种火呀。

安德謝夫 我那种血能把世界洗干淨，我那种火能把灵魂炼純洁。

巴巴娜 我們的也不差。請您明天到我們貧民收容所——西海姆收容所去看看我們的工作。我們队伍就要开到一里堡會議厅开大会。您先来看看收容所，随后跟我們一块儿去开会，那对您会有很多好处的。您会演奏什么嗎？

安德謝夫 我小的时候，仗着点儿天分跳踢踏舞，在大街上，在小酒店里跳跳掙几个辨士，連先令都掙过。后来，我当了安德謝夫交响乐研究会的會員，吹男高音长喇叭还过得去。

劳迈克斯 (駭然，放下手風琴) 噢，我說哪！

巴巴娜 上帝面前多少罪人，都因为跟着救世軍吹长喇叭吹得升了天堂啦。

劳迈克斯 (轉向巴巴娜，仍然很驚訝的样子) 对呀，可是大炮生意又怎么交代呢，你难道不知道？(向安德謝夫) 您对于升天堂的事儿不太內行吧，是不是？

薄丽托瑪夫人 查尔士!!!

劳迈克斯 哎，可是我說的是至情至理，不对嗎？大炮生意可能是必要的，是这么的，那么的，总而言之：我們沒有大炮就过不了。可是，您知道，干这一行終归是不对的。另一

方面呢，救世軍也許有点瞎扯，——我是信奉国教的——但是你不能否认救世軍也是宗教哇。既是宗教，你就不能反对，是不是？一个人要反对宗教，少說也是个极不道德的人，您不知道嗎？

安德謝夫 劳迈克斯先生，您不大了解我的立場……

劳迈克斯 （急忙地）我这話可不是对您个人說的。

安德謝夫 不錯，不錯，不过还請您考虑一下。您来看，我本是靠杀人伤人发大財的。这会儿我特別地心平气和，因为今天早晨我們兵工厂里試驗大炮，一下儿把二十七个假人打了个粉碎，早先只能打十三个。

劳迈克斯 （寬纵地）您瞧，战争的破坏性越大，我們消灭战争就越快啦，不是嗎？

安德謝夫 絕沒有这回事。战争的破坏性越大，我們就越爱战争。劳迈克斯先生，不行的，您拿这套老生常談来替我們这个行业洗刷，我謝謝您，可是我根本不觉得我这一行有什么可耻的。我不是那种人，把道德跟事业分得清清楚楚，认为是井水不犯河水。跟我竞争的同行，把閑錢都花在捐助医院、修盖教堂，或者别的花錢贖罪的勾当上，我呢，把这笔款統統拿去作試驗、作研究，力求改进杀人毁东西的方法，我一向这样干，将来也要这样干。所以您那圣诞节卡片上印着的教訓，像天下太平啦、人間友好啦，对我是沒用的。您的基督教不叫你反抗坏人坏事，反教你給人家“打了左臉再給人右臉”，这是一套让我傾家蕩产的哲学。我的道德观念里头——我的宗教信仰里

头——非有大炮水雷的地位不可。

斯泰芬 (冷淡地——几乎是恼怒地) 照您說来, 好像世界上有那么十来种道德, 七八个宗教, 可以随便挑选, 而不是真正的道德只有一种, 真正的宗教只有一个。

安德謝夫 对我來說, 真正的道德倒是只有一种。可是这一种恐怕不是你所要的那一种, 因为你并不制造作战飞艇。人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真正道德, 不过并不是大家都是一套。

劳迈克斯 (了解不了) 能不能請您再說一遍, 我沒大听懂。

柯森斯 这很简单。欧里庇得斯^①說的好: 这个人的美酒佳肴, 就許是那个人的穿腸毒药, 这話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同样适用。

安德謝夫 一点儿也不錯。

劳迈克斯 噢, 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对、对, 实在, 实在。

斯泰芬 換句話說, 有些人是好人, 有些人是坏蛋。

巴巴娜 瞎說, 根本就沒有坏蛋。

安德謝夫 真的嗎? 那么有好人沒有?

巴巴娜 也沒有, 一个也沒有。人, 既不是好人, 也不是坏蛋, 都不过是天父的儿女; 所以, 千万別再你罵我我罵你啦, 改得越快越好。您用不着給我讲, 什么样的人我都了解。打我手里經過的人多着哪: 坏蛋、罪犯、不信上帝的、慈善家、傳教士、州县評議員, 各色各样的都有。这些同是犯罪

①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406), 希腊悲剧作家。

的人，我們也要同樣救他們的靈魂。

安德謝夫 請問你救过一个造大炮的嗎？

巴巴娜 那可沒有过。您肯給我試試嗎？

安德謝夫 好的，我願意跟你訂个条件。要是明天我到你們救世軍收容所去看你，后天你肯不肯到我們兵工厂来看我？

巴巴娜 当心啊，說不定結果您会为了救世軍而放棄造大炮。

安德謝夫 你敢保險你不会为了造大炮而放棄救世軍嗎？

巴巴娜 我豁着救世軍賭一下。

安德謝夫 我也豁着大炮賭一下。（一言为定，父女握手）你們收容所在哪儿？

巴巴娜 在西海姆，有十字架做标记，堪宁鎮上誰不知道。您的工厂在哪儿？

安德謝夫 在柏利瓦尔圣安德魯，有一把劍做标记，整个欧洲，誰不知道。

劳迈克斯 还是我拉一段儿吧？

巴巴娜 好。来一段《基督教战士进軍曲》。

劳迈克斯 喝，一上来就帮你奏乐进軍，未免太厉害了，您不觉得嗎？我唱个《安息吧，教友》好吧，調子一样的嘛。

巴巴娜 那个歌儿太凄惨了。查利，你先求救了你的灵魂，那么，教友，你就可以安然去安息，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的。

薄丽托瑪夫人 真是的，巴巴娜，你这也宗教，那也宗教，好像別人多么爱听似的。你該有点儿分寸才是。

安德謝夫 我倒没有什么不爱听的，亲爱的，聪明人真正关心

的事只有宗教啊。

薄丽托瑪夫人 (看自己的表) 那么，你們要是非讲宗教不可，咱們就得正經其事，像个样儿地讲。查尔士，按按鈴，叫人来做禱告。

大家一愣，斯泰芬惊慌地站起来。

劳迈克斯 (站起) 噢，我說哪！

安德謝夫 (站起) 我恐怕得走了。

薄丽托瑪夫人 安德魯，你不能馬上就走，那太不像話。請坐。

底下人看着你走了，作何感想啊？

安德謝夫 亲爱的，我的良心不容許我参加祈禱。我可不可以提个折衷办法？要是巴巴娜肯在客厅里領着我們做个小小的礼拜，請劳迈克斯先生拉手風琴，我就自願参加；要能找个长喇叭来，我还願意帮着吹吹。

薄丽托瑪夫人 別要笑人啦，安德魯。

安德謝夫 (吃了一惊——对巴巴娜說) 我想你不以为我是耍笑人吧，亲爱的。

巴巴娜 不，我当然不会往那上头想。就算您真是逗着玩玩儿，也沒关系。救世軍里头总有一半人第一次到会是为凑熱鬧而来的。(站起来) 跟我来。(她一手摟着父亲，拖他一同走出。在門口招呼别人) 来呀，道利。来呀，查利。

柯森斯站起。

薄丽托瑪夫人 你們都不听我的可不行。阿道弗斯，你給我坐下。(他并没坐下) 查尔士，你可以跟他們去。你忍不住笑，不配在这儿作禱告。

巴 巴 娜 少 校

劳迈克斯 噢，我說哪！（他出去。）

薄丽托瑪夫人 （繼續說）你嘛，阿道弗斯，願意守規矩的時候還能守点儿規矩。我一定要你呆在這兒。

柯森斯 敬愛的薄麗夫人，您念起您的家庭祈禱文來，有些話我可受不了。

薄丽托瑪夫人 哪些話？請你指教。

柯森斯 哎，您当着底下人勢必得說：咱們做了好些不該做的事，自己的本分反倒未尽，“咱們无德无行”。我沒法兒听您这样冤枉您自己、这样冤枉巴巴娜。至于我，我絕對否認这种話，一切我都是竭力往好里做的。如果我真像祈禱文上說的那么糟糕，哪里还敢跟巴巴娜結婚，又怎么能抬起头來見您。所以我得到客厅里去躲躲。

薄丽托瑪夫人 （生了气）好，你去吧。（柯森斯朝門的方向走去）阿道弗斯，你听着：（他回头听）我非常疑心你参加救世軍，完全是为朝拜巴巴娜去的，此外你都无所谓。你用了些巧妙的手法兒，有計劃地蒙哄我，我也不是不明白。我已經看穿了你的西洋鏡，留神別叫巴巴娜看出来就得了。話就說到这儿吧。

柯森斯 （泰然地，甜蜜地）您可別告发我呀。（溜了出去。）

薄丽托瑪夫人 莎拉，你要走，也走吧。你呆在這兒，好像是要跑出八百里地去才痛快似的，那还不如去你的啦。

莎拉 （无精打采地）唉，媽媽。（她出去。）

薄丽托瑪夫人突然急得撒潑跳脚，涌出两行热泪。

斯泰芬 （向她走来）媽，您怎么啦？

薄丽托瑪夫人 (用手絹擦泪) 没什么。有点儿发傻气就是啦。你要願意去,也跟你父亲去吧,把我跟底下人扔在这儿得啦。

斯泰芬 哦,媽媽,您別往那儿想啊。我,我才不喜欢他呢。

薄丽托瑪夫人 別人都喜欢他呀。这样的委屈,都是女人命里帶來的。一个女人得把儿女教育成人;那就是說,要管教他們,不能要什么給什么,得派他們做这个做那个,犯了錯儿还要責罰他們,一切叫人不痛快的事儿她全得做。可是做父亲的呢,什么都可以不管,就知道寵着孩子、慣着孩子,等到做娘的受尽了千辛万苦,他一脚插进来,偷偷儿地夺走了儿女对娘的感情。

斯泰芬 他沒有夺走我們对您的感情。大家不过是好奇而已。

薄丽托瑪夫人 (激烈地) 我不要你安慰,斯泰芬。我沒有有什么。

(起身向着門走去。)

斯泰芬 您上哪儿去,媽媽?

薄丽托瑪夫人 当然是到客厅去呀。(她出去。門开时,室内听到手

風琴奏《基督教战士进軍曲》,鈴鐺鼓伴奏) 你去不去,斯泰芬?

斯泰芬 不去,当然不去。(她走了。斯泰芬在长椅上坐下,紧閉着嘴唇,显出强烈厌恶的样子。)

第二幕

一月里的清晨，救世軍西海姆收容所的院子里是很冷的。房子是一幢旧貨房新粉刷的，坐落在院子的正中間；房的一头，在三角的大屋頂复盖之下向前探出来。楼下有一个門，正在这門上面，頂樓上也有一个門，但既沒有阳台也沒有楼梯，堵着門口装着一个起貨用的滑車。人从这个为全院中心的三角房头里走出来，可以看到左边是通街門的一条过道，紧靠过道的那边有一个石头馬槽；右边有一間棚子，专为棚里的一張桌子遮風擋雨。桌子周圍摆着一些长凳；此刻一条上坐着一个男人，一条上坐着一个女人；两人都是倒霉的样子，正在吃飯，眼看就吃完；每人吃的是厚厚的一块抹人造黃油和糖漿的面包，一杯掺水的牛奶。

男的是一个失业工人，年輕、活潑、爱說話、好装模作样，論聰明伶俐，凡是在情理中的事情他无所不能，唯一不能的就是忠誠老实或在任何方面顾到別人的利益。女的不过是庸庸碌碌一把久經貧苦的老骨头，大概只有四十五岁，看上去却像六十的。如果他們是两位闊人，現在戴着手套外加皮手籠、渾身裹着皮衣和大氅，他們倒会冻得麻木难受；因为一月的天气是那样阴寒逼人，任何一个有錢有閑的人站在这院中一望：粉牆外无非是污秽不堪的貨房衬着阴沉的天空，他一定会直奔地中海去消寒的。但是这一

男一女倘也不能忘情于地中海的風光，那真和想逛月宮一樣，因而也就不做此痴夢，自尋煩惱；他們迫不得已，衣服存在當舖里的多，穿在身上的少，這種情況，偏又冬天甚于夏天；但是他們目前在院里不但沒有凍得萎縮不振，反倒凍得精神起來，再加剛剛吃上了一頓飯，一縷近似快活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男的拿起他的牛奶杯喝了一口，隨即起來在院中踱來踱去，兩手深深插在衣袋里，腳下偶爾還跳上兩步舞。

女人 先生，吃了這頓飯，覺着好点儿了吧？

男人 好什麼。這也叫一頓飯！給你吃吃也許還湊合，給我這樣有腦筋的工人吃，算什麼東西！

女人 工人！你是哪一行啊？

男人 油漆匠。

女人 （半信半疑）嗯，也許是吧。

男人 嗯，也許是吧！我明白啦！哪一個屁能耐都沒有的二流子，也說自己是油漆匠。你瞧，咱這個油漆匠是地地道道的，漆花紋兒，做細活儿全行，掙錢的時候，一星期就是三十個先令。

女人 那你干麼不去掙啊？

男人 我告訴你為什麼。一來因為我太聰明伶俐——噓噓噓噓！這兒冷的真夠噲（他跳了一兩步舞）——是的，太精明了。資本家給我定了個工人的身份，可是我比這個身份的人精明得多；太精明，就看穿了他們的鬼把戲，有錢的老爺們是不喜歡我這種人的。二來呢，一個聰明伶俐的

人总应当享受点儿分内的快乐吧，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拣劲儿大的酒喝它几杯。三来呢，我一心向着我們工人阶级；所以谈到工作，我是能少做就少做点儿，好把活儿剩下一半給我們同行的哥儿們。末了儿，靠我那股子机伶劲儿，我摸透了什么是犯法的什么是不犯法的。只要不犯法，我也跟资本家一样，逮着机会，就狠狠地捞他一把。在一个正經的社会里，我可算得了一个稳当、勤謹、循規蹈矩的人；可是到了羅馬，好比說吧，我就得事事学羅馬人的样儿。結果怎么样了呢？一遇上买卖不好——这程子就不好的厉害——老板們要散一半儿人的时候，十有九回我是跑不了的。

女人 你貴姓啊？

男人 姓浦萊斯。布朗特尔·奧布利揚·浦萊斯。平常大家总是叫“势利眼儿”浦萊斯，为的是簡便些。

女人 “势利眼儿”是个木匠的外号儿吧，不是嗎？可是剛才你說你是个油漆匠呢。

男人 不是那一路的“势利眼儿”，是高等的。我可就是有点儿太瞧不起人，这都怪我太聪明，更因为我們老爷子在过进步党，讀書識字、有思想，他老人家还开过文具店哩。好好記住吧，我可不是你們那种給人家劈柴挑水的下等人啊。（他回到桌旁长凳上坐下，举起牛奶杯）你貴姓？

女人 先生，我叫罗蜜·米琴斯。

浦萊斯 （暢飲杯中剩下的牛奶）米琴斯小姐，祝你健康。

罗蜜 （矯正他）米琴斯太太。

浦萊斯 什么！罗蜜，哦，罗蜜！原来你是个有夫之妇，正經八百的太太，結果也得裝成个下三濫娘們儿，才能使救世軍来救你一救。这真是一套老把戏了！

罗蜜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瞪着眼儿的餓死呀。救世軍那伙子大妞儿都是挺叫人疼爱的好姑娘，就是有一样不好，她們救了你以后，你表現得越好，她們就把你的过去說得越坏。倒也是，这群可怜孩子为什么不能表表功呢？个个儿都累成一摊泥啦。要是叫人家知道我們并不比別人坏，救世軍可上哪儿去弄錢来救济我們呢？你可知道闊老爷闊太太們的脾气。

浦萊斯 这帮賊羔子！尽管这么說，我还是巴不得能干上她們那份儿差事。噯，“罗蜜”代表什么名字？是个小名儿吧？

罗蜜 “罗姆拉”的簡称。

浦萊斯 什么的簡称？

罗蜜 罗姆拉。这是早先一本新小說里的人名字，我媽要我长大了学她的为人。

浦萊斯 罗蜜，你我真是同病相怜啊。咱們俩的名字，沒有人念得上来，到了儿我就成了“势利眼儿”，你就成了“罗蜜”^①啦，因为“毕尔”，“莎利”这样的名字我們的爹娘都看不上。咳！咱們这一輩子呀。

罗蜜 誰救的你呀，浦萊斯先生？是巴巴娜少校嗎？

浦萊斯 不是，我自个儿投奔来的。我看看就要成了“布朗特

① 罗蜜(Rummy)意为“怪人”，浦萊斯认为和“势利眼儿”无独有偶。

尔·奥布利揚·浦萊斯，改邪归正的油漆匠”啦。我知道她們吃哪一套的。我要去告訴她們早先我怎么罵上帝，怎么耍錢，怎么揍我那可怜的老娘……

罗蜜 （吃惊）你常打你的老娘嗎？

浦萊斯 那还不至于。倒是她常揍我一頓儿。不过这都沒关系。你来听听我这个改邪归正的油漆匠是怎样說吧：我說我們老太太过去是多么信神，我小的时候她怎样拉我到大腿旁边儿亲自教給我禱告，后来我喝醉了酒回家，怎么揪着老太太雪白的头发把她打床上拖下来，拿燒火棍打她。

罗蜜 这就是對我們女人家不公道的地方啊。你們男人們坦白认罪，还不是跟我們一样地撒大謊？你們真正干了些什么，也是照样地不說；不过，男人家的謊話，可以在大会上張口就撒出来，人家反倒觉着你們了不起，足那么乱捧一气。可是女人家就不行，我們坦白认罪，每回只能跟一位太太小姐噉噉一頓。救世軍尽管是虔誠信神的，她們这办法儿可太差勁。

浦萊斯 不錯不錯！你想想看，救世軍的办法要是不差勁，他們吃得开嗎？我看是不大行的。救世軍把我們摆弄得服服貼貼的，乖乖儿地由着人家坑，由着人家騙。可是，我要玩起这套把戏来，比他們哪一个都不賴。我要告訴他們我看見誰誰給天打雷劈了，要不就是我听見不知是个什么跟我說道：“势利眼儿啊、势利眼儿，你死后无穷无尽的日子，打算到哪儿去过呀？”告訴你說，我且得拿他

們开心哪。

罗蜜 不过他們是不許你喝酒的。

浦萊斯 那我就拿讲道傳教当酒喝、撈撈本儿。要是有別的好玩的道儿能让我乐呵乐呵，我不喝也行。

珍妮·希尔領着彼得·謝理从院門进来。珍妮是一位年十八岁、漂亮的救世軍姑娘，面色惨淡，神情疲憊。謝理已过中年，帶着感情半已麻木、体魄半已耗尽的样子，餓得羸弱不堪。

珍妮 （搀着謝理）別难过吧！抖起精神来。我去給您端飯，您吃了就好啦。

浦萊斯 （站起来急忙献殷勤，从珍妮手上搀过老头儿来）可怜的老头子！鼓起点儿劲儿来，老大哥。来到这里，您就可以歇歇、享点儿太平福啦。小姐，您快拿吃的来，他餓得够劲儿啦。（珍妮急忙到大屋里去）喂，放精神点儿，老爷子，她給您拿飯去啦；厚厚的一块面包，一点儿糖浆，一杯天藍色的稀奶子。（他让謝理靠桌子角坐下。）

罗蜜 打起你的老精神来，千万别灰心。

謝理 我还不老。今年才四十六，身子骨儿还是早先那么棒。这一块花白头发从打三十以前就有了。大不过是买上三分錢的染发药水儿就得啦。为了这几根白头发就非把我撵到大街上去活活地餓死不成嗎？老天呵！从十三岁我就一天做十个到十二个钟头的活，从来也沒有該过誰的眼，欠过誰的情；到如今，单单为了我染黑的头发新长出来还是白的，就叫我流落街头嗎？就把我的活儿撥給一个哪儿也不比我强的年輕人嗎？

浦萊斯 (高兴地)光是叨嘮一陣也沒有用啊。你不过是个給人家一笔勾了的,一把丟了的,医院看你得了不治之症,一脚踢到門外头的老工人,誰管你呀? 嗯? 吃这些賊羔子一頓儿再說吧,他們不知道偷吃了你多少頓,你也該撈点儿回来啦。(珍妮端着照例的份儿飯回来)得啦,老大哥,禱告禱告,赶紧往肚子里塞吧。

謝理 (餓狼般地瞟着飯,但又不動手吃,像孩子似地哭起来)我一輩子沒白受过人家的好处。

珍妮 (撫慰他)可別这么說。这飯是上帝送給您吃的。耶穌在世的时候,白吃朋友的面包都不觉着寒傖,您又何必这么在乎? 再說,等我們給您找着工作,您要願意还我們这頓飯錢,也不是不可以的。

謝理 (急切地)是呀是呀,这倒是实話。我可以还您,这不过是暫借一下儿。(顫抖着)天哪! 天哪!(他轉向桌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珍妮 噯,罗蜜,你这会儿也舒服点儿了吧?

罗蜜 上帝保佑你,亲爱的! 你喂飽了我的肚子,又救了我的灵魂,不是嗎?(珍妮受了感动,亲吻她)坐下歇会儿吧。我看你快累趴下啦。

珍妮 我一清早就忙起,可是我們的活儿多得做不过来,我不能扔下不管啊。

罗蜜 你先禱告个两分钟,再干活儿就起勁儿多啦。

珍妮 (眼里閃出光輝)噢,說来也真太妙了,几分钟的禱告,你馬上就振作起来! 十二点的时候,我头昏眼花、累得要

命，可是巴巴娜少校叫我去禱告了五分钟，我就好啦，干起活儿来好像刚上班的一样。（对浦萊斯）有一片面包您領到了沒有？

浦萊斯 （伪装虔誠，充滿热情）領到啦，小姐。另外还領到了比面包更宝貴的一片，那就是一片不能想像的和平宁靜的心。

罗蜜 （热烈地）啊，至善至美的上帝，光荣归于你！

毕尔·渥凱尔，一个年約二十五岁的凶汉，出現在院門口，滿怀惡意地望着珍妮。

珍妮 这些話我听着真高兴。你这么一說，我倒觉着我在这儿瞎耽擱工夫太不像話啦。我还得干活儿去。

珍妮忙向屋里走时，这位生客一个箭步上来把她截在房門口。他蛮橫地湊到珍妮面前时，态度是那样吓人，直逼得珍妮順着院子步步后退。

毕尔 我认得你。弄走我的娘們儿的就是你。叫她跟我做对的也是你。你瞧着，我要把她带走。不是太爷我稀罕她或是稀罕你，懂不懂？我要叫她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也让你見識見識。我要給她一家伙，叫她尝尝甩开我的滋味儿。你馬上进去叫她滾出来，別等我自个儿进去一脚把她踢出来。告訴她毕尔·渥凱尔要她出来，她会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要是叫我老等，她更要遭殃。不許你跟我還嘴，留神我收拾你，听見了沒有？打这儿走，滾进去吧。（他抓住珍妮的一只胳膊把她朝着大屋子的門口掄去，她一手一膝着地跌下去。罗蜜扶她起来。）

浦萊斯 （由板凳上站起，犹犹豫豫乍着胆子向毕尔走近）慢来，伙計。她沒有碍着你什么呀。

毕尔 你管誰叫伙計？（氣勢洶洶地向着浦萊斯）你想替她打个抱不平，是不？好，动手吧。

罗蜜 （气憤憤地跑到他面前去罵他）哦，你这个畜生……（毕尔馬上左手向后一揮，打在她的臉上。她尖声喊叫着一溜歪斜地倒退到石馬槽上坐下，两手捧着受伤的臉，前仰后合，痛得直哼哼。）

珍妮 （向罗蜜那里走）求上帝饒恕你吧！你怎么能伸手打这样一个老太太呀。

毕尔 （狠狠抓住珍妮的头发，弄得她也喊叫起来，并把她从老妇人那里拉开）你再敢說一声上帝饒恕我，我就照着你的嘴巴来一个上帝饒恕你，管教你一个礼拜也禱不了告。（一手抓着她，凶狠地对浦萊斯說）你有什么气不憤儿的話要說嗎？

浦萊斯 （被威吓住）沒有沒有，朋友。她跟我沒关系。

毕尔 那便宜了你！我真想一块儿給你塞上两頓飽飯，然后拿一根手指头跟你这餓不死的狗杂种干一下儿。（轉向珍妮）是你給我把瑪葛·爱碧哲叫出来呢，还是要等我揍你个滿臉花，自个儿去把她拉出来？

珍妮 （在他的紧握下掙扎）哪一位劳駕进去报告巴巴娜少校……

（毕尔向下按她的脑袋，她又叫起来。浦萊斯和罗蜜都逃到屋里去。）

毕尔 你要进去向你的少校报告我去，是不是？

珍妮 請你別揪我的头发。放开我吧。

毕尔 是不是？（珍妮强忍着未喊叫）你說！

珍妮 主啊，賞給我点儿力量吧……

毕尔 （用拳头打她的臉）去給你的少校瞧瞧。告訴她，她要願意也挨这么一下儿，就让她出来管管太爷的閒事。（珍妮疼得

哭着走进棚子去。毕尔走到板凳前对那老头儿说)咳，塞完了这口饭，给我滚出去。

谢理 (跳起来凶狠地对着他，一手抓着牛奶杯)你敢跟我胡来，我这一杯子就要打烂你的脸，扎出你的眼珠子来。你们家大人省吃俭用、做牛做马，好容易把你养活大了，你这兔崽子还不知足吗？怎么就非得跑到这儿来混冲乱撞、欺负老实人不行呢？不知道我们吃着人家这口施舍的饭，到肚子里也难受吗？

毕尔 (轻蔑地，但身子稍微退后了些)你有什么本事，不中用的老混蛋，你有什么本事？

谢理 比你一点儿也不差，比你强。我跟你干上一天的活儿瞧瞧，像你这样年轻肥实的醉鬼，哪一个我也不含糊。你上赫罗克塞斯去顶下我那个活儿吧，我在那儿干了十年。他们欢迎年轻人，说厂子没有力量保留四十五以上的工人啦，向你道歉——给你一张离职证，还表示乐意帮你找个你这个岁数儿做着合适的工作——说什么一个妥实可靠的人当然不会长久找不着工作的。好啦，让他们试试你吧，他们就会看出谁行谁不行来。你懂得什么？你连怎么处世作人都不懂——就会拿你那只脏手爪子打一个正经女人的嘴巴！

毕尔 小心别惹得我照样打你，听见没有？

谢理 (鄙夷的神情使对方气馁)对啦，你打完了女人又想打个老头子啦，是不是？我还没看见你找个年轻小伙子试巴试巴啦。

毕尔 (略感不安) 你胡說，臭要飯的。这儿原来有个年輕小伙子，我剛才就找上去要揍他一頓，你說找了沒找？

謝理 那是个快要餓死的人啦，你說是也不是？他是个男子汉呢，还是个斜眼儿賊、二流子？你去和我們姑爷的一个弟兄干一下儿看。

毕尔 他是誰？

謝理 宝尔斯旁的塔吉尔·費迈尔。在音乐堂跟那个日本人比賽摔跤的就是他。十七分零四秒沒給日本人打敗^①，贏了日本人二十金鎊。

毕尔 (不痛快地) 我不是什么音乐堂摔跤的。他会斗拳嗎？

謝理 他会。可你不会。

毕尔 什么！我不会，真不会嗎？你說什么？(恫吓他。)

謝理 (屹然不动) 我要是把他給你攏掇了来，你肯跟他比比拳嗎？听你的啦。

毕尔 (低头气馁) 管他是誰，就算他是十个塔吉尔·費迈尔，我也敢跟他碰一碰，可我不能叫人看着我是吃这一行的。

謝理 (对他表示无限輕蔑) 你还斗拳哩！你就会反手打一个老太太的嘴巴。你应当照着法官看不出来的地方打，可是你連这点儿脑筋都沒有，你这沒知識、沒學問、不知天高地厚的渾小子。打了那个小姑娘一个耳光，也就是让她哭了几声儿；要是塔吉尔·費迈尔給她一下子，管保她十分钟之內爬不起来，你要挨他一下儿，也得照样儿地趴着。

① 强弱悬殊的两人摔跤，常規定弱者在一定時間內不敗便算胜。

哼！我要是吃过一礼拜的饱饭而不是挨了两个月的饿，看我不自个儿就揍你一頓。（他轉过身去悶悶的靠桌子坐下。）

毕尔 （赶到謝理坐处，俯身凑到他的面前，好使自己的嘲罵更为有力）別冤人啦！你是到这儿来要飯的，面包糖浆早就进了你的肚子啦。

謝理 （忽然泪下）天哪！可不是嗎。我不过是垃圾堆上的一个穷光蛋。（盛怒地）可是早晚你也得有这么一天，那时候你就知道了。大清早晨就灌上一肚子的白干儿，你落到我这般田地，比我这滴酒不嗜的人还要快哩！

毕尔 我不是常喝白干儿的，老混蛋；我要狠狠揍我娘們儿一頓的时候，就想喝两盅助助气儿，明白啦？你看我，沒有揍上她，倒跟你这个混賬討厭的老梆子扯上啦。（激起怒气）我闖进去把她拉出来。（他滿怀仇恨地向屋門口走去。）

謝理 我看你躺在担架上抬到派出所去倒还差不离儿。他們一把你圈起来，保你酒也醒啦，气也洩啦。你要干什么，最好留点儿神吧，这儿的少校，可是斯梯文治伯爵大人的外孙女儿呀。

毕尔 （遏止住）他媽的！

謝理 你瞧着吧。

毕尔 （含糊起来）可是我并沒招惹她呀。

謝理 假使她說你招惹啦，誰肯信你的話？

毕尔 （很不安，畏縮地走向棚子的一角以图躲避）天老爷！这个国家里沒有理可讲。这些有錢有势的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想起来真气死人！我哪点儿不如她。

巴巴娜 少校

謝理 那你就把这話說給她听听吧。你这样的傻蛋就該干这样的渾事儿。

巴巴娜从屋子里出来，神情活潑輕快，帶着認真办事的样子，手持筆記簿。她先对謝理說話。毕尔战战兢兢坐在棚角的板凳上，背向着她和謝理。

巴巴娜 您好啊。

謝理 (站起来摘下帽子)您好，小姐。

巴巴娜 請坐，別客气。(他不便就坐下，但是巴巴娜亲切地按着他的肩膀使他坐下)好啦！您既然跟我們做了朋友，我們希望能了解您的一切。姓名，住址，职业。

謝理 彼得·謝理。装配工人。因为岁数大啦，两月以前給人家解雇啦。

巴巴娜 (毫不以为奇)我看你还可以混得过去。你为什么不染染头发呀？

謝理 染啦呀。我女儿死了，驗尸官来了解情况的时候，我的真岁数就瞞不住啦。

巴巴娜 还妥实可靠吧？

謝理 不喝酒，以前从来没有失过业，干活儿卖劲儿。現在像一匹老馬似地給人家送到湯鍋里去了。

巴巴娜 沒关系。只要你尽了你的本分，上帝不会辜負你的。

謝理 (忽然頑强起来)信教不信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別人誰也管不着。

巴巴娜 (猜測)我明白。現世主义者①吧？

謝理 (激烈地)我說过我不是嗎？

巴巴娜 你又何必說不是呢？我想我父亲就是个現世主义者。

上帝——你我在天的父亲——是用各种方法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的。我想他把你造成个現世主义者，也不是无所为的。那么你就打起精神来吧，彼得！像你这样安分守己的人，我們总会給你找着工作的。（謝理态度緩和下来，并有些不知所措，举手敬了个礼。巴巴娜轉对毕尔說）你貴姓？

毕尔 （无礼地）你管的着嗎？

巴巴娜 （鎮靜地在筆記本上写着）不敢說出姓名来。有职业嗎？

毕尔 誰不敢說出姓名来？（頑强地，大有反抗斯梯文治伯爵的子孙就是英勇反抗国会貴族院的意味）你想告我一状，就去告吧。（她泰然等他說完）我叫毕尔·渥凱尔。

巴巴娜 （似乎对这个名字很熟悉，回忆是怎么听到的）毕尔·渥凱尔？（記起来）噢，想起来啦。你就是珍妮·希尔剛才在里边为他禱告的那个人哪。（她把毕尔的名字写在筆記本上。）

毕尔 珍妮·希尔是誰？她为什么替我禱告？

巴巴娜 我不知道。打破她嘴唇的大概就是你吧。

毕尔 （滿不在乎）不錯，是我打的。我不怕你。

巴巴娜 上帝你都不怕，怎么能怕我呢？渥凱尔先生，你真是个好样儿的。我們在这儿工作，都得有点儿胆子，可是

① 荷里阿克(1817—1906)，英国思想家，因在公开演說中廢神而入獄，出獄后創“現世主义”，既不确认也不否认宗教的有神論，只注重社会上实际道德的提高，是功利主义之一种。其后在查尔斯·布萊德勞(1833—1891)领导下提出廢止英国国教的主張，倡无神論，一时激刺英国社会甚剧。

我們誰也不敢举手打那样一个小姑娘，就是因为怕她的天父。

毕尔（恼怒地）我不要听你这套冤人的廢話。八成儿你觉着我也跟这儿的一伙子倒霉蛋儿一样，是来跟你要飯吃的吧。我不是。我不缺你那块面包和那点儿殘湯剩飯，也不信你那上帝，跟你一样地不信。

巴巴娜（愉快地表示歉意，态度温文庄重，在一种新的关系上和毕尔交談）
噢，渥凱尔先生，实在对不起，我不應該記下你的名字来。我沒弄清楚，把它抹掉吧。

毕尔（认为这是輕視他，甚为恼恨）我的名字倒可以不必抹去。怎么啦，不配写在你的本子上嗎？

巴巴娜（考虑）你瞧，除非我們能帮你的忙，不然，記下你的名字是沒有用的，你說不是嗎？你是哪一行啊？

毕尔（仍然刻毒地）不用你操心。

巴巴娜 好吧。（极其郑重地）那我就写上（写起来）“打……可怜的小珍妮·希尔……嘴巴的……那个人。”

毕尔（恫吓地站起来）哎哎，你这一套我听够啦。

巴巴娜（愉快而大胆地）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呀？

毕尔 我来找我的娘們儿，懂吧？要把她带出去揍她个痛快。

巴巴娜（泰然自若）你瞧，你的行业我猜对了吧！（毕尔正要狠狠回她几句，但不知怎么反險些哭出来，这使他感觉非常可耻可怕，于是又忽然坐下）她叫什么名字？

毕尔（頑强地）叫瑪葛·爱碧哲。这就是她的名字。

巴巴娜 瑪葛·爱碧哲嘛，噢，她到堪宁鎮去了，上我們的兵

营去啦。

毕尔 (由于恨瑪葛背信,他又鼓起撒野的勇气来) 真的嗎?(憤恨地)那我就到堪宁鎮去找她。(他直奔到院門口,但猶豫了一下,終又轉来跟巴巴娜找麻煩)你冤我,好騙我走,对不对?

巴巴娜 我并不要你走,我要留下你救你的灵魂。你最好呆在这儿,你今天要吃苦头啦,毕尔。

毕尔 誰給我苦头吃?沒准儿是你吧?

巴巴娜 一个你信不过的人,不过过后你会高兴的。

毕尔 (偷偷溜走,貌似慚愧)我要到堪宁鎮去,躲开你这碎嘴子。

(满怀怨恨,突然对巴巴娜发作)万一到那儿找不着瑪葛,一定回来跟你算賬,要不攪得你两年不安生,叫我天誅地灭。

巴巴娜 (在可能範圍內更和藹了一些)沒有用啦,毕尔。瑪葛另交了朋友啦。

毕尔 什么!

巴巴娜 这个人是瑪葛劝他信的教。他看見瑪葛的灵魂得救了,臉也干淨了,头发也梳洗了,就爱上她啦。

毕尔 (驚訝)她为什么要洗头发?那紅毛丫頭,紅的像一根根胡蘿卜似的。

巴巴娜 因为她的眼神儿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她的头发現在衬得可好看啦,可惜你来晚啦,毕尔;人家的新朋友夺走了你的爱啦。

毕尔 看我不再給他夺回来。你听着,并不是我喜欢那个臭娘們儿,可是她敢当臭滋泥那么甩我,我得教訓教訓她。那小子跟別人的娘們儿乱搞,也他媽的欠教訓。他叫什

巴 巴 娜 少 校

么鬼名字？

巴巴娜 塔吉尔·费迈尔中士。

谢理 （幸灾乐祸地喜形于色，站起来）小姐，我跟他一块儿去。我要看他们俩会一会，完了事儿我好送这位朋友上医院。

毕尔 （掩饰不住疑惧的情绪，对谢理）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他吗？

谢理 就是他。

毕尔 在音乐堂摔过跤的那个家伙？

谢理 他参加全国体育协会的比赛，一年差不多可以收入一百金镑，可是他为了搞宗教，不干啦。他踢打惯了，乍拦下有点儿憋得慌，一定欢迎你去。走吧走吧。

毕尔 他体重多少？

谢理 一百八十六磅。（毕尔最后的希望消逝了。）

巴巴娜 你去跟他谈谈，毕尔，他会劝得你信了教的。

谢理 他会把你的脑袋瓜儿劝成块烂山药的。

毕尔 （悻悻地）我不怕他。我谁也不怕。可是他会给我亏吃的。我上了这个娘们儿的当了。（含怒坐在石马槽边上。）

谢理 你不去啦。我猜你就不去。（他回到原处坐下。）

巴巴娜 （招呼）珍妮！

珍妮 （在屋门口出现，嘴角上贴着胶布）来啦，少校。

巴巴娜 叫罗蜜·米琴斯出来把这儿收拾收拾。

珍妮 我想她不敢出来吧。

巴巴娜 （这一瞬间，作风很像她母亲）胡闹！叫她怎么着，她就得怎么着。

珍妮 （向屋里呼唤）罗蜜，少校叫你马上来。

珍妮走到巴巴娜身边来，故意靠毕尔那边走，免得他觉着她躲他或对他怀恨。

巴巴娜 可怜的小珍妮！累了吧？（看着她受伤的脸）疼不疼？

珍妮 不疼，现在好啦。原来也没有什么。

巴巴娜 （挖苦地）我看他用尽了力气，也不过如此了。可怜的毕尔！你不生他的气吧？

珍妮 噢，不不。少校，我绝不生气。求上帝保佑他那可怜的心吧。（巴巴娜吻她。她快活地跑进屋子里去。毕尔感到适才使他毛骨悚然的心情又复涌现出来，他很苦痛，辗转如坐针毡，但未作声。罗蜜·米琴斯从屋里出来。）

巴巴娜 （迎上罗蜜去）哎，罗蜜，快着点儿。把杯子盘子拿进去洗，面包渣儿扔了喂鸟儿。

罗蜜捡起三个盘子和三个牛奶杯，谢理却从罗蜜手中把他用的杯子拿回，因为里面还剩了些牛奶。

罗蜜 没剩什么渣儿。这个年月不能拿好好儿的面包喂鸟儿啦。

浦莱斯 （在屋门口出现）少校，有一位先生来参观咱们收容所。他说是您的老太爷。

巴巴娜 好，我就去。（“势利眼儿”回到屋子里去，巴巴娜跟着进去。）

罗蜜 （潜行到毕尔面前对他说，声音很低，但信心极强）你这个扁耳朵、猪鼻子的下贱东西，要是少校许可的话，我早就送你去吃官司啦。伸手打一位女太太的脸，你简直不是块好料。

（毕尔正在想重大的事情，没有理她。）

谢理 （跟随着她）喂！进去吧，别再多言多语地惹麻烦啦。

罗蜜 （傲慢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并没有那个福气认得闊

下是誰呀。(拿着杯盘进屋子里去。)

謝理 这都是……

毕尔 (蛮横地)別跟我叨叨,听見了沒有? 你少惹我,不然我就要对你不起。橫豎我不是你脚底下的烂泥、由着你踩的。

謝理 (沉着地)用不着害怕。你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人物,怕別人来巴結你。(預备走进屋子里去,这时候巴巴娜在左、安德謝夫在右,一同出来。)

巴巴娜 喂,謝理先生! 在这儿哪。(在謝理和安德謝夫中間)这是我父亲。我和你說过他也是个現世主义者,是不是? 你們两位大概能談得来。

安德謝夫 (震惊)現世主义者! 世界上哪有我这样的現世主义者。相反地,我倒是个坚定的神秘主义者。

巴巴娜 爸爸,真是对不起。我且問問,您信什么宗教啊? 再介紹您的时候,我好說呀。

安德謝夫 我的宗教? 嗯,亲爱的,我是个百万富翁,这就是我的宗教。

巴巴娜 那我恐怕您跟謝理先生終久談不到一块儿啦。彼得,你不是个百万富翁吧?

謝理 我才不是哪,棒就棒在这不是上。

安德謝夫 (严肃地)朋友,受穷并沒有有什么可棒的。

謝理 (忿怒地)你的万貫家財,誰給你掙的呀? 还不是我和我的穷哥們儿嗎? 我們又怎么受的穷? 还不是因为你发了財。就算把你的收入都給了我,我也不願意喪你这份儿良心。

安德謝夫 謝理先生，就算把你的良心都給了我，我也不願意受你這份兒窮。（他走進棚子坐在板凳上。）

巴巴娜 （謝理正要反唇相稽，巴巴娜巧為攔擋過去）你想不到他是我的父親吧，彼得。請你到屋里去幫姑娘們一會兒忙吧，她們累得走不動啦。

謝理 （譏刺地）可以。我欠她們一頓飯的情，是不是？

巴巴娜 不是因為你欠她們的情，是為了愛她們，彼得，為了愛她們。（謝理不能了解，頗起反感）喂！別瞪着眼瞅我吧。進去進去。把你那現世主義者的道德觀念暫且收起來吧。（催着進屋去。）

謝理 （一邊往里走着）可惜呀！小姐，可惜你受的教育不是叫你運用理智的，要不然，你早就成了挺好的現世主義宣傳家啦。

巴巴娜轉向她父親。

安德謝夫 不必管我，親愛的。儘管做你的工作去，讓我在一旁瞧瞧。

巴巴娜 那也好吧。

安德謝夫 比方說，馬槽上那個來看門診的病人，他是什麼毛病啊？

巴巴娜 （看了看畢爾，他的態度始終未變，怒容更盛了）噢，我們馬上就給他治好，您瞧着。（她走到畢爾身邊，但未說話。畢爾翻眼看了看她，眼皮又垂下去，神色不安，但較前更為嚴酷）畢爾，要能在瑪葛·愛碧哲的臉上踩那麼兩腳，也挺痛快的吧？

畢爾 （驚慌地從馬槽上一躍而起）沒有這回事。我沒說過這個話。

(巴巴娜摇摇头)我心里的事,誰告訴你的?

巴巴娜 就是你那位新朋友告訴的。

毕尔 什么新朋友?

巴巴娜 魔鬼,毕尔。他找上誰,誰就垂头丧气,像你似的。

毕尔 (强作欢笑,借以表示自己滿不在乎,内心却因此更为痛苦)我才不垂头丧气哩。(又坐下,故意伸出两腿,装出全不在意的样子。)

巴巴娜 噯,如果你真快活,为什么不带出快活的样子来,像我們似的?

毕尔 (身不由己地把两腿縮回去)告你說吧,我是滿快活的。你为什么非管我的閑事不行啊?我哪儿惹着你啦?我也沒把你的臉打破,是不是?

巴巴娜 (溫柔地,向他的灵魂进攻)管你閑事的并不是我呀,毕尔。

毕尔 不是你是誰?

巴巴娜 有那么一个人不願意你伸手打女人的臉,我想是他。有个人或有点儿什么东西要你好好地作个人。

毕尔 (咆哮如雷)要我作个人!我不是个人嗎?你說?誰說我不是人?

巴巴娜 我想你还有些像人的地方,可是你伸手打那个小珍妮·希尔的时候,你的人性跑到哪儿去了?那不大像人干的的事儿吧?

毕尔 (痛苦)告你說,我不願意再提这档子事,你也甬再罗嗦。提起你那珍妮·希尔跟她那張小鬼臉儿来,我膩透啦。

巴巴娜 那你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一档子事?为什么总是鬧得

你良心不安？你不是想信教了吧？

毕尔（意志坚决）我才不信咧，沒那事儿。

巴巴娜 这是对的，毕尔。你抵抗一下儿吧。使出你的力气来。别让我们不费劲儿就救了你。塔吉尔·费迈尔說他跟他的救主摔跤整摔了三夜，比在音乐堂跟那个日本人干得还凶。他挺到胳膊快折的时候就向那个日本人伏了軟儿，可是他直挺到他的心快碎的时候，才向他的救主低的头。也許你的心不会碎，因为你根本就沒有心，是不是？

毕尔 你这是什么意思？人人都有个心，我怎么能沒有哇？

巴巴娜 有心的人不会打小珍妮的臉，你想会嗎？

毕尔（快要哭了）你別再麻煩我了，行不行？我什么时候要管过你的閒事啊，你干嘛要这样嘮嘮叨叨地气我呀？（他从眼睛到脚尖渾身扭动似抽搐。）

巴巴娜（一只手搭在毕尔的胳膊上，坚定而又有撫慰的力量，語声柔細，使他不得不就范）毕尔，使你心里难受的是你的灵魂，并不是我呀。我們都曾經过这一关。跟我們来吧，毕尔。（他瞪着眼四下里看了看）生前在世上学英勇作人，死后升天堂享无尽荣华。（毕尔几乎支持不住了）来吧。（屋子里傳來鼓声；巴巴娜忙着回头一望的时候，毕尔抽了一口气，才从那昏迷状态中惊醒过来。阿道弗斯腰悬大鼓从屋子里出来）呵，你来啦，道利。我給你介紹我的一位新朋友，毕尔·渥凱尔先生。毕尔，这是我的未婚夫，柯森斯先生。（柯森斯举鼓槌敬礼。）

毕尔 你要嫁他嗎？

巴巴娜 是的。

巴 巴 娜 少 校

毕尔 (热誠地)上帝可怜他吧,上……帝可怜可怜他吧!

巴巴娜 怎么啦,你以为他娶了我就倒了霉了嗎?

毕尔 我受你的气不过一早晨,他可得受你一辈子。

柯森斯 想起来真是可怕呀,渥凱尔先生。可是我又实在舍不得她。

毕尔 我可舍得。(对巴巴娜)喂! 你知道我要上哪儿去?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去?

巴巴娜 我知道你要上天堂去, 我知道不出这个礼拜你就得回来告訴我你要去。

毕尔 你瞎扯。我要到堪宁鎮去, 找塔吉尔·費迈尔啐他的臉去。我打破了珍妮·希尔的臉, 現在我也要別人打破我的臉, 回来給珍妮瞧瞧。費迈尔揍我, 一定比我揍珍妮揍得凶。那么我跟你那珍妮就算拉平啦。(对阿道弗斯說)你說, 这样做公道不公道? 你是个当先生的, 应当明白。

巴巴娜 毕尔, 两只打得发青的眼睛, 并凑不成一只好眼睛啊。

毕尔 我沒有問你, 你別插嘴行不行? 我請教这位先生。

柯森斯 (沉思地)是的。我觉着你很对, 渥凱尔先生。不錯, 我也会照你这样办。奇怪得很, 古希腊人要是遇到这种事, 跟你的办法也分毫不差。

巴巴娜 可是, 这有什么好处哇?

柯森斯 噯, 費迈尔先生借此可以鍛炼鍛炼身体, 渥凱尔先生也可以安慰安慰自己的灵魂。

毕尔 胡扯, 压根儿就沒有灵魂那么个东西。你怎么知道有灵魂? 你一辈子也沒見過灵魂。

巴巴娜 我見過你得罪了靈魂的時候，它叫你難受。

畢爾（怒氣驟然加劇）你要是我的娘們兒，敢這麼搶我的話說，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饒不了你。（對阿道弗斯）伙計！、記住我這句話，你可得好好兒治治你老婆的這張嘴，要不然，幾年兒你就得蹬了腿，（嚴重地說）膩死啦，伙計，膩也膩死啦。（他走出大門去。）

柯森斯（從後邊望着畢爾）那真說不定！

巴巴娜 道利！（大發脾氣，有乃母風。）

柯森斯 真的，親愛的。跟你講戀愛的确是一件要命的事。如果這樣下去，我真怕活不了幾年啦。

巴巴娜 你豁不出去嗎？

柯森斯 豁得出，豁得出。（他忽然軟下來，隔着大鼓親吻她。玩這一手兒这回分明不是初次，因為隔鼓親吻，若非練習有素，是吻不成的。安德謝夫咳嗽一聲。）

巴巴娜 這沒什麼，爸爸，我們并沒忘了您。道利，你給爸爸介紹介紹這裡的情況，我太忙啦。（她急忙進屋里去。）

此時院中只剩下安德謝夫和柯森斯兩人。安德謝夫坐在板凳上，仍然對周圍密切注意。他兩眼盯着柯森斯，柯森斯也注意看他。

安德謝夫 柯森斯先生，我想你猜中了些我心裏的事情。（柯森斯揮舞鼓槌，好像是打一套快鼓點兒，但并未打響）你猜得很對。不過要是巴巴娜看穿了你這一套，那便如何是好！

柯森斯 您知道，我決不承認我是在欺騙巴巴娜。我對救世軍的道理的确有興趣。事實上，我有点像个宗教收藏家，而奇怪的是，我發現各種的宗教我都能信。請教請教，您

信什么宗教嗎？

安德謝夫 信的。

柯森斯 你那宗教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嗎？

安德謝夫 只有一点儿不同：要使灵魂得救，必須有两件东西。

柯森斯 （失望，但仍恭敬地）啊，国教“教义問答”上的老話。查

尔士·劳迈克斯也是个国教徒。

安德謝夫 这两件东西是……

柯森斯 “洗礼”和……

安德謝夫 不是，金錢和炸药。

柯森斯 （惊讶，但頗感兴趣）这是我們的統治階級一般的看法；

可是听到人公开承认，倒还是新鮮事儿。

安德謝夫 就是嘛。

柯森斯 請問，您这宗教也讲究道义、公正、真理、仁爱、慈悲

等等的东西嗎？

安德謝夫 也讲究。一个人要能过上有錢有势而又平安无事

的日子，不妨拿这些奢侈品来装装門面。

柯森斯 要到了金錢，或者是炸药，和这些东西二者不可得兼

的时候，您怎么办呢？

安德謝夫 要金錢，要炸药，因为这两个中如果有一个頂不

住，你就装不起那个門面啦。

柯森斯 这就是您的宗教？

安德謝夫 是的。

談話隨着这一声回答而中断。柯森斯面帶疑慮、蹙眉皺臉地打量安德謝夫，安德謝夫也打量柯森斯。

柯森斯 巴巴娜可受不了您这一套。恐怕有一天您不舍棄您的宗教，就得舍棄您的女儿。

安德謝夫 朋友，你还不是一样嗎。她总有一天会发现你那只大鼓里面是空空如也。

柯森斯 老爷子，您錯了。我是个誠心誠意的救世軍。您不了解救世軍，这是一支快乐、友爱、勇敢的队伍。我們決不像那些老牌的福音教派一天到晚怕地獄，滿心是恐惧、悔恨和絕望的情緒；我們進軍和魔鬼作战，却是吹着号，敲着鼓，奏着乐，跳着舞，打着旗，高举着胜利的棕树，快乐逍遙的天兵天將出征上陣，原該如此呀。一个活廢物的醉鬼，一經救世軍感化，就成了血性男子；后厨房里爬来爬去的毛毛虫，只要碰上救世軍，嘿！你瞧，一位多么賢德的妇人！这些善男信女还不是无名之輩，都是上帝膝下的儿女呀。一个可怜的希腊文教授，一年到头吃菜根儿，世界上再沒有比他矯揉造作、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了；可是他一参加了救世軍，馬上露出了狂放书生的本色，拜倒在酒仙的駕前，还要挎着大鼓跑到大街之上，拣着那放蕩不羈的曲牌子，敲打上一番。（他敲了一个花梢的鼓点，打得山响。）

安德謝夫 你这样会吓坏了收容所里的人啊。

柯森斯 这样冷不防的鬧一陣，他們是司空見慣了的。不过，如果您討厭鼓声……（他把鼓槌裝在衣袋里，摘下鼓鈎，將鼓對着門道擱下。）

安德謝夫 謝謝你。

柯森斯 您記得欧里庇得斯提到您的金錢和炸药是怎么說的
了嗎？

安德謝夫 不記得。

柯森斯 (背誦)：

世人紛紛

积黃金，揮利刃，容可胜他人；

腰纏万貫任浮沉

千百希望摧其心

有些人如願以償；有些人枉費精神；

有些望絕心亦死，有些一直盼到今；

但是誰能看得透

这日复日春复春

人生即是无穷乐，那才是进入了天堂福境。

这是我的翻譯，您以为怎么样？

安德謝夫 我以为如果你想看透那日复日，春复春，人生即是
无穷乐，我的朋友，你得先有錢，能过个像样儿的日子，先
得有势力，能当自个儿的家才行。

柯森斯 您的話真叫人泄气。(繼續背誦)

有何难一眼看出

天心神意——無論其托于何事何物——

千秋不易的法度，

万古长存的日月星宿，这一切都无比强固？

捨此何事堪称智慧明悟？人努力胼手胝足，

天賜恩优隆眷顾，此二者，又何如？

一身无忧无恐无牵挂？俯仰呼吸待天年？

支手掌运命、回天数？

我爱巴巴娜，怎能不生生世世，直到那石烂海枯？^①

安德谢夫 欧里庇得斯也提到巴巴娜啦？

柯森斯 这是我加了渲染的翻译。这个字代表“可爱”。

安德谢夫 作为巴巴娜的父亲，我可不可以问问，为了你和巴巴娜生生世世，石烂海枯，每年需要多少钱啊？

柯森斯 作为巴巴娜的父亲，给多少钱是您的事，跟我没多大关系。我可以教希腊文来养活她，再没有多少可说的。

安德谢夫 你认为对巴巴娜来说，和你结婚还挺美满的吧？

柯森斯 （礼貌中带着倔强）安德谢夫先生，我在很多方面都是个软弱、胆小、无能的人，我的健康更差得很，可是只要我觉着非要什么不可，那就迟早非要到手不可。现在我对于巴巴娜的感觉就是这样。我不喜欢结婚，想起这事来非常害怕。我不知道我将来怎么对待巴巴娜，也不知道她会怎么对待我。不过我觉着天下人只有我才能跟她结婚，在这一点上，请您死了心吧。……并不是我武断，可是我为什么要浪费您的时间，来讨论一个根本不成问题的问题呢？

安德谢夫 你这是说你什么也敢作敢为，甚至于把救世军变成供奉酒仙的俱乐部，你都不在乎。

① 原诗见欧里庇得斯所著《巴琪》(Bacchae)一剧，据萧伯纳在企鹅版《巴巴娜少校》电影本序文中说，此处所引诗系墨雷英译（见《哈佛古典丛书》，第8卷，第410页），但萧伯纳所引诗与墨雷译文颇有出入。

柯森斯 救世軍的工作在救世救人，至于开辟救世道路的人
叫什么名字，沒有爭辯的必要。叫酒仙也好，叫別的名字
也好，有什麼關係呢？

安德謝夫 （起來湊近柯森斯）柯森斯教授，你真是我心坎兒上的
青年人。

柯森斯 依我看來，安德謝夫先生，您真夠個窮凶極惡的老奸
巨滑，不過，您能引得我挖苦您兩句，開開玩笑，這倒也
不壞。

安德謝夫默然伸出手來，他們互握。

安德謝夫 （忽然精神集中起來）現在我們談談工作吧。

柯森斯 对不起。正談着宗教，為什麼要轉到工作這樣無聊
的問題上去呢？

安德謝夫 在目前宗教就是我們的工作，只有走宗教這條路，
我們才能掌握住巴巴娜。

柯森斯 是不是您也愛上巴巴娜了？

安德謝夫 是的，父女之愛。

柯森斯 女兒大了，父親的愛，就成了再危險沒有的一種迷
戀。我說這話，心里隱隱約約有一種疑神疑鬼難以出口
的幻想，真該向您道歉。

安德謝夫 不要往別處扯吧。我們必須要掌握巴巴娜，可惜
你我都不是美以美會教徒。

柯森斯 那沒關係。巴巴娜在這兒掌握的力量，掌握巴巴娜
本人的力量，不是喀爾文派，也不是長老派，也不是美以
美派……

安德謝夫 也不是古希臘的無宗教派嗎？

柯森斯 我承認我是無宗教派。可是巴巴娜在宗教信仰上是自成一派的。

安德謝夫 (得意洋洋) 嘿嘿，巴巴娜·安德謝夫勢必得自成一派，她的靈感是從她自己的內心發出來的。

柯森斯 您以為是怎麼鑽到她的內心去的呢？

安德謝夫 (極度興奮) 那是我們安德謝夫家的遺傳。我要把我的衣鉢傳給我的女兒，叫她宣傳我的救世新教，普渡眾生……

柯森斯 什麼新教！還不是金錢和炸藥！

安德謝夫 不錯。金錢和炸藥。自由和勢力。生殺予奪之權。

柯森斯 (彬彬有禮地，想矯正他的飛揚浮躁) 這是非常有趣的，安德謝夫先生。您當然知道您這是發瘋吧！

安德謝夫 (加倍着重地說) 那麼你呢？

柯森斯 噢，我也瘋的一塌胡塗。我既然發覺了您的秘密，也就向您泄露我的秘密吧。可是我驚訝得很。瘋人能造大砲嗎？

安德謝夫 除了瘋人，還有誰能夠造大砲？(氣力十足) 我也問問你，你說，不瘋的人能夠翻譯歐里庇得斯嗎？

柯森斯 不能。

安德謝夫 (抓住柯森斯的肩膀) 一個姑娘要是不瘋，能夠把個醉鬼改造成好男人、把個毛毛蟲改造成好女人嗎？

柯森斯 (在這陣暴風雨前不禁頭暈目眩) 頂天立地的老爺子……活

財神……

安德謝夫（逼迫他）你說，今天这个收容所里有两个瘋子呢，还是三个？

柯森斯 你是說巴巴娜跟你我一样地瘋嗎？

安德謝夫（輕輕推开柯森斯，忽尔全然恢复了平靜）哼！教授！讓我們先說清楚我們是干什么的。我是个大財主，你是个詩人，巴巴娜是个救灵魂的。我們三个跟这一群信邪道門儿的奴才有什么相干啊？（他又坐下，聳聳肩膀，以示对于平民的鄙視。）

柯森斯 当心啊！巴巴娜是爱上这伙子平民的啦。我又何尝不是。您从来沒感到过这种爱是可歌可泣的嗎？

安德謝夫（冷淡而勉強）你像圣弗兰西斯^①似的跟受穷发生过恋爱嗎？像圣西蒙^②似的跟骯髒发生过恋爱嗎？你像我們的护士跟慈善家似的爱上过生病和受罪嗎？这样的情感不是什么道德而是一切罪恶中之最反乎常情的。爱平民，一位伯爵大人的外孙小姐跟一位大学教授可能喜欢这个調調儿，可是我自己就作过平民，作过穷民，我不觉得爱他們有什么可歌可泣的。硬管受罪叫享福，让穷人們自个儿叫去吧；懦弱沒出息的人不說自己沒出息，反說奴顏婢膝是德性、是他們的宗教信仰，这也只好由他們說

① 圣弗兰西斯，意大利人，于一二〇六年离家，到处帮助穷人和病人，仿效耶穌。他也收了十二个徒弟，不許他們有私产，以后率領徒弟們覲見教皇，封为神父。

② 圣西蒙（1638—1702），法国神父。

去，反正我們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們三个人一定要團結在一起，站在平民以上才行；不然的話，我們怎么能帶着平民的子孙往上爬呀？巴巴娜必須屬於我們，不能屬於救世軍。

柯森斯 嗯，我只好这样說吧；您要想拿这一套去劝巴巴娜脱离救世軍，那您真是完全不了解您的女儿。

安德謝夫 朋友，我可以花錢买的東西，絕不向人求。

柯森斯 (气得面色蒼白) 您言外之意，是不是說您可以拿錢收买巴巴娜呀？

安德謝夫 不是。不过我可以拿錢收买救世軍。

柯森斯 絕對不可能。

安德謝夫 你往后瞧。所有的宗教团体都靠把自己出賣給闊人过日子。

柯森斯 救世軍可不是。这是穷人的教会。

安德謝夫 所以更可以拿錢买啦。

柯森斯 我看您不大明白救世軍是怎么帮穷人的。

安德謝夫 噢，那瞞不了我。它削弱穷人的斗争意志；对我这商人來說，这就够啦。

柯森斯 豈有此理！救世軍叫穷人戒酒……

安德謝夫 我喜欢不喝酒的工人。錢給我掙的更多点儿。

柯森斯 ……叫他們忠誠老实……

安德謝夫 用忠誠老实的工人是最經濟不过的。

柯森斯 ……叫他們爱他們的家……

安德謝夫 那更好啦。这样他們就宁可在我这儿忍受一切，

巴 巴 娜 少 校

也不另找工作。

柯森斯 ……叫他們快乐……

安德謝夫 那才是預防革命的好寶貝呀。

柯森斯 ……叫他們不自私自利……

安德謝夫 不計較他們自己的利益，正中下怀。

柯森斯 ……叫他們思想天堂的一切……

安德謝夫 而不想工会組織和社会主义。妙不可言。

柯森斯 (憎恶)您真够个穷兇恶极，老奸巨滑。

安德謝夫 (手指着謝理。謝理剛从屋子里出来，垂头丧气地順着院子蹣跚，

在他們两人中間經過)这是个忠誠老实人！

謝理 那不含糊，可是老实又得着什么好处啦？(他含怒走过，坐在棚子一角的板凳上。)

“势利眼儿”浦萊斯装着虔誠的样子，珍妮·希尔端着一个滿装銅錢的鈴鐺鼓，一同从屋子里出来，走到大鼓旁边。珍妮把錢倒在大鼓上，开始查点数目。

安德謝夫 (随声答应謝理的話)噢，冲着你这份儿老实，你的雇主从头到了儿一定得到不少的好处。(他坐在桌子上，一只脚蹬着桌子旁的板凳。柯森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靠大屋子那边，木木然莫知所措。巴巴娜从屋子里来到院子中央，兴奋而又有些疲倦的样子。)

巴巴娜 剛才我們在克利浦斯胡同后門儿开会，成績非常好。

浦萊斯先生，你在大会上坦白认罪，人們受到的感动之大，是我很少見过的。

浦萊斯 早知道我先前的作恶現在会帮助别人改过向善，我甚至要喜欢我的作恶了。

巴巴娜 当然会的，“势利眼儿”。珍妮，多少钱啊？

珍妮 差两辨士不到五个先令，少校。

巴巴娜 噢，“势利眼儿”，当初你要是多踢你那可怜的老娘一脚，我们今天就会捐到整整五个先令啦。

浦莱斯 小姐，我们老太太听见你这話，也该恨我踢她踢得不够了。我现在高兴极了。嘿，老太太要是听见我的灵魂得救了，该多么高兴啊！

安德谢夫 巴巴娜，差的那两个辨士，我可以捐出来嗎？这是大闊佬的一点儿小意思啊，不是吗？（从衣袋里掏出几个小銅錢来。）

巴巴娜 您怎么挣来的这两个辨士？

安德谢夫 照例是由于卖大砲、水雷、潜水艇，还有我新近取得专卖权的“大公爵”牌儿手榴彈。

巴巴娜 装回您的口袋里去吧。您想在这儿花两个辨士买得您的灵魂得救，那是办不到的。您必須改过向善才行。

安德谢夫 两辨士不够嗎？再多点儿我还拿得起，如果你要我拿的話。

巴巴娜 两千万万也不够。您两只手上带着您的狠心恶意，只有慈心善意才能刷洗干净，花钱买是没有用的，请您拿走吧。（对柯森斯）道利，你得再替我给几家报館写封公函。（柯森斯蹙眉）我知道你不乐意写，可是非写不行。今年冬天的饥荒，我们没法儿办啦，人人都失了业。大将說我們往后要是捐不到錢，这个收容所就得关门。开会的时候，我死命地劝捐，鬧得怪难为情的啦。是不是，“势利眼儿”？

浦萊斯 小姐，你那股子熱心腸兒看着真叫人起勁兒。從三先令六辨士增加到四先令十辨士的那一段兒，聖歌兒是一段一段地唱，銅子兒是一個一個地來，真够瞧的呀。一里堡大窪上那些做小買賣的吆喝起來，哪一個比得上您呀。

巴巴娜 這倒是，不過，我們要不這麼干就能過日子，豈不更好啊。到了今天的地步，我對於捐款漸漸倒比救人們的靈魂更關心啦。一帽子一帽子的辨士、半辨士可算得了什麼呢？我們需要幾千鎊，幾萬鎊，幾十萬鎊。我的任務是勸人們信教，不是老替救世軍討飯的。要是為了我自己的話，我寧死也不這麼死氣白賴地向人要錢。

安德謝夫（諷諷之意深長）親愛的，一心捨己為人的人是什麼事都干得出來的。

巴巴娜（並未疑心是諷刺。她走到大鼓前把錢裝入她帶着的錢袋）可不是嘛。（安德謝夫帶着嘲笑意味向柯森斯看了看。）

柯森斯（用旁白私對安德謝夫說）您簡直是靡非斯特匪勒斯①！是馬契阿維利②！

巴巴娜（兩眼含淚把錢袋口扎上裝入衣袋）我們可怎麼養活這些人啊。一個人餓得兩眼發花，我沒法兒跟他談宗教哇。（險些支持不住了）愁死人啦。

① 靡非斯特匪勒斯為古代傳說中七大魔鬼之一。英國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劇》及德國歌德所著《浮士德》中的魔鬼名皆本此。

② 馬契阿維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及作家，主張以權術治國待人，著有《霸術》一書。

珍妮 少校，亲爱的……

巴巴娜 （忽又挺起来）别这样，用不着安慰我，不碍事。我们一定会找到钱的。

安德谢夫 怎么个找法呀？

珍妮 当然是祷告求上帝啦。贝恩斯太太说她昨天晚上求啦；她祷告求钱，总是有求必应，没有一回不灵验的。（她到院门口对大街瞭望。）

巴巴娜 （擦干眼泪，又复泰然自若）顺便告诉您，爸爸，贝恩斯太太来啦，下午跟我们一块儿去开大会；她说很愿意意见见您，没提为什么。她或者能劝得您信了救世军吧。

安德谢夫 我很愿意意见见她，亲爱的。

珍妮 （在门口，激动地）少校！少校！那个人又来了。

巴巴娜 哪个人哪？^①

珍妮 打我的那个人，噢，我希望他是回来参加救世军的。

毕尔·渥凯尔由院门进来。短衣上粘着白霜，两手深深插在衣袋内，低着头，下巴好像是淹没在两肩中间，有如输光了的赌徒一般。他在巴巴娜和大鼓中间站下。

巴巴娜 嗨，毕尔，已经回来啦！

毕尔 （数落地）你一直唠叨了这大半天吧？

巴巴娜 差不多。你打珍妮嘴巴，塔吉尔给她报了仇啦吗？

毕尔 没有。

巴巴娜 刚才我看你身上有点儿白花花呢。

① 此句其它版本均有，本译文所据的“标准本”独无，恐系脱漏，今补入。

毕尔 沾了点儿雪，你想知道这雪打哪儿来的吗？

巴巴娜 是呀。

毕尔 这是堪宁镇派克塞斯角地上的雪，我肩膀上蹭了点儿，你明白了吧？

巴巴娜 可惜你膝盖上没有蹭一点儿，毕尔，那对你的好处就大啦。

毕尔 （悒悒不乐，勉强开两句玩笑）我肩膀上蹭，倒是为了叫别人的膝盖上不蹭。人家跪在我的脑袋上了。他就那么跪上了嘛。

巴巴娜 谁跪在你脑袋上来着？

毕尔 塔吉尔呀。他为我祷告上帝，拿我当了垫子，舒舒坦坦地跪在我的脑袋瓜儿上。瑪葛也为我祷告，开会的那伙子活宝贝都为我祷告，瑪葛说：“主啊主啊，治治他这蛮横劲儿，可别伤他那颗好心。”这就是她说的：“可别伤他那颗好心。”她那个野汉子，一个一百八十六磅的家伙，整个儿跪在我身上啦，你说可笑不可笑？

珍妮 噢，没什么可笑，渥凯尔先生。我们为你怪难过的。

巴巴娜 （公然表示痛快）瞎说，珍妮，当然可笑得很。毕尔，我看你是活该，一定是你先招惹人家啦吧。

毕尔 （固执地）我去以前怎么说的就怎么干啦。我对着塔吉尔的脸啐了一口。他抬头看看天，说道：“为了圣教的缘故，我居然配给人家啐一口啦。”瑪葛说：“光荣啊，光荣归于上帝！”塔吉尔跟着叫了我一声教友，就把我撂倒了，好像我是三岁的孩子，他是我妈妈，礼拜六晚上按着我洗澡

似地 我簡直沒有還手。街上開會的人，一半兒跪下禱告，那一半兒肚子都快笑破啦。（對巴巴娜）喂，這一下兒你可痛快了吧。

巴巴娜（眼睛微動）可惜我沒在場，畢爾。

畢爾 你要在場，就更有你說的啦，對不對？

珍妮 我真為你難過，渥凱爾先生。

畢爾（凶狠地）甭為我難過。用不着。你聽着。我打破了你的嘴……

珍妮 沒什麼，我並沒受傷，真是沒有，只痛了一會兒就好啦。喊叫不過是因為害怕。

畢爾 我不要你饒恕我，誰也甭饒恕我。好漢作事好漢當。為了給你出氣，我想也找個人打破我的嘴……

珍妮 可別那樣……

畢爾（着急地）告你說吧，我已經找啦。人家跟你說話，你能不能好好兒地聽着？我費了半天勁兒，結果不過是在大街上出了個洋相。得，這一招要是不能給你消氣，我還有別的办法。吶，你聽着：我為防備陰天兒，攢下了兩鎊錢，現在還剩了一鎊。上禮拜我的一个伙計跟他那沒過門的老婆吵了兩句，他揍了那個娘們兒一頓，結果被判罰款，給了她十五個先令。他有權利揍她，因為他就要娶她啦，可是我沒有權利揍你呀，所以我再多掏五先令，湊成一個金鎊給你。（他拿出一鎊的金币）這是給你的錢，拿走吧。你可別再叨嘮什麼饒恕啦、禱告啦那一套；你的少校也別再數落我啦。我打了你一巴掌，賠了你一筆錢，兩拉倒吧，別

沒完沒了的啦。

珍妮 噢，这錢我可不能要，渥凱尔先生。你要乐意的話，倒是拿一两个先令給那个可怜的罗蜜·米琴斯吧。你的确是打伤了她啦，她又上了几岁年紀。

毕尔（蔑視地）这不大好办。我要再看見她，还得凿打她几下儿。她吵吵着要去告我，叫她去！她并没有饒恕我，饒也沒饒多少。我打了她，心里并没有难过，——就像她（指潘巴巴娜）說的什么良心上不安——不安嘛，嗯，大不过像宰个猪似地。不过你們这套基督教的把戏可別跟我来耍，什么活見鬼的恕罪呀，唠唠叨叨，把一个人折腾得叫苦連天，觉着活在世上对于他反成了个累贅啦。告你說，我是不吃这一套的；你还是收下这笔錢，別再揚起你那个又渾又破的鬼臉儿跟我过不去啦。

珍妮 少校，我可以收下一点儿給咱們救世軍嗎？

巴巴娜 不可以。救世軍不能叫人拿錢收买。毕尔，我們干脆就是要你的灵魂，別的什么都不行。

毕尔（刻毒地）我明白啦。你觉着我这人和我这点儿錢狗屁都不值。你嘛，伯爵大人的外孙小姐，那不含糊。一百金鎊以下的錢，你哪会看到眼里头。

安德謝夫 噯噯，巴巴娜。你拿一百鎊可以作很多的好事。如果你收下这位先生的一鎊，叫他得个良心平安，其余的九十九鎊我願意拿出来。

毕尔为他的这种豪举所动，不由举手致敬。

巴巴娜 啊，爸爸，您太浪費啦。毕尔已經肯出二十块銀元，

您再出十块就够收买任何人的标准价格啦^①。无奈，我不能让人收买，救世军也不能让人收买。（对毕尔）毕尔，你要不来参加我们，一辈子也得不到安宁。你不能永远抗拒你灵魂的救星，你抗不住。

毕尔（气愤地）我抗不住音乐堂的摔跤的，抗不住碎嘴子娘们儿，所以我才想给你们几个钱儿完事大吉。我可算做到家啦。收不收在你吧。钱在这儿哪。（把一镑金币扔在大鼓上，回来又坐在马槽上。“势利眼儿”浦莱斯见钱眼开，赶快把自己的帽子搁在鼓上扣起那金币来。）

贝恩斯太太从屋子里出来。她年在四十左右，穿着救世军高级专员的服装，为人真挚，语音柔媚而急切，态度易于感动人。

巴巴娜 贝恩斯太太。这是我父亲，（安德谢夫从桌子那边走过来，彬彬有礼，脱帽致敬）您劝劝他看，我说的话他总是不听。爸爸老忘不了我吃奶的时候是个小傻瓜。（她任他们交谈，自己找珍妮去说话。）

贝恩斯太太 安德谢夫先生，他们陪您看过这个收容所了吗？您当然知道我们做的是什工作。

安德谢夫（很客气地）全国都知道，贝恩斯太太。

贝恩斯太太 不是的，先生，全国并不知道。要真知道的话，我们就不会因为经济困难闹得到处的工作都难进行。您应当知道，今年冬天要不是因为有我们维持着，伦敦早就发生暴动啦。

① 暗指犹大以三十块银元出卖耶稣事。（参看《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安德謝夫 您真以为这样嗎？

貝恩斯太太 这我是知道的。我还記得一八八六年穷人們叫苦連天，你們財主老爷們硬着心腸不理，他們砸了你們派尔馬尔大街俱乐部的窗戶。

安德謝夫 （对于穷人們的办法，微露贊賞之意）第二天，倫敦市长官邸救济金的捐獻，就从三万鎊一下儿跳到七万九千鎊！不錯，我記得很清楚。

貝恩斯太太 那么您肯不肯帮助我們在穷人的面前买买好儿呢？那他們就不会再砸你們的窗戶啦。浦萊斯，你过来給这位先生看看。（浦萊斯走过来受檢查）你还記得砸窗戶的事嗎？

浦萊斯 太太，我們老爷子以为那是鬧革命哪。

貝恩斯太太 如今你想不想砸人家的窗戶啊？

浦萊斯 噢，那怎么会呀，太太。天堂的窗戶已經为我敞开啦。

現在我知道闊人也跟我一样，同是上帝面前的罪人。

罗蜜 （在頂樓門口出現）“势利眼儿”浦萊斯！

浦萊斯 什么事啊？

罗蜜 你們老太太到克利浦斯胡同的后門儿来找你。她已听到說你认罪的事啦。（浦萊斯面色頓時发白。）

貝恩斯太太 你去吧，浦萊斯先生，跟老太太一块儿禱告去吧。

珍妮 “势利眼儿”，你可以从屋子里穿过去。

浦萊斯 （对貝恩斯太太）太太，我的罪孽深重，这会儿想起来尤其痛心，实在沒有臉去見我們老太太。請您告訴她她的

儿子回家啦，在家里念經禱告，敬候着老人家啦。（他偷偷溜出了前門，从大鼓旁經過时，趁取帽子的机会，将那一鎊金币偷走。）

貝恩斯太太（含泪）安德謝夫先生，您亲眼看見啦，穷人心里对你們大闊佬又气又恨，叫我們一摆弄，您瞧，恨也平啦，气也消啦。

安德謝夫 貝恩斯太太，但凭这一手儿，你們就給所有的大老板造福不淺。

貝恩斯太太 巴巴娜，珍妮，我告訴你們一个好消息，再好沒有啦。（珍妮跑到她的身边）我求上帝的事，上帝答应啦。珍妮，我早就跟你說上帝会答应的，是不是？

珍妮 是呀，是呀。

巴巴娜（靠近大鼓一点）是不是我們有錢維持这个收容所啦？

貝恩斯太太 依我看所有的收容所都有希望維持下去啦。莎斯滿丹男爵答应捐給我們五千鎊……

巴巴娜 万岁！

珍妮 光荣！

貝恩斯太太 ……不过……

巴巴娜 “不过”！不过什么？

貝恩斯太太 ……不过他說必須另有五位先生，每人肯捐一千鎊，凑成一万才行。

巴巴娜 这位莎斯滿丹男爵是誰呀？我向来沒听見說過。

安德謝夫（原来側耳靜听这位新貴族的名字，这时却两眼注視着巴巴娜）亲爱的，这是一位新近加封的男爵。你听見說過副男爵赫瑞斯·鮑吉尔吧？

巴巴娜 鮑吉尔！您說的是那个造酒的嗎？威士忌大王鮑吉尔，是不是？

安德謝夫 不錯，就是他，数一数二热心公益的人。因为他拿錢重修了哈京頓教堂，封了副男爵。他捐了五十万鎊給他的党，又加封了正男爵。

謝理 这回又捐了五千鎊，再該封个什么呢？

安德謝夫 再沒得可封的了。这五千鎊嘛，我想是要救他的灵魂啦。

貝恩斯太太 天哪，但願如此！噢，安德謝夫先生，您有些很闊的朋友。您能不能帮我們解决解决这后五千的問題呢？今天下午我們在一里堡大街會議厅开大会；如果我能向大会宣布，說已經有一位先生出来响应莎斯滿丹男爵啦，別人就会跟着来的。难道您不知道有热心的人嗎？您能不能帮帮我們的忙？肯不肯？（两眼泪汪汪）噢，請您想想那些穷人，安德謝夫先生，想想这件事对穷人有多大好处，而对您这样的偉大人物又算得了什么。

安德謝夫 （慷慨义气，但含有嘲笑意味）貝恩斯太太，对于您，我只有甘拜下風，唯命是听。我不能叫您失望，也不願放过这个让鮑吉尔破費的机会。我决定捐給您五千鎊。

貝恩斯太太 謝謝上帝！

安德謝夫 不謝我嗎？

貝恩斯太太 噢，先生，別这么冷言冷語的，也別以为做善人是丢人。上帝一定会多多地保佑您；我們替您做的禱告，更会像一道銅墙铁壁，把您团团圍住，保您一辈子平安无

事。(有些不放心的)支票您可以馬上开給我,开会的时候好給大家看看,可以不可以?珍妮,进去拿鋼筆墨水来。(珍妮向屋里跑去。)

安德謝夫 不必麻煩希尔小姐啦,我有自来水笔。(珍妮站住,安德謝夫坐在桌子上写支票,柯森斯站起来給他騰地方;大家默然望着他。)

毕尔 (以旁台詞对巴巴娜冷言相譏,然声音語調,失尽原来的威風,想来令人可怕)救灵魂,这一回可卖上大价儿啦吧?

巴巴娜 不要写了。(安德謝夫停笔,大家詫異地望着她)貝恩斯太太,您真要接受这笔錢嗎?

貝恩斯太太 (驚訝地)为什么不接受,亲爱的?

巴巴娜 为什么不接受!您知道我父亲是干什么的嗎?您忘了莎斯滿丹男爵就是那个威士忌大王鮑吉尔嗎?他拿电灯扎成“鮑吉尔威士忌”六个大字儿,高入云霄,夜里亮得像火龙一样,为的是叫河堤上那些快醉死的可怜虫,好容易睡上个一时半刻,一睜眼看見那个混賬招牌,馬上就又想去看他那毒药,您忘了我們怎么央告地方參議會制止他这样做广告了嗎?您不知道我在这里必須对付的敌人,最凶的不是魔鬼,而是鮑吉尔、鮑吉尔、鮑吉尔和他的造酒厂和代銷店嗎?您是不是要拿我們收容所来再給他开一处代銷店而要我来做酒館儿經理呀?

毕尔 他家的威士忌缺透啦,一喝就上脑袋。

貝恩斯太太 亲爱的巴巴娜,莎斯滿丹男爵跟我們誰都一样,也有个灵魂要救。如果上帝想出了办法,把男爵的錢作了正用,难道我們要去拒絕自己禱告求来的恩典嗎?

巴 巴 娜 少 校

巴巴娜 我知道他也有个灵魂要救，让他到这里来，我一定竭力帮他救他的灵魂。但是他只是想送一张支票来收买我们，自个儿照旧去胡作非为。

安德谢夫 （尽情尽理的话，只有柯森斯看出他是在挖苦人）亲爱的巴巴娜，酒是不可少的东西，它能治病……

巴巴娜 没那么回事。

安德谢夫 那末，酒能帮着大夫治病，这样说，可能就没有问题啦吧。千千万万的人，在清醒的时候，感到生活无法忍受，喝上几杯就可以对付着活下去。有些事儿，若有人在上午十一点干出来，那一定是他发了疯，可是国会却在晚上十一点干出来了，这也是因为议员老爷们晚饭多喝了几杯。至于穷人中间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令人可叹地滥用了这个无价之宝，那能怪鲍吉尔吗？（他回到桌子上签了支票，划上横线。）

贝恩斯太太 巴巴娜，假使我们救济的这些穷人，明天一看，各收容所都关了门，你想他们以后是多喝呢，还是少喝？所以莎斯满丹男爵给我们这笔钱，实是为了使人们戒酒，甘愿毁他自个儿的生意。

柯森斯 （鬼头鬼脑地）这分明是鲍吉尔纯粹的自我牺牲，没问题的！亲爱的鲍吉尔万岁！（柯森斯也竟这样使她失望，巴巴娜几乎哭出来。）

安德谢夫 （站起来，在柯森斯身旁经过向贝恩斯太太走去，同时撕下支票，将票本装入衣袋）贝恩斯太太，我这样做也可以说是有点儿不顾自己利益的。您想想我做的是什麼生意！想想那些孤

儿寡妇！想想那些大人孩子給子母彈炸得血肉横飞，再加上苦酸中毒！（貝恩斯太太不禁瑟縮，但是他仍毫无愧色地讲下去）鮮血成了海，而沒有一滴是为正义而流的！想想地里糟蹋了多少庄稼！与世无爭的农夫农妇，迫于饥餓，在敌对軍队的炮火下还得耕田种地！再想想国内那群气燄万丈而又死沒出息的东西，他們咬牙切齿，要滿足自己的民族虛荣心，却叫別人去上战場当炮灰！我的錢，就是靠这一切賺来的。报纸上充滿这些消息的时候，也就是我生意最兴隆、財源最茂盛的时候。但是，你們的工作是宣傳天下太平，人間和睦的，（貝恩斯太太又高兴起来）您多劝一个人信了救世軍，就多一个人反对战争。（她的嘴唇微动，低声禱告）可是我仍然給你們这笔錢，帮助你們快搞垮我的生意。（他把支票交給貝恩斯太太。）

柯森斯 （以恶作剧式的狂欢姿态登上板凳）安德謝夫鮑吉尔二公舍己为人，一千年的太平盛世就要开始了。啊，讓我們庆祝庆祝吧！（他从衣袋中掏出鼓槌，揮舞一番。）

貝恩斯太太 （接过支票）我活的岁数越大，越看得出有一个至善至美万有万能的力量，迟早要把一切东西都拿来作为救世救人之用的。誰想得到打仗和喝酒也会做出好事来呢？可是卖軍火和卖酒賺来的錢，如今也奉献于救世事业，用来做神圣的工作啦。（她感激得流泪了。）

珍妮 （跑到貝恩斯太太面前，双手摟着她）噢，亲爱的，这一切够多么幸福、多么光荣啊！

柯森斯 （出于戏謔的起興）咱們不可放过这个妙不可言的机会，

来来来，大家馬上去开大会。对不起，我一会儿就来。

（他跑到屋子里去，珍妮从大鼓上拿起鈴鐺鼓儿。）

貝恩斯太太 安德謝夫先生，您看見过千把人带着同样的热情一块儿跪下来禱告嗎？請您跟我們一同去开会吧。叫巴巴娜告訴他們：救世軍在您的成全之下已經得救啦。

柯森斯 （从屋里出来，神情急躁，拿着一面大旗和一个长喇叭走到貝恩斯太太和安德謝夫的中間）貝恩斯太太，您打着旗走第一道街吧。（把旗遞給她）安德謝夫先生吹长喇叭很有天才，一定能把我們《西海姆救世軍进行曲》配搭得气派十足。（把长喇叭塞在安德謝夫手中，以旁台詞对他小声說）吹吧，馬克維利，吹吧。

安德謝夫 （接长喇叭时，对柯森斯私語）簡直是犹太国的进軍号啊！（柯森斯奔到大鼓前，拿起鼓来挂上。安德謝夫又以平常說話的声音說道）我竭力試試看吧。你要能把調子告訴我，我可以現編个低音譜即席伴奏。

柯森斯 調子是唐尼賽提歌剧里一个結婚礼的合唱曲，不过我們把它改編啦。在这儿，無論什么东西我們都能改成好的，連鮑吉尔都不能例外。您記得那个合唱曲吧，“为了你，普天同庆——歌舞欢騰——歌舞欢騰。”楞噠噠噠，噠噠噠当……

巴巴娜 道利，你把我的心伤透啦。

柯森斯 在我們这儿，一顆心伤不伤算得了什么？酒仙安德謝夫老祖下凡，附了我的体啦。

貝恩斯太太 来吧，巴巴娜。我得請我亲爱的少校跟我一块儿打这面大旗。

珍妮 是呀，是呀，少校我那亲姐姐。

柯森斯 （一把从珍妮手里抄过铃铛鼓来，一言不发塞给巴巴娜。）

巴巴娜 （把铃铛鼓儿往背后一搁，打了个冷战，随即向前走了两步，这时柯森斯拾起鼓来乱扔给珍妮，自己向院门走去）我不能去。

珍妮 不能去！

贝恩斯太太 （含泪）巴巴娜，你觉着我不应该接受这笔钱吧？

巴巴娜 （激动地走到她面前，吻她）不是的，不是的。上帝保佑您，亲爱的，您非这么办不可。您这是为了挽救救世军。你们走吧，我希望大会成功。

珍妮 可是您去不去呢？

巴巴娜 不去。（她从制服领上往下摘“救”字领章。）

贝恩斯太太 巴巴娜，你这是干什么哪？

珍妮 为什么要摘领章？您反正不能脱离我们，少校。

巴巴娜 （镇静地）爸爸，您请过来。

安德谢夫 （向她走来）亲爱的！（看见巴巴娜是要把“救”字领章戴在他的领子上，有些着慌，急忙躲到棚子里去。）

巴巴娜 （跟随他）您不用害怕。（她把领章别在她父亲的衣领上，退到桌旁，让大家看看他）我说啊！五千镑买了这点玩意儿，不算便宜吧？

贝恩斯太太 如果你不能来跟我们一块儿祷告，答应我你在家为我们祷告吧。

巴巴娜 这会儿我不能祷告，也许一辈子不再祷告啦。

贝恩斯太太 巴巴娜！

珍妮 少校！

巴 巴 娜 少 校

巴巴娜 (几已神志不清)我再也受不了啦。你們快走吧!

柯森斯 (对門外街上排着的行列呼喊)喂,咱們走吧,吹打起来!“歌舞欢騰”。(他敲鼓打着拍子,乐队奏起进行曲来。行列疾速前进,一霎时乐声渐远。)

貝恩斯太太 亲爱的,我得走啦。你是工作得太累,明天就好啦。我們永远不会失掉你的。珍妮,跟这面老旗子一块走吧。“血和火”!(她打起軍旗出院門去。)

珍妮 光荣归于上帝!(走着搖起鈴鐺鼓来。)

安德謝夫 (抽送着活动的喇叭管使其滑溜,經過柯森斯面前时对他說)“我的銀子,我的女儿!”^①

柯森斯 (随着他走出去)金錢和炸药!

巴巴娜 酗酒和杀人!主哇主哇,您为什么棄捨了我^②?

巴巴娜坐在板凳上,垂首胸前,两手遮着臉。軍乐声漸不可聞。毕尔·渥凱尔潜行到她的身边。

毕尔 (嘲笑)救灵魂又卖上大价儿啦吧?

謝理 不要落井下石了。

毕尔 我落井的时候,她不是也投石了嗎?我为什么不能报仇儿?

巴巴娜 (抬起头来)我沒有拿你的錢,毕尔。(她穿过院子走到大門口,背向着毕尔和謝理,使他們看不見她的臉。)

① 引自莎士比亚著《威尼斯商人》,第二幕,第八場,第十五行。原文为犹太商夏洛克在丢掉女儿和金錢时的感叹詞。

② 耶穌在十字架上临死时語,見《聖經》《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六节。

毕尔 (跟在她后头挖苦她)那是因为你嫌太少。(扭头望大鼓,不見金币)嗨! 你要沒拿,一定是別人拿啦。錢跑哪儿去啦? 归齐还是珍妮·希尔拿了去;要不是她,我就不是人。

罗蜜 (从頂樓門口对毕尔高声喊叫)胡說,你这混賬东西!“势利眼儿”浦萊斯从大鼓上拿帽子的时候,把錢捏走啦。我一直在这儿沒动窝儿,亲眼看見他拿的。

毕尔 什么! 偷我的錢! 你为什么不给 他嚷嚷出来? 你这老不死的臭要飯的。

罗蜜 报报你打我耳光的仇儿。打人啊,小子,一鎊錢沒啦。
(为这无味的胜利唱起了凱歌)我也治了你一下儿,我够了本儿啦,我报了仇啦。……(毕尔抄起謝理的牛奶杯向她擲去,她把頂樓門砰地一下关上走了。奶杯碰在門板上,打成碎片紛紛落下。)

毕尔 (輕声笑起来)老头子,你說說叫“势利眼儿”浦萊斯的那个家伙,今儿早晨几点钟救的灵魂啊?

巴巴娜 (扭过头来对着他,比剛才鎮靜,和藹如前)大約是十二点半吧,毕尔。他偷你那一鎊錢的时候,差一刻不到两点。我明白你的意思。咳,一鎊錢你是丢不起的,我回头照数儿送还你。

毕尔 (声音及腔調忽然改得較為入耳)我餓死也不要你的錢。我是不出卖的。

謝理 你不出卖? 一瓶啤酒你就可以把自己出卖給魔鬼。可惜沒有一个魔鬼願意出这个价錢买你。

毕尔 (不以为耻)不錯,伙計,一瓶就卖,以前短不了卖,卖的还挺乐呵。可是咱不能卖給她。(湊近巴巴娜)你不是要我的

灵魂嗎？得，你沒要着。

巴巴娜 我差一点儿就要着啦，毕尔，可是我們貪图一万金鎊，又卖还給你啦。

謝理 那价儿可真够貴了！

巴巴娜 不对，彼得。灵魂比錢可值的多啦。

毕尔 (无論如何也不信救灵魂这一套) 沒有用，这会儿你再也繞不住我啦。我完全不信你这一套；今儿我亲眼見到的更证明我不錯。(往外走)再見，老要飯的。麻煩您啦，伯爵的外孙小姐，少校大人。(在院門口回头說)救世軍，真露臉，救来救去救出个“势利眼”！哈哈！哈哈！

巴巴娜 (伸出手来)再見啦，毕尔。

毕尔 (吃一惊。想脫帽行礼，剛摘下一半来，又傲然按在头上) 去你的！
(巴巴娜放下手，頗为扫兴。毕尔驟然感到良心譴責的苦痛) 你要明白这倒沒有有什么。我并不是对你个人啊。咱俩沒仇沒恨。再見啦，大妞儿。(他走出去。)

巴巴娜 无仇无恨。再見啦，毕尔。

謝理 (搖頭)你太天真啦，小姐，干嘛这么拿他当人啊！

巴巴娜 (向謝理走来)彼得，現在我跟你一样啦。一文不名，工作也丢啦。

謝理 你有你的青春和希望，这两样先比我强。

巴巴娜 彼得，我給你找个工作，你就有了希望啦。至于我，单单剩个青春罢啦。(她数她的錢)剛剛够咱們俩上洛克茶館喝杯茶、你住罗唐店、我回家的電車汽車票錢。(彼得的自尊心受了伤，皺着眉头，一跃而起。巴巴娜拉起了他的胳膊)別这么高傲

吧，彼得，这不过是朋友中間同甘共苦。答应我跟我聊聊，別叫我哭。（她拉着謝理出院門走。）

謝理 呃，我可不慣于跟你們这些人談什么……

巴巴娜（急切地）知道，知道，可是你一定得跟我談談。給我讲讲湯姆·潘恩的书和布萊德勞^①的演說。快走吧。

謝理 啊，小姐，你要能以正当的态度看湯姆·潘恩的书就好了。（他們一同出院門去。）

① 湯姆·潘恩(1737—1809)，英国作家，著有《理智时代》一书，后移民至美国，曾参加美国独立运动。布萊德勞，見 235 頁注。

第三幕

第二天，午飯后，薄丽托瑪夫人在威尔頓·克雷新住宅书房里写东西；莎拉坐在近窗的扶手椅子上閱讀些什么；巴巴娜穿着时式的便服，面色蒼白，坐在长椅上沉思。查尔士·劳迈克斯进来，看見巴巴娜的便装和她精神不振的样子，为之一惊。

劳迈克斯 你脫去制服啦！

巴巴娜沒說什麼，但是一幅痛苦的神情从臉上掠过。

薄丽托瑪夫人 （低声要他当心）查尔士！

劳迈克斯 （深为关心，到长椅后以同情的态度俯身对巴巴娜）巴巴娜，我真为你难过得很。你知道我一直尽量帮你的忙，給你拉个手風琴啊什么的。（郑重其事地）可是我始終看着救世軍有些瞎胡鬧。現在說說英国国教的要求……

薄丽托瑪夫人 行啦，行啦，查尔士。你还是談点儿对于你那份儿聪明才力合适的东西吧。

劳迈克斯 可是英国国教，对咱們的無論什么力也都合适呀。

巴巴娜 （按着他的手）謝謝你的好意，查利。找莎拉亲热亲热去吧。

劳迈克斯 （从写字台旁边拉过一把椅子来，亲热地靠莎拉坐下）你今儿怎么样，我的宝贝儿？

莎拉 巴巴娜，别再调唆查利干什么啦，你一說他就会照直来的。查利，我們今儿下午要去看工厂啦。

劳迈克斯 什么工厂？

莎拉 大炮工厂。

劳迈克斯 什么？你們老头儿的那个厂子！

莎拉 嗯。

劳迈克斯 噢，我說哪！

柯森斯走进来，萎靡不振。他看見巴巴娜沒穿制服，显然也吃了一惊。

巴巴娜 我以为你早晨就会来的，道利，你都沒想到我会等你？

柯森斯 （坐在她旁边）真对不住。我剛吃完早点。

莎拉 我們午飯都吃过啦。

巴巴娜 你昨天夜里又不太舒服了吧？

柯森斯 很好。实在說，我这半輩子沒有舒服过这么几晚上。

巴巴娜 会开得那么痛快嗎？

柯森斯 不是，散会以后。

薄丽托瑪夫人 散会以后你就該睡啦。又干什么来着？

柯森斯 大喝其酒。

薄丽托瑪夫人	}	阿道弗斯！
莎拉		道利！
巴巴娜		道利！
劳迈克斯		噢，我說哪！

薄丽托瑪夫人 喝的什么酒，可以問問嗎？

柯森斯 一种活見鬼的西班牙葡萄酒，保证沒加酒精，是一种“戒酒”的飲料。里头的天然酒精就够噲啦，用不着再加。

巴巴娜 你是开玩笑吧，道利？

柯森斯 (忍心地)不是。我跟你們府上那位挂名的家长鬧了个通宵，就是这么回事儿。

薄丽托瑪夫人 安德魯把你灌醉啦！

柯森斯 沒有，他不过是預备了点儿酒。灌醉我的，我想是酒仙老祖。(对巴巴娜)我跟你說过我已經是神仙附体啦。

薄丽托瑪夫人 你的酒還沒醒，赶快回家睡去吧。

柯森斯 薄丽夫人，我从来不敢埋怨你老人家一声，可是您怎么能跟“混世魔王”結了婚啊？

薄丽托瑪夫人 跟他結婚比跟他一块儿鬧酒可以原諒得多。你知道，这倒是他新长的本事，早先他不喝的。

柯森斯 現在他也不喝。他只是坐在那儿毀尽了我的道德基础，粉碎了我的信念，收买了我的灵魂。巴巴娜，他很关心你，因此他对我的危險性就更大了。

巴巴娜 这不相干的，道利。家庭关系以外，还有更偉大的感情，更神圣的理想。你明白这一点儿，是不是？

柯森斯 对，这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明白，我一定坚持原則。如果他能够掌握我，一定得在那个比家庭关系更神圣的立場上，不然的話，他也就是暂时給我开开心而已，尽管他三头六臂，也不能进一步抓住我的心。

巴巴娜 坚持下去吧，結果不会坏的。可以跟我說說昨天开

会的情形嗎？

柯森斯 会开的真是惊人。貝恩斯太太激动得差点儿死过去。

珍妮·希尔簡直像得了歇斯底里似地喋喋不休。混世魔王抱着长喇叭吹得像发疯一般，嗚嗚啦啦，簡直像地獄里的魔鬼在狂笑。當場就有一百一十七个人信了教。他們一片誠心、千恩万謝地为鮑吉尔禱告，为那位捐五千鎊的无名氏禱告。你爸爸不許宣布他的名字。

劳迈克斯 你知道老爷子做事倒挺漂亮。一般人一定会借此出出風头的。

柯森斯 他說他要是出了名，慈善团体就要一拥而上向他扑来，像天上的鷂鷹扑向戰場上的死尸一样。

薄丽托瑪夫人 这就是安德魯的为人。他每干一件正当的事情，总得找出个不正当的理由来。

柯森斯 听了他的話，我承认我这半輩子淨干不正当的事情，可是总能找出个正当的理由来。

薄丽托瑪夫人 阿道弗斯，巴巴娜既然脫离了救世軍，你最好也別干了吧。我不願意你在大街上敲鼓。

柯森斯 我已經遵命了，薄丽夫人。

巴巴娜 道利，你对于救世軍也有过真心嗎？要不是遇見我，你会参加嗎？

柯森斯 (虛伪地) 那……啊……啊，作为一个宗教收藏家，也可能……

劳迈克斯 (狡猾地) 不过，可不是作为一个打鼓的呀，你知道。道利，你是个心明眼亮的人，一定早已看透了那个瞎胡鬧

的……

薄丽托瑪夫人 查尔士，你要非說糊塗話不可，也得糊塗的像个大人，別糊塗的像个孩子。

劳迈克斯 (羞赧) 呃，糊塗就是糊塗，不分大人孩子，您曉得吧。

薄丽托瑪夫人 在英国的高等社会里，查尔士，成年人不分老少都是些糊塗虫；他們死背一些愚蠢可笑的濫調儿，可是摆出一副聪明过人的神气来。小学生們用野話自己編出一套濫調儿来，就像你似的。他們到了你这个岁数儿，干上了政界要人的私人秘书一类的差事，就攔下野話，又钻到《观察家》杂志或《泰晤士报》里去找濫調。你最好是专钻《泰晤士报》吧。你会发现《泰晤士报》有些瞎胡鬧，可是至少它的文字还有点儿名气。

劳迈克斯 (叹服地) 薄丽夫人，您真是心胸不凡……

薄丽托瑪夫人 廢話！(莫里生进来) 什么事？

莫里生 禀夫人，安德謝夫先生开着車来啦。

薄丽托瑪夫人 好，那就請他进来吧。(莫里生犹豫) 你这是怎么啦？

莫里生 夫人，要不要当客人先通报一声，或者，好比說，当主人請进来。

薄丽托瑪夫人 通报一声。

莫里生 謝謝您，夫人，我希望您不怪我多嘴。这种情形我可以說是沒遇到过。

薄丽托瑪夫人 很对，去請他进来。

莫里生 謝謝您，夫人。（他退出。）

薄丽托瑪夫人 孩子們，去預备預备吧。（莎拉和巴巴娜上楼去取出門的外衣）查尔士，去叫斯泰芬在五分鐘以內下来，他在楼上客厅里啦。（查尔士走出）阿道弗斯，告訴他們十五分鐘左右把車开过来。（阿道弗斯走去。）

莫里生 （在书房門口）安德謝夫先生来啦。

安德謝夫进书房来，莫里生退下。

安德謝夫 你一个人在这里！我太幸运了！

薄丽托瑪夫人 別这么激动，安德魯。坐下。（她在长椅上坐下。

安德謝夫坐在她左边。她不等他喘过一口气来，就向他開門見山地提出問題来）在查尔士·劳迈克斯拿到他的財產以前，莎拉每年得要八百鎊。巴巴娜需要的还得更多，而且是长期的，因为阿道弗斯什么財產都沒有。

安德謝夫 （听从而已）可以，亲爱的，我当然照办。还有什么事？

比方說，你个人方面的？

薄丽托瑪夫人 我要跟你談談斯泰芬。

安德謝夫 （頗不耐煩地）別提斯泰芬，亲爱的。我对他不感兴趣。

薄丽托瑪夫人 我对他感兴趣。他是我們的儿子呀。

安德謝夫 你真以为他是嗎？他叫我們生下他来了，可是，据我看，他选择父母，选得挺不合适。他一点儿也不像我，更不像你。

薄丽托瑪夫人 安德魯，斯泰芬是个非常好的儿子，一个极老成、极能干、极有志气的孩子。你不过是想找个借口不让

他继承你的财产罢啦。

安德谢夫 亲爱的碧黛^①，不让他继承，是我们家祖传的老规矩，我要把大炮工厂传给自己的儿子，那就是失大信于天下。

薄丽托玛夫人 安德鲁，你要传给别人，那就太不近人情、太不讲道理。你以为这个不道德、不合理的传统可以永远维持下去吗？别人家的儿孙，有本事经营祖上留下的大买卖，你能硬说斯泰芬不如他们，没有本事经营大炮厂吗？

安德谢夫 不错，他可以像别家的儿孙们一样，学会了厂里的一些例行公事，但是对于整个生意完全不懂。这样一来，工厂的工作就只好听其自流，直到有那么一天，出来一个真正的安德谢夫——一个意大利人或德国人，人家想出个新招儿来把他挤掉了算完事。

薄丽托玛夫人 不管什么意大利人，什么德国人，他们会的，斯泰芬也一定会。再说，斯泰芬至少也出身高贵。

安德谢夫 一个私生子的儿子出身高贵！笑话！

薄丽托玛夫人 别忘了是我生的呀，安德鲁！就连你的身上也可能有贵人的骨血呀，尽管你自己不知道。

安德谢夫 不错，大半有的，所以私生子就更可贵啦。

薄丽托玛夫人 安德鲁，少招人生气、少说坏话吧。这会儿你两样儿都占全啦。

① “碧黛”是薄丽托玛的爱称。

安德謝夫 咱們這場談話也是安德謝夫家祖傳的。自从工厂开張以来，沒有一代的太太不跟她丈夫鬧这么一場的。这純粹是白費口舌。真要打破这个傳統，那也得找一个比斯泰芬有本事的儿子才值得。

薄丽托瑪夫人 (嚥了嘴)那你就給我走吧。

安德謝夫 走!

薄丽托瑪夫人 嗯，走。你要不照顾斯泰芬，我們这里不需要你来。找你的私生子去，不管是誰，好好去照顾他吧。

安德謝夫 碧黛，事实是……

薄丽托瑪夫人 別碧黛碧黛的，我也沒管你叫安迪。

安德謝夫 我不能管我的太太叫薄丽托瑪呀，那多么俗气呀。說实在話，亲爱的，安德謝夫家的这个傳統，真叫我为难。我一天一天地老上来了，我的伙友拉莎罗斯再也等不了啦，坚决主張工厂的继承問題，不管怎么解决，总得解决。他这样，当然是很对的。你看，到現在我還沒找到个合适的继承人。

薄丽托瑪夫人 (圓执地)現成的斯泰芬。

安德謝夫 問題就在这儿。我能找到的私生子，都跟斯泰芬一模一样。

薄丽托瑪夫人 安德魯!!

安德謝夫 我要找一个沒有亲戚朋友、沒受过教育的人，如果他自己沒有股子硬勁儿，他是无法儿与人竞争的。可我就是找不到这么一个人。如今那些宝贝私生子，在婴儿时候就都給巴尔拿多孤儿院、学校委员会、监理委员会一

类的机关团体弄走了。哪个孩子要露出有一星半点儿的能耐，就有这位校长那位校长死纏上他，像訓練跑馬似地教給他怎么去得奖学金，把別人的思想塞进他的脑袋去，把他訓練管教得服服貼貼，变得像他們所謂的風流儒雅；这样一来，他就一輩子不中用了，除教书以外，什么也干不了。你要想叫工厂不落在外人手里，我看你最好是找个合格的私生子，叫他跟巴巴娜結婚。

薄丽托瑪夫人 啊！巴巴娜！你的紅人儿！你想为她而牺牲斯泰芬。

安德謝夫 我甘心願意。你呢，亲爱的，恨不得拿巴巴娜煮湯給斯泰芬喝。

薄丽托瑪夫人 这不是我們喜欢誰不喜欢誰的問題，这是責任問題。叫斯泰芬做你的繼承人是你的責任。

安德謝夫 正跟服从丈夫是你的責任一样。喂，碧黛，你这套統治階級的把戏对我要是沒有用的。我自己就是統治階級；对教士来傳教，那是白耽誤工夫。这件事我有決定权；你騙不了我，我不能用我的权力来滿足你的要求。

薄丽托瑪夫人 任凭你說得天花乱墜，你也不能把錯的說成对的。你的領帶跑到一边儿去啦，把它正过来吧。

安德謝夫 (发窘)除非拿針別住它，領帶总是两边跑 (摸弄領帶，臉上做出一副孩子气的怪相)……

斯泰芬进来。

斯泰芬 (在門口)对不住。(預备退出去。)

薄丽托瑪夫人 沒关系，斯泰芬，进来。(斯泰芬走到他母亲的写字

台前面。)

安德謝夫 (不甚親切地)你好。

斯泰芬 (冷淡地)您好。

安德謝夫 那傳統的問題，我想他全都知道吧？

薄麗托瑪夫人 知道。(對斯泰芬)就是昨天晚上我告訴你的那個，斯泰芬。

安德謝夫 (板着脸)我聽說你希望來參加做大炮生意。

斯泰芬 我去做生意？絕對不。

安德謝夫 (睜大了眼睛，內心和外表都松快多了)噢，這樣的話……

薄麗托瑪夫人 大炮生意不是普通買賣，斯泰芬，那是一種事業。

斯泰芬 什麼生意我都不願做。我沒有做生意的能力，也沒有興趣。我打算從事政治活動。

安德謝夫 (起立)親愛的孩子，聽你這話，我非常痛快。我想這對於國家也有非常大的好處。我還怕你覺着是受屈辱、受輕視哩。(他向斯泰芬湊過去，好像要和他握手。)

薄麗托瑪夫人 (起來攔阻)斯泰芬，我不能容許你扔掉這麼大的一份兒產業。

斯泰芬 (頑強地)媽媽，對不起。您把我當小孩子看待，也得有個頭兒啊。(薄麗托瑪夫人往回一縮，斯泰芬的語氣使她十分傷心)到昨天晚上為止，我對於您的態度一直沒大認真，我覺着您也不一定真有那個意思。現在我才明白多少年前就該對我說清楚的事情，您一直瞞着了我。我非常傷心，非常生氣。再要討論我的志願問題，最好是讓我跟爸爸直接談，

男子汉对男子汉。

薄丽托瑪夫人 斯泰芬！（她又坐下，含着眼泪。）

安德謝夫 （深表同情）亲爱的，你瞧，只有大人你才能拿他当小孩子看待。

斯泰芬 媽，我很抱歉，您逼得我……

安德謝夫 （止住他）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再没什么說的，斯泰芬。她再也不会干涉你。你已經有了独立自主权，有了你出入大門的钥匙。別再描啦；更用不着认错儿賠不是。（他归回原位）那么你的前途問題到底怎么样，咱們男子汉对男子汉——对不住，碧黛，我們两个男子汉对一位女太太来談談吧。

薄丽托瑪夫人 （振作起精神）我很明白，斯泰芬。你要觉着自个儿翅膀儿够硬的了，千万照你自己的意思作去。（斯泰芬傲然坐于写字台前的椅子上，摆出一副确认自己是成年人的神气来。）

安德謝夫 你不要求继承大炮生意是确定了的。

斯泰芬 我跟大炮生意一刀两断，我希望这一点也是确定了的。

安德謝夫 得，得，用不着死犯别扭，这完全是孩子气。自由的人应当大气。再就是，我既然不叫你继承，就該在別的事业方面把你好好儿領进门去。你不能一下儿就做了首相啊。你还有什么別的爱好的嗎？文学、艺术一类的东西怎么样？

斯泰芬 論才能、論性格，我一点儿艺术家的味儿也沒有，謝天謝地。

安德謝夫 也許願意做个哲学家,是不是?

斯泰芬 我还不至于那么不自量。

安德謝夫 嗯。那么,陆軍,海軍,宗教界,律师业呢?做律师得有点儿本事才行啊,这一行怎么样?

斯泰芬 我沒学过法律。我恐怕沒有打赢官司必不可少的那种毅力。嗯,毅力,我想这就是律师們給自己的下流作风起的名字。

安德謝夫 这就难办了,斯泰芬。除去戏剧以外好像再沒有別的吧?(斯泰芬动了一动,透着不耐煩)那得啦,你能說說你长于什么或是爱好什么嗎?

斯泰芬 (起立,目不轉睛地瞅着他父亲)我会辨别是非。

安德謝夫 (不禁失笑)真的嗎!怎么!沒有做买卖的才能,缺少法律知识,对于艺术无兴趣,不敢动哲学,只是簡簡單單地掌握了辨别是非的秘訣!这是考住一切哲学家,难坏一切律师,搞昏一切商人,毁灭大多数艺术家的一个问题啊!哎,您真是个天才,圣人中的圣人,活神仙!而且才二十四岁!

斯泰芬 (好不容易才忍住气)您随便挖苦吧。我所說的不过是一切正大光明的英国人都具有的天賦。(他憤怒地坐下。)

安德謝夫 噢,無論誰都有这个天賦。拿救世軍那个可怜的小姑娘珍妮·希尔來說吧。你要是叫她站在大街上讲文法、讲地理、讲算术,甚至于讲交际舞,她都会认为你是开她的玩笑;可是她决不怀疑自己能够讲道德問題,讲宗教問題。你們这些正人君子真像一个模子脫的。你們說不

出一尊十寸口径的大炮弹对于炮筒有多大的压力，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可是你们都觉得有资格告诉我声色货利的诱惑对于一个人有多大压力。你们不敢动烈性炸药，可是随时可以谈诚实、论真理、讲道义，确定一切做人的本分，而且，为了在这种游戏的事上争一日之短长，可以拚个你死我活。咳，这是个什么国家呀！什么世界呀！

薄丽托玛夫人（不愉快地）你说他做什么好呢，安德鲁？

安德谢夫 噢，正好是他自己要干的那一行。他什么都不懂，而自以为什么都懂，就凭这一点儿，到政界里去准能够飞黄腾达。瞧着谁能给他个次长做做，先叫他去给那个人去做私人秘书，以后你就不用管他啦；总有一天他会得其所哉、入阁拜相的。

斯泰芬（又跳起来）对不起，您这是逼得我顾不得做儿子的对您应有的尊敬了。我是一个英国人，我不愿意听人家侮辱我祖国的政府。（他双手插进衣袋，气愤愤地直奔到窗前。）

安德谢夫 你祖国的政府！我就是你祖国的政府，我，还有拉莎罗斯。你以为你，再加上半打你这个样半生不熟的政客，跑到那个胡说专家俱乐部^①里坐成一排，就能够管得了安德谢夫—拉莎罗斯公司吗？不行的，朋友。怎么对我们有利，你们就得怎么干。战争对我们有利，你们就得制造战争；和平对我们有利，你们就得维持和平。在商业上，我们决定了什么措施，你们就会发现什么有其必

① 暗喻英国内阁和议会。

要。我需要什么来保持我的利潤，你們就会看出我的需要正是国家的需要。別人要需要点儿什么来降低我的利潤，你們就調出警察和軍隊来彈压他們。为了报答你們的盛意，我开的报館就支援你們，頌揚你們，让你们自个儿觉着真是偉大的政治家，沾沾自喜。哼，你祖国的政府！去吧，孩子，帶着你那竞选委員會啦、社論文章啦、历史性的政党啦、什么偉大的政治家啦、迫切的政治問題啦，帶着这些跟别的儿童玩具去玩儿吧。我回到我的賬房里拿出一笔錢来給剧院老板，以后文戏武戏，就得由着我点。

斯泰芬 （真笑了，手扶着他父亲的肩膀，有姑息寬容的意味）說真的，亲爱的爸爸，生您的气是不对的。您不知道您这一套听着有多么可笑。您辛辛苦苦地賺了錢，有点儿驕傲，这也是极其应当的；至于您竟賺了这么許多，尤其地难为您；不过，有些人因为您有錢而看的起您，而听您的話，結果您就只顾呆在他們那个小圈子里，而沒有去上我那个中学和大学；这两个学校真可謂古色古香，甘願落在时代后面。我的日常思想方法，已經成了习惯，都是在这两个母校里养成的。所以您觉着統治英国的是金錢，这也难怪，可是您总得承认，在这个問題上我比您清楚。

安德謝夫 那么統治英国的是什么呢？請教請教。

斯泰芬 品质，爸爸，品质。

安德謝夫 誰的品质？你的还是我的？

斯泰芬 既不是您的，也不是我的，而是英国民族一切最优秀

品质的总合。

安德謝夫 斯泰芬，这一下我可給你找着职业啦。你是个天生的新聞記者。我让你先办一个唱高調儿的周刊来开个头儿。对！

斯泰芬还没来得及回答，莎拉、巴巴娜、劳迈克斯、柯森斯四人一起进来；他們都穿好衣服准备走了。巴巴娜直奔到窗前向外望；柯森斯神色和悦，溜蓬到扶手椅旁边去；劳迈克斯在門口站住，莎拉走到她母亲的身边。

斯泰芬到小写字台边写起信来。

莎拉 您去預备預备吧，媽媽，車子在外边等着啦。（薄丽托瑪夫人离开书房。）

安德謝夫 （对莎拉）怎么样，亲爱的？你好，劳迈克斯先生。

劳迈克斯 （含含糊糊地）您好。

安德謝夫 （对柯森斯）欧里庇得斯？昨儿晚上到現在，你的身体还好吧？嗯？

柯森斯 您可以想得到有多么好。

安德謝夫 那是必然的。（对巴巴娜）那么你要来参观我的杀人放火工厂了吧，巴巴娜？

巴巴娜 （靠近窗戶）昨天您光临了我的救世救人工厂，我答应您要回拜的。

劳迈克斯 （前进到莎拉和安德謝夫中間）你会觉着工厂非常有意思的。我参观过吳里治兵工厂，在那儿，想想打起仗来我們一下子能打死多少个要飯花子，你会觉得我們这个国家是稳坐釣魚台的。（忽然严肃地对安德謝夫）不过，您自己回想起来一定觉得罪孽深重，从宗教立場上來說，仿佛是。您

唯利是图,您知道,还有那一切的一切。

莎拉 爸爸,你不怪查尔士傻头傻脑的吧?

劳迈克斯 (大吃一惊)噢,我說哪!

安德謝夫 亲爱的,劳迈克斯先生看这个问题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

劳迈克斯 这倒也没什么。我也就是这么一点儿意思,絕沒有別的。

莎拉 你去不去,斯泰芬?

斯泰芬 啊,我很忙……嗯……(大方地)那么,也可以吧,我去。

那是說,如果車上有空地方的話。

安德謝夫 我可以在我的小汽車上帶兩個人。这是个我正在試驗用在戰場上的小車,挺不好看,你們不在乎吧。還沒有上漆,可是子彈打不透的。

劳迈克斯 (想起要坐在不上漆的汽車上經過威爾頓·克雷新,不禁愕然)噢,我說哪!

莎拉 謝謝您,我坐家里的轎車吧。不管坐在什麼里头在人前經過,巴巴娜都不在乎。

劳迈克斯 喂,我說道利!老伙計,你是不是討厭这个出洋相的小車呀?因为,当然啦,你要不願意坐,我就上去。不过……

柯森斯 小車儿更好。

劳迈克斯 多謝多謝,老伙計。来吧,乖乖。(他急忙出去上轎車上占座位,莎拉跟他出去。)

柯森斯 (不高兴地走到薄丽托瑪夫人的写字台前)你我为什么要去看

这个地狱的“工业部”呢？我真不明白。

巴巴娜 我向来觉着大炮厂是个火坑，一群迷途的羔羊，满脸漆黑，在那里翻腾烈火，烟雾腾腾，一边被我的父亲驱使着，折磨着。对不对，爸爸？

安德谢夫 (默然)亲爱的，那是个山坡上的小城镇，非常美丽。

柯森斯 有个美以美会教堂吧？噢，您一定得说有。

安德谢夫 有两个。一个是“原始派”^①的，一个是海派的。甚至有一个伦理道德社，但是没有多少人去，因为我的工人都是热心宗教的。在烈性炸药的工棚里，工人们反对抱“上帝不可知论”的人进去，怕受了他们的连累。

柯森斯 可是他们并不反对您！

巴巴娜 他们服从您的一切命令吗？

安德谢夫 我从来不向他们发号施令，我跟一个职工说话，总是：“怎么样，琼斯？小宝宝挺好的吧？琼斯太太的健康恢复了吧？”“都很好，谢谢您惦记着。”就这一类的话，再没有别的啦。

柯森斯 可是琼斯必得老老实实的才行啊。您怎么维持工人的纪律？

安德谢夫 我不维持，工人们自己维持。琼斯死也受不了的就是他的下级造反，或是每星期比他少挣四先令的工人的太太敢在交际场中跟琼斯太太平起平坐！当然喽，在理论上他们都反对我；实际上呢，每个人都把直接在他底

① “原始美以美教派”于一八一〇年在英国创立，教堂管理方面多用普通人，并许妇女讲道。

下的人管得老老实实的。我向来不干涉他们，不吓唬他们。我连拉莎罗斯都不吓唬。我只说什么什么是要做的，可并不命令谁去做。你们要注意，这并不是说工厂里没有人命令人，没有人申斥人，甚至连吓唬人的都没有。工人申斥学徒，叫他们干这干那。开车的数落扫地的；技术工人瞧不起做粗活儿的；工头是不管粗工人细工人，一样地当牛马使唤，骂过来骂过去；副工程师找工头的碴儿，工程师跟副工程师过不去；各部的主任跟工程师打麻烦；至于当秘书的，那更是戴着礼帽，拿着圣诗本子，为要保持他们在社交方面的风格，拒绝跟任何人在平等的原则上来往。这样，结果是买卖赚了一大堆的钱，统统归了我。

柯森斯 您真是个……嗯，我昨天说您的那个。

巴巴娜 他昨天说您什么来着？

安德谢夫 没关系，亲爱的。他以为我害得你不快乐啦，是的吗？

巴巴娜 您以为我穿着这身又俗又蠢的衣服会快乐吗？我呀！一个穿过制服的人。您明白您对我干的是什么事吗？昨天，一个人的灵魂在我手里攥着。我已经把他的生活领到灵魂得救的路上去。可是我们一接受了您的钱，他就又跑回喝酒骂街的老道儿上去了。（极坚决地）惟独这一条我死也不能原谅您。假使我有孩子，您拿您的炸药把他的肉体炸碎，假使您拿您那吓死人的枪炮把道利打死，我还能够原谅您，如果我的原谅能使您找着天堂大门的话。可是您从我手里拿去一个人的灵魂，叫它变成一只

狠的灵魂，这真比謀害人命还厉害啦。

安德謝夫 我的女儿会这么輕于失掉信心嗎？你既然刺中了一个人的心，哪能連一点儿痕迹都不留呢？

巴巴娜 （面有喜色）啊，这也对呀。毕尔是再也不会下地獄的啦。我原来的信心跑到哪儿去啦？

柯森斯 啊，聪明无比的魔鬼呀！

巴巴娜 您或者是个魔鬼，可是上帝有时候也借着您的嘴說話。（她拉过父亲的两手来亲吻）您夺去了我的快乐，現在又还了我啦。我已經感觉到我的內心深处充滿了快乐，虽然我的精神还很恍惚。

安德謝夫 这說明你学到了一点儿新东西。在这种时候，最初你总觉着像丢了点什么似地。

巴巴娜 好啦，带我到杀人工厂，再让我多学点儿东西去吧。命运捉弄人，如此的可怕，这里边必然有些道理的。来吧，道利。（她出去。）

柯森斯 我的守护天神啊！（对安德謝夫）走你的吧！（他隨着巴巴娜出去。）

斯泰芬 （伏在写字台上，鎮靜地）您別生柯森斯的气啊，爸爸。这个人倒滿好的。可是一个希腊文学者，自然有些乖僻。

安德謝夫 啊，很对。謝謝你，斯泰芬，謝謝你。

斯泰芬大模大样地笑了笑，把衣扣扣得整整齐齐的，一直往門口走去。

薄丽托瑪夫人穿着出門的服装，在斯泰芬走到門口以前，先从外边拉开門。

她往屋內張望，寻找其他的人們；看了斯泰芬一眼，隨即轉身走去，一言未发。

斯泰芬 (窘住)媽……

薄丽托瑪夫人 可以不必賠不是，斯泰芬！別忘了你已經用不着你娘啦。(她出去。)

柏里瓦尔·圣安德魯小鎮位于米杜塞克斯南北两座小山的中間，有一半在北山的山坡上。这是个几乎无烟的城鎮，白白的牆，屋頂鋪着窄条的綠石板或紅瓦；有大树，有圓屋頂和钟樓，有細长的烟囱；市鎮所在地环境很美，市鎮本身也美。烈性炸药厂在往东約半英里山坡的頂端上，从这里遥望全鎮，景象最胜。大炮厂隱蔽在城鎮和山坡中間的平地上，这一带烟囱林立，像一些巨大的撞球棒子。坡頂上横着筑起一座三合土的台子，一个炮手站立的台阶，台子前面有一道胸牆，看去像一座堡垒，因为有一尊老式无用的“吳里治娃娃”型的大炮横越胸牆对麓城鎮探出头来。大炮架在一辆做試驗的炮車上，可能就是斯泰芬以前所說的“安德謝夫出沒式堡垒炮”的原始模型。炮手台阶是一个很方便的座位，上边摆着些圓形的蒲团，有一处更是讲究，鋪着块毛毯。

巴巴娜正站在台阶上隔着胸牆遥望城鎮。她右边靠近大炮，左边靠近一所厂棚的尽头。这是在大木桩上建起来的棚子，要走上一个三四阶的梯子才能达到門口。門是向外开的；下边有一块可以駐脚的攔板，紧接着梯子头。攔板角上放着一个救火水桶。几个草扎的士兵扔在攔板底下，身上多少都有些伤痕，伤口处露出一丛一丛的稻草，另外几个差不多还是依着棚子牆直立着，更有一个像怪相的死尸一样趴在炮台子上。胸牆剛剛靠不上棚子，中間的空隙，有一条順坡而下，通过炮厂，直达城鎮的小路由此而起。炮手台上鋪毯子的地方靠这个空隙甚近。大炮后面台子上有一辆小車，載着一个圓錐形的大炸彈，彈身塗着道紅箍。大炮右边，可以看見一个办公房的門；办公房也和棚子一样，是尽量用輕材料筑成的。

柯森斯从城鎮沿着小路来到巴巴娜的面前。

巴巴娜 怎么样？

柯森斯 一綫的希望也沒有。一切尽善尽美，令人贊叹，真实

巴巴娜 少 校

不虛。要是再有个教堂的話，那就成了天堂城鎮而不是地獄城鎮了。

巴巴娜 你听說他們怎么安插那个老头子彼得·謝理了嗎？

柯森斯 他們叫他看門儿，兼管报時間。他非常难受。他說报時間是腦力工作，他干不慣。他觉着看門的下房太闊气了，住着慚愧，老是躲到后厨房里去呆着。

巴巴娜 这老头子多么可怜啊。

斯泰芬从城鎮上来了，帶着一副望远鏡。

斯泰芬 (热烈地)你俩看过这个地方了嗎？为什么要离开我們啊？

柯森斯 我想看看他不預备叫我看的東西。巴巴娜想听听工人們說什么。

斯泰芬 你們发现了什么破綻沒有？

柯森斯 沒有。职工們管他叫“难得的安德”。提起他那一套老奸巨猾的把戏来，他們反而揚揚得意。但是一切都好，好得可恼、可怕、可恶，叫人无話可說。

莎拉 天啊，多好的地方啊！（她走到架着大炸彈的車旁）你們看見托儿所了嗎！？（她坐在大炸彈上。）

斯泰芬 你們看見那些圖書館和学校了嗎？

莎拉 你們看見城鎮办公厅里的跳舞場和会餐厅了嗎？

斯泰芬 这里的保險基金、养老金、房屋建筑互助社跟各种的合作事业，你們去了解了嗎？

安德謝夫从办公房里出来，手持一叠子电报。

安德謝夫 哎，你們什么都看見了嗎？我因为有事走了，失陪

了，对不起。（指着手里的电报）从滿洲来的好消息。

斯泰芬 日本人又打了胜仗了嗎？

安德謝夫 噢，我不知道。他們哪边儿打胜，跟我們这里都不相干。好消息是我們造的作战飞艇非常成功。初次試驗就消灭了一个碉堡，里头的三百个兵都完了。

柯森斯 （在台子上）草人嗎？

安德謝夫 （大步向斯泰芬走去，臥着的草人橫在他的脚下，他橫暴地踢开它）不是，是真人。

柯森斯和巴巴娜互相瞥了一眼，柯森斯随即坐在炮手台阶上，两手复面。巴巴娜严肃地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他翻眼看看她，神情窘急，但又古怪。

安德謝夫 哎，斯泰芬，你以为这儿怎么样？

斯泰芬 啊，了不起。这是現代工业的偉大胜利。老实說，爸爸，过去我簡直是个糊塗虫，不懂得这一切的意义。我沒想到会有这一切惊人的事前的远見、組織的能力、行政管理的水事，理財的天才和龐大的投資。我經過城鎮街道的时候，自己念叨“和平的胜利比战争的胜利更为輝煌”^①。对于这一切，我只有一点怀疑。

安德謝夫 說吧。

斯泰芬 我不禁想到您給职工們預备得这样齐全，可能腐蝕他們的独立性，降低他們的責任感。我們在那个漂亮的飯館里吃茶，三个辨士給那么多的好东西，又是点心又是

① 英国詩人弥尔顿(1608—1674)于一六五三年五月致克倫威尔信中的一句。

果酱奶油，我簡直想不出这怎么能行；您別忘了飯館子是破坏家庭生活的东西。欧洲大陆就是現摆着的例子！您以为这样过分地照顾工人对于他們的品格修养准有好处嗎？

安德謝夫 你該明白，亲爱的孩子，你要組織一个文明社会，先得决定受苦发愁是不是对人有好处的东西。如果你认为有好处，那么，叫我说，你干脆就不必組織了；現成的愁苦，已經够啦，能把我們大家都修炼成神仙啦。如果你认为愁苦不是好东西，那你最好是消灭它。不过，斯泰芬，在这儿我們的性格修养倒是不会受到阻碍的，因为愁苦这一剂良药，我們永远也不会缺乏，我們随时都可能炸个粉身碎骨。

莎拉 爸爸，我来問問，您在哪儿做炸药啊？

安德謝夫 在一些分散的小棚子里，就像这一个似的。一个炸了，損失很小，只有离着很近的人才会炸死。

斯泰芬此刻离炸药棚子很近，他担着心看了看棚子，赶快走到大炮那边去。这时候棚子的門猝然敞开，一位身穿工作服和布条拖鞋的工头出来，站在欄板上拉着門，劳迈克斯出現于門口。

劳迈克斯 （故作冷靜）朋友，不必耽心，你什么危險也不会有，就算真有点儿什么，也不至于天塌地陷的。老伙計，你要有点儿英国人的胆子才好啊。（他走下梯子蹣跚着向莎拉走来。）

安德謝夫 （对工头）出了什么事嗎，比尔頓？

比尔頓 （不慌不忙，諷刺意轉深）这位先生进了烈性炸药棚子，在那儿点着一根烟卷儿。就这么一点事儿，你老。

安德謝夫 啊，原来如此。（对劳迈克斯）你还記得把那根火柴扔在什么地方了嗎？

劳迈克斯 噢，我又不是个傻瓜，我注意把它吹灭了才扔的。

比尔頓 火柴头儿里边还着着哪。

劳迈克斯 着着又怎么样！我并没往你那些乱堆上扔啊。

安德謝夫 不用管它了吧，劳迈克斯先生。唉，你肯不肯把你的火柴借給我？

劳迈克斯 （把火柴盒給他）当然。

安德謝夫 （把火柴盒装入衣袋）麻煩你啦。

劳迈克斯 （向大家演說起来）你們知道吧，这些烈性炸药要不装在炮筒子里，并不像火药那么爱炸。炸药散鋪着，拿火柴去点也絕沒有危險，不过像一片紙，老老实实地着完了完事。（热心于科学問題）您知道这个嗎，安德謝夫？試驗过嗎？

安德謝夫 沒有大規模地試驗过。劳迈克斯先生，你临走的时候找找比尔頓，他可以給你点儿火棉样品，你帶到家去試驗吧。（比尔頓現出莫名其妙的神气。）

莎拉 爸爸，比尔頓不能給他。我想炸死俄国人和日本人，是您分內应当的事，可是輪到可怜的查利，您大可留点儿情啊。（比尔頓不再管这事，回到棚子里去。）

劳迈克斯 我的命根子，沒有危險的。（他也坐在大炸彈上，在莎拉的身旁。）

薄丽托瑪夫人从城鎮来到此地，拿着一束花。

薄丽托瑪夫人 （急躁地）安德魯，你不應該叫我看这个地方。

安德謝夫 为什么，亲爱的？

薄丽托瑪夫人 不用管为什么,你不應該就是了。哎呀,想起

这一大片(指着城鎮)都是你的!这么多年你自个儿把住!

安德謝夫 这一片并不属于我,我倒是属于这一片。这是安德謝夫家的祖产啊。

薄丽托瑪夫人 那才不是呢。你那些笑煞人的大炮跟吵死人的炮厂是你們家的祖产,可是鎮上那些吃飯的刀叉台布、家具房屋、花园果园,都是我跟孩子們的。这些是属于我的,不是男人家应当管的东西,我决不放弃。你想扔給別人,一定是发了昏。你再这么傻头傻脑的,我就得請个大夫来治治你。

安德謝夫 (俯身聞她手中的花束)你打哪儿弄来的花呀,亲爱的?

薄丽托瑪夫人 你的工人在威廉·莫里斯^①劳动教堂里献給我的。

柯森斯 (他心煩意乱地走上炮手台阶,两肘支在胸墙上,背向着安德謝夫和夫人)哈,就还缺个这个,劳动教堂!

薄丽托瑪夫人 就是嘛,他們把莫里斯的名言用一丈高的大字鑲在圓屋頂的周围:“沒有人配作別人的主人”。挖苦死人啦!

安德謝夫 工人們初次看見這句話,恐怕是大为震动,可是到現在,他們看这一套,跟教堂里的“上帝十誡”一样地稀松啦。

薄丽托瑪夫人 你这是想說些咒天罵地的笑話打我的岔,好

①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詩人,艺术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階級制度有过一些批評。

不叫我談繼承問題呀；咳咳，那可不行。我不再替斯泰芬要求啦。这孩子性情乖張，太像你啦，他干这个不合适。可是巴巴娜跟斯泰芬一样地有继承权啊。为什么不能叫阿道弗斯继承呢？我可以替他經管着城鎮，如果还非造大炮不可，他可以去造。

安德謝夫 阿道弗斯要是个私生子，那真再好沒有了，他恰好是現在英国商业需要的那种新生力量。可惜他不是私生子，这就全完啦。（他朝着办公房門走去。）

柯森斯 （轉身對他們說）那还不至于吧。（大家都轉臉瞅着他）我想……請大家注意！以后不管在哪一方面，我还保留着我的行动自由……我想私生子問題，倒还可以解决的。

（他跳到大炮台子上去。）

安德謝夫 这是什么意思？（轉身走向柯森斯。）

柯森斯 嗯，我有几句话要說，是当众坦白的性质。

莎拉

薄丽托瑪夫人

巴巴娜

斯泰芬

坦白！

劳迈克斯 噢，我說哪！

柯森斯 不錯，坦白。請大家听着，我在認識巴巴娜以前，总以为自己还是个正大光明的人，因为我追求良心上的平安，甚似追求一切別的东西。可是我初次見到巴巴娜，我就只顾了要她而不要良心啦。

薄丽托瑪夫人 阿道弗斯！

柯森斯 这是真的，薄丽夫人。您責备我参加救世軍是为了追求巴巴娜，一点儿也不错。她把我的灵魂买了去，像在街口儿上买一朵花儿似的，可是，买了去只能归她自己所有。

安德謝夫 什么！不归酒仙或者别的什么神仙所有嗎？

柯森斯 酒仙跟一切的救世主都体現在她一个人的身上。我所崇拜的是她那种超凡入圣的品格，所以我是一个真正的崇拜者。不过，此外也还有浪漫的一面：我想她不过是个小家碧玉，以她的身份，居然能嫁上大学的希腊文教授，无论她社会地位的野心有多么大，也是梦想不到的。

薄丽托瑪夫人 阿道弗斯！

劳迈克斯 噢，我說哪！！

柯森斯 等到我知道了这个可怕的实情……

薄丽托瑪夫人 什么可怕的实情？快說。

柯森斯 知道了她是个了不起的闊小姐，外祖父是一位伯爵，父亲是混世魔王——

安德謝夫 嗤！

柯森斯 ——而我不过是行險以僥幸，想抓住一个有錢的老婆，于是我就不顾尊严，把我自己的出身对她隱瞞起来了。

巴巴娜 (站起身来)道利！

薄丽托瑪夫人 你的出身！得啦，阿道弗斯，我看你敢为贪图这些混賬大炮而編出个混賬故事来！别忘了我見過你父母的像片儿，西南澳洲的总代理人跟他們有私交，他向我

保证你父母是极其体面、过着正常婚姻生活的人。

柯森斯 在澳洲，他們是的；到此地，就沒人理他們了。他們的結婚，在澳洲合法，在英国不合法。我母亲是我父亲的小姨子，姐姐死了，妹妹續絃，这个島国上的法律是不許的，所以我就是个地道的私生子。（全場为之动容。）

巴巴娜 胡鬧！（她爬到大炮旁边，在炮筒和胸墙头形成的空隙間斜着身子傾听。）

柯森斯 我这套辞儿說得通不，馬克維利？

安德謝夫 （沉思地）碧黛，这可能是解决問題的一个办法。

薄丽托瑪夫人 別胡扯！硬把一个人变成他自己的姨表兄弟，大炮也不会造得更好的。（使勁一屁股坐在毯子上，表示极端瞧不起他們这样以詭辯曲解是非。）

安德謝夫 你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这也不合乎我家祖傳的規矩。

柯森斯 在成千上万的小学生中，偶而也会有那么一个，对于你要教他的东西，他是生而知之的。希腊文并没有毁灭我的灵机，反倒培养了我的灵机。此外，我也不是在英国的公立学校里学的。

安德謝夫 嗯！我想我也不能太挑剔，你已經壟斷了私生子的市場，奇貨可居，就这样吧。你可以入选，欧里庇得斯，你可以入选。

巴巴娜 （从台子上过来，站在安德謝夫和柯森斯中間）道利，昨天早晨斯泰芬告訴我們这个老規矩的时候，你一言不发，以后你的神气就又奇怪又激动，是不是已經想到你的出身啦？

柯森斯 一个人正吃着早饭，决定命运的事情忽然找上门来，他当然要好好想一想的。（巴巴娜悵然走开，站在她母亲身旁心烦意乱地听着。）

安德謝夫 哈哈！我的年轻朋友，你早已一眼盯上这个生意啦，是不是？

柯森斯 当心啊！道德方面深恶痛绝的心情，仍然横拦在我和你那些该死的作战飞艇中间，像一道万丈深渊啦。

安德謝夫 暂且别管那道深渊。让我们先解决实际方面的细节，然后你再作决定好啦。你知道你必须改名换姓的，这一点你反对不反对？

柯森斯 一个名叫“阿道弗斯”的人，一个别人都喊他“道利”的人，还会反对改名换姓吗？

安德謝夫 好的。现在谈谈钱吧！我建议上来就优待你。你一年先拿一千镑。

柯森斯 （骤然怒火上升，眼镜里一阵阵閃出恶作剧的光芒）一千镑！你敢拿不嫌寒伧的一千镑给一位百万富翁的姑老爷！不行，马克维利，你决糊弄不了我。你缺了我不行，我缺了你行。头两年，我每年要两千五百镑。满了两年，如果我工作做得不好，我就走；如果好，接着做下去，你还得给我五千镑。

安德謝夫 怎么又来了五千镑？

柯森斯 凑成两年的整薪，一年五千。现在的每年两千五，只是怕我工作不成功，先支的半薪。第三年，我还得要你全部红利的一成。

安德謝夫 (驚訝) 一成! 喂, 朋友, 你知道我的紅利多大嗎?

柯森斯 我想是惊人的, 不然我就要二成五啦。

安德謝夫 柯森斯先生, 咱們这是正經的买卖生意, 你可是什
么資本也沒拿到公司里来呀。

柯森斯 什么! 沒拿資本? 我精通希腊文不是資本? 通过希
腊文我能見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奧妙的思想, 最崇高的詩
歌, 这不是資本? 我的品格! 我的聰明! 我的生命! 我
的事业! 巴巴娜所謂的我的灵魂, 难道这些也都不是資
本? 您要再說一句, 我就加倍地向您要薪水。

安德謝夫 別这么过分……

柯森斯 (断然) 安德謝夫先生, 您知道我的条件啦; 行不行, 就
听您一句話吧。

安德謝夫 (被柯森斯吓唬得一阵发昏, 現又漸复原状) 这很好。我知道
你的条件啦, 我只能給你一半儿。

柯森斯 (厌恶地) 一半儿!

安德謝夫 (坚持地) 一半儿!

柯森斯 您自以为是是个正人君子, 可是只給我一半儿!!

安德謝夫 我不自以为是是个正人君子, 可是我只給你一半。

柯森斯 这样对待您将来的合伙人, 您的继承者, 您的女婿!

巴巴娜 你是在出卖你自己的灵魂, 道利, 不是出卖我的。你
們这笔生意, 可千万别把我拉进去。

安德謝夫 得! 看在巴巴娜的面上, 我再多添点儿, 給你五分
之三, 这可是我最后的条件啦。

柯森斯 行啦!

劳迈克斯 你算把他冤透啦。你瞧，就是我，一年才拿到八百镑，你知道吧。

柯森斯 哎，马克，你知道我是个古典学家，不是个数学家，五分之三比一半多啊，少啊？

安德谢夫 当然多啦。

柯森斯 嘿，您就是给我二百五十镑，我也接受啦。一个大学教授，分明连个三等秘书的薪水也不值，您居然给他这么多的钱，您的买卖怎么能做得好哇！……咳！拉莎罗斯会有什么意见吗？

安德谢夫 拉莎罗斯是一个很和气很浪漫的犹太人，他什么都不管，专喜欢听听四人弦乐合奏，到漂亮的戏园里坐前排看看戏。在钱的方面，你尽管贪多无厌，混抢乱夺，坏名誉会由他担的，可怜的老头子，他替我担了这么多年啦。欧里庇得斯，你可算得是第一流的奸商，这也是咱们公司的造化。

巴巴娜 这笔买卖成交了吗？道利，你的灵魂现在属于他了吧？

柯森斯 没有成交，光是价钱讲妥啦。死拼的一仗还在后头呢。道德问题怎么解决？

薄丽托玛夫人 这里边丝毫没有道德问题，阿道弗斯，这很简单，你只能把大炮和武器卖给为正义、为公理而战的人，不能卖给外国人和犯罪的人。

安德谢夫 (决绝地) 不行，你这个不行。你必须坚持军火商的真正信条，不然你就别干。

柯森斯 什么又是軍火商的真正信条呀？

安德謝夫 誰出公道價錢，就把軍火賣給誰，不管他是什麼人，什麼主義；是貴族黨還是共和黨，是虛無黨還是沙皇，是資本家還是社會主義者，是基督教還是天主教，是強盜還是警察，是黑種人、白種人、黃種人；無論他是哪一類的人，無論是什麼情況、什麼民族、什麼信仰、干的什麼糊塗事兒、進行的什麼偉大事業、犯的什麼罪，都一視同仁。安德謝夫家的第一代老祖宗在工廠的牆上題上了這樣兩句：“上帝賜人以雙手，人又豈可不操刀。”安德謝夫的第二代題的是：“人人皆可拼刀槍，誰有權利斷曲直？”第三代的是：“打仗靠武器，勝負靠上帝。”第四代不愛好文學，什麼也沒題，可是他全然不避喬治三世皇帝的耳目，把大炮賣給拿破侖。第五代題的是：“和平女神不持劍，和平永遠不實現。”第六代，就是我的上一代，題得最精采，他說：“若不能以死逼人，世間萬事做不成。”這以後，第七代再也沒有可說的啦，我簡單地題上四個大字：“恬不知恥。”

柯森斯 我的好馬克維利呀，我也要在牆上題一題，不過我要寫希臘文，您看不懂。至於您的軍火商人信條，我既然不再讓我自己的道德信條像繩子圈套兒似的勒着我的脖子，也不會又鑽到您那個圈套兒里去。大炮，我是喜歡賣給誰就賣給誰，不喜歡就不賣。

安德謝夫 一旦你變成了安德魯·安德謝夫，你就再也不能喜歡怎麼就怎麼啦。小伙子，別想一跑來就霸攬權力。

柯森斯 如果我的目的是霸攬權力，我不會找到您這兒來的，

您自己都沒有權力。

安德謝夫 我个人当然沒有。

柯森斯 我的權力比您大，因為我的意志比您強。您支配不了這個地方，是這個地方在支配您。可是支配這個地方的又是誰呢？

安德謝夫 （神秘地）是一種意志，我是這種意志的一部分。

巴巴娜 （吃驚）爸爸！您這是說的什麼話呀？您是不是想設下圈套兒陷害我的靈魂啊？

柯森斯 別听他這一套玄學鬼的話吧，巴巴娜。支配這個地方的是社會上最混賬的那群人，想錢的，找樂兒的，軍隊上琢磨着升官兒的。他不過是這些人的奴才罷了。

安德謝夫 這倒不一定。別忘了軍火商的信條。好人坏人向我訂貨，我是一律竭誠歡迎。如果你們這些好人寧願去說教講道、逃避責任，也不來買我的武器去打那群混賬人，那就怪不得我啦。我會製造大炮，不會製造勇氣和信念。討厭！歐里庇得斯，你這個道德販子可把人膩死啦。你請教一下巴巴娜，她明白。（他忽然伸起胳膊，拉住巴巴娜的雙手，兩眼盯住她的眼睛）告訴他，親愛的，告訴他權力的真正意義。

巴巴娜 （好像被催眠一般）在參加救世軍以前，我有權力支配自己，結果是不知道做什么好。一參加了救世軍，要我做的事情就多的做不過來啦。

•安德謝夫 （贊賞地）卻又來。你覺得那是什麼原故呢？

巴巴娜 要是昨天說，應當說因為上帝掌握了我。（她鎮定下來，

用和她父亲一样大的力量，撤回了她的双手）可是結果您来啦，您证明了我是在鮑吉尔和安德謝夫的掌握中。今天我感觉……啊！叫我怎么拿言語形容呢？莎拉，你还記得我們小孩儿的时候在凱恩斯遇到的那回地震嗎？头一次震动，吓了一跳，可是要跟等待第二次的时候那份儿担惊害怕比起来，就显得微乎其微了。我今天在这儿的感受，就和那一回等待第二次震动的时候一样。原来我站在一块磐石上，以为那是万古不磨的，可是，連一声警告都沒給我，石头在我脚底下晃了两晃就整个儿碎啦。早先我是万无一失的，头上有无穷的智慧指引着我，身边有一支大軍跟我一同走上救灵魂的道路；可是轉眼之間，您在支票本子上笔尖儿一动，我就一身孤立、头上也空空如也啦。这是地震的头一下儿，我正在等着第二下儿啦。

安德謝夫 姑娘，不要紧不要紧！这点儿鸡毛蒜皮的伤心事值不得这么重視。比方說，我們这里拚上几年的工作和研究，花上几千鎊的現錢，制造出一个新型大炮或作战飞艇来，結果是錯了头发絲儿的那么一点儿，你猜我們怎么办？砸了它。在它身上多一个钟头也不再費，多一鎊錢也不再花，砸了完事。你瞧，你給你自己制造了一套东西，管它叫道德、叫宗教、叫这叫那。这一套既然跟事实不合轍，那么就砸了它吧。砸了它，另找一套合的。今天的世界，錯就錯在这里。世人砸了老式的蒸汽机和发电机，可是不砸老式的偏見、老式的道德、老式的宗教和老式的宪法。結果呢？在机器方面很进步，在道德、宗教、政治

方面就跟不上去，一年甚似一年地把整个世界带到崩溃的路上去。你别跟着犯这份儿傻气，死钻牛角尖。你的老式宗教昨天垮啦，那么为了明天另找个比较新比较好的吧。

巴巴娜 要是真有个更好的宗教，我该多么衷心欢迎啊！可惜你要给我的是个坏的。（忽而暴烈地向她父亲发作）现在为您自己辩白辩白吧。这里尽管有非常干净的车间，正正派派的工人，标准的住宅，可是在这个黑暗可怕的地方，您说哪儿有一线的光明吧。

安德谢夫 巴巴娜，我们用不着替干净和正派辩白什么，这两样儿天生就是好的。我看不出这个地方哪儿有黑暗，哪儿有可怕的现象。倒是在你那个救世军收容所里，我看见了一群受穷、受罪、饥寒交迫的人物。你给他们面包、糖浆，叫他们梦想天堂；我给我的工人最少的三十先令一星期，最多的一千二百镑一年。梦想什么随他们的便，我只照顾他们的生活消费。

巴巴娜 也照顾他们的灵魂吗？

安德谢夫 我救了他们的灵魂，就像救了你的灵魂一样。

巴巴娜 （起反感）您救了我的灵魂！这是什么意思？

安德谢夫 这些年，我管你吃、管你穿、管你住。我注意到给你的钱，得够你过个富裕的生活；还得多给些，那你才能浪费点儿、马虎点儿、大方点儿。这就从那七大罪恶^①里

① 七大罪恶即基督教所说的骄、贪、淫、怒、馋、嫉、懒七大罪。

救出了你的灵魂。

巴巴娜 (莫名其妙地) 七大罪恶!

安德谢夫 不错, 七大罪恶。(屈指算) 吃喝, 穿戴, 煤火, 房租, 捐税, 体面, 孩子。七件事, 像七块大磨盘似的坠在人类的脖子上; 只有钱, 才能一块一块地搬开, 搬开之后, 人的精神意志才能够自由飞翔。我从你的精神上搬开了石头, 我使得巴巴娜成了巴巴娜少校, 我使她没有犯受穷的罪。

巴巴娜 您认为受穷是犯罪吗?

安德谢夫 最不可恕的罪恶。别的罪恶, 和穷一比, 都变成了美德。一切卑鄙齷齪的勾当, 相形之下, 都成了肝胆照人的义举。贫穷毁灭整个的城市, 散布瘟疫, 无论谁看见它那副尊容, 听见它的声音, 闻到它的气味, 都要吓得丢魂落魄。你所说的那种犯罪, 真算不了一回事; 无非是这里杀个人, 那里失回盗, 今儿有人打人, 明儿有人骂人, 这些有什么关系呀? 大不过是人生中偶尔的事情和病态罢了。伦敦城里, 真正拿犯罪作职业的人到不了五十名, 可是穷人却有几百万, 这些是堕落的人、骯髒的人、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他们在道德方面跟肉体方面都毒化了我们; 他们断送了社会的幸福, 他们迫使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自由, 订下些不合人情的刑罚, 为的是防备穷人们造反, 也把我们拉到他们的地狱里去。只有糊涂虫才怕犯罪的人, 我们大家都怕受穷的人。喝! (找上巴巴娜来) 你总提西海姆那个凶汉, 说你怎么救他的灵魂, 怎么半途而废,

埋怨我把他的灵魂送回地狱里去了。好啦，你叫他到这儿来，我再把他的灵魂给你救回来吧。我不向他讲道，也不劝他梦想什么天堂，而是每星期给他三十八个先令的工资，在一条漂亮的街上给他一所整整齐齐的房子，再加上一个长期的工作。三个星期以内，他就要买个花背心穿上，三个月以内戴上了礼帽，在教堂里有了固定的座位，不出今年，他还会在“樱草会”^①上和一位公爵夫人握手，而且加入保守党哩。

巴巴娜 您以为这样对于他就有好处了吗？

安德谢夫 你明知道有好处的。别装糊涂了吧，巴巴娜。他会吃的好些，住的好些，穿的好些，行为也规矩些；他的孩子也会胖些大些。那岂不比住在收容所里睡美国布的垫子强，比劈劈柴、吃面包和糖浆强，为这点儿还得时常被人家强迫着下跪，感谢天恩浩荡。——我想你们是管下跪叫“锻炼膝盖”的。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面包来劝快饿死的人信教，这太用不着费劲儿啦。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敢保能把整个西海姆的人都劝得信了回教。你拿我的工人试试看，他们的灵魂饿得慌，因为肚子吃饱啦。

巴巴娜 那么就看着东区的贫民饿死不成？

安德谢夫 （语音由激昂而低沉，旧时辛酸，不堪回首）在早年我自己就是东区的一个穷小子。我一直讲道德，一直吃不饱；有一天我发了宏誓大愿，不管怎么样，非作一个丰衣足食的自

① 樱草会，为一八八三年在英国成立的一个保守党团体。

由人不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把理智、道德、别人的性命都忘得干干净净的，除去一颗枪子儿以外，什么也拦不住我。我说：“宁叫你饿死，不叫我饿死。”拿定了这个主意，我就成了自由伟大的人物了。我不得志的时候，可真是个危险的人，现在呢，我是又中用，又仁义，又和气了。

我想大多数白手起家的阔人都有这样一段经过。如果所有的英国人都能这样，英国这个国家就配给我住一住啦。

薄丽托玛夫人 别发表演说啦，安德鲁，这儿不是地方。

安德谢夫 (微感不安) 亲爱的，我没有别的方法表达我的意思啊。

薄丽托玛夫人 你的意思糟糕的很。你一帆风顺，因为你只顾自私自利，其余一概不管。

安德谢夫 绝对没有的事。我对于受穷和挨饿非常关心。你们的道德专家对这些东西倒是不管不顾的，他们把受穷和挨饿，反倒说成了德性。我宁愿作贼也不愿受穷，宁愿杀人也不作奴才。我并不是愿意偷、愿意杀，可是如果不得已二者必居其一，那么，皇天在上，我一定选择这条比较英勇、比较合乎道德的道路。我恨受穷恨作奴才，比恨一切罪恶都恨得凶。我告诉你吧，你们那些讲道德说仁义的，写文章的，叨叨了几百几千年，没有打倒受穷和奴役，可是这两个混账东西都抗不住我的机关枪。不用对它们讲道，也别跟它们讲理，干脆宰了它们。

巴巴娜 宰了！您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拿宰来解决吗？

安德谢夫 对于一个人的信念来说，砍头是最高考验。只

有这条杠子才有力量掀翻一个社会制度,只有它能“说了算”。你要把六百七十个混蛋撒到大街上去胡闹,三个警察就能把他们赶得七零八散,可是你要把他们塞在威斯敏斯特^①一所房子里,给他们举行几个仪式,起上些名字,最后宠得他们有了杀人的勇气,这一群混蛋就变成了政府。你那些诚心诚意的老百姓填好了选举票,就自以为是统治了他们的统治者,但是真正能产生统治作用的不是选票,而是里面包着枪弹的那张纸。

柯森斯 我跟大多数有脑筋的人一样,向来是不去投票的,也许就是为了这个。

安德谢夫 投票! 算了吧! 投票,你只能换一换内阁的名单儿;放枪,你就能够推翻政府,开创新世纪,废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这在历史上是不是实情啊,学者先生?

柯森斯 在历史上是实情,可是我不愿意承认它是实情。我反对您的情感。我讨厌您的性格。我要尽一切的可能来抵抗您。可是您说的仍然不失为实情。不过,这个不当是实情。

安德谢夫 净说应当,应当,应当,应当,应当! 你是不是要学我们的道德专家,说一辈子的应当应当啊? 朋友,把你那一大堆的“应当”变成“必须”吧。快来跟我一块儿做炸药吧。什么能把人炸碎,就能把社会也炸碎。有勇气接受这个真理的人,创造了世界的历史。你有没有勇气接受,

① 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所在地。此地直指议会,六百七十名为下院议员数。

巴巴娜？

薄丽托瑪夫人 巴巴娜，我絕對禁止你听你爸爸这套缺德話。

还有你，阿道弗斯，正經其事地說不对的事情是实情，你不該这么荒唐。如果事情是不对的，实情不实情有什么关系呀？

安德謝夫 如果是实情，对不对有什么关系呀？

薄丽托瑪夫人 （站起）孩子們，馬上跟我回家。安德魯，我非常后悔，不該容許你来看望我們。你越来越不成話了。孩子們，咱們快走。

巴巴娜 （摇头）媽呀，遇見坏人就跑，沒有用的。

薄丽托瑪夫人 非常有用。那表示你不贊成他們。

巴巴娜 可是那也救不了他們。

薄丽托瑪夫人 我看你是安心不听我的話啦。莎拉，你回家不回吧？

莎拉 爸爸造大炮也許是很糟糕的，可是我不想为这个而不理他。

劳迈克斯 （想給他們排解）事实上，你知道，缺德不缺德这个观念有点儿瞎扯。不解决問題。你得看看事实才行。我并不是要給坏人坏事帮腔捧場，可是，你明白，各种人干各种的事，我們总得想法儿跟他們搞得来才行。你說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說你不能天下人都不理呀。照您的办法，差不得就得弄成这个样子。（大家专心注意听他的雄辯，他有些胆怯）我可能沒說清楚我的意思。

薄丽托瑪夫人 查尔士，你說得再清楚不过了。因为安德魯

是个成功的人，有的是錢給莎拉，所以你也來拍馬屁，鼓勵他缺德。

勞邁克斯（泰然自若地）嗯，哪兒的地下有死尸，哪兒的天上就有鷹，這您還不曉得？（對安德謝夫）呃？您說怎麼樣？

安德謝夫 對得很。哎，可是，我也可以叫你查爾士嗎？

勞邁克斯 歡迎歡迎。叫“查利”才對勁啦。

安德謝夫（對薄麗托瑪夫人）碧黛……

薄麗托瑪夫人（狠狠地）不許管我叫碧黛。查爾士·勞邁克斯，你簡直是個傻瓜。阿道弗斯·柯森斯，你面帶忠厚，內藏奸詐。斯泰芬，你就會裝模作樣。巴巴娜，你是個半瘋子。安德魯，你是個俗不可耐的奸商。說出來叫你們听听，我的良心就平安了，管他三七二十一。（她凶猛地一屁股坐在台階上，多虧毯墊軟和，居間緩沖了一下。）

安德謝夫 親愛的，你是道德精托生成人啦。（她气得鼻子里呼呼作響）把每一個人都罵了一頓，你的良心就平安啦，責任也算盡到啦。來，歐里庇得斯！天不早啦，我們都想回家啦。你趕快拿定主意吧。

柯森斯 您要明白，老魔王……

薄麗托瑪夫人 阿道弗斯！

安德謝夫 不要管他，碧黛。往下說吧，歐里庇得斯。

柯森斯 您鬧得我左右為難啦。我舍不得巴巴娜。

安德謝夫 你跟所有的年輕小伙子都一樣，看上了一個姑娘，就認為她蓋世無雙。

巴巴娜 爸爸說的很對，道利。

柯森斯 此外，我也不願意做坏人。

安德謝夫 （鄙夷之极，出言刻薄）那是因为你独善其身，孤芳自赏，求你自己所謂的无愧于心，求巴巴娜所謂的靈魂得救；要我来说，这不过是因为有些人的运气不如你好，你就在他們面前大模大样，以善人自居。

柯森斯 这倒不是。我的詩人性格，哪一点儿也不許我做什么善人。可是我的內心中有一种使我不能置之不理的东西。怜悯之心……

安德謝夫 啊，怜悯之心！由苦难这块臭肉生出来的一个蛆。

柯森斯 那么，爱人之心。

安德謝夫 我明白。你爱穷人，爱没人理的人，爱受压迫的民族，爱黑人，爱印度的貧农，爱世界各地的受气包儿。可是，你爱日本人嗎？爱法国人嗎？爱英国人嗎？

柯森斯 不爱。随便哪个正派的英国人都討厭英国人，我們是地球上最坏的民族；我們的成功，从道德方面說起来，簡直地吓煞人。

安德謝夫 你的爱人主义不过如此而已，是不是？

柯森斯 难道我連我的岳父都不能爱嗎？

安德謝夫 誰要你爱呀，朋友？你有什么权利冒昧地把爱献給我呀？我要你在我面前小心謹慎，毕恭毕敬，不然我就要你的命。至于你的爱，去你的吧！真他媽的大胆放肆！

柯森斯 （露齿而笑）我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啊，馬克。

安德謝夫 欧里庇得斯，你这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啦。来来来，再試試你最后的武器。怜悯、爱人，都碰了

个粉碎啦，寬恕还没有端出来。

柯森斯 不行，寬恕是叫花子的擋箭牌，在这方面我和你是一致的。我們是有債必償。

安德謝夫 說得很对。行，你将来錯不了。別忘了柏拉图的名言。

柯森斯 (惊讶) 柏拉图！你敢在我面前讲柏拉图！

安德謝夫 朋友，柏拉图說：要想救人救世，只有让希腊文教授都来造軍火，或者是让軍火商人都去教希腊文。^①

柯森斯 噢，引誘人的魔鬼！狡猾的魔鬼！

安德謝夫 来来！选择吧，朋友，选择吧。

柯森斯 可是如果我选择錯了，巴巴娜或許不嫁我啦。

巴巴娜 那可能。

柯森斯 (非常作难) 您可听见啦！

巴巴娜 爸爸，您誰都不爱嗎？

安德謝夫 我爱我最好的朋友。

薄丽托瑪夫人 請告訴我，誰是你最好的朋友？

安德謝夫 就是我最勇敢的敌人，他随时鞭策着我，使我不敢落后。

柯森斯 你瞧，这个人居然有点儿他那种的詩人氣味啦。我想，归根到底，他倒是个偉大的人物。

安德謝夫 你別只顾了叨嘮，还是快拿个准主意吧，青年朋友。

① 显然系由柏拉图所著《共和国》中“……皇帝都做哲学家，哲学家都做皇帝……”一語化来。

柯森斯 可是你逼着我違反我的天性啊。我恨战争。

安德謝夫 沒出息的人被人家欺負了，只会拿恨来出气。你既然恨战争，敢不敢对战争作战啊？作战的工具在这儿，我的朋友劳迈克斯先生正在它身上坐着哪。

劳迈克斯 (跳起来)噢，我說哪！您不是說这个家伙装着炸药吧？乖乖，快躲开。

莎拉 (泰然在大炸彈上坐着)我要是炸死了，炸得越碎越好。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查利。

劳迈克斯 (对安德謝夫提出严重抗議)您知道，这是您亲生的女儿呀！

安德謝夫 就是嘛。(对柯森斯)好啦，朋友，明天早上六点你来上班吧？

柯森斯 (坚决地)說什麼也不行。就算这个工厂被它自造的炸药炸成一片焦土，我也不能早上五点钟就起床。我的工作時間是健康的、合理的：十一点到五点。

安德謝夫 那你就随便什么时候来吧。不出一星期，我就得为了你的健康催着你下班，不然你是不肯走的。(呼唤)比尔頓！(轉对薄丽托瑪夫人，她站起来)我們让这两个年輕人自个儿談一会儿吧。(比尔頓从炸药厂棚里来到此)我陪你們看看这个火棉厂棚。

比尔頓 (拦着路)你老不好把爆炸品带进这里来。

薄丽托瑪夫人 爆炸品，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暗指的是我吧？

比尔頓 (面不改色)不是，夫人。我說的是安德謝夫先生身上还带着那位先生的火柴啦。

薄丽托瑪夫人 (猝然)噢,对不起。(她进厂棚去。)

安德謝夫 不錯,比尔頓,不錯不錯。这儿哪。(把一盒火柴遞給
比尔頓)来,斯泰芬。来,查尔士。带莎拉来。(他进厂棚去。)

比尔頓打开火柴盒子,慎重地把洋火倒在救火水桶里。

劳迈克斯 噢,我說哪! (比尔頓安詳地把空盒子交給他)穷折腾! 沒
有科学常識!

莎拉 我有問題沒有,比尔頓?

比尔頓 你只換上布拖鞋就得啦,小姐。里边預备的有。(她
进去。)

斯泰芬 (极其严肃地对柯森斯)道利,好好儿地想想吧,老伙計,
想想再做决定。你觉着你是那么能干实际工作的人嗎?
这是个龐大的事业,有了不起的責任。这一大堆的事务
会像希腊文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柯森斯 噢,我想要比希腊文容易得多。

斯泰芬 那么,我只想再說一句話,就让你們自个儿去談。那
就是,不要让我那套是非論影响你們的决定,失去这个人
生中难得的机会。我确实认为这个事业是极其崇高的,
也是我們国家的光荣。(激动地)我有这样的父亲,非常驕
傲。我……(他不能再往下說了,攥了攥柯森斯的手,急忙进厂棚去。
比尔頓跟进去。)

此时一旁无人,巴巴娜和柯森斯相对默然。

柯森斯 巴巴娜,这个事儿我要接受了。

巴巴娜 我早就觉着你会接受的。

柯森斯 你一定明白,是不是? 这件事我必須自己做这个决

定，不能跟你商量。假使我把取舍的责任搁在你的身上，迟早你会为这个瞧不起我的。

巴巴娜 不错，我不愿意你为这笔财产而出卖你的灵魂，也照样不愿意你为我而出卖你的灵魂。

柯森斯 我苦恼的倒不在出卖灵魂上；我出卖的次数太多了；根本不在乎啦。为一个大学教授的位置，我出卖了灵魂。为了点儿收入，我也出卖了灵魂，政府拿我交的税款去买绳子绞死人，去进行非正义的战争，搞些我深恶痛绝的勾当，我因为怕坐监狱而不敢抗税不交，这也是我出卖灵魂啊。人类的行为，除了为些琐事一天一天、时时刻刻地出卖灵魂以外还有什么呢？不过我这一回的出卖，不是为金钱，也不是为地位和享受，而是为了掌握现实和力量。

巴巴娜 你知道你不会掌握什么力量的；爸爸自己就没有力量。

柯森斯 我知道。并不是想单为我自己掌握力量；我要为全世界制造力量。

巴巴娜 我何尝不是要为全世界制造力量啊，不过，那必须是精神力量才行。

柯森斯 我以为一切力量都是精神力量。这些大炮不会自己放出去的。在过去，我想由教希腊文来制造精神力量。可是一个死了的文字、死了的文明，是不能左右这个世界的。人民必须掌握力量，不能靠希腊文。那好啦，这个工厂制造的力量，所有的人都能够掌握。

巴巴娜 嗯，这个力量烧毁女人的房子，打死她们的儿子，炸

碎她們的丈夫。

柯森斯 你不能光許有做好事的力量，而不許有做坏事的力量。就連母亲的奶，奶大了英雄豪杰，不是也奶大了杀人罪犯嘛。何況，枪炮的力量只能毁灭人的肉体，可是智力、想像力、詩的力量、宗教的力量都能奴役人的灵魂。在过去，濫用这些力量害人，比濫用枪炮杀人来得还凶。作为一个希腊文教授，我給了知識分子一些武器去对付普通老百姓，現在我要給老百姓一些武器去对付知識分子。我热爱老百姓。我要把他們武装起来去对付律师，对付大夫，对付牧师、文人、教授、艺术家和政客；这些人一旦大权在手，比一切的糊塗虫，二流子，騙子手都危險、都蛮橫。我所要的力量必須是很簡單、一般都能使用，可又很强大的，这样才能把知識分子的小集团逼得拿出他們的天才来为大家謀幸福。

巴巴娜 那么天地間再沒有比这个(指着大炸彈)更高的力量了嗎？

柯森斯 当然有。但是这个力量能毁灭許多比它高的力量，就像老虎能吃人一样。所以人得先掌握住这个力量才行。土耳其跟希腊最近一次打仗的时候，我就想通了这个道理。我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去参加希腊軍，临別的时候，我并没送給他一本柏拉图的《共和国》，而是給了他一支連发式手枪跟一百粒安德謝夫造的子彈。如果他拿这支枪打死过土耳其人，那个人的死，不但是安德謝夫的罪，也是我的罪。这件事已經使我和这个工厂結下不解

之緣了。你父亲的挑战，将了我的軍。他問我敢对战争作战不敢？我敢作，必須作，一定作。不过，現在咱們俩的关系算完了吧？

巴巴娜 （柯森斯等答复时战战兢兢，她頗为感动） 傻孩子！那怎么会呀？

柯森斯 （喜不自胜）那么你……你……你……噢，我的大鼓啊！
（他揮手作打鼓的样子。）

巴巴娜 （因他的輕佻而生气）当心啊，道利，当心啊。我真願离开你，离开爸爸，离开这一切一切，我恨不能长上鴿子的翅膀，飞到天堂上去。

柯森斯 把我撤下！

巴巴娜 嗯，把你撤下。把所有人間淘气搗鬼的孩子都撤下。可惜我不能。我在救世軍这个短短的时期是挺快乐的。我从尘世逃到了充滿热情的天堂，成天价禱告，忙着救灵魂。可是我們在錢上发生困难的时候，就又来了鮑吉尔，是他跟我那个“混世魔王”的爸爸救活了我們的人。鮑吉尔和安德謝夫，他們到处伸手。我們救济一个挨餓的同胞，得用他們的面包，因为根本就沒有別的面包。我們照顾病人，得去他們捐助的医院。如果我們不願进他們盖的教堂，那就只好跑到他們修的馬路上去跪在石头上。这个情形一天不改变，我們就沒法儿躲开他們，拋棄鮑吉尔和安德謝夫，就等于拋棄生活。

柯森斯 早先我以为你坚决要拋棄生活中坏的一面的。

巴巴娜 生活是一个整体，无所謂坏的一面。对于一切不能不

忍耐的坏事，无论是犯罪也好，受罪也好，我向来是当仁不让，絕不想落个世人皆浊我独清。道利，我希望我能帮你去掉了你的小资产阶级意識。

柯森斯（气的直喘）小资产阶级……这是你瞧不起我，在社会地位上瞧不起我。哼，尤其是从一个私生子的女儿嘴里說出来！

巴巴娜 正是为了这个我才不属于任何阶级，道利，我是从全体人民的心中来的。假使我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識，我就应当抛棄我父亲的生意，跟你到一个精美的客厅里去过日子，你在一边儿看杂志，我在一边儿鋼琴上彈舒曼^①的曲子，看去倒像两个高等人，可是誰也沒有半点儿的用处。我宁願在火棉厂棚里扫地，到鮑吉尔的酒館里做女招待，也不能过那样的生活。你知道假使你拒絕了爸爸的建議，結果会怎样？

柯森斯 說不上来！

巴巴娜 那我就跟你断絕关系，去跟那个接受建議的人結婚。說到底，我老娘比你們哪一个都有見識。我剛看見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跟她老人家有同样的感觉，觉得我非要得到这个地方不可，一輩子，两輩子，三輩子也不放棄。所不同的就是，媽媽注重的是这些房子，厨房里的設備跟台布、瓷器一类的东西；其实，应该注重的是救工厂里这些人的灵魂。这些人的灵魂，并不像餓肚子的人軟弱的灵

① 舒曼(1810—1856)，德国作曲家，浪漫派領袖。

魂，为了一点面包糖浆，感激得痛哭流涕。这里的是些丰衣足食、吵吵鬧鬧，趋炎附势，驕傲自滿的人，他們斤斤較量自己的那点儿权利和尊严，都觉着我父亲在他們身上发了这么大的財，該好好謝謝他們——他誠然也該。这儿才是真正需要救世軍来感化感化的地方哪。从今后，我父亲再也不能挖苦我，說我劝信了教的人，都是拿面包勾引来的啦。（她的面容改变，大有超凡入圣的样子）我以后可以不再拿面包去引誘人信教啦，不再拿天堂去引誘人信教啦。我們替上帝做工作，必須要工作而工作；上帝所以必得創造我們来替他做，就是因为这种工作只有活在人世上的男男女女才能做。我死了的时候，让上帝欠我的情，而不是我欠他的情，像我这样身份的女人，也一定会原諒他老人家。

柯森斯 这样說，生命的道路倒在这制造死亡的工厂里了？

巴巴娜 是的。生命的道路在于把地獄变成天堂，把人变成上帝，在于在那“苦难的山谷”^①里点起一盞万年灯，普照大千世界。（她用两手抓着他）噢，早先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勇气一去不复返了呢？以为我是临陣脱逃了呢？我既然站过大街小巷，一心爱上了我的人民，跟他們讲过最神圣、最偉大的事情，还会忽然掉过头来，跑到个客厅里跟一些时髦男女去閑扯淡嗎？决不能，决不能，决不能，决不能。巴巴娜少校追随救世軍的旗帜，死而后已。噢，我仍然还

① 見《聖經》《詩篇》，第二十三章。

有我的道利，亲爱的小东西；他替我找着了了我的岗位，找着了我的工作。啊，光荣归于上帝！（她亲吻他。）

柯森斯 噯哟我的最亲爱的，别忘了我的身体不好啊。这么大的快乐，你担得起，我可吃不消。

巴巴娜 嗯嗯，跟我讲恋爱不是容易的呀，对不对？可是这也是你的造化。（她向着厂棚跑去，一面喊叫着，孩子一般）妈妈！妈妈！（比尔顿从厂棚里出来，安德谢夫跟在后边）我找妈妈。

安德谢夫 她在里头脱拖鞋啦。（走到柯森斯身旁）怎么样？她以为怎么样？

柯森斯 她乐得上了天啦。

薄丽托玛夫人 （从厂棚里出来，站在梯子阶上，挡住她身后的莎拉和劳迈克斯的路。巴巴娜像三岁孩子似地抓着她的裙子）巴巴娜，你多咱才能学着不依赖娘、遇事自作主张啊？你“妈妈”“妈妈”的一叫唤，我就猜透了你的意思。一有事总是跑来找我！

莎拉 （以手指尖点着薄丽托玛夫人后背的肋骨，学自行车喇叭叫）嘟嘟嘟！嘟嘟嘟！

薄丽托玛夫人 （声色俱厉）莎拉，你敢跟我“嘟嘟！”“嘟嘟！”的？你俩都是淘气的丫头。你有什么事啊，巴巴娜？

巴巴娜 我想在村子里要一所房子跟道利一块儿去住。（拉着母亲的裙子）您给我挑一所儿吧。

安德谢夫 （对柯森斯）明儿早晨六点见，欧里庇得斯。

[General Information]

□□=133 □□□□ [□]□□□ □□□

□□=BEXP

SS□=

□□□□=

□□=374

□□□□=<http://book5.5read.com/300-54/diskeag/eag65/02/!00001.pd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